趙滋蕃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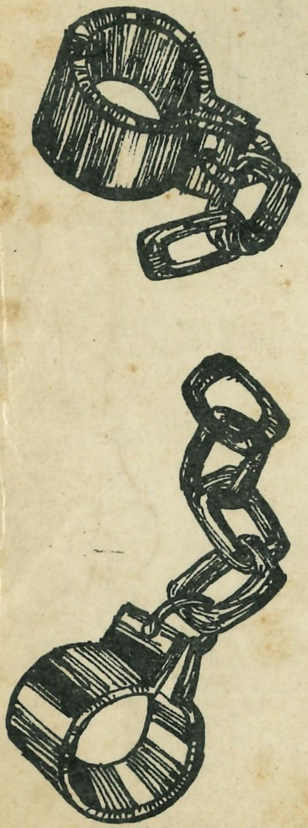
重生島

大西洋圖書公司印行

趙滋蕃著

重生島

大西洋圖書公司印行



島
趙滋蕃著
大西洋圖書

重生島

第一部

趙滋蕃著

第一部

一

手銬滴答開了。船艙口一暗，又塞下一個人來。

底艙十分湫隘。已橫七豎八擠滿了人。顯得格外黑暗。囚犯們從冽凜的西北風中一摜下來，就好比從凍房驀然衝進土耳其浴室，鬱悶得使人呼吸失常。

幽暗和黑暗不同。那是黃昏與黑夜的分別。光度計可以準確地告訴我們。但黑暗時常吞噬幽暗，萬象隱退．活動的生靈因此蛻變成飄浮的幽靈。

囚徒們到這兒來完全是被動的。沒有人願意對「不幸」和「墮落」，由衷地表示感恩戴德。可是這批人永遠只有前線，沒有後方。「不幸」和「墮落」仍然緊躡着他們，他們必須主動地維持運動的慣性，靜候「無限」開門，突然把拳頭擂到閻王爺的鼻子上。這就是命運。

當「豬籠車」把他們送到這兒來時，眼睛都被厚黑布死死蒙住，一團漆黑，有如深淵。從一個深淵轉到另一個深淵，大概有好幾秒鐘暴露在明燦的星光下，心版上不免遺留着萬家燈火夜海星空的印象。此刻，那些失神的眼睛還在爆火花。他們誰也無法看清誰。誰也無法揣測下一秒鐘究竟會發生些什麼事故。

按照規矩：每個人一塞進來就有了個新編號。負責編號的人經常是頭一個落艙的人。以後，他們就

憑這個編號，來賭一生裏邊最後一次運氣。

數目字當然比趙錢孫李，周武鄭王等等更容易記憶。它既不代表年齡性別，也不代表身份地位，簡簡單單，標示着他們遞解出境的秩序，以及不幸和墮落的先後。

那人一塞進來，卽刻聽到黑暗中有人硬起喉嚨發話。聲調緩慢低沉，平靜得有點近乎冷酷。

「我是一號。一號向新同難致意。」

底艙好像共鳴箱。使低沉的聲音顯得高傲，蒼涼。

新來的人一怔。他覺得那種聲言並不像是從人的肉口裏說出來的。——好像地獄裂開了一條罅，噝噝向上冒氣的響聲。他本能地在喉管裏「唔」了一聲，算是招呼。

「一號代表全體同難歡迎你，」怪聲繼續說。

那人神智稍定。一種在孤獨和絕望中勉强叫做安全感的東西，突然溫暖了他的心。「謝謝」他說，聲調仍然是那麼微弱，那麼顫慄。

「你的新編號是十三，」怪聲重複着。「十三號同難聽清楚了嗎？」

「倒楣的，我，不！」那人尖聲嚷起來，調門清脆，頗像個唱花旦的。

「數目字無好歹，」怪聲在艙底翁翁迴盪。「凡事總歸有個先來後到嘛。」

「嘆！」花旦向底艙啐了一口。「逢兇化吉，百無禁忌。」他自己安慰自己。

「頂呱呱的樂觀主義，」有人插了一句嘴。

「誰？」

「我？五號。怎麼樣？」

「頗有意思，」那人巴唧了一下嘴唇，表示贊許。

「快點落艙啊，」另一個人拉長聲音喊。「天寒地凍，要留在甲板上喝老酒吃餛飩嗎？」

一連串乾枯的傻笑，捲沒了一切。

接着是片刻的難堪的沉默。

不知什麼原故，此時此地，喧囂和沉默同樣使人鼻子發酸。人們在絕望的環境裏邊，是無法產生正常心緒的。莫名其妙的悲哀和莫名其妙的悵惘糾纏在一起，使人們感到了另一世界的存在。另一世界是不可知的——惟一可知的是兇多吉少。但兇險到何種程度，仍然是屬於未知之數。絕望之門總是朝着希望敞開的。

而突然的沉寂也會令人驟感孤獨。十三號呆住了。他有點張皇失措。一脚蹈空，身子亂搖亂幌，活像褲襠裏鑽進了一隻黃蜂。終於兩手把握不牢，人，像捆爛柴，沿着陡峭的鐵梯子直梭下去。艙底騰起一片嘐聲嘐氣的嚷叫聲。

「娃娃，嫩得很哩，嘖嘖，」那位「頗有意思」的仁兄說。「帶奶媽來嗎？」

「江湖不負初來人，」一號平靜地說。「七號同難說話，要多積點口德。」

七號沒有再說什麼。底艙被花旦雪雪呼痛的聲音獨佔了。

「咦，女的，」有人脫口嚷道。

「發花癲！」黑暗深處，另一個人壓低嗓門在牙齒縫裏罵。「咦，女的！多香豔的詞兒！你以爲我們還有這份閒心打茶圍是不是？」

「我，十二號，人格保證——」原先那人大聲辯白。雖然看不見他的臉，但可以聯想到他額頭上的

青筋。

「人格？臭狗屎！」仍然是黑暗深處傳過來的聲音。「十二號同難眞以爲咱們活得像個人嗎？」

十二號的心臟突然擴大了。像柄鐵錘，酸痳地敲打着肋骨。「我嗅得到粉香和七里香味道，如假包換！」他好不容易說完了被別人攔腰打成兩橛的話。

其他的人鼓起眼睛搜索這新目標。可惜艙底黑如鍋底，什麼也看不見。

「奇蹟。够新鮮啦。」那人陰陽怪氣地索了索鼻子。一團又酸又臭又熱的怪空氣搔癢着他。噴噓阻止他再嚼舌根。

「清明時節雨紛紛，」七號說，可以聽到用衣袖窸窸窣窣擦臉的聲音。「要不要再來幾句小孤孀上墳？」

底艙出現了輕微的笑聲。

「八號發言，」噴噓老哥理直氣壯地吼。「八號證明十二號同難，有隻狗鼻子！」

「啊哈，啊哈，」幾乎是大家的笑聲。

「我說是女的就是女的！」十二號固執地說。「不信，你們可以摸。」

「假如摸到一手痳瘋呢？」八號嘟囔着。

底艙被苦澀澀的笑聲擠滿了。

「喲喲，怎麼這兒也翻了糞船？」花旦開始反駁。哼唧着，摸索着，靠近梯子右邊的空檔，慢慢盤膝坐下來。

「聲調倒像個花里胡哨的騷娘們，」有人嘴裏半截，肚裏半截，迷迷糊糊地說。「可惜口氣不大

像。」

「或許是阻街的，」八號接住話碴子。「說不定還興着個國際肚腩做做鹹水生意哩。」

十三號緘默了一小會。「口齒要放乾淨些，」他終於厲聲開言。「老娘可不是好惹的！」

「哦哦，老爹倒很怕事兒哇，」八號有氣沒力地補了一火。「穿州過府闖蕩江湖大半輩子，如今反而成了初出茅廬的小子啦。」

一號用蒼勁的嗓音制止他們：

「嘴巴憋久了的人，對住一堵土牆，也可以自說自話沒個完兒。我看大夥最好適可而止，免得口舌招尤，有傷和氣。」

「光棍教懶仔，小便宜莫貪。」五號擺出排難解紛的口吻，用藍青官話說。

花旦覺得有人出面幇腔，膽氣頓壯。

「好樣的通名報姓！」他突然尖聲嚷，聲調裏顯然含有忿怒。

「這兒都是隱士。不作興稱名道姓。」八號故意把嗓門壓得很低。「假如十三號同難要跟我談情說愛，那就叫我八號同難好啦。」他柔聲添說。

「見鬼的，我不習慣……」

「呸，通名報姓，說的像唱的一樣，」八號打斷了他。「你不習慣的，也正是老子不願意的。知道嗎？——這是三字經第一課。」

「你總歸不是樹椏裏結的吧？」

「姓名？哼，姓名値幾個小錢一斤？鬼曉得咱們早上的姓名是不是可以保留到晚上。百家姓上所有

的姓咱們都頂戴過，你愛怎麼叫，就怎麼叫好啦。」

「目前你姓什麼叫什麼啊？」

「八號！」他答得很乾脆。「老實告訴你，老爺在你跟前，不必證明我爹的愚蠢，和我媽的醜事。毫無這個必要。」

那是一種可以嗅得到烟氣的答覆。

十三號這個「十三點」，却一點也沒有顧及對方的反感，他仍然不甘雌伏。「人眼睛不好長在猪身上，」他說，「吃豆腐可要帶點兒眼色纔行！」

「什麼眼色不眼色。你這龜婆！」

「坑了你姑奶奶嗎？」

「如果十三號同難要鍛鍊貞操，這兒算得上別有洞天，」八號狠狠地回敬了一買賣。「也許你並不在乎。那就適逢其會啦。」

疲輭的笑聲又開始昂頭。其中還夾混着一陣子啁啾鳥叫。好像千百成羣的雀子在向晚的寒林裏競噪。一張嘴可以同時發出許多聲音，又模倣得維妙維肖，眞是很出色的口技。鳥聲像一陣驟雨，激打在同難們焦渴的心田之上，帶來了清涼的感覺。苦澀的笑聲慢慢變得瘋狂起來。

「大家都是乾柴烈火，抱着個月份牌也會夢遺的。」一號嚴肅地告誡道。「不准再朝這上邊胡扯。」

「夢啊夢的，這調調兒可太有意思了。人生一世，惡夢一場。不過，眼前的夢總是美夢。這就是我們活下去的眞正原因。」

那個迷迷糊糊的聲音，自言自語着。人們感到這是生命火花裏冒出來的一股輕烟。沒有比醉後的情

意，含淚的微笑，更眞摯更動人的了。

大家沒有做聲。開始沉默。

「警探老爺在咱們頭上，」八號首先發難，語中帶刺。「咱們自個兒可不要再揀選個花腿頂頭上司。一號同難是不是準備衞道？」

「隨你的便。」

「這算哪一套啊。婊子養的兒子都可以朝我們臉上吐口水哩。火已經燒到眉毛尖上。祇怕死無葬身之地啊。」

「誰？」八號勃然大怒。「你這隻烏鴉！聒噪些什麼？」

「十號，」那人仍然保持了悲天憫人的聲調，而且把尾音拉得特別長。「八號同難有何見教？」

「大家都希望吉利。不准說喪氣話。」

「迷信——」十號拉長聲音答。

他的腔調，使人聯想到教師或傳教師。

「九，九號發言，」一個大舌頭起勁地嚷。「如今此刻，我，我們，也許還用得着，保，保障婦孺條例的。」

「一定要橫咬着一隻燒蘿蔔，纔好出風頭嗎？」迷糊的聲音反詰。調門低沉、遲鈍、痙攣，顯然帶有酒徒譫妄症患者的精神特徵。

「去你的！你這永遠不受歡迎的虱子，」八號啐了一口。「非法份子搖身一變，居然成了法官。顛三倒四，專過乾癮。呸！」

好比一粒火星迸落在火藥桶裏，艙底突然引發了爆炸性的大笑。

甲板上皮鞋磕得一片響。有人彎腰折背，貼近船艙口粗暴地警告：「底下要造反嗎？」

「嗤——嗤——嗤！」底艙騰起了齒音競奏。

「嘿嘿，好傢伙，」那人冷笑道。「來人！」他突然像竹子般把腰桿直起來。「把護艙板給我釘死。看他們的舌頭到底有多長！」

艙底平靜了。

不幸的預感，在這批不幸的人周圍，露出了陰險的微笑。

那是種暴風雨欲來時的平靜。烏黑的底艙裏，似乎有一個比黑暗更黑的幽靈在來回飄蕩。人們在妄想裏可以看清楚它脖子上繫牢的繩索。

「要賣法徇私嗎？怎麼還不動手？」那人厲聲命令。烈怒之中捎帶着冷酷。

「報告探長，遞解犯還沒到齊。」

探長冷冷地斜睨着他。「還有幾個？」

答話的人伸出一根指頭，敲了敲空氣。上嘴和扁鼻子擠成一堆，一臉苦相。

「催他們提上來，」探長吩咐。

「是，」探目答。「你瘟在這兒幹啥？做完手脚算啦。」他橫眉怒目斜睨着身邊的便衣幹探。彷彿要把自己的意志，灌輸到別人腦袋裏去的樣子。

「那老傢伙您是知道的……」幹探囁嚅着。

探長做了個劈柴的手式，劈斷了他的話。「誰敢抗拒法律！」他高聲說，冷酷的南瓜臉上，盤旋着

一種慣於作威作福的奇怪表情。「眞是飯桶！」

幹探用乞憐的目光瞥了瞥探長。「他說他忽然得了小兒痲痺症，死乞百賴，不肯下車。」

「胡說！這老光棍到底照誰的牌頭？」

「此馬來頭不算小啊，」探目婉言解釋道。

「是警務處長的特別關照。」幹探補充說。

「他通了天？」

「不錯。通了天。」

「爲什麼不當面關照我？」探長頗具醋意。冷冰冰的臉上，微微掠過一陣春風。

「這趟本來要辛苦駱帮辦的。不知什麼原故，駱帮辦臨時不去了。他在電話裏通知我，說處長在法律上帮不了他的忙，在人情上一定要好好招扶。據說，處長和他在倫敦時，已經是老友了。」

「恐怕還有更深一層的關係，」幹探插言。

「他們共過死生，在法國的外籍兵團裏當過兵。這是駱帮辦親口告訴我的。」

「哦哦，我明白了，」探長用肥巴掌拍打着前額。「原來就是那個太空黨黨魁。」

「他身兼黨魁和黨員，連半個羣衆也沒有。這玩意可空得太厲害了。」探目湊趣地說。

零碎的笑聲，被寒風捲裹着，飄散在幽黯的夜海之上。

幹探收斂笑容。「這老監躉已經七進七出，够痲煩的。」

「這一趟只怕他有去無回，」探長用門牙咬着下嘴唇皮。

「很難說。前一次駱帮辦也是這麼說的。結果兩個禮拜不到，那隻老狐狸又大搖大擺，擺上法庭。

連法官對這個世界公民，也只有搖頭的份兒咧。」幹探解釋道。

探目用手在臉上抹了一把。連帶把猴臉上譏諷的笑容也一起抹掉了。「別人都笑他早生了一百年。也許他心目中的東西，還沒有來。」

「你很替他可惜嗎？」探長拍着他瘦削的肩膊。

「有一點點。」

「那不是我們的職責。如何維持社會的現狀，纔是我們應盡的本份。」

「你眞以爲他這次出不來嗎？」幹探問。「他千變萬化，詭計多端……」

「我好像有預感。」探目答。

「得啦，得啦，」探長不耐煩地打斷了他。「加派兩名便裝，趕快把他抬上來。別擔擱搶潮的時間。」

甲板上談話的聲音逐漸低沉下去。終於完全聽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艙底輕聲的耳語。

老頭被半攙半推，擁上了甲板。

探目順手揭掉蒙眼的厚黑布。他陰起老花眼，抬頭望了望滿天星斗。眼睛周圍的皺紋變更了他的臉型。

海上有薄霧。夜色暗淡。近碼頭的地方，海水被霓虹燈光染成五顏十色，像一灘苦膽汁，色調十分奢侈。腥風從鯉魚門外吹來。

「博士，對不起，」探目低聲下氣說。「我們要求你充分合作。動作放迅速點兒。」

老頭根本沒理睬他。他稍微偏轉高高瘦瘦的身子，將雙手舉齊眉際，從手銬下邊仰視着東方的天宇。心裏好像在盤算什麼，未發一言。

「時間已經不太充裕了，」探目繼續柔聲說。「有一段路，我們還要靠老天爺帮忙哩。」

「那我知道，孩子，」老頭隔了一會纔說。雙手沒放下來，仍然搭成個教堂拱門的樣子。「今兒晚上咱們順風啊，」他添說。

「快點行不行？我們需要搶潮。」

老人放下雙手，但目光仍逗留在遙遠的地方，若有所思。幽暗的夜色髹漆着他臉上的皺紋。自信和固執，流露在他眼神裏。濃眉半白，輝閃着狼毫似的光，使整個臉型更顯得陰森，肅穆。不笑，也不愁。面無表情。然而那張深不可測，難予理解的臉，仍然富有生氣。夜色增加了它的神秘感。一種古怪的混合鬱集在眉宇之間，會使人忽然想起强盜的「兇眉」和基督的「善目」。

「別忘了您是領有『特別人情紙』的，博士，」探目提醒他。「您可以享受特別優待。」

老人搖了搖頭。東方天宇上斜掛着的那個等邊三角形，倏然像沒有對準光圈的鏡頭，開始模糊起來。——獵戶座星雲像一股烟，燻紅了參宿四；而隔着一道天河，大犬座和小犬座中的兩顆明珠——天狼星和南河三，却燦發着青白色的光，晶瑩有如美人的淚。老人在這天體的圖案上，聯想到許許多多。

「到底作何打算呢？——進船艙或者下底艙，請您自個兒趕快揀選吧。」探目催促着。同時替他打開了手銬。

老人將雙手縮回深灰色粗呢子披風裏邊。僵冷的手有了回暖的感覺。「今晚是不是二月十一啊？」他心不在焉地問。「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一？」他又追問了一句。

「問這個幹啥？」探目說，陷入沉思。

「天象是假不到哪兒去的，」老人冷冷地說。「那麼，今晚應該是壬寅年正月初七。……」

探目不耐煩地打斷了他。「博士，時間寶貴，您不好妨礙咱們的公務！」

「要趕着去投胎嗎？」老人瞪了他一眼。「大不了加控阻差辦公好啦。」

「你知道我們是不會的。是嗎？——不是嗎？」

「那好。今天是我七十歲生日。說不定明年此日，是我的週歲忌辰。」

探長從機艙口伸出頭來。「何必盡朝壞處想。來來來，」他招手，笑得十分機械。「這兒還有兩瓶馬爹利，讓我們給你暖一暖壽。」

眞是一隻笑容可掬的老虎。老頭迅速地想。來回蕩了幾步，終於停在原來的地方。

「不想同我們碰杯嗎？那也行。」探長從機艙口敏捷地鑽出來。站在老頭和探目中間。

「在酒杯和天平之間，我選擇天平。」老頭不慌不忙說。

「這是什麼意思啊。」

「公平高於友誼。我接受懲罰，不接受優待。」

「那就是說，你要——」

「回老家去。跟同難們在一起。」老頭堅決地回答。

「那兒又汚濁，又黑暗。博士，您不必受這種洋罪。」探目着急地說。

老頭指了指扣板下邊的那個黑洞。「人心比這個黑暗汚濁得多！」

眞是個不識抬舉的老怪物。探長想。「好的，博士請了，」他隨口敷衍着。將右手一攤，閃在一

邊。「抽起跳板。解纜開船。」他大聲吆喝道。

底艙口一黑。老頭的寬大披風，整個兒罩住了那個黑洞。看起來活像鑽進陰森石壁的蝙蝠。「再見，」老頭滿不在乎地揚了揚手。

「赤柱見，」探長的雙筒槍鼻子，放了一陣排槍。

老頭出其不意把頭伸出來，意味深長地行了一次深呼吸。「一個人有了第八次的經驗，一定會學得很乖很乖的。」他平靜地說，並且瞇起一隻眼睛扮了個鬼臉。

「天底下只怕沒有這麼便宜的事。」

「有的。多得很。」

像礦工下窿子一般，老頭下到底艙去了。

怪聲從底艙冒上來。「你的新編號是十四。我代表全體同難歡迎你。」

老頭伸出食指貼在扁嘴巴中間「噓」了一聲。這是最後的一個音符。象徵着鬧劇終場，悲劇啓幕。

扣板砰通蓋上。蓋得嚴絲合縫的。使底艙成了名符其實的罐頭。

可以聽到上鎖的聲音。甲板上人來人往的脚步聲音。接着，馬達響了。機帆顛簸着，好像着了魔似的。海流開始在船底下哼唧起來。

夢與遺忘，封閉了那個黑洞。

二

夢，良心的覺醒。遺忘，理性的復甦。

苦難既經編了號，那就證明不幸的人不止一個；墜落的事不止一樁。

歷史把過去告訴未來。這個黑洞，却要讓「未來」開口說話，喊應「現在」，一切不合理的，都是不應該存在的。——讓鼻子自由呼吸，這是人和動物共通的權利。但「罐頭」代表什麼呢？代表對生命的蔑視。

人，不把人當人，這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人權。人，活得完全不像人，這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人道。大騙子騙小騙子，小騙子騙老實人，這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文明。假如我們只遺忘上半截，我們對下半截一定會感激涕零的。

機帆顛簸得更厲害了。海流在四周擴散，發出嗡嗡的聲音。船好像航行在泡沫上。底艙裏的那批同難，開始沁汗。馬達的單調而重複的噪音，應和着囚徒們低沉的毫無生氣的閒聊，愈來愈使人不耐。

老人是寂寞的。多少年來，他凝視着監獄牆壁角落裏的青苔，使他眞正懂透了一個大道理。正直誠實的人，假如沒配上一根蘆葦草似的脊骨，就必須沉默和忍耐！外表上，永遠心不在焉；內心裏，永遠遇事留心。他就具備這種古怪的個性。此刻，他把耳朵緊貼住底艙壁，聚精會神地在分辨大海的各種聲

音。那是波浪的高歌，他想，臨時發生的波動現象。另外一種是潮汐的低語，海面在周而復始地昇降，不是要找尋的目標。他要找尋的對象是海流——大海的眞正「河道」。他諦聽着深層的水向上升起，海水嗡嗡四散。憑他在外伶仃，蜘蛛羣島，萬山羣島與鷄澎列島，縱橫出沒了將近二十年的老經驗，他斷定機帆已經航行在南丫島與蒲臺島中間的海域。再過十七分鐘，假設機帆的方向不變，那一定可以聽到大海噎氣的怪聲。因爲珠江口外的海水都在那兒碰頭，上層的海水下降，我們已置身於外伶仃上了。如果再過半點鐘，我們突然聽到海水吞口水的聲音呢？他的老花眼金星直爆，那，那一切都完哪！

他的喘息加急。底艙伸手不見五指。但同難們却好像看到了他的病容。——當肉眼看不到任何東西的時候，同情與關切的心靈，往往能看到許多東西。人們稱這種心靈的透視爲「天眼」。不過，當老天爺眞正睜開眼睛的時節，塵世萬象，就沒有比這更陰森更淒慘的了。

「十四號同難，不大舒服嗎？」一號說。

「還好，」老頭苦澀地說。「此刻距離耳鳴心悸，作乾嘔的時間，大概還有五十分鐘。浪費時間就是罪過。尤其在這個底艙裏。——一號同難是『新知』還是『舊雨』？」他突然發話。

「舊雨。」

「幾趟水？」

「三趟。」

「好極了。請你立刻『帶調』吧。江湖不失規矩。生死不忘同難。讓我們在極端黑暗中，說幾句最光明磊落的話。也許，這就是一批絕望的人，對人類的遺囑。我們誰也看不清誰，是嗎？那正是直言無忌的理想場合。」

「生還的希望，據你看，十四號同難，」一號帶着反常的心情零碎地說，「大約有幾成？」

「老江湖不預期什麼。雖然智慧可以預見未來。未來是十分之兇險的。咱們生還的希望確實越來越少了。就讓我們把良心的重擔，卸到死神的肩膊上吧。讓絕望中的眞心話，祝福着人們的未來吧。」

老頭的話突然停頓了。一號緘默着，沒有開腔。底艙驟感沉悶而滾燙。一團漆黑。馬達的噪音盈耳。但可以偶爾聽到喘息和輕微的乾咳。

「憑音色辨清濁。憑聲調識賢愚。你們可能活在生還者的記憶裏邊。」老頭硬僵僵地繼續說。好像對着一堆頑石在說話。「悔改吧，天國近了！假如此刻馬達突然啞了，你們就可以聽到饞嘴的大海吞口水的聲音，那時節，一切都甭提啦！」

「既然如此，」一號說，「歸我帶調。按照老規矩，准許別人盤駁，補充。不作興隱瞞眞相，蒙混過關。」

「喲喲，我私人的事，是不便公開的。」

「十三號同難請放心，大海永遠言而有信，最懂得保守秘密。——我是一號。男。四十七歲。廣州出生。漢口長大。罪名：十四K三合會四二六紅棍。資格：第三次出境潛回。」

「你家幾時桀的職？」八號問。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屈指算來，已九年出頭。眞是慚愧。」

「一生中做過什麼最得意的缺德事？」八號繼續盤問。

「用仙人跳踢過一個對頭入會，太歲頭上動土，他是反黑組四大金剛之一。」

「當心『白板對煞』，人家開你的『暗槓』啊。」七號插言。「這年頭，牛鬼蛇神，人鬼不分。眼

面前痛快，後患無窮。」

「就是這話。我着了他的道兒。結果弄得兩敗俱傷。」

「不過，到底有擔當，够火爆，我願結識你。有不有混名？」

「大鼻林。」

「好的，大鼻老哥，我們批准你過關。」八號搶着說。「如果你今兒晚上息勞歸主，有什麼口信帶給你的家人？」

「四海爲家，無親無故，耍了大半輩子光棍，此刻也無話可說。」

「那是你的福氣，」老頭接口。「對我們共同的子孫，要留幾句話嗎？」

大鼻林哄着鼻子，開始沉思。「我只有一句話，」他迂緩、低沉地說。「願世人公平對待跟他們想法不同的人，不要定他的罪。」

底艙交織着一片輕微的歎息。那是漆黑深淵中昇騰的一點點生命的火花。惡夢深處，窩藏着善良。冷酷無情的數目字底下，潛伏着眞人實事。他們是整個時代的標籤。他們的苦難歷程，將是當代文明的索引。下面仍然是他們在底艙裏邊的一些談話和活動。

「二號同難跟上去，」老頭催促着。

隔了一小會，二號還是沒有做聲。

「也許是聾聵。再不然是瞌睡蟲。」一號自言自語道。

「都不是。是老槍。」有人用嗄沙的聲音說。「沒有『上電』，呵欠噴嚏眼淚鼻涕，都擠在臉上作揖打躬。背脊上涼颼颼的，喉嚨裏癢兮兮的。要我開口不難——白米黑米任便。等而下之，有一點點

『黃道人收妖』煞煞癮也行。啊哈——他媽的死不爭氣，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如喪考妣！

「黃道人被張天師拏住了。煙槍水你休想。紅頭香煙倒有一枝。要不要？」七號冷冷地說。

「別老拿背時人開玩笑啊，」嗄聲顫慄着說。

「那麼，你快說吧，」十三號嬌聲說。「哩哩啦啦瞎扯淡，哎喲，眞有你的。」

「二號，二號發言，」老槍乾咳數聲，清掃喉嚨。「仙鄉廣西桂林。現年三十有八。男的，可惜其勢不擧。罪名，白麵拆家。依違犯危險藥物條例第三條第二款：非法藏有與買賣毒品，服刑後遞解出境。這一趟是新水。資格可不淺，共留下十七次案底。」

「有，有室家之累嗎？」九號問。

「過去是有的，」二號遲滯地答。「現在可完蛋了。都在追龍、打虎、高射砲上邊玩光啦！孤孤單單一個人，只好化爲一道清煙而亡！」

「有不有混名？」一號問。

「有的，有的，多得很。孩子們叫我做『外骨佬』，『馬騮精』，『雷公嘴』，那是寫生的說法。拆家們叫我做『玄德公』，厚誣先賢，其實不敢高攀。寃就寃在我的那副聖相——兩耳垂肩，雙手過膝，好像應了相書上的話，九五之尊，貴不可言。」

「確實是桂裏桂氣的，」十號狠狠地啐了一口。

「當全世界都棄絕我們的時候，我們不應該自己棄絕自己。人，不必以自身爲可恥的對象。透過愚蠢和偏見的迷霧，我們必須抬頭注視未來。」老頭顫聲說。「二號同難有什麼遺言嗎？」

「顫慄萬歲！」好久好久，他逼出了這麼一句怪話。

十號大不以然。「你這是一句什麼屁話？」他拉長聲調嚷。

「經驗之談。出自肺腑。」二號犯而不校，泰然處之。「千金難買片刻顫慄。老槍們就在這上邊着迷。再說，放屁也是一陣顫慄。悶氣發洩光了，使你感到輕鬆許多。是嗎？」

十號咬牙切齒，鼻孔裏噴出兩團冷氣。「簡直越說越不成話！」他悻悻然說。

老頭却悟到了許多。是的。顫慄萬歲！這四個字的確含蘊着深意。他迅速地想。人，生於顫慄，也死於顫慄。人生原是一連串顫慄的過程。生老病死，酒色財氣，榮華富貴，得意失意，到頭來只是一陣顫慄。他的老眼裏突然漬滿了淚水。而歷史也是如此，他繼續沉思。遠古的祖先們，對着雷、電、森林之火、地震、猛獸顫慄，人在顫慄中越過了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的愚昧無知。接着，人們對文明的曙光顫慄，他們害怕刀劍、權力、盜匪、瘟疫、法律和上帝。就這樣，人類在不斷的顫慄中超越了黑暗時代。如今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人們却對飛彈、火箭顫慄，對核子陰影顫慄，對軍隊、警察、法庭和移民局顫慄。顫慄的範圍愈來愈廣，顫慄的對象愈來愈多。顫慄是一種本能。人類的悲劇無窮無盡。

「人們在集合之前，必須互相瞭解，」他提高嗓音說。「還有什麼需要盤問的嗎？」

「二號同難好像是受過教育的，」十號困惑地說。「怎麼會墮落到這步田地呢？」

「不錯。有張把高中畢業文憑。而且還當過三年黑市小學教員。日夜走鬼，不得已遁入黑籍。滿意了嗎？墮落是社會造成的圈套。使我們自暴自棄的是制度。根子敗壞了，你休想結出好果子來！」

「節省時間，」一號拍了一記巴掌。「請三號同難繼續發言。」

三號正待開口。却被別人搶了先。「八號向同難們緊急呼籲，」濃黑中有人磨動牙巴骨。「假如誰有香烟，最好公諸同好。這頓疲勞轟炸還有得挨！」

「別打岔，」一號輕聲制止他。

「妙得緊，我舉雙脚贊成。」那是五號的聲音。一口廣東國語聽得人起鷄皮疙瘩。

「小鬼向閻王爺討嫖賬。哼，猴子元年的事兒啦！」七號反駁。

「七號同難想不想過癮？」八號問。

「想當然想的。愈是違禁的東西愈想。」

「你知道咱們都不是循規蹈矩的人嗎？」

「大概是的，」七號含糊地答。

「有了違禁品，就有犯禁的人。人就是這麽一種古怪的動物。」八號敲打着發麻的大腿。「比方說，咱們比誰都通情達理，能說會道，可是一出手就錯。法官和花腿老是照看我們。廣東人所言：賊公計，狀元才。咱們誰都不算壽頭碼子啊。」

「那要靠事實來證明。」

「法律總有漏洞的。」

「除非你把香烟夾在『五索』裏邊，」七號冷冷地說。「我們到這兒來，誰沒翻來覆去抄過把子？」

「誰有那話兒？」八號柔聲柔氣說。「就請出頭來證明。」

「暫時熬一熬不行嗎？」一號說。「別耽誤了正經事。」

「抽烟比什麼都正經。喂，菩薩帮忙。弟子許下三個猪頭的願心。」

「眞的嗎？嘻嘻，那我有，」十三號嬌滴滴地說。「只是不想施捨給你這老油條。」

「君子不念舊惡。」

「你好像不算。」

「那又何必呢？」五號帮腔。

「修不得今生修來世，」八號哀懇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難道我來世還想披張人皮不成？」

玄德公骨通骨通直吞口水。「別誘人作不道德行爲，」他擺出三英戰呂布的姿態。「爲善不終，罪加一等。」他添說。

「只怕不够啊，」花旦故意說。

「別吊胃口啦。那話兒單單只你沒有。」八號嚷。「哦哦，我有，」他捏住鼻子說。「有個屁！」

「信不過嗎？」十三號反問。「誰有洋火？」

大家沒有做聲。他又尖起喉嚨重複了一遍。

「聽到嗎？」八號猛拍了一記巴掌。「十三號同難要當場表演八仙過海。需要洋火做道具。」

隔了好一會，黑暗深處又顫慄着那個迷迷糊糊的聲音。口齒不十分淸楚，聽起來像酒徒說酒話。

「物物交換行不行？」

「一比幾？」十三號認眞地說。

「一根比一根。公平交易。老少無欺。這玩藝兒得來可不容易哩。」

「好傢伙。活强盜！」八號忿然揷說。「你是幾號？」

「三號，」那人顫聲答。「不很妥當嗎？」他反問。聲調裏震顫着某種程度的不安。

「我們不相信法律。我們相信拳頭！」

「不過——我們的額角都不算太低啊。誰都是在搖籃裏聽老虎外婆的故事嚇大的呢。」他緩慢低沉地答。酒話有點兒變質，成了夢話。

「你這醉生夢死的東西，偸日子的小賊！」八號光火了。「落到如今這步田地，還要打寃枉主意，大秤小斗佔便宜。」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够坦白，」八號在齒縫裏忿忿地說。

「好說，」三號說。「爲朋友脅下插刀。一兌一。十三號同難行不行？」

「嘻嘻，總算被你揷上了。行！」

怪話引起了一大陣怪笑。

三號脫下一隻空前絕後的臭皮鞋。「江湖老規矩，伸手有份，」他僵硬地說。「費神遞過去。」爛皮鞋帶着它那種令人噁心的臭味，迅速易手。飛快地傳遞到十三號的手上。鬱悶的底艙裏，好像有人射出一道怪屁。若不是香烟的魔力，恐怕誰也不願意接觸這注寶貨的。

花旦朝破皮鞋裏邊瞎掏摸了一陣子。鞋底溼膩膩的，臭氣撲鼻，中人欲嘔。他急忙把手抽出來，彷彿那是個蛇洞。「三號同難要尋開心嗎？」他厲聲質問。

「機關在鞋後跟裏頭，旋轉裝置，」酒鬼迂緩地說。「香烟扔在寶鞋裏邊。大蟲身上的虱子。包管萬無一失。」十三號照做如儀。並且果然發現了奇蹟。

一隻扁火柴盒，滿滿兩排火柴，還沒撕下過一根。「噢，有種！」他賞識地嚷。同時閃電式伸手探進乳褡裏，摸出一整盒「黑貓」來。準確而熟練地做好準備工作。接着，火柴劃燃了。一點黃暈的光突然消融了底艙的濃黑。花旦的臉，好像出現在黑暗背境上的浮雕，一下給照亮了。與此同時，那窩受難的生靈，也隱然顯出原形。明暗不同，表情各異，掩映在夜霧似的神秘裏，給人一種幽靈和虛無的感覺。

花旦面貌姣好。眉目如畫。裝束入時。眼蓋膏和唇膏在微弱的光影下顯得份外水靈。桃紅色紗巾半束着雲鬟霧鬢。兩隻吉卜西式的大耳環燦發着螢光。在這批惡鬼形象中，他當然算得上是天仙。二十六道可怕的眉毛突然對準他皺起來，失神的眼睛裏射出一道道兇光，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奇怪的渴望，潑濺在他身上。嘰嘰咕咕的談論停止了。沉默塞滿一艙。

其時，他正合攏纖纖十指，將洋火湊近輪廓分明的小嘴邊，想點燃第一枝烟。

老頭坐在花旦的正對面，霎動着眼。他突然蝦腰弓背，噗的一下，把洋火吹熄了。底艙開頭還殘存着一絲絲紅光，像血絲一般在震顫，轉眼之間，已殘忍地熄滅了。黑暗重臨。人們又淪陷在深不可測的深淵裏。

花旦惱怒得簡直喘不過氣來。他賭氣又劃燃了第二根。幽靈般憤怒而模糊的臉驟然從濃黑中活跳出出。老頭不聲不響又迅速地吹熄了第二根火柴。

於是，黑暗裏傾瀉出一陣氣勢洶洶的毒罵。

「討死！」八號咬牙切齒詛咒。

「當心你這四兩老骨頭！」五號開始怒喝。

「衆怒難犯啊，」玄德公用嗄聲嚷。

「算我倒楣，兩根白送，」酒鬼訥訥地說。「不妨再劃一根。」

「且慢，」老頭平靜地說。「這兒的空氣是絕對禁止揮霍的。別說吸烟，就是說話也該小聲點兒纔對。」

「見你的鬼！」玄德公用沙嗄的冷漠調子罵。

「鬼倒眞沒見過，」老頭譏諷地答。「人在缺氧狀態下，舌頭伸得長長的，眼睛鼓得突突的，可眞見過不少呢。」

十三號又在忸怩作態。「咦，別吓唬人好不好？何苦叫別人發惡夢啊。」

「惡夢就在跟前。好叫你睜開眼睛看清它的猙獰面貌。」

「嘖嘖，你這位老人家……」

老頭向前俯下身去，壓低了嗓子機密地問：「你是不是舒曼盈？」

「不，」花旦本能地掩飾着。「老早已恢復本名囉。」

「對。正是這樣。那你是麻觀曦？」

「您如何曉得的呢？」

「男扮女裝做新娘的新聞人物，香港只有一個。你的喉核告訴了我。」老頭緘默了一小會，接着纔說，「年輕人，我要鄭重其事勸告你，」他的調門逐漸高吭起來。「趁着還有口水的時候，吐口口水在掌心裏，把殘脂剩粉擦得一乾二淨。將一切虛假的東西扔光。以本來面目示人。」

「那爲什麼？」

「死裏逃生，保命要緊，」老頭說。「此去究竟不是上夜總會，進按摩院啊。」

「我的媽呀，也該不是進十八層地獄吧？」

「差不多。說不定更兇險。」老頭陰鬱地說。「我問你，年輕人，化妝的目的究竟是爲了什麼？」

「美容嘛，」十三號糾正他。「當然是爲了增加美感，討人歡喜。」

「其實是遮蓋醜惡。——文明的社會吃人，野蠻的社會也吃人；方式不同，道理一樣。應付文明的社會，需要你增加美感。應付野蠻的社會，需要你擴大醜惡。冷酷的法律搾扁了我們的良心。我們的臉上，都有從惡習演變到犯罪的痕跡。事實的眞相看起來往往是儍頭儍腦的。愚蠢的眞理說不定纔是眞正的眞理。希望這些不致傷害你。」

「十四號同難不必老施用緩兵之計，」嗄聲起勁地說。五號也跟着敲響邊鼓助威。「立刻派煙吧。財不露白，見者有份。」他說。

老頭兩肘撐擊着底艙壁，鼕鼕有聲。

「靜一靜。你們聽，這是什麼聲音？」

平靜的蒼老的聲音廻旋在底艙裏。大家不約而同一怔。他們感到沒有比這種心平氣和的單調聲響更凄涼的了。

「大海在討最後一口悠氣，」十號用牧師佈道的聲音說。「也許天國眞正近了。」

「我們正航行在外伶仃內側。」

「那有啥關係？」八號嘀咕。「你不必危言聳聽。我們總不會一生一世，在海上飄流的。」

「再過半點鐘，你就會知道厲害，」老頭堅定地說。「我們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誰讓我們選擇過呢？」八號反問。

「我不是指這個。——其它的三個島，我們還有辦法轉移陣地。惟獨這一個島，我們只好死守絕

地。聽命運擺佈。」

「有什麼兆頭嗎？」

「兆頭就在這千潯海底。照經驗判斷，我們大概有二十分鐘左右是缺少氧氣的。因此，憑一時衝動，把氧氣無緣無故燒掉，那是我們的罪過。自作孽，不可活。你們當中可能有好幾位，闖不過這第一關。」

「你領有特別人情紙。你跟我們不同。倘若眞是這樣，你也不會下到底艙來了。」

「另有目的。事後方知。」

「不瞞你說，十四號同難，我總覺得你故弄玄虛，言過其實。」

「不相信命運的人，一定要相信經驗。」

「你總該不是這方面的權威吧？」

「從沒自封過，——經驗是無價的。尤其是生死關頭的經驗。」

談話突然中斷了。

同難們的心窩裏，都像塞着一團濕棉絮，感到陰森森的。

緊張的沉默，持續了好幾分鐘。「大家都蒙在鼓裏，亂七八糟瞎猜，」八號終於自寬自解地說。「除非是神仙，誰也不能這麼肯定。」

「但願如此。」

「得啦，得啦，」三號不耐煩地嚷。「務必請十三號同難物歸原主。算我倒楣。偷鷄不着蝕把米。」

花旦順手摸起那注「臭貨」，沉住氣，把火柴盒納進機關裏。「費神帮帮手，」他說，把皮鞋塞到

十二號手裏。

破皮鞋又開始旅行，但速度顯然減低了。

一號把打斷的話又銜接起來。「時間寶貴。請三號同難繼續發言。」

三號搔了一陣頭皮。「酒精把我的記憶力剝削光了，叫我從什麼地方開始纔好？」他遲滯地說，顯出一副茫無頭緒的樣子。

「醇酒美人，談談隔世的題目何妨。」玄德公提醒他。

「我是清華唸土木的。畢業時倒數第一名。南來十年，起先在一家建築公司混飯吃。祇因好酒貪杯，被炒魷魚。現年四十一歲，仍然是王老五。」

「貴處？」十號問。

「河南信陽。」

「一條中州好漢，」七號賞光地說。「辦公室不坐，怎麼來坐底艙？」

「說來話長。去年聖誕節前後，我已經失業了四年半，值錢的東西，早都送進典當舖。正走投無路，可絕處逢生。碰到中學時代的一位老同學，好酒好肉大擦一頓不算，還邀我跟他同住。」

「這不很好嗎？」八號巴唧了一下嘴唇。

「好當然好。不過，小便宜是貪不得的。」三號木木然說。「誰知我這個老同學正經事兒不幹，專幹歪彎事兒。花腿持手令搜屋，什麼僞美鈔呀，收發報機呀，隱寫墨水呀，等等，全從擱樓上一口爛皮箱裏抄了出來。他神不知，鬼不曉，縮回羅湖橋那邊，我給他頂碓臼。被揍得半死。加上政治犯的頭銜，遞解出境。你們當然知道，政治犯與荒島是拉不上一丁點兒關係的。我却是破天荒第一個。」

「那麼，你有沒有遺言？」老頭問。

「禁酒是無用的。先要禁止憂鬱。」他頓了一頓，繼續說，「那是全球性的流行性感冒。」

「謝謝你，三號同難，」一號說。「四號同難請了。」

四號大概鼻子有點兒小毛病。說話時，鼻音格外重。因此，他也最懂得藏拙，始終保持沉默。

「我是湖南長沙人。祖居猴子石。現年四十五歲。學了六年醫學，結果是個黑市醫生。十二年來被敲榨過一百次。第一〇一次因勒索未遂，以非法墮胎罪被解控法庭。雖然證據不足，還是坐了九個月的牢，成爲不受歡迎的人物。服刑之後，遞解出境。這是法官們的人道主義。等於妓女談貞操。」

「材料已相當全面了，」八號說。「家裏還有沒有人？」

「父母雙全。一妻二子三女。都陷在大陸。十多年來一直未通音訊。」

「這個世界，奇蹟是經常發生的。我們必須保持信心。」老頭顫聲說。「有遺囑給家屬嗎？」他追問。

四號不覺陣陣心酸。「當世界正在大造飛彈、火箭、原子彈的時候，」他悲悲切切說，「孩子們千萬不可以學醫！」

欷歔歎息掩蓋了濃厚的鼻音。

「輪到五號同難了，」一號說。

底艙驀然爆出一陣急促的稚嫩的聲音。「不！」有人尖聲嚷。「哦，不——」

「誰啊？」一號問。

「十一號。」那人慌忙答。「請問四號同難，認不認得沈蕙仙？」

四號驟感天旋地轉。身子像篩糠一般抖個不停。「認得的，」他的牙齒捉對兒廝打。「認得的。怎麼會不認得呢？你是誰啊？——她是我的妻子！」

大家屏聲靜氣。呆候事態發展。

「罐頭」被某種不祥的神秘窒息着。

十一號不顧一切，朝人叢中爬過去。「爹，你在哪裏？」他氣喘吁吁嚷。「我是大毛。」他羞赧赧地悄聲說。

「這邊，大毛，」四號用拳頭猛擂着艙壁。「過來啊，這邊。記得離開時，你還沒滿十歲，如今怕是一條莽漢了吧？喂，喂，我在這裏。——哦，我的孩子！」……

兩人氣咻咻地抱做一團。忘記說話。這兒的人，雖然都變成了瞎子，但瞎子能看見塵世之外的眞光。——父和子。眼淚和微笑。他們珍惜這沉默的片刻。至音無聲。他們可以諦聽到心靈交感時那種深不可測的永恆的和諧。

「飯裏頭碰不到，粥裏頭却碰到了，」十一號用土話喃喃地說。「爹，這不是夢嗎？」

「家裏的人都好嗎？」

「祖父祖母老早過了。猴子石的房子，十年前就被沒收了。一家五零星散，誰也不曉得誰的下落。」

「那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呢？」

「痛脚連累好脚。爹，我也弄不大明白。去年八月，我翻梧桐山到了香港，到處找你。結果，人沒有找到，却找到一場橫禍。」

四號用拳頭噼啪擊打着掌心。「那是什麼道理啊？」

「當時我住富斗村，是座破破爛爛的木板房子。裏邊連我在內，總共有十一個單身，都是在建築工地上挑石屎做雜工的。鬼曉得我們中間有人私藏軍火，被警察抄出來以後，全屋的人都只好進集中營過年。我沒有上過法庭。有個帮辦告訴我，是根據什麼拘押令逕行遞解出境的。」

「恭喜你，四號同難，」一號說。「骨肉團聚，父子重逢。」

「只可惜對面不相見，」四號酸楚地說。

「你的兒子，也是我們的，」十號說。「倘若我們還有一線生機，十一號同難將優先取到第一個機會。」

「這才眞叫惡鬼織布，閻王爺給鑲上一條花邊，」老頭平靜地說。「命運是無常的。現在該輪到五號同難了。」

底艙被一串廣東國語獨覇着：

「我是五號。廣東曲江。由銀行練習生爬昇至會計員。情場得意，馬場失意，虧空公款十二萬元，以違犯偽造文據條例判刑三十八個月後遞解出境。我頭痛得十分犀利，請同難們暫時准我過關。我的遺囑是：希望聯合國在地球的某一角落，設立一個人道新村，專門歡迎那些到處不受歡迎的人物。」

「好的，」一號說。「六號同難發言。」

「我是個大老粗。行伍出身。靠兩隻手養一張嘴。西瓜大的字認不得半籮。哦哦，眞該死，我倒忘了。我，樊城人。湖北樊城，你家，沾親帶故的半個都沒有。火葬水葬都無所謂。不想立遺囑丟醜。」

「那你總得稍微說一兩句啊，」一號說。

「老實告訴你，你家，不瞞你說，云天話地不是我的本份。打流的應該曉得不露口風的好處。靠一身蠻力氣找碗飯吃，嘴巴派不上用場。嘴巴癢想瞎扯的時節嘛——我學鳥語、狗叫、馬叫、騾子叫，像得死了火。別人都叫我口技大王。」

「那麼，口技大王，你如何下到底艙裏來的啊？」十號扯長調門問。

「他們硬派我是和字頭人馬，抓了我做流氓辦。口口聲聲說我是和勝和四三二草鞋。其實活天冤枉。我不過是被踢入會的。踢人的不抓抓被踢的，我也給弄迷糊了。」

「有什麼感想嗎？」十號追問。

「沒。滿腦門子是洋灰。想不出來。」……

「七號趕緊說吧，」老頭揚聲打斷了六號的話。「大概一刻鐘不到，饞嘴的大海，要吞口水啦。」

「大海吞口水？是這麼個怪聲音嗎？」口技大王問。接着，烏黑的底艙裏，緩慢地浮起「洞，洞，洞」的單調而神秘的聲音。

老頭側耳細聽。「不錯。正是這樣。」他驚訝地說。

「唉，人如果無腸無肚無胃就好囉，」口技大王十分頂眞地說。「人要吃，這是根看不見的鐵練子，可把我們鎖慘了啊。」

老頭拍打着前額。「六號同難還要補充嗎？」他問。

六號不則聲。七號開言。

「小弟七號，原籍天津人氏。當年在上海灘，人頭兜得轉。做事落門落檻。講幾句斤頭，斬釘截鐵，一刮兩響。吃白食，看白戲，睏白覺；拉檯子，紮面子，鬪狠勁，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只是到了香港，英雄無用武之地，孵了幾年豆芽，最後淪爲文雀和墨七。留下九次案底。這一次却以違犯偸盜

罪條例驅逐出境。可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並無怨言。」

「哦，七號同難原來是老行尊，」八號衝口而出。

「有遺言沒有？」

七號沉思有頃。「人需要生活。社會需要公平。因此，法律和犯人互不相讓。犯人和法律同樣頑强。假如社會追求的是和諧。人與人，人與社會，都能互讓，我想結果可能大不相同啦。可不是嗎？」

「剜別人之肉，補自己之瘡，勢必會活得不耐煩的。」八號忿然說。「想不到你的最後發現，就是我的。可惜已經太遲了。」

「誰說遲呀！」老頭鼓勵他。「說下去吧，這已經是個好的開場白啦。」

「本人八號。混名賈將軍。是個老千。老千有八大將，正、提、反、脫、風、火、徐、謠。說穿了，都是靠騙人賺飯吃。」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打蓮花落伴奏。「精於賭博。場面闊綽。堂堂一表人材，專做吹牛拍馬，滾紅滾綠，鴨屎臭的缺德事。世界上居然有這麼多坐轎朋友，死心塌地奉獻，也不回頭想一想。」

「那你怎麼會失風的呢？」七號盤問。

「上得山多終遇虎。一場麻將，打成五個『風箱』，被人抓住痛脚，回水吃官司，遞解出境。倒楣的事一開了頭，就決不止只是一椿！」

「什麼叫做風箱？」十一號說。

「西風，」七號代答。「有遺言嗎？」

「一生單槍匹馬撈偏門，縱橫大江南北二十餘年，洋房汽車，吃喝玩樂不盡。『解板』失風，也算

獵狗山中死，將軍陣上亡。罪有應得，死了拉倒。願世人都能以眞手藝餬口，這是我最後的遺言。」

「你這套看家本領，」玄德公喜孜孜地說，「是不是也可以傳啊？」

八號又滴滴答答揑着手指頭。「喲喲，翻天印，倒脫靴，撈浮屍，抽棺材，奪護頭，搶槓，挖角，傳代，接風，花樣多得很哩。十賭九騙。不賭就算贏錢。」他一板一眼說。「這套絕學，入土爲安。玄德公以爲我最後還要缺一次德嗎？決不！」

「有志氣，」老頭興奮地說。「九號同難——」他喊。

「我，我，是個螞蝗，」九號結結巴巴開言。

「什麼？」十一號問。他對於這個世界，完全是陌生的。

「拉皮條的。」七號若無其事地開導他。

「大，大概是眼睛沒吃油，有一次，把，把個英籍便衣帮辦，當作嫖客。結果嘛，陸榮廷睇相，不衰攞來衰。第、第六次被拘控。依違犯保障婦孺條例遞，遞解出境。」

「以前遞解過嗎？」酒鬼追問。

「新水。」

「喏喏，想不到螞蝗閣下，還是個新鮮貨人家人，小皮尖子哩，」七號嘻開嘴巴笑。「難怪你還想過過法官老爺的乾癮啊。」

「去，去你的！」

「有遺囑嗎？」七號收斂笑聲，問。

九號喘着牛氣。也許他的臉皮，早已漲成紫檀色了。「千萬不要，在，在人的身上尋歡作樂！」他

終於擠出了這麼一句。「男人們的天堂，說，說不定正是，女人們的地獄。」

「偉大的發現，」一號硬僵僵地說。「別冷場。請十號同難繼續說吧。」

十號在這批人中間，頗具優越感。「我是與衆不同的。」他拉長聲調說。「我是個神學生，做過傳教師……」

「那你有耶穌帮忙，」八號奚落他。「可以抱着十字架唷一輩子的。」

「賈將軍別胡說白道，」神學生正色說。「後來我改了行，在教會學校教書，任宗教部主任。」

「妙不可醬油，」賈將軍呲着牙齒。「耶穌基督帮手，孔夫子帮脚，還愁什麼？」

「別打岔，」一號冷冷地說。

「我一心想到加拿大去讀書，路子走不通，造了一張假出生紙碰碰運氣。殊不知被看出破綻，吃了三個月官司，驅逐到澳門。」

「原來這位仁兄還是個積犯哩。當然與衆不同囉。」

神學生的舌頭有點打卵。「第二次是造假護照想到美國去。拆穿西洋鏡之後，加控出境潛回不算，還以違犯護照條例起解。」

「於是，基督離了赤柱獄！你本可以來幾句青衣的！」八號狠狠地補了一火。「事到如今，我們的耶穌基督還有什麼想頭？」

「我盼望天國。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地上是沒有樂園的。災難到處一樣。乾淨土也許就在脚下。這次，我決定與荒島共存亡。」

老頭感到他的腿腓有了間歇性痙攣，痳木逐漸從脚板底湧上來。「對的，開明的認識，」他顫聲

說。「似乎還可以加深一層。任何人都不是世界的中心和目的。個人的生死存亡，並不影響整個歷史的行程，地球的運轉。一切以自我爲中心的想法都是荒謬的。人，在進化中找到他自個兒的位置。既不抬高自己，也不壓低自己。——現在時間已經不多了。我們越過十一號同難，請十二號發言。」

「我是江西九江人，一晌靠長江吃飯。打漁、做梢公、篙手、縴夫，都是本行。一生自由自在慣了，受不住別人的轄制，溜到香港避難。三年前搶過一家錶行。在赤柱坐完了牢，如今依偷盜罪遞解出境。」

老頭的腦海中驀然天靈一閃。「有用之才，」他猛拍着大腿。「有什麼話要留下來嗎？」他問。

十二號用雙手固執地搔進猪鬃似的剛硬的短頭髮。嗤嗤作響。「心裏邊亂糟糟的，」他嘟嚷着。「講也講不出名堂來的。這種時勢，說空話有屁用。應該咬牙切齒！」

「法律和牢獄籠壞了你。十二號同難，我們要抬頭挺胸注視未來。」老頭勸慰他說。「如今要輪到十三號同難啦。」

底艙起了一陣騷動。好像「十三」這個不吉祥的數目字，帶有魔力似的。

花旦的身體早已支持不住。耳鳴眼花，頭痛欲裂，正張開嘴巴在喘氣。驟然聽到老頭點到他的名下，心裏一慌，心臟像舂米一般鼕鼕亂蹦，頭歪到鐵梯子上，暈過去了。

與此同時，底艙裏邊乾嘔之聲大作。有好幾個人正亂抓着前胸。機帆的馬達突然停俥。大海吞口水的聲音，清晰可聞。

「同難們請保持鎭定，」老頭聲嘶力竭地喊。「機帆正陷在蜘蛛羣島西側的暗礁叢中。停俥揚帆，避免大陸方面巡邏艇的兜捕。你們聽！」他沒有再說什麼，只嗤了一下鼻子。

短暫的反常的闃靜，佔據了這特定的空間。

「船正向南十字礁盤飄過去，」老頭鼓足最後的氣力說。「你們聽到的是喪鐘！眞正的痛苦打從這兒開始！」

大家沒有做聲。老頭繼續哼唧着說：

「坐着的一概躺下，儘量蜷成一團。聽！海流正在回頭，這不是好兆頭。——海流是不輕易變更方向的。」

「還要悶多久啊，」口技大王疲輭地說。「我可要發作了。」

底艙又突然沉默下來。有如古墓。

偶然可以聽到波浪敲擊着船身，以及抓胸摸壁的響聲。好像這個「罐頭」裏不是裝的十四個人，而是十四隻螃蟹。沙沙的響動滙成一片驚心動魄的幽靈的吶喊！

突然，底艙湧起一連串的狗吠。中間還嵌着女人小孩們的哭喊，鬧得不可開交。

老頭像從惡夢中醒轉似的，忽然回復了意識。掙扎着朝鐵梯子上爬，「好的，兄弟，」他嚷。「千萬別再墮落成人！」

他的話震顫在羣犬瘋狂的叫聲裏。顯得迷迷糊糊的，份外淒酸。

「瘋狗咬人！」他抬起膀子狠命地擊打扣板。「我要找警務處長說話！」

探目正守在底艙口。他對旁邊的兩名便衣幹探丢了個眼色。連忙開鎖。將扣板一掀。一般漚氣熱烘烘地衝上來。他向後倒退了兩步。緊接着，老人的頭冒出來了。嘴巴張得大大的。「一接觸外邊的冷空氣，舌頭縮進去了，活力又回到體腔裏邊。大有如魚得水之勢。

「底下囉唣些什麼？」探目故意嚷。「這是危險地帶。要找死嗎？」

狗吠聲因冷熱空氣的交流，越發顯得瘋狂了。

「快給我檢查，」老頭正色道。「你們敢鎖幾條瘋狗來咬我！豈有此理！」

「不會的，博士，」探目苦嘴苦臉說。「你們快到機艙裏拿手電筒來！」他命令道。

「耳朵聾了嗎？」老頭冷冷地說。

「何必編排我們的不是。這是您自討苦吃嘛！」

老頭率性爬上甲板。劈開兩條腿坐下來。「轉告你們的處長：不受歡迎的人也是人啊！」

他沒頭沒腦說完這句怪話，又起勁地敲打着酸痛的胸骨，行了一陣深呼吸。

便衣幹探走過來，遞上一枝手電筒。探目揑住鼻子，將頭伸進底艙口，捻亮了手電。一道强烈的白光，剛勁地射向深淵。汚濁的熱空氣被倒灌進來的冷空氣驅趕着，繞着光柱團團轉動，氤氲有如夜霧。那是一幅人間活地獄的寫眞。十三個呀口呀嘴的人，蜷縮着身子在抽搐。兩眼充血，嘴唇發烏，面貌猙獰可怖。誰的嘴巴都沒有閉攏，像泥塑木雕的鬼怪；然而羣犬的吠叫仍然繼續着，不過已逐漸移向遠方。

「他媽的，人不學學狗！」探目罵。「有種的站起來，看老子揍你！」

底艙深處，犬吠與女人小孩的哭喊齊作。算是回答。

探目勃然大怒。把手電筒對直射向底艙的另一頭。「誰敢再搗鬼，一經查出，就往海裏丢！」他厲聲嚷。

但這一次越發有鬼。狗叫之外，竟然羣雀大噪。而電筒光射到的每一張嘴，都是呀開的；並且沒有

任何一張嘴唇皮掀動過。

「找到了沒有？」老頭伸長脖子問。

探目搖了搖頭。「活見鬼！」他說，露出一副陰森神氣。

「我可要追究責任，」老頭盡量想法子拖延時間。「最好你自個兒下去巡視一周。」

探目面有難色。「快點辦妥，」老頭催促着。「外邊冷不過，我這幾根老骨頭可吃不消啦。」

探長手持馬爹利白蘭地酒瓶，醉醺醺地從機艙口踱出來。小眼睛亟力從肥肉中睜開，射出一道可怕的光芒。

「誰打開的鎖？」他問。「鬧得實在不成體統了。」

「我，探長，」探目仰頭答，人已到了艙底。

「到那兒幹啥？」

「檢查瘋狗。」

「什麼？是不是神經有毛病？」

「你聽，貓正跟狗打成一團哩。」

「管他媽，」探長吩咐。「上來，上來！你要惹起國際糾紛嗎？」

「不會這麼嚴重的，」老頭平靜地插說。

探長的雙筒槍鼻子哼得做黃牛叫。「都是你搞鬼！」

「世界上既然有了罐頭，一定就有開罐頭的刀。」

探目懶洋洋地爬出來，連忙吸了一大口冷空氣，像嚥下一個湯糰似地巴唧着嘴唇。他沒有說話。踱

向船頭。失神的眼睛呆瞪瞪地眺望着天際的星辰，像個夢遊症患者。幽黯的夜色彷彿全堆積在他的瘦臉上了。

「怎麼樣？」探長問。酒氣噴滿老頭一臉。「找到什麼嗎？」

探目像桅盤一樣掉轉身來。「找到了人！」他忿恚地嚷。

「廢話。」

「啞子剛剛學會講話，」老頭一個字一個字顫聲說。「可惜聽話的偏偏是個聾子。」

「十分惡劣的雙簧，」探長揚了揚手上的酒瓶。「博士，你還需要什麼？」

「需要空氣。——最起碼的需要。」

「那你準備留在機艙裏，是不是？」

「我仍然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嗎？」

「當然，當然，你是領有特別人情紙的。」

「我的身份，跟特權無緣，」老頭執拗地說。「我選擇罐頭！」

「容忍是有限度的，博士，」探目說。「下不爲例，我們可不能再遷就，再通融啦。」

「那我曉得。」老頭支撐着痠痛的骨骼，站起來，長長地吸了一口氣。「我曉得的，」他咬牙切齒重複着。那張痿癟的臉，好像突然被一把利剪剪斷了線頭，一下被很深很深的皺紋擠滿了。

扣板在老頭的頭頂上輕輕蓋上。底艙似乎恢復了生氣，輕言細語再回到了同難們的嘴巴上。

「請大家沉住氣，」老頭安撫他們。「再忍耐二三十分鐘，我們可以重見天日了。」

「船在哪兒？」七號問。

「已飄過南十字礁盤。」

「目的地呢？」一號的聲音。

老頭乍感喉嚨乾得作痛。他接連嚥了幾口口水。「落氣——」他猶豫了一小會。「不，重生島！」

「什麼？」「號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是舊雨，你當然知道的。我們此刻還在地獄的大門口。眞正的災難，還沒臨頭啊！」

三

二點三十九分。機帆收帆，停泊在滿潮線上。礁叢距離重生島本島，約五十碼之遙。新月下沉。星移斗換。夜海靜謐如夢。遠處，海和夜溶合在一塊，變成了一團烟霧。近處，波浪顚慄着，顯得黏糊糊的。

探長、探目，四名探員，手槍實彈。水手們將一艘救生艇，從左舷吊到海裏。探目開鎖。揭起扣板。露出一個黑沉沉的洞口。「目的地到了，大家準備，」他彎腰躬身湊近洞口說。

底艙有輕微的騷動。但隨卽平復。

探長熟練地把遞解令攤在甲板上。用油光水亮的黑皮鞋兩邊踹牢，蹲了下去。任務圓滿達成。南瓜臉上一片和顏悅色，完全是一副上毛房出恭的神氣。他把頭上的窄邊呢帽取下來。半蓋住公文，然後捻亮了手電筒。開始生硬地唸誦着公文上的英文拼音名字，逐一由探目複誦着，將遞解犯分批提上來。

第一批四人。包括大鼻林，玄德公，酒鬼和黑市醫生。探長按照公文上註明的臉部特徵，草率地查驗了一下。「這兒是公海，距離擔杆山邊防部隊海程一點二十分，」他說，「熬不下去時，可以向他們舉火呼救。」

「你以爲他們的勞改隊，缺少生力軍嗎？」大鼻林拉長了一副臉。

「那是你們自個兒的事，」探長說。「那邊是你們的東西。包括你們自己的行李。紅A字有蓋塑膠桶一個，裝有五加侖淡水。五磅枕頭麵包，五磅餅乾。每人一份。很抱歉，我們盡到的人道，就只有這一點點了。東西査點淸楚後，請在那邊打手模。祝你們好運。」

四人辦妥手續，小心翼翼地將最後一點生活資料，搬運上救生艇。這是跟文明世界的最後一根連繫的繩子。七天之後，這根「繩子」斷了。千條萬條陽關大道，合併成死路一條。悲慘到何種程度，只有天曉得！

在兩名便衣探員押送下，救生艇解纜開船，向重生島緩緩划過去。天宇是鐵灰色的。寒流洶湧。繁星出沒於滃滃雲氣之中。雙槳劃起一道道水花，水花漩渦裏，星光閃爍着，有如鬼火。整個海灣，好像撒遍了被石頭砸碎的綠玻璃珠子。

槳聲咿呀，單調而重複地哼着帶醉的歌。而重生島，像隻大笨象的頭，屹立在大海彎彎曲曲的弧線裏。瀕臨海灣的這一邊，一大塊巉岩呆突突凸出來，一任千年風雨剝蝕，那就是大象的耳朵。它的長鼻子被潮水淹沒了。波浪在暗礁叢中絞扭着，漩起巨大的縐褶。海洋對岩礁的戰鬭，是從洪荒時代一直綿延至今的。怪不得水手們稱呼波浪爲海洋的刀。而每一次潮汐漲落，岩礁就好像經過一次鋸子。頑鈍的石頭被大海的鬼斧神工，雕琢得尖牙利爪。誰要跟它別別瞄頭，那就是死！

重生島四周星羅棋布的礁叢，比起沉沒在它身邊的殘船碎骸來，可以說渺不足道。而人類始終不能瞭解最弱的東西，含有極强的神秘力量。他們只看見波浪在礁邊溜滑，像一條條綠色小蛇。他們看到的只是大海的顫慄，無休無止的永恆的顫慄。

第二批遞解犯剛剛辦完一切手續，救生艇開回來了。口技大王沉默着。白相人濃眉深鎖，站在甲板上就像生了根，連半步也不想挪動。賈將軍雙手揷在褲袋裏，頭微微前傾，高大的身型襯映着幽黯的夜色，顯得特別莊嚴優雅。只有那位銀行會計，哩哩啦啦跟探員爭多論少，一口藍青官話絮聒得煩死人。水手攙扶他們下船。島上的同難們，可以隱約瞥見幾條影子在來回剪動。天寒地凍。冰冷的感覺，深深地鑽進了他們的骨髓裏。

藍青官話還沒完全煞音，突然底艙口又伸出一個頭來。

「報告首長，」十一號掙扎着說。「我請求提前。」

探目一把按住他的頭，「娃娃，眞了不起啊，」他說。「枉死城的城門是經常敞開的，什麼時候報到都可以。」

十一號狹長蒼白的臉上，一陣痙攣。「爹呢？」他詢問似地仰起了頭。「一定要隔離嗎？」他添說。

「個個是的，」探目語意雙關地漫應着。譏刺的笑容，在他臉上劃出了一副狡猾的面貌。扁鼻子也愈發顯得扁了。

十一號反手一巴掌，打脫了壓住腦袋的手。一躍而出。「別做手脚，」他嚷。「讓我走！」

「你這野種！」探目咆哮起來。「敢動粗？」

探長抬頭。那張冷酷的胖臉，此刻竟出乎意料之外地柔和了。

「十二年大陸教育的活標本，」他自言自語。「喂，船老大，等一等，」他揚手跟救生艇上的水手打招呼。「你叫什麼名字？」他平靜地問。

「王懷沙。二十一歲。」

探長用手電筒搜索着。「那麼，你父親是誰？」

「王星槎，醫生。」

「非法墮胎的黑市醫生，」探長糾正他。「那邊辦領物手續。打手模。」他把手尖往上一挑，示意叫他放痳利點兒。

救生艇載走了第二批遞解犯。螞蝗，耶穌基督，梢公和花旦，挨次提了上來。現在，底艙只剩下老頭兒一個人，在打自摸單調了。

探長的原意是想把老頭一併提上來。可是探目一再搖頭反對。而且當探長喊到「夏大雨」的時節，探目並沒接口喊下去。橫直大家只求公事過門，探長也無可無不可地裝傻裝糊塗，讓他孤單單地留在底艙裏邊。

老頭是安詳的。他沉默得像海裡的魚。寧靜是一個風暴靈魂的特殊精神標誌。他一生在驚濤駭浪中滾來滾去，危險加深了他的智慧，災害强化了他的自信，而事實上，被迫害者的機警敏捷，往往是要强於迫害者的。

救生艇開去又開回來了。老頭佇候在甲板上。夜風撩起他的寬大的披風，一團灰色的哀愁在他身上幌盪。高傲而無怨言，剛毅而又沉着，他臉上甚至有天主的莊嚴。

「請那邊打手模，博士，」探員再三哀懇道。

「除非你們砍下我的大拇指，」老頭說。寬額頭上縱裂成三道皺紋。

「這是公事手續啊。」

「我一生從沒領過身份證，變成了政治棄民，就因爲絕對不打手模。」

「破一破戒不行嗎？」

「不行，絕對不行！丟到大海裡餵魚餵蝦任便，說什麼也不打手模。」

「只怕交代不過去，」探員囁嚅着。

「公門之內好修行。那是你們自己的事。」

「也好，」探目挿說。「在你名下畫個押或簽個名如何？」

「這倒可以將就，」老頭微頷着。掉轉身去。接過探目遞過來的自來水筆，顫悠悠地揑住，在他自個兒名下寫了三個又粗又壯的字。然後套上筆套，順手遞還。

探目滿臉堆笑拒收。「小意思，博士，」他柔聲說。「我想送給你留個紀念。」

「島上還用得着這個？」老頭寧靜地反問。

「一切的紀念品未必都是有用的。」

老頭微笑着，點了點頭。「可惜我不是東塗西抹的爛文人。」

「那我另外還有件禮物奉送，」探目說，瞟了探長一眼。「這是我自用的打火機烟盒。裡邊還有十多枝烟。想必這是你用得着的。」

老頭接過烟盒。揑開。亮了亮相。「主意不壞。孩子，謝謝你了。」他把兩件東西，迅速藏進披風夾袋裡。

辦理打手模的那個探目，一連打了好幾個呵欠。「完了，啊哈，謝天謝地，」他雙手向上一伸，骨骸就像爆蠶豆般響起來。「哦哦，」他突然睜開死魚樣疲憊的眼睛唸誦着。「夏—大—雨。可能聽得到

雷聲呢。」

「轟雷擊不倒的，也許會被閃電擊倒，」老頭冷笑着，指了指公文。「說不定這就是我最後的手澤。」

「東西都點驗過了嗎？」探長不耐煩地說。「退潮已經開始了。我們要啓碇揚帆啦。」

老頭會意，慢慢踱向左舷。

兩名探員，帮手把東西搬到救生艇上。一一安置停當，攙扶老頭下船。

探目匆匆忙忙鑽進機艙，拿出一只大藍布口袋來，遞到老頭手上。「這是處長送給你的紀念品。祝你順風。」

「什麼東西啊？」探長面露不豫之色。

老頭打開口袋，「原來是把二胡。兩大包火柴。兩條好彩。」他冷漠地說。「要不要當面檢查？」他添說。

探長覺得怪不好意思的。南瓜臉越發扁得難看了。「得，得，得。處長的東西，我放心之至。」

「老友到底是老友。我的二胡，他的風笛，是當年撒哈拉沙漠中的兩絕咧！」

「既然有這麼個大布袋，當然還可以裝點別的，」探長自言自語着。「機艙擱板上，還有一瓶馬爹利，你們快給我拿來，也算是我的鵝毛人情吧。」

探目三脚併作兩步，鑽進機艙，把酒提出來。老頭接過，塞進布袋裡。「謝謝，」他悄聲說。「最好還請你們給我一支手電筒。我要把文明世界的光，帶到黑暗地獄去。」

探長和善地點了點頭。探目從探員手裡，摟過一支電筒，遞到老頭手上。「再見，博士，一切請包

荒包荒。咱們公務在身，不便遠送了。」

水手開始解纜開船。

「前途珍重，」探目繼續說。「當心島上還有沒消化完的東西。」

「再見，」探長揮動右手。

「在別的行星上見，」老頭扁起嘴巴柔聲說，老眼裡驀然洋溢着感情。

「終身反對派，倔强到底，至死不悟。眞是個怪人。」探目斜睨着探長。「這一趟恐怕眞的有去無回啦。」

「我想是的，」探長憐惜地說。這個鐵石心腸的人，居然也動了惻隱之心。

小船慢慢划過第一座礁叢。

「請轉告你們的處長，」老頭揚聲說。「慣於作惡的人，也慣於行善。我要找一個贖罪的機會，把他們整個兒救轉來。」

「博士，只怕你力不從心，挑不起這『千斤擔子』啊！」探目把『千斤擔子』四個字，說得特別響亮。好像在暗示什麼。

「走着瞧吧。——老馬識途。多的是辦法。」老頭蒼勁地答。聲調裡飽含着樂觀的自信。因爲，支配命運的神祕鑰匙，已掌握到他自個兒手裡了。

水手運起雙槳。船迂緩地向重生島靠過去。

十四個遞解犯，淒立在重生島上。西北風噓嘯着。夜寒徹骨。四顧茫茫。幽黯逐漸加濃了。

小船划走了又划回來。機帆趁着退潮，向萬山羣島與蜘蛛羣島的海城飄去，終於逸出了視界。

花旦揀選一塊比較平滑的岩石坐下來。「教我怎麼辦呢？」他焦灼地自己問自己。纖手不自然地扭絞着，開闔着。「別說往後的日子，會餓死、渴死；今兒個晚上，就頂不過去啊。」

玄德公雙手交抱着肩胛骨。蹲在兩塊大石中間避風。縮瑟成一堆，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頭先是蒸籠。如今是冰窟。熱汗都結成了冷霜。」他抱怨着。「天地間又多了十四枚龜蛋！」

「咱們總得想法子挨過今兒個晚上啊，」酒鬼含混地嚷。

「狐狸有穴。飛鳥有巢。天無絕人之路。我們趕快找石洞。」老頭平靜地提議。

「那是大力士的工作，」花旦接口。「六號同難，十二號同難，我想勢必要偏勞他們兩位啦。」

「不行，」老頭說。「他們兩人孔武有力，應當打後衞。搜索工作，歸一號、八號和老朽擔任。」

「那是什麼道理啊？」花旦問。

「道理很簡單。重生島是人獸不分的。——這兒沒有人，只有野狼！十四個人結爲一體，就是一枝隊伍。一步一個陷阱。每一個行動，就是一次戰鬥。我們必須緊急戒備！」

「是的，是的，當然囉！」八號忿然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十三號同難的香烟，可以摸出來犒賞三軍了。」

「這是進洞以後的事兒。此刻萬萬不可以。」老頭制止他。「我們不必暴露目標，讓別人來圍攻。餓扁了的臭蟲，是完全不講客氣的。」

「你准知道這兒有人嗎？」八號聳了聳肩。

「探目親口告訴我的，我想假不到哪兒去。」老頭顫聲說。「耳聾是饑餓的特徵。但垂死的人仍然可以看見光。你們先把水桶和口糧集中到二號同難那邊，兩人一組，背靠背放哨把風。石頭是此地最原始的武器。請各就各位加緊準備。」

「我和爸爸一組，」十一號首先響應。

「好的。上陣不離父子兵。」老頭說。「記住：饑餓的人的運動，都是成直線的。避到一邊，包管無事。非萬分危急，別用手去擋。這兒的人，跌下去就斷了氣。在這最後的時刻，我們犯不着再擔殺人犯的空名！」

父子兩人，步履蹣跚，走向三十碼外第一線防禦位置。

「好一個同善堂的大施主，」三號嘟噥着。

「我揀選七號同難伴奏。」他添說，邁開了雙腿。

七號默默相隨。和父子兵相距約四十碼，佈成犄角之勢。「一個人內心的隱痛，折磨人的程度，慘過重生島！」老頭無限感慨地低語着。「東南偏東方位是空虛的。只好起動九號十號兩位同難啦。」他用手指點着說。

神學生和螞蝗應命出擊。一前一後迅速進抵防禦位置。

「五號、十三號比較文弱，跟玄德公一起守護中軍。六號、十二號同難單身遊擊，往來策應。」老頭繼續吩咐。「一號、八號，隨我搜索前進。」

三條瘦長的影子，摸索着，越過島岬的大笨象鼻子，循象額的凹陷部分，慢慢向高處攀援。終於完全消失了。

破曉前的陣黑，像口老天鍋，低宕住重生島。西北風挾帶着寒流，哀勁地嘶鳴着。冷鋒像千萬枚錐

子，深深地鍥進放哨者的前胸。背靠背的部分，是惟一感覺到有絲兒暖氣的地方。他們呵手蹬脚，咬緊牙關抵受着。夜風摩擦着光光的巉岩，逕直穿過兩頭通風的岩洞，近了，又遠了。像千百頭狼嗥。濃黑增加了恐怖。恐怖擴大了夢幻。他們全陷於慄慄危懼之中。彷彿嶙峋怪石都有了生命，像海上風濤一層一層向他們汹湧過來。——重生島不再是頑石的堆壘物，而是荒野之謎的化身。它跟兇險的死神，以及黑夜的一切奧祕攪混着，彷彿有一種「無限的東西」盤踞在它身上；古往今來一切對地獄的描寫，都沒有像它這樣令人惴惴不安。本來，大自然中有一種古怪的混合氣氛，它可以加深恐怖感，擴大實際的形象。譬如說：時間、霧氣、悲哀的海和陰森的夜，都可以在形象上產生影響，使一切顯得十分之誇張。

黑暗的無窮無盡的惡夢，在重生島上飄浮。寒氣倍增，膽氣相對減少。崗哨上的同難們，不時用乾咳和口哨顯示他們的存在。事實上，方陣中的自信心，確實越來越少了。疾風捲掃着，廻旋尖嘯着。嵯峨怪石，噓聲四起。而海浪在岩礁叢裡噴吐着白色的泡沫，發出一陣陣狗吠聲。聽得人心驚膽戰，毛髮森森直豎。

玄德公是第一個支撐不下去的人。他週身抖得像樹葉。牙齒縫裡，時不時發出一串潺潺的哼唧聲。煙癮早已發作了。而愈聚愈濃的恐怖感，使他格外需要抽枝煙，提提神。

「十三號同難做做好事，」他顫聲說，調子低沉，緩慢而凄厲。「送支煙抽抽，要不然，膽會嚇破的。你總歸不至於見死不救吧。」

花旦受了他的影響，牙齒也在捉對兒廝打。「十四號關照過的，此時此地，是不好抽煙的。」他氣息微弱地說。「等會子惹出事來，我可負不了這個責。」

「有我，」玄德公拍着胸脯說。「十四號生怕我們佔了一點小便宜，故意恐嚇我們。其實這麼一個寸草不生，涓滴全無的石頭死島，哪會出現什麼野狼——這不是活見鬼嗎？」

「我想大概不會有的，」五號帮腔。「我就看不慣他那種疑神疑鬼的瘟樣子。哼，市橋蠟燭——假細心！」他的藍青官話，因爲激於義憤，已蛻化成純粹的廣府話了。

「生死關頭，凡事總得小心在意啊。」

「你又來了，」玄德公哀懇道。「你自己想不想抽？」

花旦覺得喉嚨隱隱作癢。「當然囉，」他猛吞口水。「想當然想的，只怕破壞了老頭的規矩，鬧出亂子來無法交代。」

「規矩是誰定的呀？」玄德公不自然地開闔着巴掌。「閒話一句，你肯不肯貢獻香煙？」

花旦沒有做聲。

「慳吝鬼！」五號咬牙切齒罵。

「怎麼樣，十三號同難？」玄德公催促着。「第一個禮拜，我們僥倖能够活下去。那麼第二個禮拜呢？——黃泉路上少人行。十四個孤魂野鬼，啾啾唧唧，化爲一陣清風而亡。我們能朝底下想嗎？」

花旦吓唬得兩手捫住耳朵。「不准再說這個，」他尖聲嚷。「誰說的誰爛舌根。」

「人是苦蟲，不嚇不成，」五號插嘴。「有煙活七天，無煙包管你活不到天明。」

「那我依你們好了，」花旦囁嚅道。「不過，洋火在三號同難的寶鞋裏邊，我沒有洋火。」

玄德公乾笑着。「算我的。我願意效勞。」他說，慢慢站起，鑽出石頭屏風。「喂喂，梢公大人，口技大王聽清楚，我是二號。不是摸營刼寨的。不是……」

他嘴裏喃喃唸誦着。一步一個蹣跚，沒入夜暗。

「眞是人心似鐵，慾望如爐，」五號自說自語道。「假如不是爲了過癮，打死他都不願意動一根小指頭囉。」

五分鐘不到。玄德公終於轉來了。「寶鞋一隻，獻上娘娘，」他喜孜孜說，冷得打哆嗦。「吃了一片橘皮乾，可不能忘了洞庭湖。酒鬼也非常之需要——」

「當然。當然囉。」花旦打斷了他。開始派煙。然後從旋轉裝置裏取出洋火，並把一支「黑貓」偸塞到寶鞋裏。

兩石之間突然一亮。濃黑中綻開了一朶黃綠色火花。生動有致地顫慄着，吸引了三張模糊不清的嘴巴和三根煙。疾風一抹而過。火花又忍殘地熄滅了。同時聽到三個人低沉的含糊的歎息。

「不行！」玄德公迅速地掠過花旦手上的扁火柴盒，撕下一支洋火。「此時此地，火種貴過黃金，浪費一根少一根，你不可胡來。」

「那麼我們看你的。」

玄德公搓動手掌，並且一連對手掌呵了幾口熱氣。然後解開「單調西」的雙排鈕，巧妙地把身子蜷做一團，開始劃燃火柴。

這一次可算是功德圓滿。黃暈的微光四周，飛散着三點流螢。玄德公忘乎其所以然，用勁將火柴朝頭頂一彈，一道黃光在黑暗而空虛的背境上劃了個半弧，熄了，像星空的流星。

玄德公把所有的煙都深深吸進肺裏。感受着那種麻木的刺激，以及昏頭昏腦的陶醉。然後把煙迂緩地從流淌着稀清鼻滴的兩個小洞裏漏出來。「這樣才活得比較有點小意思啦，」他感喟地說。沙嗄的聲調裏顯然帶有興奮的意味。

「快點把皮鞋退還給三號，」花旦說。「天氣這麼冷，凍久了脚跟會生凍瘡。」

「哦哦，抽完這支再說，」玄德公漫應着，震顫閃電般出現，他覺得週身都是輭綿綿的了。「千金一刻，我的媽啊！」

「東西騙到手，你就不顧別人的死活。」

「別抱怨，」玄德公悠悠然吞雲吐霧。「我們都是天生天長的草種。頭頂上拍一巴掌，脚板底下一片響聲。騙人這玩意兒誰都會。包管酒鬼也精於此道。」

花旦杏眼圓睜，柳眉倒豎。撇轉臉去死盯住玄德公。香煙頭上那點微弱的紅光，在他那張痿癟的耗子臉上鐫出個明面和暗影。

「那你不打算物歸原主了——是不是？」花旦說。

「盜亦有道啊，你祇管這麼嘰嘰咕咕幹啥？」隔了半晌玄德公纔答腔。「常言道：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送佛要送到西天雷音寺。請再送一支抽抽，我纔有力道物歸原主。」

「你這不是敲搾勒索嗎？」花旦詢問似地瞧住他香煙頭上那點紅光，紅光在疾風中明滅，裊裊煙篆搖動着蒼白的尾巴。

「行不行？我的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遍洒淨瓶水的觀世音菩薩。」

花旦氣忿忿地笑起來。笑得顰眉蹙額，一臉尷尬相。他悄悄地把「黑貓」塞過去，算是回答。

玄德公接燃了第二支煙。掙扎着站起來，準備履行他的諾言。

突然一隻毛巴掌，從大石上邊伸過來，堅强有力地抓住他那瘦骨嶙峋的肩胛骨。「哧哧哧！」玄德公當場輭了半截。心臟簡直掉到褲襠裏去了。那支叼在嘴角上的「命根子」，飛開了一兩尺遠。「牛頭

馬面高抬貴手。小人……其實……不敢欺心。」

那人喋喋地怪笑着，「犯夜的偏撞着巡更的，」他硬僵僵地說。「十四號再三囑咐不准抽煙，你們怎敢故意違法亂紀？」

玄德公心膽俱碎，「哎喲」一聲栽倒了，口裏噴吐着白泡沫。

「神學生你也眞是——人嚇人，嚇死人！」花旦嘀咕道。「你看，你看，玄德公完啦！」

十號和六號相繼擠進兩石之間。花旦檢起那隻寶鞋，在鞋跟裏再摸出那盒火柴，劃燃一根，晃了晃。照見玄德公面靑唇白，像中風的樣子。「逗你玩玩的，」十號托起他那個輭瘩瘩的頭柔聲說。「想不到你膽小如鼠，這麼不經嚇。」

火柴默然熄了。口技大王俯身拾起地上的香煙，珍惜地吸了一口。並在玄德公尖削的面門上虛幌着，看到他的嘴唇在牽縮，露出兩列稀稀朗朗的牙齒，其色澤有如擦亮的紫檀木桌面。「唔唔，」他喉管裏一陣痰響，擠出這麼兩個音符。

「好了，好了，」十號拉長聲調嚷。「活僵屍還陽啦。」

「不。我們都祇算死魂靈，」岩石外邊傳過來白相人的聲音。

十號驀然抬頭。「七號同難如何擅自離防？」他嚴厲地說。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白相人答。「人家三號的光脚板都凍僵了，借人之物，怎好久借不還？」

花旦順手把寶鞋遞給白相人。加派了一支煙給他。「對不起，對不起，」他連聲致歉。「本來要玄德公歸還的。可是他突然病倒了。」

白相人從口技大王手上接了火。濃濃地噴起兩道煙圈。「不要緊，」他說。「沒關係。——謝謝你

的賄賂。哦哦，老頭也太愛虛張聲勢啦。這麼寒天冷凍的，他就想到要我們蹲在石頭上，縮起脖子喝老北風。」

花旦心裏實在害怕，巴不得有許多人聚在身邊。「依我看，還是暫時撤防吧。讓同難們煨芋頭般躲在大石旁邊，抽支煙，歇歇脚力，人多勢衆，反而比分散好。」

「主意不壞，」七號首先表示贊成。

「行。行之至。」五號附和。

「誰辛苦跑一趟？」十號也順水推舟。

「歸我吹集合號吧，你家，」六號說。

岑寂烏黑的孤島上，吹奏起宏壯嘹喨的號聲，那是口技大王的傑作。一遍，二遍，三遍還未落音，梢公、螞蝗、黑市醫生父子和酒鬼，影影綽綽離防。兩岩之間地方太窄，容不下十一個人。大家按先來後到的秩序，排洋灰樁一樣互相擠塞着。三號和十二號後至，已經沒有揷針的餘地，只好站在岩石兩端分別把關。面海的一端是酒鬼；面島的一端是梢公。

大家木木然抽着煙。誰也不願意開口說話。久經牢獄鍛鍊的人，當然知道沉默是抵擋不幸和絕望的最後一堵牆。半數以上的人，搭拉着頭在沉思。小部分的人，也許是過於勞累，蜷縮成一團，開始打瞌睡。濃黑中綻開的忽明忽暗的小紅花，逐漸稀落。「永恆」髣髴突然臨到他們的頭上。黑沉沉的天宇，黑沉沉的深淵，黑沉沉的坟墓和黑沉沉的死亡，如今都閃現眼前，融成一片猙獰的惡夢。塵世間所有的門戶整個兒關閉了。到處都是絕路，到處都是禁地，留給這班活僵屍的，只有海上驚濤和頭上悲風。它們時而高歌，時而低語。那陣開天闢地以來，永遠重複着的單調的輓歌啊。——在千百成羣的骷髏頭

上，黑夜正悠悠地踐踏而過！

花旦大概是想到了七天之後的事兒，驟感陰氣森森，冰霜蝕骨。他幻想到滿頭秀髮枯黃委落，風乾的皮膚和白蛆鑽進鑽出的眼洞；然而七天彈指而逝，可並不太長。這是生命的最後一個站頭，世界上的一切，沒有比這個站頭更凄涼更險惡的了。哀愁鬱集着，往事漾在心頭，依稀若夢。又將寂寞的淚，帶給了他的眼睛。眼淚搔癢着他的鼻子，他直覺到那是一條條的白蛆，不免哇的一聲尖嚷起來。

殊不知這種尖嚷，是有傳染性的。在特別緊張的情緒中，最容易受到感染。另外十張沉默的嘴，都夢魘似的跟着嚷起來。

「看到什麼嗎？」十一號困惑地問。

「鬼，鬼，鬼啊！」十三號迷亂地嚷。「就是比黑暗更形黑暗的那種東西！」

「呸！說夢話。」十號嘟嚷着。「十三號同難聽清楚，以後不准大驚小怪。」

「耶穌基督說得有理，」七號說。「咱們十一個人在一起，陽氣這麼盛，哪個兒神惡煞敢攏邊？」

「別嚇唬自己，」酒鬼壯膽開言。「內邪不生，外邪不入。你們聽——」

大家的碎語與騷動頓息。凝神側耳而聽。緊張的情緒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其實他們都沒有聽到什麼。只有海浪在礁叢裏喧囂，悲風在岩石上吐出一些歎息。

「見鬼的，自己嚇自己，」黑市醫生用濃重的鼻音說，並且起勁地哄着鼻子。

大家的緊張的神經剛告鬆弛，怪聲眞正發作了。

酒鬼眞的聽到了一些窸窸窣窣的響動。像是風吹衣服的響聲，又像是赤足在砂礫中彳亍的脚步聲，模模糊糊的，聽起來很微弱，而且髣髴遙遠得很。他一怔，週身抖得像白楊。可是這一次他爲了要穩定

大家的情緒，只偷偷地摸起一塊石頭，沒有再做聲。

怪聲慢慢響攏來了。他暴睜起一雙牛眼，想看清楚到底是什麼。然而除了穿不透的黑暗外，一無所見。他不得不猛吸了一口煙，以求鎭懾住心靈的恐怖和慌亂。

漆黑的背境上，於是燦現着一個紅通通的亮點。成了無邊黑暗中的惟一的目標。

說時遲，那時快。一團黑影旋風般對準他猛撲過來。他本能地倒退着，擠壓着兩塊巨石中間的人羣。身上冷汗直標。嘴裏吙吙地哼唧着。屎和尿淋漓滿褲。

「三號你……」被推擠着的黑市醫生抱怨地嚷。

他的話剛出口，突然聽到砰通兩聲巨響，好像倒下了一堆爛柴。接着是一陣受傷的野獸似的哀號。聲調逐漸低沉下去，低沉下去，只剩下微弱的哼唧。轉瞬之間，這令人心驚膽戰的舞臺，復歸於沉寂。

大家互相挨擠着。幾乎是抖做一團。

梢公神智稍定。「三號同難的寶鞋呢？」他沒頭沒腦地問。

酒鬼已經嚇得目瞪口呆，訥訥不能出言。「要這個幹啥？」七號代答。

「借一借光，瞧瞧到底是什麼東西？」梢公陰鬱地說。「伸手不見五指，我們簡直都悶在葫蘆裏。」

白相人把寶鞋遞過去。神學生揚聲制止他。「再要闖禍嗎？我們把老頭的話都當耳邊風，結果眞的鬧出亂子來啦。」

預言經過事實的考驗，如果證實了它的準確性，往往產生權威。而權威，却是自願服從的基礎。生死關頭的經驗，增加了老頭的份量。十二號並沒有再劃燃火柴。大家屏聲靜氣，嚴陣以待。每個人都能聽到心臟裏邊擂鼓的聲音。他們都覺得自個兒短促粗壯的呼吸，不像是人的呼吸，倒像是牲口的鼻息。

在惴惴不安中，他們又苦撐了刻把鐘，遠處傳過來雜遝的脚步聲。每個人的心臟都好像跳到了嘴巴裏。喉乾舌苦。眼睛裏金星亂爆。他們下意識地掏摸着石頭，準備據石頑抗。

生死存亡，間不容髮。咫尺之外剛剛發生的慘案，完全被他們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脚步聲零落地響過「象鼻」，猶疑了一陣子。好像是故佈疑陣，鼕鼕地砸響着石頭。

十二號聽得眞切，故意乾咳數聲，同時低聲吩咐六號吹集合號探測對方虛實。

「我是一號，」大鼻林氣喘吁吁地喊。「安身立命之處，已經找好了，請大家火速準備動身。」

「歡迎你們光榮凱旋，」那顯然是神學生的喊聲。因爲尾音拉得特別長。

脚步聲越來越近了。「怎麼你們不遵法度，擅自撤防？」老頭冷冷地說。「沒有發生什麼事兒吧？」

大家緘默着。「有人刼營，」七號隔了一小會纔說。

「大家都平安嗎？」賈將軍問。

「還好。不過飽受一場虛驚。」七號答。

老頭三步併做兩步，邁開長腿走過來。「人呢？」他問。「大家都在地獄裏邊，何苦要做劊子手啊。」

「我們並沒有還手。」七號說。「是他們自己栽下去的。」

「也許還有法子救轉來的生命，被你們平白無故地糟踏了，不是劊子手又算什麼呢？難道只有眞刀眞槍殺人的，纔算是劊子手嗎？」

老頭說着說着，脚底下踏到一團軟綿綿的東西。停止了前進。蹲下去，摸索着，迅速地把手抽回來。「完了！」他在喉管裏擠出這麼兩個字。

「我們這兒還有醫生哩，」九號結結巴巴地說。

「神仙也無能爲力了，」老頭囁嚅道。摸出手電筒，敞開披風，遮掩着，低低地照射着。

白燦燦的電炬下，凸現了兩具屍體。一絲未掛，精赤條條的。兩人各跌了個仰八叉。裹身的灰色棉毛舊軍毯——國際紅十字會餽贈的禮物，甩在一邊。電炬俘虜了所有的眼睛。大家都看清楚了這兩具屍體是女的，她們的頭髮像窩亂草，而且結成了一塊餅。眼睛深陷，像兩個黑洞。面色臘渣也似的，縐紋密佈，黃得怕人。嘴巴恐怖地呀開，但是一句怨言也沒有；嘴角上鼓出來的血泡，被嚴寒凍結着，纍纍如熟透了的桑葚。一具屍體上的乳房痿癟得像風乾的臘腸；另一具屍體上的乳房仍然相當堅實。她們在世界上受盡蹂躪，然而總是默不則聲；她們赤條條來到人間，今晚她們撒手歸去，也是赤條條的。她們知道自個兒是無辜的，犯罪的是整個時代！然而她們對什麼都讓步，一直容忍到把自己的底衫褲生吞活剝咽到肚子裏充飢。無可指摘的人從不責備別人。凡從血泊裏誕生的必須懂得這項眞理！她們哀哀無告，屈辱以歿，然而天國的律法正是爲她們而設的。假如她們願意，可以在天國的律法面前控告人間的法律！

四號從人叢中擠出來，帮助老頭進行檢查。他翻起了她們半閉的眼皮，檢查她們的眼睛。在強烈的電炬照射下，擴散的瞳孔一點都沒有感光的跡象。他檢查了她們的脈搏，呼吸和心臟，像是兩具化石，一點生命的象徵也不存在了。他搖搖頭，把軍毯替她們蒙頭連脚蓋上。

「水葬還是土葬？」四號哽咽欲淚，抬頭詢問老頭。

老頭瘦長的臉頰上墳起了一陣疙瘩。「這兒是不作興安葬的，」他忿然作答。「最後的一點求生的

欲望引她們到這兒來，就讓她們在這兒安心等待天主吧。」

十四個人摸黑上路。慢慢抹過象鼻，深深進入象額之中。星月無光。天愁地慘。時間五點不到。

四

這枝雜牌隊伍終於抵達了目的地。

寬濶的石洞裏邊闃無一人。因爲背風的關係，洞裏大概要比洞外的溫度，高「百度表」五度左右。十四個人相率魚貫入洞。北風不再從黑暗中伸出嘴巴來咬他們的鼻子和耳朶了。黑暗中的溫暖使他們微微感到這兒的神秘。彷彿這兒曾經窩藏過有生命的東西，只是如今轉移到別的洞子裏去了似的。

「疲倦的躺下休息，」老頭吩咐。「不疲倦的坐起抽烟。現在距離天亮只有點把鐘了，誰願意做義勇軍負責守夜？」

除開石壁嗡嗡迴響外，大家都沒有做聲。

「皇帝不使餓兵。額外的服務有額外的報酬。每人一包『好彩』，一盒火柴。願意應徵的自行提名。」

「二號應徵，」玄德公搶着說。

「好的，」老頭說。「還有沒有？」

「八號，」賈將軍自告奮勇，嚷。

老頭打開布袋，摸出一條煙和一大包火柴，撕開，兩人各分了一份。「兩位警衞注意，」他提高嗓

子說。「洞外邊有什麼響動，或者有什麼哀號呼救的聲音，必須充耳不聞。這兒的一切，都是與死爲鄰的。不准大驚小怪，破壞整個洞子的穩定與安全。」

二號八號，相對據石箕踞而坐，吸起煙來。

「你們的任務是：把兇險擋在洞子外邊？」老頭加重語氣說。「並不是隨便招攬生意，惹禍上身。」

「知道的，」玄德公雙手拊住後腦，不耐煩地說。「大家都不是三歲的小孩子啦。」

「而且誰也不是那種三打不回頭，四打和身轉的膿包，犯不着十四號同難過於操心。」賈將軍補充道，同時哄着鼻子冷笑起來。

「那好，」老頭說。摸出打火機煙盒，派發了一輪香煙。

花旦接煙在手。「嘻嘻，如果十四號同難，能夠亮兩三分鐘的手電筒，我想比什麼東西都要實惠。」

「不行，不行！兩三秒鐘都不可以。」

「你眞固執，」花旦悄聲說。「難道怕沖撞了鬼魂嗎？」

「無知與大膽是一對孿生的兄弟，」老頭說。「重生島上的一切，都具備驚心動魄的素質，必須慢慢領略。此地最有福氣的人，應當算是瞎子！」

「可惜我們的眼睛，都是通明透亮的啊。」

「沒有用處的，孩子，」老頭平靜地說。打燃火，點上煙。「你的心臟健全嗎？」

花旦接過老頭手上的煙，點燃了自己的，吸了一大口，順手遞到十一號王懷沙的手裏。「我想大致還過得去。」他迂緩地說。

「要不要喝點兒酒，袪袪寒氣？」

「當然，當然。這是求之不得的事兒。」

老頭又打開布袋，摸出那瓶馬爹利。拔開瓶塞，嚾下一大口。巴唧着扁嘴。把酒瓶遞到花旦的手中。「在好奇心打動你的想像力之前，必須先有心理的準備，使你自個兒的眼睛，能夠適應事實的眞相。」

花旦呷了一大口酒。覺得一團活火，從喉管一直燒到胃壁。「我就是不怕，」他顫聲說，「眼睛長在額頭底下，就是準備看的，」他添說。不過酒呃打斷了他的話。

酒瓶周而復始，輾轉相遞。等到旅行到玄德公和賈將軍手上時，已經空蕩蕩的，所賸極其有限了。

「空瓶留在你身邊當武器，」老頭撇轉臉去吩咐道。「十三號同難眞有決心看看事實的眞相嗎？」他硬起喉嚨發話。

花旦一怔。「是的，有決心，」他硬着頭皮答。

一道白得發青的强光，堅定地，殘忍地，對直射向石洞的左角。密密麻麻的蜘蛛網，黏集着黃灰色的沙塵，倏然在他們的網膜上懸盪。强光的重量推擠着那些蛛網，在闃人的氣氛中輕微顫慄，習習抖動不停。蜘蛛網是半透明的，依稀掩映着三具骷髏。他們那種在絕望中痛苦掙扎的姿態，仍然原封不動地保留着，因而洶湧着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這是人類歷史博物舘的一角。集中證明了人類其所以自我吹噓爲「萬物之靈」，並不具備別的理由，僅僅只是人類對同類們的殘忍，遠超過其他的動物！進化和墮落，文明與野蠻，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好叫人類的理性蒙羞，正義感抱愧！

那三具骷髏的形象是這樣的：仰天躺着的那一具頭顱和頸骨相連，眼睛和鼻子，成了三個黑洞。牙齒整齊地擺在顎骨上，似乎還殘存着一縷慘極人寰的苦笑。它的嘴巴是呀開的。牙床兩邊微微翹起，一

邊髣髴在嘲笑魔鬼，另一邊髣髴在淩辱神聖。它的枕骨下壓着一堆焦枯的亂髮，胸骨是完整的，骨盤上纏着一些碎布條。四肢按着它原來的尺寸平擺在那兒，都脫了臼，不復是完整的了。這具骷髏的左臂上，枕着一個小骷髏頭。看樣子，那是個恐怕未滿週歲，仍然需要吃奶的嬰孩。小骷髏側身而臥，也許他臨死的時候，還在吮吸母親乾枯的奶頭。孩子的天眞和母性的莊嚴，飄浮在這兩具骷髏上，使人陡然直覺到那是空間的中心，時間的中心。那兒結合着生與死，永恆和短暫，有限與無限！第三具骷髏是跪伏着死去的。兩隻手臂的枯骨還凶狠地揷進岩石的罅隙。頭蓋骨緊貼着一塊突出的岩石，我們無法看到他的臉。脊椎骨不知被什麼東西拉斷了，屍首異處，骸骨狼藉，委頓一地。在强光下抒發着黴青色的微光。這就是事實的眞相。這眞相憑白骨明確地保留下來。將生前的痛苦、怨懟、悲哀和愛心，投射到未來。死亡的形象也是具有生命力的。凡屬是令我們惴惴不安，或惻惻心酸的東西，都證明它們的身上，曾經有生命活躍過；而且即使只剩空空洞洞的幾排白骨，也還是有生命潛藏着。它正以沒有聲音的聲音，向蒼天喊寃！

痛苦和恐怖，同時凝結在十四張面具上。

三五秒鐘的照射，使人覺得那比一個世紀還要長。

「哎喲，老人家，」花旦尖聲嚷。「求求您，快點熄了吧！」

老頭倒豎兩道花白的濃眉，一臉兇神惡煞的表情。「你想可能嗎？熄不了的，孩子！」他莊嚴地說。「誰輕易饒恕這個，誰是忘八蛋！」

「我的苦膽水都嚇出來了。您做做好事吧。」

老人執拗地緊揑着手電筒，一點也沒有放棄的跡象。「我發誓，要拿重生島做槓桿，把整個地球翻

一個邊。用鐵拳狠狠揍，把世界的心臟搗得稀爛！」

「只怕我們力不從心啊，」酒鬼說。

「別忘了這兒還有一個人，是二十八個國家的國際刑警，偵緝的對象！」

大家錯愕地盯住他。「啊，哦哦，」幾乎是十多張嘴同時發出的聲音。

手電筒熄了。大家的眼睛一陣花，石洞又被一團漆黑塞滿了。

「說不定他們是在海上遭到大風大浪，打沉了船，到這兒來避難的，」十號猜測道。「三具骷髏，好像是夫婦和孩子呢。」

「你以爲這個洞子裏，只有三具骷髏嗎？」老頭反詰。

「咦，」花旦嚷。「三具還不夠嗎？」

老頭輕蔑地哼了一聲。「差得太遠啦！咱們全活在白骨叢裏。」

花旦一蹦而起，雙脚亂蹭亂跳，好像他坐着的那塊石頭，突然變成了螞蟻窩。「我的媽呀，」他嗄沙地喊。「到底有多少啊？陰曹地府，白骨成堆，叫我們怎麼辦囉。」

「八個三具，」老人伸出大拇指和食指，約了一約。「我剛剛數過。」

「一隻遭逢到海難的船，說不定可以儎三五十個人，」十號反駁。「有的淹死了，有的飄到這個孤島來，在這兒活活餓死，也是情理之常。我以爲天災的成份，大過人禍。十四號同難最好不必懷恨在心。」

老頭緘默了一小會。「隔了若干時間之後，如果有另外一批人棲息到這個石洞裏來，他們點計着骷髏頭，是三十八個。那時他們該怎麼找尋答案呢？」

「善心的人，總會想到海難的。」

「我們難道都是惡棍嗎？」老頭厲聲說。「告訴你，十號同難，我們都是被一些莫名其妙的偏見，沖積到這兒來的。那些偏見，是千百年來人類最大的謬誤。人類是荒謬的。文明愈進步，人類愈發荒謬可笑。——羅馬帝國早已不存在了，但它的法律仍然十足有效。今天整個社會的情況，跟羅馬帝國當年的社會情況，已經千差萬別，司法者却死守住那些已經報廢的原則不放。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人類的愚蠢無知，到了無可救藥的程度！」

「到底是積重難返啊。」

「倒下去的，不能支配站起來的。死人不能統治活人。過去決計不是現在的標準。我們的吃苦受難，我們的顚沛困苦流落荒島而死，惟一的原因，是人類處理自身的問題時，方法十分錯誤。我們必須在全新的基礎上，開始設計人類的未來。重生島是塊絕地。然而重生島却是整個地球球面新理想的搖籃。它是上帝特意給選民們安排的一個支點。」

神學生沉吟有頃。「這是可能的嗎？」他終於訕訕地說。

「你們缺不缺乏求生的意志？」老頭平靜地問。

「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我們是人。」酒鬼搶着說。

「那好。這是新信仰的根基。我們要在這根基上建立新制度。使它安如磐石。」

「誰都需要一個結束人類悲慘命運的新制度，」黑市醫生插說。「只可惜石頭上是完全無法札根的。」

酒鬼輕搔着剛硬的短頭髮。這是他特別認眞地考慮問題的方式之一。「咱們眞的命不該絕嗎？生還

的希望確實存在嗎？」他茫然發言，平靜的聲調裏帶着使人害怕的那種微微的顫抖。

「天國是確實存在的，」神學生接過話頭。「距離我們的頭頂大約不到一尺，伸手就可以摸到！」

「耶穌基督萬歲！」酒鬼反唇相稽。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功勞歸於孔夫子。」黑市醫生說。

「不管功勞歸於誰，我們死定了！」

「救主耶穌別說預言講神話。」黑市醫生說。

「人在最絕望的時候，有時忽然有了天堂的感覺。這當然是反常的。我總覺得天堂就虛懸在我們的頭頂上，簡直伸手可及。」

「屁話！」酒鬼幾乎嚷起來。

神學生又心平氣和地補了一火。「還是趕緊準備後事爲妙。」

他們的聲音逐漸高了，一種憤怒的聲音已經在他們三人中間傳遞着。其餘的人也循聲互望着彼此的頭頂。石洞之內是黑漆漆的，只有從香煙頭上冒出的星星之火和煙篆，在他們的頭頂上凝結成一片哀愁。那也許就是他們的共同的命運，不大看得淸楚，然而帶着濃厚的感傷意味。

「完了，這就是一切。」花旦尖聲說。終於抽抽噎噎哭了。

老頭換上另外一支煙，猛吸了一大口。「並沒有完啊。」他安慰他。「幸福是容易完的，災難不是這樣。——有人讀過『創世記』嗎？」

「神，六天創造天地萬物，第七天就休息了。」神學生說。

「十號同難請聽淸楚，」老頭慢騰騰地說。「奇蹟就在眼前，何苦到遠處尋找。」

「那是不能相信的。」

「必須珍惜你最後的一點點信仰，」老頭亟力想在不協調的氣氛中創造諒解。「其他的同難也必須堅持這點精神的火花。微弱的火花可以再度燒起來，只有死灰不能復燃。七天裡頭如果不能出現新天地，那時，一切眞的完了。在這兒，七天並不等於一百六十八小時，我們應當以每秒爲時間單位。我們浪費了一生，其中最大的一項罪過，就是對時間過份奢侈。」

「咱們什麼都缺乏，」白相人搶着說，「只有時間顯得是多餘的。」

「如今我們已感受到：時間的沉重的壓力。多浪費一分一秒，就是變相的集體自殺！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時間的重要性，賽過全世界！」

「現在我們當然知道啦。可惜已經太遲了。」

「不，不，」老頭堅決地否認。「覺悟是不分遲早的。問題在乎有沒有決心和勇氣。當下即是，我勉勵七號同難抬頭挺胸，從頭幹起。」

「好傢伙，」白相人沉吟有頃，終於開言。「既然承十四號同難的抬愛，指名挑戰，我也只好勉爲其難，捨命陪君子。」

「在一塊寸草不生，涓滴全無的頑石上，從頭幹起，談何容易？」黑市醫生說。「死亡之前，犯不着隱瞞眞相。」

「我們都不是能够用空話來安慰自己的人。四號同難你說是不是啊？」

「明明白白是句空話嘛，」黑市醫生用右手食指猛擦着耳後根。汚垢像麵條一般紛紛滾落。「難道石頭上眞的能紮根嗎？」他添說，似乎是舊事重提。

「沒關係。無根而生活，那是需要勇氣的。我們生龍活虎，闖蕩江湖數十年，多的就是勇氣。」

「那何以見得？」酒鬼含含糊糊地問。

「勇氣是逼成的。求生的本能，可以使懦弱的人堅强，可以使怕死的人赴湯蹈火。危險加添智慧，絕望培養信心，生命的眞理不過如此。誰被截斷了後路，誰就成爲英雄！」

「英雄啊，」神學生拖長聲調說。「好像是百萬年前歷史的回聲哩。」

「當奇蹟出現時，你會知道英雄傳統，正在你血管裡奔流。」

「但願如此。」

「路是人走出來的。姑且試試看。」

「充其量咱們能够英勇一個禮拜，」玄德公揚聲說。叼在他嘴角上的煙捲兒照亮了他右頰上的孤拐。「一個禮拜之後嘛——蜻蜓吃尾巴，先宰肥的，然後輪到瘦的。」

賈將軍在洞口接住了話頭。「二號同難心裡要放明白些，」他反駁。「果眞要弱肉强食，你這一把瘦骨頭也許會首先成爲甘蔗。」

爭辯轉移了陣地。洞內的人開始沉默。

「呸，一兇三年旺，承你的照看！」玄德公把貼近嘴唇皮的煙屁股吐在地上。「在下名副其實，是狗不理的肉包子，休想揩得到半點兒油水。」

「你眞有這麼大的勇氣和決心嗎？」

「什麼勇氣和決心？」

「自我犧牲。供同難們充飢。」

一那不是我。那是狗娘養的。討點小便宜可以將就。自我犧牲決計不來。」

「個人的利益，是全體利益的平均數字哩，你聽到這種巧妙的宣傳嗎？」

「沒有。」玄德公顫聲說。「沒有！」

「還有一項更巧妙的宣傳，」賈將軍響起了一陣毒刺似的乾笑。「說什麼個人的吃苦受難，是為了全體的幸福。個人越吃苦受難，全體越幸福。這些都好像是當代福音啊！」

「最新鮮的狗屁！」玄德公驚愕地罵。

「你不相信當代福音嗎？」

「我只相信我自己。說起來非常之動聽的空話，休想打動我。」

「這回恐怕你要受到感動了。說不定你會把胸脯一敞，露出兩排排骨。吃吧，親愛的同難們。啊喲喲，眞了不起！」

「老天爺在上，八號同難簡直是黑良心栽汚，」玄德公用嗄沙的調子悽愴地說。「我不是個勇於犧牲的好漢，可以說完全是隻自私自利的臭蟲，各位同難千萬不要多心。」

洞口和洞內，突然騰起了轟雷般的笑聲。

笑聲聽來很反常。而且相當刺耳。

「此時此地，」賈將軍繼續恐嚇他，「哀鳴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先下手為强，後下手遭殃。蜻蜓吃尾巴，就是這麼個吃法。」

「要在我身上尋歡作樂嗎？」

「我想大概不會。」

「人心都是肉做的，決不是鐵打的。」

「味道更鮮美。」

「啊哈，八號同難你這死鬼，你講不講良心的？」

「良心值幾個子兒一斤？」

「總而言之哀求同難們高抬貴手，」玄德公哽咽着說，眼睛裡和喉管裡都有了眼淚。「我這幾根瘦骨頭，又酸又臭，而且盡是海洛英，吃起來像蔗渣，一點汁水也沒有。」

「也好，」賈將軍着着進逼。「至少可以煞一煞癮，頂三五支好彩香煙。」

「我的媽呀！這到底是什麼世界啊！」

大家啞忍住笑。保持緘默。玄德公的哀鳴單調地在石洞中起鬨。

「人吃人的世界，」賈將軍隔了半晌才說。「到處一樣，不過吃法稍微有點不同。有的連皮帶骨啃，那是野蠻吃法；有的吃人不露兇相，吃得甜甜蜜蜜的，人家叫這種吃法為文明。」

「八號同難最好還是少說幾句，」老頭平靜地說。「二號的神經很脆弱，他是經不起恐嚇的。」

「殺人者死，」玄德公厲聲說。「你們懂不懂法律？」

「我們都沒有殺過人，而且犯的都是些芝蔴菉豆小事，譬如拉皮條啦，男扮女裝做新娘啦，造假護照啦，非法入境啦，黑市行醫啦，祕密結社啦，扒手小偷啦，以及諸如此類的罪行。論理，都罪不至死；想不到被趕盡殺絕，死無葬身之地，就是我們！再提這勞什子，準會犯衆怒。」

玄德公突然覺得黑夜伸出尖嘴又在咬他，渾身直哆嗦。「法官是很威風的，」他自言自語，頗帶點給自個兒壯膽的意味。

「法律裡邊的蛛蜘網多得很，」八號露出一副自信的陰森神氣。「除了不斷地製造緊張和恐怖之外，毫無用處。」

「法袍和假髮，在重生島仍然有用，」大鼻林慢呑呑地說。「可以嚇嚇海鷗。」

大家不約而同，吃吃地乾笑起來。

「立法者力圖適應新時代的需要，司法者却堅持已經廢棄的原則，這就是整個法律制度的病源。」老人呆瞪瞪地望向黎明前的陣黑，聲音裡含着一種令人忐忑不安的顫動。「法律自個兒犯了罪，而且還要引以爲榮，我們只好向別的行星控告！」

「而且衙門八字兒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酒鬼申辯。「法律是爲了有錢人而設的。——假如海上起了風暴，妨碍了闊佬的遊艇，律師一定以爲那是犯罪。」

「法官居然會根據刑法第幾條第幾款，量刑定罪哩。」

「大概是的。風暴說話難免粗聲粗氣。法官大人說不定要加控藐視法庭。」

「請問四號同難，」七號嚷，「是不是把風暴首先拘押起來，服刑之後，驅逐出境？」

老人一連打了好幾個呵欠。「法律當然有權捕風，」他困倦地說。「可惜釋放出來的盡是風暴！這個我好有一比，啊哈……」

他用顫動的下巴骨打了另一個呵欠，沒有張嘴。

「老人家啊，」花旦撒嬌撒癡地說，「是個什麼比方啊？」

「明天整天都很緊張，你們先睡一覺，養養神如何？」

「在白骨堆上睡覺，定會作惡夢的。我情願辛苦點兒，不睡這個覺。」

「背靠背歇一歇。天快放亮了。」

「一定要聽完您這個比方我才睡。」

「如今的法律好比所羅門王的龍瓶，」老人說。「小瓶子裝了個大怪物，這是一個可怕的濃縮現象。時機一到，就會膨脹起來。粉碎一切，掃平一切。人們播種了危險，收穫的一定是災難！因此我們可以說，古往今來的一切法律，都不過是一種暫時的手段，在許多種制度中，它是最古老最脆弱的一種。」

「也是最痛苦最危險的一種，」四號說。

大鼻林噓了一下鼻子。「這種暫時的手段，有別的辦法可以代替嗎？」

「睡吧，風暴們，」老人用激動的尖銳嗓子說。「暫時只能因陋就簡，維持下去。姑無論我們吃了它多少苦頭，我們仍然要對它保持信心和希望。」

「那是什麼道理啊？」大鼻林問。

「在許多種制度中，它雖然作惡多端，但並不是最壞的那一種。」

「假如人間沒有法律，」神學生說。「人們不是生活得更自由更愉快嗎？」

「話雖如此說，事實並不盡然。」老頭帶着濃厚的睡意說，聲調逐步逐步低沉下去。「重生島是絕對沒有法律的地方，你覺得更愉快嗎？現在我們大家都可以爲所欲爲，你覺得更自由嗎？」

衆人沒有回答。鼾聲漸漸加濃了。

五

黎明的光影徘徊在洞口。黑夜開始露白。

曙色輕柔地抹上了玄德公的鼻子。鼻子修長，油膩斑爛，作古漢玉色；跟鏡面一樣反光的高額，適成雙璧。此時，他抱着那個空蕩蕩的馬爹利酒瓶，像舂米一般在打瞌睡。他是對正東方半蹲半坐着的。因此朦朧蒼白的微光，僵化在他那張「乃」字型臉上，看起來像個倒轉過來的梨子。不正確的休息姿態加深了他胸面前的那個「窮結」。雖然沒有六臂，但似乎有三個頭。眼角和鼻子底下，呈現一片白色。嘴巴是張開的，膩稠稠的涎水，從左嘴角掛下絲來。

賈將軍斜靠在玄德公對面的石壁上閉目養神。因爲背光的緣故，仍舊留在模糊的夜影裏。他的呼吸很粗壯，像肥豬的鼾聲。頭時左時右在石壁上晃動，彷彿是夢裏的人影。

石穴裏依舊是黑洞洞的。看不清楚那些穴居的人的睡態。淒厲的寒風將雨絲捲進石穴裏來。奏鳴起一片斷腸之聲。

拂曉仍然像隻遲遲破繭而出的飛蛾。一切顯得幽黯而莊嚴。老天爺慢慢開眼了。他看到什麼呢？一個悲慘世界。

人類已經是十分文明了。但野蠻得確實也够了。人在某種行爲上我們祇能承認他具有昆蟲的水準。

昆蟲螫刺之後往往送命，但牠們從不計較得失，還是要螫刺。而人在世世代代的演進中，卻固執地保留着這種本能。唯一的分別在乎有意識的殘忍和無意識的殘忍。有意識的殘忍製造罪惡；無意識的殘忍頂多只能叫做過失。那麼，我們該稱呼當代文明爲「昆蟲的黎明」好呢，還是「人類的黃昏」好啊！必須指出：在重生島，黎明與黃昏是不分的！

海上驚濤險惡。但已潮落霧收。隱隱綽綽露出了那個「象鼻」，遙伸向烟波浩渺的大海。重生島四周的大大小小的礁叢，大部分都冒出頭來了。密密麻麻，星羅棋布，形勢宛如一場打亂了指揮系統的大會戰，顯得亂糟糟的。而海洋的戰鬪一如荷馬史詩中所描寫的戰鬪，永遠不怕重複。擺在人們眼前的，是一幅暗淡的前景。

任你有多硬的鐵石心腸，置身其間，不由得不使你膽戰心驚。誰能以蒼鷹之眼盯住地獄看入幽深而無動於衷呢？

澎湃風濤，單調而沉悶地圍攻着重生島。當其穿過礁叢時，激揚起千百種不同的怪聲。主調是悲哀的歎息；和聲卻像寒夜孤村羣犬的嚎叫。其中還競奏着一陣一陣尖銳淒厲的哭嚷。粗粗聽來像女人的尖嘯，仔細辨認時又覺得像一羣小孩子的亂喊亂叫。那種聲音具有一種不寒而慄的感染力，從看不見的世界裏向人間提出嚴重的抗議，使風雲變色，地慘天愁。

王星槎和王懷沙（四號和十一號）父子，背靠背相倚而睡。兒子的臉朝向洞口。父親的臉朝向洞底。也許是因爲順風的關係，兒子迷迷糊糊地聽到了那些哭嚷，渾身不由自主地哆嗦起來。

「招了涼嗎？」父親悄聲問。掙扎着將雙手從紅十字會派送的灰色棉毛毯中抽出。

「不，」兒子在喉管裏答，沒張開嘴。

「那爲什麼睡得這麼不自在？」

「靜一靜，爹。」

「好的，好的，」父親漫應着，曲肘屈腿，微微抬起屁股，準備把毯子加蓋到兒子的身上。「是的，絕望的，」他添說。殘存的一點點希望，像火花一樣滅了。

「好慘啊。」兒子說，仍然沒有掀動嘴唇。

「太慘了，也太恐怖了。」

「你也聽到了那陣聲音嗎，爹？」

「什麼？你說什麼？」

「女人和孩子的喊叫。」

父親屏聲靜氣傾聽。洞內，齁齁鼾聲盈耳；洞外，雨絲風片交鳴。在這二重奏的間隙裏，波濤拍岸，澎湃喧囂，有如破鼓。

「凄風苦雨駭浪驚濤，」父親悲切地說，「大自然最原始最古老的輓歌。」

「好像還有別的，」兒子說。

「也許只是一種錯覺。——精神分裂的信號。大概我們都趨向『崩潰點』的邊緣啦。」

兒子又凝神諦聽了一會。「確實是女人和孩子的聲音，」他說，迅速揭開毯子。「注意，爹，我起來了。」

父親雙掌據地，還來不及答話，兒子已經霍然站起。像夢遊症患者似的，一脚高，一脚低，木木然踱向洞口。父親一個鷂子翻身，緊跟着他。

「大毛，做什麼？」他壓低嗓音在齒縫裏詫異地問。

「想搞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不准輕舉妄動。」四號說。伸手攀住他的肩膊。

兒子感到有一種模糊不清的責任，壓在肩頭上。「爹，你聽，聲音又飄過來了。」他急促地說。惺忪睡眼裏突然洋溢着感情。

父親大約也聽到了那種絕望的哀號。人一怔，鬆了手。雙頰神經質地痙攣着。一種令人驚心動魄的焦灼表情，乍現於整個臉譜上。

十一號從夜影中一躍而出。踏着細碎的飄滑的步子，走向懸崖。「天雨石滑，要加倍小心，」四號在他身後邊憐惜地喊。

兒子沒有回頭。「曉得的，」他說。把長挑身子伏上濕冷多孔的懸崖，脖子伸得長長的，想欲瞧個究竟。

四號頂着凄風苦雨，衝向崖邊，死死按住十一號的兩條腿。「找到目標嗎？大毛。」他顫聲問。

「白茫茫一片，看不清楚。」

「從懸崖到海濱，有路可通嗎？」

「四五十丈高的峭壁，除非用直昇飛機。」

「那我們也無能爲力啊。」

十一號擤了擤凍得通紅的鼻子。「我們不可以見死不救，爹，是嗎？」

「我們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早晚是一死，不如行最後一次方便。」

「徒然增加受難者的痛苦，此外別無意義。」

「爹，那種哀哀無告的哭聲，難道不值得同情嗎？」

「傻孩子，在這種時勢底下，一切的努力，勢必勞而無功。」

「那爲什麽？」

「死亡是生命的結束。重生島上所有的生靈，都向死神開過期票。日子到了，一定要兌現的。長痛不如短痛。犯不着再管別人的閒賬。」

「誰沒有向死神開過期票呢？」兒子反詰。

「人家開的期票是遠期的，大限百年，長短參差不齊。——我們不同。我們開的差不多都是卽期支票。」

「每一秒鐘，世界上有多少人生下來，又有多少人死了？」兒子驀然回頭，顰眉蹙額笑起來，神氣顯然有幾分反常。「你知不知道啊？」

父親一陣心酸。額上的皺紋又長又深。好像整個世界的不幸和災難，全棲息在這些皺紋裏邊了。「有統計數字可以參考的，」他冷冷地答。自己也感到這話的荒謬可笑，雙頰開始劇烈跳動。

「無論如何，在閉眼伸腿之前，總想幹件把好事，也不算白白裏到世界上空跑一趟啦。」

父親拗不過他。「同情減輕了良心的重壓，」四號不勝感慨地說。「好吧，你快點下來，我們想法子遶下去。」

十一號輕捷地爬下懸崖。撇轉身子。父子倆面對面木然相望。憂傷萬感，恍同隔世。

四號的個子並不算太高，但顯得很長。臉型狹長。面色蒼白。大嘴巴和尖下巴上，稀稀朗朗生着一圈黃髭。濃眉中鬱結着水珠，輝閃着漆光；巨目，滿佈血絲，顯得特別疲憊和死板。在那張面具般的臉上，惟一富有生氣的東西，就是那隻朝天鼻子。鼻子被雨水淋得通紅通紅的，鼻翼肌習習抖動着，驟然望去，頗像平底鍋中新煎的半隻番茄。

兒子的實際高度，超過父親。也許因爲年輕人體格堅實，粗壯有力的原故，初初一瞥，反而使人覺得比父親略矮。這是個精力飽滿，活力過剩的年輕小夥子。天不管，地不收，長於行動而短於言辭，隨時隨地準備闖禍，像一顆定時炸彈。

長成了，同時又毀滅了，父親想。一條好漢，一具骷髏。在好漢與骷髏之間，顫慄着歷史的永恆的悲傷。他繼續出神地想。

兒子睜大那雙瞘陷成窩的傲慢的眼睛，死死盯住父親。「爹，您老了，」他說。「至少帶幾分老態了，」他補充。

父親伸手進褲袋，掏摸出一條手帕，把結纍在孩子眼角上的眼屎輕輕地揩拭着。「眞是一天等於二十年，」他感喟地說，「哪裏是人過的日子！」他添說，手不由自主地抖動起來。

十一號有張俊俏的橢圓形臉，和不容易表達內心情緒的紫檀色面皮。瞘目大而明亮。方口大鼻。像他這樣的年紀進入重生島，那是十分可惜的。他活得實在不够。一朵鮮花盛開在狂風暴雨之中。生命的潛力竟被全部浪費了。

父親的顫手加深了兒子內心的痛苦。雖然人在絕望的時候，行爲特別殘酷；但從痲木中復甦的感情，却是眞摯的感情。父子倆同時受到了感動，天上的雨水泛溢在四隻眼睛裏邊。

冷濕的風飄送着淒厲的哭嚷。十一號的牙巴骨咬得格登格登作響。同時，神經質的痙攣，却又再出現於四號的灰白色的瘦長臉上。

兒子不想再增加父親的悲傷，稍微撇轉了身子，頭搭拉到胸前。「走吧，爹，」他顫聲說。「我們活得太夠啦！」

「走！」父親堅決地說。目光改變了原來的方向，透過岩隙，望向大海；望見了白茫茫的一片。

「讓我攙扶你，」兒子說。

「讓我陪伴你，」父親說。

兩父子肩併着肩，携手沒入「象額」的凹陷部分。他們的背後，漫天風雨，踏歌相送。

願歷史祝福着末路的英雄們。……

玄德公搖醒了賈將軍。「喂喂，把關的，該換班啦。」他嗄沙地嚷。「像你這種警衞，別人偷掉了你的褲子，你也不曉得哩。喲喲，醜死鬼！」

八號從甜夢中醒過來，有氣沒力地反轉手背，揉擦着眼睛。同時開始了早晨第一次奏樂。喉管裏唔唔連聲，底下却吡哩叭喇放着響屁。

「怎麼啦？」玄德公說。用酒瓶浪着他的肚子。「鼓樂喧天，太平盛世的玩意。」

賈將軍本來養尊處優慣了，他大概有一點點床鋪癮。誰吵醒了他的瞌睡，就等於挖了他的祖墳。

「幹啥？你這混蛋！」他在牙齒縫裏罵。「再歪纏下去，小心老子拆你的骨！」

「天亮了，該換班啦。」

「下一班輪到誰？」八號睜開眼睛。玄德公突然覺得他的睡眼在幽黯中放亮，紅紅的，頗帶點危險的預示，不免一怔。「聾了嗎？下一班該輪到誰呀？」

「黑市醫生父子，」玄德公低聲答。

「快去喊他們一聲，」八號命令道。「也許他們還在睡裏夢裏。」

「洞裏還是黑麻麻的，又是白骨，又是橫七豎八的人，鬼曉得他們倆父子躺在哪裏？」

「我早知你已嚇破了膽，」賈將軍咬牙切齒說。「一個一個去摸，總歸可以摸到的。」

「誰也不是笨蛋，」玄德公又開始頂起嘴來。「你有興趣吃排頭，那麼你去！」

賈將軍的牛眼睛又像火星一般亮了。「二號你到底要怎麼樣？」他厲聲問。

「我去，我去，」玄德公連忙起立。「如今這世界正是霸道當頭，拳頭決定一切。——大懶使小懶，使得團團轉。」他刺刺不休地說，盡量爭取時間。

「發了纏脚瘟嗎？」八號催促道。

二號沒有再回嘴。弓腰蝦背，縮手縮脚，一步三搖摸進石穴。寃不寃剛一出手，就摸到了口技大王的蘿蔔頭。他的手又冷又濕，像條死蛇；而口技大王好夢初醒，驟遭「鬼手」的襲擊，嚇得牙齒捉對兒廝打，周身汗毛直豎，心臟像鬪鵪鶉，一直怔忡到嘴邊。情急智生，一陣惡狗的狂吠聲，突然在陰氣森森的洞穴之中爆炸開了。

玄德公飛速收手。「得得得，」他抖得像樹葉，嘴角兩邊猛鼓着白色泡沫。「有鬼，有鬼！」

「大吉利是，」五號嘀咕道。「原來是你這個瘟神。」

「人嚇人，嚇死人囉，」玄德公餘悸猶存，一屁股頓到地上，周身發軟，再也沒有勇氣站起來了。

「早知是你，」口技大王說。「應當將你咬一口才對。」

整個洞子裏的人都被吵醒了。你一言我一語，七嘴八舌，鬧得烏烟瘴氣。

「你不謹守崗位，」一號埋怨說。「到裏邊來幹啥？」

「我，我，奉八號同難的差遣。」

八號不耐煩地高聲乾咳着。「大驚小怪！」他怒喝道。

「八號同難說話良心要放在當中，」二號倚仗着人多勢衆，開始反駁。「是你支使我來的，不認這篇閒賬都不行。」

「老子要你叫人換班，並不要你鬼鬼祟祟，鼠竊狗偷，鬧得滿洞風雨。」

「到底該誰當班？」十號拖長聲調問。

「他們的人呢？」十號說。

「喂，四號同難，開開毬嘴好不好？」

「四號和十一號——黑市醫生父子。」玄德公理直氣壯地嚷。

大家靜下來。四號沒有回答。玄德公又喊了一遍，並且尋時增加了幾個白粉道人罵人的怪字眼，文不雅馴，這兒不便形諸筆墨。

但事情確實有點蹊蹺。在通娘肏爺的尖銳刺激下，父子倆並未答話。

「也許死了，」酒鬼用那種打呵欠的疲輭調子說。

「父子雙上吊，」七號幫腔。

「哎喲，我的媽呀，」十三號尖聲嚷。「大清早，怎好妄嘴咒人？同難們要多積點口德纔好啊。」

「哎喲，你的媽早羞死啦，」玄德公捏住鼻子說。「如今只剩我這怪老頭子啦。」

「討死！」九號邊笑邊罵。

「螞蝗大人啊，請法外開恩，別再引用『保障婦孺條例』好不好？」玄德公忿發倚瘋作邪起來。

「看樣子，四號和十一號都不在了，」老頭平靜地說。「我們必須追究責任。請二號、八號申述理由。」

「眞的開了小差嗎？」玄德公着急地問。

老頭亮起手電筒，照見了兩條灰軍毯，可是人早已溜了。「事實如此，賴也賴不掉的，」他正色道。「在重生島，要活，大家活；要死，一塊兒死。單獨行動，等於自殺！誰放走他們父子倆的？」

玄德公被兜頭淋了桶冰水，從腦門頂上一直冷到脚板底下。「腿長在他自個兒身上，誰都不能負責任，」他咕噥着。

「放屁！」老頭大發雷霆。

「八號同難喜歡奏樂，不關我的事。」

「好傢伙，你又來了，」八號忿恚地說。他的嚇阻政策顯然收到了實效，玄德公噤若寒蟬，搭拉着頭，悶聲不響。

「第三班該輪到誰？」老頭厲聲問。

「我！」三號，五號同答。

「請你們好好把關，小心在意。」

「是，」五號應命，匍匐前進。

「曉得的，」酒鬼披着灰毯，在後緊緊相隨。

「二號，八號打頭陣，展開搜索，」老頭高聲說。「生要見人，死要見屍；無屍無人，不必再回來。六號同難！」他硬起喉嚨喊。

「有！」

「你負責聯絡，請規定緊急訊號和集合號。」

口技大王分別吹奏起兩支號音。

「聽清楚了嗎？」老頭繼續說。「十號和十二號，尋時編組爲策應小組，跟六號切取聯絡。行動開始，祝你們好運。」

「倘若找不到人，」賈將軍沉吟有頃，說。「口糧和食水，咱們哥兒倆也該有份啊。有虧職守固然應當受罰，可是咱們並不甘心成爲棄民中的棄民！」

「天平之上，錙銖必較，」老頭說。「我保證不失公道。現在沒你們的事兒啦。再見！」

這怪老頭子的神氣很像軍官，玄德公想。而且天生一副鐵鑄的性格。在這種人手下，倒楣勢必倒定了。他繼續想。忽然率先鑽出「墓穴」。

漫天風雨低壓着他的頭頂。他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顫。同時，本能地翻起那件只見麻包不見絨的麻包絨西服的領子，縮縮瑟瑟鑽進風雨叢中。

「要趕着去收脚尖嗎？」賈將軍在後邊嚷，他的調門比他說的話更要粗厲一些。「橫風斜雨的，眞會折磨人。」

玄德公略爲遲疑了一下。賈將軍已一個箭步趕上。「你不可以找我的晦氣。彼此同病相憐。」玄德公噘起雷公嘴哀懇道。「大人不見小過，背後請不要做手脚。」

「唏，」八號暗示他停聲。「你聽——」

悲哀而凄厲的哭嚷聲，從遠處隱隱傳來。

玄德公並沒有留神諦聽。「只要稍微用一把力，一個倒栽葱，腦袋就會從屁眼裏鑽出來，成爲肉餅……」

「你眞嚕囌，」八號打斷了他。「這麼風狂雨驟，已够煩啦，再加上你那張嘴！」

四條腿在咆哮風雨中剪動得更快了。相距約二十碼處，口技大王的身影在後邊提溻着。他的動作非常麻利，我們不容易看清他的嘴臉。他那套灰布衣褲，襯托着空濛灰白的雨幕，好像保護色。看起來彷彿灰白色的幕布上剪貼着的一個灰色圖案。——死後的東西已經開始了。活人讓位於幽靈。一個眞實的形象，同時又是虛無的形象。像是實體，又像是投影，這灰色世界的透視啊！

「墓穴」口，梢公身子一側，已閃至洞外。神學生殿後，他那矮胖的背影，予人以一種文靜沉着的感覺。

五個人先先後後，攀循「象額」而下。在「象鼻」旁邊的一塊磯石下會合。交換了意見。決定兩面包抄。賈將軍、玄德公和口技大王向左遶過去，梢公與神學生向右搜索過來，大家約定仍然在這塊磯石旁邊會師。

而神學生他們走的路線，也恰巧是王星槎王懷沙父子所走過的。

重生島震顫在縱橫風雨裏。粗厲的叫喚聲分別飄蕩在象鼻的兩邊。遠遠地聽來，有如地獄幽靈的吶喊。

王星槎父子徘徊在岩岸上。

岩岸傾斜陡峭，怪石硤磳，海波從礁叢中推擠過來，浪花四濺，澎湃有聲。突出的巉岩，遮蔽了風風雨雨，可是從底下湧上來的海水，却捲裹着他倆的長腿。

喊叫之聲來自海上，距離崖岸約三四十丈的礁叢中，嵌鑲着半截爛船。沒有篷，沒有帆，沒有槳，也看不見任何航具和索具。一個披頭散髮的婦人，雙手死死抱牢舵柄，在那兒呼天搶地哀號。婦人的全身幾乎是赤裸的。海浪漫過礁石，像飛瀑一般沖擊着船尾，然後又嘩嘩地流注海中。因此，那半截爛船是時顯時隱的。顯露時，我們看見了殘酷；隱沒時，我們看見了兇險。

婦人壯健的上身，凍成紫醬色。當浪頭蓬通撞擊礁石，在破船上邊飛躍時，她總本能地微俯着腰身，以寬濶的背部抵擋着大海的壓力，保護着緊繫在船舵上的兩個孩子。大自然的力量是無窮大的。大海的一個波浪，沙漠中的一陣風沙，都可以把人像玩具一般播弄捏碎。這三個可憐的人處境之危殆，簡直沒有辦法來形容。每一個波峯起時，三張嘴就有一度嚷叫。此刻，哭喊之聲顯然逐漸瘖啞了。聲嘶力竭，痛苦而焦灼地等待「無限」開門。岸上的人雖然能够模糊地看清她們的嘴巴在開闔，可是只能以想像來捕捉那種從喉嚨裏擠出來的絕望的呻吟。

兒子一籌莫展地瞅住父親的紅鼻子。「到底怎麼辦，爹？」他問。

父親止步。雙手揷進褲袋裏，對着蒼茫大海，聳了聳肩。「這兒確實又用得着直昇飛機的，」他顫聲說。「可是那是當代文明啊。」

「那我們總不能見死不救。」

「如何救法？」

「游過去。」

「你會嗎？」父親的膝蓋前後伸屈着。「特別是指高明的泳術。」他鄭重其事地補充。

「會的。可惜不那麼高明。」

「孩子，先救救你自己吧。明礁易躲，暗礁難防。看形勢，這兒好像尖刀山，不是鬧着玩的。」

「我們的命，賤過了頭，並不那麼貴重。」

「挾泰山以超北海，有心無力，事不可爲。」

「與其七天之後，眼光光餓死，不若死在爹你的眼面前。」

兒子心一橫。彎腰除鞋脫襪，褪褲解衣。父親憐惜地用手攀住他的肩膊。他沒有再說什麼。只呆呆地磕着牙齒。痲木的感覺從神經中樞傳達至神經末梢，流遍周身。彷彿突然被扔進冰水裏。在反常的沉默中，兒子瞥見父親的眼睛輝閃着血紅色的光，像兎子的眼睛。

「爹，別難過。這是我們應盡的義務。」

父親接過兒子的鞋襪衣服，勉强結紮停當。這也許是他在塵世上最後留下的一點紀念，他酸楚地想。覺得抱在懷裏的那個小包有了沉甸甸的感覺，似乎抱持的是整個地球。「如果我會游泳那就好了，」四號硬僵僵地說。「至少我能够代替你，早走一步啦。」

「那是不可以的，爹。」兒子安慰他。「無論如何請你答應我，一個禮拜以後，我們在另一個世界再見——不要在這個時候，加添我的悲哀，增加我的痛苦。」

「可能嗎？孩子，那是可能的嗎？」

「倔强的生命一定能戰勝死亡，」兒子捧起海水，淋向熱氣蒸騰的胸脯。「假如不幸，爹，請您記

住，這不是死，這是下種！」

「記得的，會牢牢記住的，」父親說。「如果人類眞懂得羞恥的話，你是不會被遺忘的。」

兒子雙手抓住崖岸，慢慢順着斜坡向下滑。父親連忙蹲下去，用勁死拖住兒子的手。

「爹，我們在這兒失掉的，也許可以在另一個世界得到。我等着您！」

「是的，是的，」父親說，自個兒也能感到鼻子正向下牽引。「活得毫無意義的人，只有死纔能賦給他的意義。生時是草種，死後爲神聖。願光榮歸於枯骨！孩子，爹祝福你。」

兩隻溼冷的手，銲接在一起，久久無法掙脫。另一個波浪拍打着兒子的肩膊，濡溼了父親的前襟。兒子雙脚一蹬，捲進了驚濤駭浪。蛙式冲刺，鼓浪而前。父親踧踖不安地望着兒子的頭，起伏在洶湧的洄流裏。他對大海的神秘一無所知。他看到的只是大海的顫慄。

父親怕影響兒子的情緒，始終沒有再說什麼。迷迷糊糊中，他覺得他自己正跟在兒子的後面，泅向另一個不可知的世界。他的外表寧靜有如化石，而內心却如翻滾的油鍋。陰森森的絕望和恐怖垂直包圍着他。父子倆的生命的臍帶，在未來的任何一秒鐘之內都可以裂斷。而兒子所帶走的，並不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乃是他整個兒的生命。——當腹孔劃過礁叢的尖石時，海水會吐出一灘灘血液，整個腹腔會被打開，黃色筋膜裏邊會鼓出白白胖胖的腸子。……於是，殘酷的命運突然伸出巴掌，致命地一擊。跳躍在兩個人體腔裏邊的生命，又合而爲一。一種急時抱佛脚的心情，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乍然天靈一閃，支配了他的潛意識。

「求天主開開眼，」他喃喃不清地念誦着，顯然精神有幾分錯亂了。「成全孩子這一點點善心。人有千錯萬錯，善心不錯。成功表示了你的愛。不成功表示了你的意旨，要彰顯在孩子的屍骸上。人，

什麼都可以侮辱，千萬不要侮辱災難……。」

「哎喲，誰敢侮辱你啊，」神學生在他肩膀上猛拍了一巴掌，嘴角上神秘的苦笑收斂了。「我的天，你的手掌在流血哩。擦傷了嗎？」

黑市醫生木偶似地顫動了幾下。這是他對這突如其來的襲擊惟一的反應。充血的目光固執地盯住三十碼外那個浮沉起伏的頭，渾忘了世界，也渾忘了自己。而被手指甲掐破的掌心，鮮血正涔涔下滴。

「十一號注意！」十二號用雙手合在嘴上，裝成個喇叭筒，鼓足中氣高聲喊。「向右邊游開兩丈。陷進漩渦就沒命啦！」

十一號情急智生，突然翻身仰泳。浪花在兩條長腿的劇烈動作中翻騰着泡沫。慢慢地，離開漩渦的邊緣大概有丈多遠了。

「頭望向前面，」十二號繼續嚷，「踩水休息，等我開路。」

十二號的嚷叫還未落音。另一個浪頭已洶湧而至。又把他沖向礁叢。他潑刺潑刺地掙扎着。可是，滅頂之禍，已近在咫尺。他眼前所看到的，不再是高低起伏的風濤，而是彎彎曲曲的弧線——大海的猙獰的冷笑。

「完蛋了，」十一號迅速地想。「又是一塊餵魚的料！」他繼續想。嘴裏猛噴着海水。

岸上和破船上，同時響起了一片慘絕人寰的喊叫。

梢公已脫衣下海。但見兩條粗壯的毛茸茸的手臂，在黃濁的海水中閃電般出沒，身子箭似的穿浪泅進。死生已間不容髮，可是這個在水上浮家泛宅半輩子的船夫，似乎還有審時度勢的餘裕。他從斜刺裏衝刺過去，偏離目標區域約三丈之遙，然後運起雙掌反撥着水流，顯著地減低了划速，把身子側轉來，

露出右肩，踩水緩泳。順着波浪的推送力，慢慢接近了目標。

「別用力，」他喊。「這兒，這兒，把右手向前伸出來。」

十一號亟力伸出右手。兩隻手的手指有了接觸。可惜兩人的距離還相差一兩寸，手指並沒有勾搭得住。

從外海湧來的一個長浪，把十一號高高擧起，然後從波峯猛然摜向波谷。只聽得一聲慘叫，人影倏然消失了。

這聲慘叫，也同樣鉸碎了父親的心。

最後一線生機，突然在四號的瞳孔裏邊幻滅了。他的眼睛一黑。陡然覺得峥嶸的岩岸裂開了一個個的黑洞；黑洞深不可測，在他身前身後團團亂轉。喉嚨乾得作痛，而且冒着魚腥氣。骨骼隱隱炸響，有了痲痺癱瘓的感覺，身子搖搖欲倒。十號火速把他攙住。

「握緊這個，」他顫聲說。把一串繫着個十字架的銀項鍊，木木然塞到四號手裏。

四號垂頭而立，呆若木鷄。脖子像折斷了似的，頭幾乎搭拉到胸前；而且軟瘩瘩的，隨着拍岸驚濤的節奏在顫動。看樣子，他體腔裏邊的生命活力，已極其有限了。

「奇蹟！」十號興奮的搖撼他。「看！」

四號亟力睜大着失神的眼睛，血絲密結，紅若大棗。從外海湧來的一個長浪，跟暗礁的洄流相激相盪，發出巨大的轟隆的怒吼，波濤像飛瀑，突起丈把高，瀉過礁叢。十一號的身子閃電似的露出水面。一隻蒼白的手，在水面上軟弱無力地搖了幾搖，又滅沒於灰白色泡沫深處。

凄厲的尖叫，此刻已經完全瘖啞了。烈怒的海洋吞噬一切，壓碎一切。烈怒的海洋正大肆咆哮。萬噸級的遠洋輪船揑在大海的兩個指頭上，就像一段木炭夾在老虎鉗上，只需那麼輕輕一揑，立刻碎片橫飛。這就是海壓。人的硬度永遠比不上鋼鐵。人無法抗拒海壓。人的僥倖生還，乃是大海的慈悲，不會是別的原因。——雖然，柔軟脆弱的海綿對於整個海洋加在他們身上的壓力，倒是滿不在乎的。

破船上的婦人和孩子，岸上的兩條壯漢，聲帶整個兒塌了音。被死神掌摑着的，在死亡邊緣竭力掙扎着的，以及只有一條死路可走的三夥人，如今都變成了泥塑木雕的傀儡。生命並不喜歡傀儡。因此，生命忘了它們，它們纔有存在的機會。它們隱棲在遺忘和遺棄的夾縫裏，出乎意料之外地繼續活下去。

四號的掌心突然一陣酸痲。十字架已穿過表皮層，嵌進肌肉組織。血水混和着雨水，從揑得鐵緊的指縫裏汨汨下淌。然而，這對於一個因絕望而痲木的靈魂，能增添多少意義呢？兩代人的生命火花，在俄頃之間殘忍地熄了，打翻一瓶紅墨水，或者，流淌了一些鮮紅的液汁，到底算什麼啊？

另一個浪頭再起。兩隻蒼白的萎癟的脚板翻騰在白沫裏。十一號又莫名其妙地沖離了另一個暗礁叢。留下了一絲絲殷紅的東西，倏然不見了。

血液出現的地方，距離搖手的地方，約四五丈遠。那就是說：十一號離崖岸更遠了。但相對位置，距離隨波上下，載浮載沉的十二號，也更接近了。水面上的血液，對於水底下的人，至少有簡單定位的作用。十二號見機會成熟，做了個鸕鶿捕魚的古怪姿式，鑽進水裏，兩條腿在水面上揮動了一小會，破浪衝刺而前，突然把十一號頂出水面。

岸上，神學生發了聲喊。雙膝不由自主跪下去了。連帶把黑市醫生，也半爬半跪，摔在崖岸上。

十二號用盡生命的殘餘力量，終於緩緩將十一號，送抵岸邊。

三個人合力把他拖上岸。黑市醫生開始感覺到右掌掌心扎扎作痛。他把項鍊狠命一拔，十字架被拔

出來了。血糊糊的，像手術檯上鼓出來的小腸。

他把十字架項鍊信手遞還神學生。迅速地剝下那套柳條呢西服，在崎嶇不平的崖岸上鋪好，然後將十一號留下的衣服挽成一個枕頭，塞進他的下腹部分，用人工呼吸法緊急施救。海水從嘴裏、鼻孔裏嘩嘩四溢。冰冷的屍體開始軟化，呼吸逐漸回來了。大家都有了屍體還陽的喜悅。黑市醫生把兒子翻轉來，把耳朵伏近心臟，聽到了胸腔區域的微弱的噪音，臉上的緊張神氣頓時消逝了。

「還有救嗎?」十二號半截身子在水裏，半截身子在岸上，細聲細氣問。

黑市醫生點了點頭。「謝謝您，十二號同難，」他悄聲說。但語調是興奮的。

「他的右腿還在流血哩，」耶穌基督提醒他。「你瞧。就是這裏。」

黑市醫生隨即檢查了兒子右腿腿腓。發現了一個長約兩寸，深約半指的破傷。那不過是被礁石掛破的表皮外傷，沒有多大關係。此刻，他似乎已放心了。他飛快地脫下羊毛衫和襯衫，用勁撕下兩個襯衫袖子，開始結紮止血。

父子倆此時簡直是肉帛相見。兒子赤條條的，一絲未掛，光得像手指頭。胸口上斜蓋着父親的羊毛衫。父親則只剩一套背心短褲，又溼又冷。他的發烏的嘴唇和那撮攢聚着水珠的黃鬍子，全在哆嗦。而兩排肋骨，正應和着交加風雨，時隱時現。

「當心着了涼，那不是鬧着玩的，」十號說。把身上的那件海軍呢藍外套，披到四號的身上。

四號撇轉臉去，瞥了瞥十號。鼻翼肌一陣收縮，鼻孔登時縮小了，鼻子往底下拉。兩行淚水沿鼻樑兩邊悄悄掛下來。他右肩一聳，把大衣抖落，加蓋到兒子的肉體上。

「你不怕得肺炎嗎?」十號親切地問。同時又把身上的一件對襟絲棉襖脫下來，搭在黑市醫生的背上。

一種無法形容的人間溫暖，深深地透進四號的心窩。溫暖的感覺繼續在擴散，慢慢浸潤着他的全意識。他驀然想起了自個兒也是存在的。雖然千百種不同的兇險，威脅着這種存在。——命運有點像主治醫生手上的那枝紅色鉛筆，朝「醫囑欄」內，颼颼地寫上「發出緊急通知」這麼六個血字。然而那有什麼要緊呢？至少在目前，在思想的這一瞬間的存在，那也是一種值得欣賞的生命。情意是無窮的，生命也是無盡的。蜉蝣不是從千萬年前一直存在到現在嗎？

玄德公、口技大王和賈將軍的出現，打斷了他的思緒。

「跳海自殺嗎?」八號開言。「孩子們到底不够堅強。活下去無論如何是種權利啊。」

黑市醫生應聲抬頭。灰白色的寬額頭上縐紋疊湧。「不是權利，」他校正他。「僅僅是一種義務。」他添說。

「那是你自個兒的一種想法，」八號繼續說。「其實我們都不算已經陷入絕境。你只要看看那些個嘴巴，焦枯得像裂開的龜板，結着一層又厚又硬的殼，從岩縫裏伸出來，接受天降甘霖的那種可憐樣子，你就知道咱們仍然活在天堂之上哩。」

「何必多嚼舌根，」十二號毅然阻止他再說下去。「這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你瞧!你瞧!那是什麼?你以爲大海也是老千嗎?」

新來的三個人隨着十二號的手指，定睛望過去。發現了百咪外正在上演的的那齣啞劇。都吹吹吹吹地嚷起來。

「十一號同難是第一個義勇軍，他吃的苦頭確實不小，」十二號繼續發話。「兄弟算第二個義勇

軍，好好歹歹，總得再來一次搏命。有第三個義勇軍嗎？」

「那，我！」六號爽快地應徵。並且一聲不響，開始卸下身上的披掛，遞到玄德公手裏。

「技術行不行？」十二號冷冷地問。

「橫渡長江，我僥倖得過冠軍。」

「這兒比橫渡長江要難上十倍。一個岩洞一個死坑。我們好比肉包子，不够填它們的板牙！」

「知道的，十二號老大娘。」六號說，攀住崖岸，梭到水裏。

「讓我開路。你慢慢跟過來。」

「放心好啦。我不會連累你的。」

「船上，艇婦也許可以帮帮手，」十二號開始破浪泅水。「我們兩個人抬起破船的一頭，她在另一頭，一推一拉，三個人說不定有救。」

兩人一先一後，逐漸遠去。終於，只見兩個毛茸茸的蘿蔔頭，在模糊的灰白色濁流裏迯來迯去。岸上諸人的呼吸，幾乎都變得不很順暢。

六

玄德公、黑市醫生、口技大王、賈將軍、神學生、梢公和艇婦，合抬着半截爛船，哼哼唧唧地進入「象額」。爛船上挺着昏昏沉沉的王懷沙。兩個孩子蹲在舵尾旁邊，大概是驚怖得過了度，眼睛直勾勾的，神態十分之呆板。

玄德公也許是天良發現，那套鏡片一樣發亮的油漬漬的「救濟」西裝，臨時救濟了婦人。免得她再赤身露體，有礙觀瞻。

橫風斜雨鬆一陣緊一陣仍在奏鳴。十個人都成了落湯鷄。從無一人例外。

爛船嗨呀哼吹抬到「墓穴」入口處，卸下來。洞內的人都塞在墓穴口瞧熱鬧。

黑市醫生彎腰，將兒子扶起。口技大王和神學生，帮着艇婦解開捆綁住男孩子和女孩子的衣裳褲子。用勁將水扭乾。孩子們的手脚自由了，發呆的眼珠子開始出現生動的表情，重生的喜悅綻現於他們那黝黑而天眞的臉蛋上。艇婦笑嘻嘻地摟抱着女孩子。用袖子揩抹着她的溼漉漉的頭髮，然後將橡皮筋結紮停當，頭頂上又豎起了那個喇叭形烟囱。男孩子則蜷伏在神學生的懷裏。兩個人的微弱的體溫在交流，他感到了溫暖，雙手交抱着十號的後頸，胸脯緊貼着他的胸脯，一隻眼睛大，一隻眼睛小，沉靜地望着十號的肥下巴和刺蝟一般的兜腮鬍子。

陣雨剛過。重生島上方綻裂出一線藍天。滃滃雲氣互相追逐着。一線藍天忽明忽暗，有如陰影動搖。

「沒什麼好看的，」玄德公沙嗄地嚷。「寒氣入骨，冷得我打尿顫。大家讓開一條路，免得咱們不走城門，專鑽狗洞。」

「走，走！」酒鬼吆喝着。「礙手礙脚的。」

老頭高瘦的身軀，突然在洞口漾動。兩隻膀子從灰色粗呢披風裏邊伸出來。「善意有時可以成爲惡行。這兒只看重目的，不問手段。」他雙手撐住洞口，表示拒絕。「換句話說：行爲動機如何，咱們可以撇開不管；但行爲產生的實際效果和影響，如果牽涉到大家的利益，不能不弄個明白。」

洞內的人保持緘默。洞外的人，惡聲相向。簡直有由鼓噪、咆哮，演變成動武的趨勢。

老頭那兩撇花白的强盜眉毛粗暴地豎起來，宛如怒藤相加。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閃着星星般的光。

「把問題先弄明白不是一樁壞事，」他鎮定地說。兩手交抱着，一臉自信和肅殺的表情。「叫人死，必須先叫人懂！犯不着隱瞞眞相！」

「那麼，你說，你說！你快說！」洞外的人，亂七八糟吼起來。

老頭感受到那些搜索的目光，在他臉上所施的壓力，長臉拉得更長了。「在狂風暴雨驚濤駭浪中，拼命救活了一個女人和兩個小孩，這當然是善擧。好行爲應當受到獎勵，厤覯曦同難，」他掉頭喊。「請在布袋子裏摸一條好彩香烟，一大盒火柴，送給大家作慰勞品。」

大家的緊張情緒頓時鬆弛了，而且臉上都有了笑意。其中特別是玄德公，彎腰駝背，只顧亂蹦亂跳。花旦迅速地把香烟和火柴遞出來。玄德公擺出一個餓狗搶屎的英勇姿態，撲過去，劈手奪過這兩包東西。撕開來，口裡嚷：

「七個人，每人一包烟一包火柴。剩下的歸我保管，好不好？」

大家瓜分了獎品。「咱們怎好意思，把青蛙寄存在蟒蛇的肚子裡啊？」賈將軍提出抗議，用眼睛徵求大家的附議。

「這是咱們用生命換回來的，」黑市醫生說。「意義不比尋常，應該叫做無價之寶。」

「我會好好保管的。一定的。」玄德公急忙揷言。「像保護我的眼睛一樣保護這三包烟！」

「可惜誰也信你不過，」口技大王施放了一枝冷箭。

「眞是個沒有信心的時代！」玄德公補了一句。洞內洞外轟鳴起一片笑聲。

「不如把公積烟和公積火柴，交這個女人保管。」神學生拖長聲調說。「她是公證人，這樣比較公平合理。——你會吸烟嗎？」他突如其來問。

艇婦臉紅紅的，搖了搖頭。

「這就更合乎理想了，」十號繼續說。

玄德公沒法，只得把到口的肥食，眼光光地塞進艇婦的西服口袋裡。「當心，」他叮嚀。「右邊口袋穿了個大窟窿，擱進一隻西瓜都會漏掉的。」

「處理完了嗎？」老頭不慌不忙說。「現在應當是主客分開的時候啦！」

這老鬼的鬼主意眞多。八號想。看樣子倒像個老千王。「別蘑菇啦。咱們的肚子老早在嘀咕啦。」他衝着老頭高聲說。

在這話之後，有了不舒服的沉默。

「無知並不是原諒自己的最好的理由，」老頭粗暴地說。他說話的語調比語意更要强硬些。「我們都有過無數次『悔不當初』的經驗，這一次却是最後的』。我不願意看到你們以後悔開始，以後悔送終。」

「這是什麼話？」黑市醫生說。

「從大蟲嘴裡搶出這麼幾塊肉，說什麼也不會後悔的，」梢公帮腔。

「誰反對，我就跟誰拚！」十一號尖聲嚷。

「別自封爲王，」賈將軍說。「咱們自由自在慣了，休想賣你的賬！」

「站班到底要站到幾時？」口技大王說。「泥娃娃也有個土性子哩。」

「人道能反對的嗎？」神學生陡然理直氣壯起來。

從這時起，大家七嘴八舌鬧開了。這是違反一切邏輯法則的談判。牛唇對馬嘴。你要比劍，他却摸棍。在同一時間內談到完全不同的題目。但奇怪的是：這許多問題的同時談論，雖然違反了一切推理的法則，但對於問題的明白瞭解並無妨碍。爭辯中有一種連貫的明確的東西，它不是語言本身，而是指導言語的情緒。老頭一開始就注意到了這個。

「當然，當然，人道是不能反對的，」他突然抓緊了最突出的那一點。眉毛沉靜了，眼睛裡煥發着沉思和悲憫的光芒。「可是，一樁好事同時也是一樁壞事。善擧必須受奬。惡行必須受罰。這上頭不應當有半點含糊。」

洞外的人迅速地變換他們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情緒。鼓噪之後是冷嘲熱諷，繼之以粗口詛咒。

「這是什麼？」黑市醫生伸出血糊糊的右掌。「這裡邊嵌進過四個指甲和一個十字架！」

「見鬼的，」黑市醫生的兒子亮了亮他那條右腿。「你以爲是鯊魚做的功德嗎？」

「好狗不攔路，」梢公罵。

「再不讓路，老子們要打衝鋒啦！」口技大王威脅道。

老頭屹然不爲所動。

「且慢，」他揚手制止他們再胡鬧下去。「誰從海難中救活了這三個人？」

「我們全體，」幾乎是大家的聲音。

「那好。誰救活了人誰就得替她們的腸胃負責。十四個人的飲食勻作十七份。行嗎？」

這問題的背後，迅速地出現了三派。

「行，行，行之至，」黑市醫生說。

「多活一兩天，少活一兩天，沒關係。」十一號贊同父親的話。

神學生打了個野地裡的百合花之類的比喩。他們三個人，可以歸成一類。

「眞是壽星佬官吊頸，」五號在老頭背後說。「活得不耐煩啦！」

「這個倒需要考慮考慮，」玄德公囁嚅着。

「泥……泥菩薩過江，自身難……難保，何必管這篇閑賬？」這大概是螞蝗的聲音。

顯然，這兒出現了反對派。

其他的人，保持緘默。可以把他們劃進「無可無不可」的中立派。

「可是，問題之糟，遠比這個嚴重，」老頭一個字一個字清晰有力地繼續說。「按照這兒的規矩，最後一次生還的機會，婦孺老弱優先。這樣一來，各位接納這三位嘉賓，同時必須把十四比一的生還機

會放棄。辦得到嗎？」

洞內洞外，起了一陣相當長的騷動。

「總該不致於是出術吧，」八號搶先說。「規矩是人訂的。我們可以改變。」

「執法的人，另有其人，」老頭遙指着那個象鼻。「他住在象鼻尖上一艘鐵舢子裡邊。他才是此地的當方土地公公。」

「一點都不能通融嗎？」

「絕不！——公平處理，執法如山。」

「這眞是多此一擧啦，」八號洩了氣。

疾風捲掃而過。帶來了刷刷陣雨。洞外的人，騷動加劇了。

「我首先鄭重宣佈，我放棄老弱優先權，」老頭硬僵僵地說。「既然大家已經明白了人道工作的實際意義，我們開始擧脚投票。洞外的七名同難，先進洞來。贊成接納她們的，擧脚出洞。不贊成的，原地不動。——誰做公證人？」他揚聲發問。然後，又簡單地解釋了公證人的主要義務。「除了記錄擧脚投票的結果外，他必須放棄在紅布袋裡邊摸那顆幸運石的權利。」

五分鐘過去了。沒有人應徵。

「歸我做公證人，」老頭最後說：「投票開始！」

玄德公領先衝進洞來。「冷得打擺子，」他嚷。根本不再理會擧脚擧手的勾當。

神學生把男孩放在婦人身邊，返身帮着黑市醫生抬起十一號，鑽進「墓穴」裡。老千，口技大王和梢公，也施施然入洞。

婦人抱着女孩，牽着男孩，跟在梢公後邊。老頭攔住了她們。「五分鐘之後就行了，請等一等。」他說。

婦人情知不妙，把兩個孩子放在老頭面前，返身走向一塊尖石，敞開西服，露出兩個肥大的乳峯，跪下來，哀哀地亂嚷。「要送返垃圾尾嗎？不，哦，不。冇命咯！陰功咯！」（要送回垃圾尾嗎？不，哦，不。沒有命了，慘了！）她嚷着嚷着，胸脯對準尖石重重地壓下去！

老頭眼明手快。一個箭步，伸手抓住她的肩膊，往後一掀，將她掀翻在地。衆人睹狀，齊聲發吼。兩個孩子推擠到四五尺外，驚恐過度，咽住了氣。聽到大家的喊叫，忽然哇哇地跟着大哭起來。頓時山鳴谷應。重生島上流盪着一片凄厲的哀鳴。

老頭彎腰替她扣好西服。「我第一個擧脚贊成，」他說。摸出一本洒金懷中記事册，豎起鋼筆颼颼地寫着，邊寫邊唸。「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二，星期一，十四號無保留贊成。」

婦人翻起一雙灰白的死魚似的眼睛，困惑地瞅住他。「佢地應承唔應承？」（他們答應不答應）她哽咽着問。

「唔知喇（不知道），」老頭對住他苦笑。「垃圾尾比這兒更壞嗎？」他用普通話問。

婦人痛苦地點了點頭。「魔鬼！魔鬼世界！」她悲悲切切地說。「呢個地方好過垃圾尾多多。」她也來了藍靑官話。

老頭氣忿忿地笑起來。「社會是晚娘。大自然才是生身母。哦哦，兒不嫌母醜，這是有道理的。但道理何在呢？」他自行提出問題，倉卒之間，沒有找到答案。「還有人要擧脚投票嗎？」他驀然回頭望住洞口。

王懷沙從父親的手臂裡掙脫出來，雙肘撐地，一腿爬行，樣子像條蚯蚓。「我！」他堅決地嚷。呀開大嘴巴吸着飄落下來的雨水。「十一號無保留贊成。」

老頭把號碼記上。

「四號！」王星槎急奔而出。憐惜地把藍外套加蓋在光赤條條的兒子的背上。

「無保留嗎？」

「是！」

「好的。手續辦妥了。請即刻入洞。」

「十號贊成，」神學生慢慢踱出來。

「無保留嗎？」老頭重複發問。

「有！假如我摸到，我只送給十一號。有言在先，不可食言。」

老頭把他的話，擇要記錄在案。

「一號，」大鼻林高大的身型，從洞口一閃而出。老頭抬頭瞥了瞥他。臉上笑出了很深很深的皺紋。在老頭的眼睛裏，他有着一張壺瓶臉。鼻子大概患過相當嚴重的鼻癰，凸起那麼一大塊，像倒掛着一個蟾蜍。連帶使胖臉也有了十分臃腫的感覺。一道紅疤，從右額斜貫左眉眉心。拉檯子「開片」的功勛章，仍然像一彎新月，高掛在「天庭」之上。破相人的臉上善惡不分。惡鬼的形象後邊，經常隱蔽着天使的靈魂。大鼻林大概是屬於這麼一類的寶貝貨色。

「有什麼要保留嗎？」老頭和顏悅色地問。

「不作與討價還價。這就是一切。」

「行！」老頭揮手，示意叫他返洞。

「六號報到，」口技大王說。他有一雙小巧靈活的眼睛和一隻小翹鼻子。但兩隻招風耳大得出奇，破壞了五官的勻整。「無條件。」他添說。舌頭橋起，突然拉起「空山鳥語」的二胡來。

老頭登記完畢。「很不錯，」他點頭讚許。「如果時間充裕，我可以教給你『獨弦操』。」

「十二號！」梢公像打鼓一般，晃盪着兩隻粗壯的毛手。他中等身材，有個毛茸茸的結實胸脯和一張上小下大的梨子臉。說話時，喜歡露出結實的牙齒傻笑。

「要保留什麼嗎？」老頭問。

「我跟口技大王看齊，」梢公答。

「好的。——還有嗎？」

「三號湊上一脚，」酒鬼應聲而出。

老頭用搜索的目光盯住酒鬼。北人南相，他迅速想。商標掛在酒糟鼻上，那是很出色的。「有附帶條件嗎？」

「沒有，」三號說。老頭親切地看到他停止說話時，嘴唇還在無聲的開闔。

「好的。讓我記下。」他又憐惜地瞥了瞥酒鬼。「你知道履霜而堅冰至的道理嗎？」他壓低嗓門問。

酒鬼困惑地搖了搖頭。失神的大眼睛裏，呆滯地反射着疲憊的痛苦的微光。

「慢性憂鬱症，製造神經衰弱。而酒徒譫妄症，却是精神分裂的前奏。一個人，既然天生成一副傲骨，勢必要懂得蔑視與遺忘。過去並不是衡量現在的標準。我祝福你。還有嗎？」

酒鬼咀嚼着老頭的話，縮回墓穴。花旦款擺柳腰，花枝招展地鑽出來。

「十三號舉脚贊成，」他笑得很甜。而嚦嚦鶯聲，確實是這個風雨凄迷的陰曹地府最悅耳的東西。

艇婦斜睨着他。僵硬的厚嘴唇皮輭化了。嘴巴咼成了一朶牽牛花，靦腆地笑着。喉管裏一連擠出幾個驚愕的音符。淚眼裏突然滿溢着重生的喜悅。

「無條件贊成嗎？」

「有條件的。歡迎她們入夥。不過——」他羞赧赧地頓住了。

「不過什麼？」

「只供給飲食。不放棄摸石頭。」

「前面那句話是多餘的。後面那句話我照直記下。」

「哦，哦。那我可不懂了。」

「有了八人舉脚贊成，那已經是過半數。麵包、餅乾和水，她們當然有份。因爲那是生活必需品，既受歡迎，理應公平分配。優先超出生天纔是特權，可以讓你們自由選擇。」

花旦曲起雙肘，整理着髮邊，力圖掩飾自己的窘態。「好啦，沒你的事兒啦，」老頭柔聲說。「下一個輪到誰？」

「二號做個順水人情，」玄德公縮瑟着，鑽出墓穴。「但保留特權。」他說完這話，一溜煙又縮回去了。

「八號也是，」賈將軍刁滑地笑了笑。

老人點點頭。

「七號也跟個盤子，」白相人搶着嚷。

老人又點點頭。

「還有嗎？」他問。從披風裏掣取一條毛巾，用勁揩抹着臉上的雨水和油膩。

大概過了五分鐘。沒有人再響應號召。

「好啦。停止投票。十二對二。民主委屈少數，但他們仍保留特權。」老頭迅速而清晰地說，並把記錄唸了一遍。「現在歡迎三名新同難入夥。一號、十三號準備開飯。六號、七號、八號負責迎賓。——陣雨又要過去了，誰有興趣洗臉的，這兒有毛巾。」

活動中心，轉移到了「墓穴」之內。

「墓穴」仍然是幽黯的。一種幽黯中特有的溫暖和人的氣味，瀰漫在整個「墓穴」裏。洞外的陰暗的光線和濕冷的空氣，在洞口飄浮。最原始的寂寞、空虛與迷惘，在「墓穴」口加上了一道蒼白而透明的封條。

老人拂了拂披風後擺，盤膝坐下來。返手提過他的大航空袋，拉開拉鍊，取出一個大漱口盅。「每人先飲清湯，以一盅爲度，」他鄭重地吩咐。「這樣，每餐一塑膠桶水，咱們勉強可以維持到下禮拜一。」

五號驟然感到喉嚨乾得作痛。膀手想奪過這十七個人僅有的一隻「聖杯」。老頭阻止了他。「一號開始。按編號秩序飲水。誰也不必爭先恐後。」他說。「大宇宙也不過是個數學結構啊。自然秩序，在這兒替代法律。」

一號從十四號手裏，取過聖杯。打開塑膠桶的蓋，舀了滿滿一盅，骨通骨通，牛飲而盡。巴唧着嘴唇。「二號，」他喊。

玄德公火速伸出那隻乾癟癟的烏龜爪，接過聖杯，舀了水，小心翼翼地喝着。好像飲的不是什麼瓊漿玉液，而是生命的聖水。只要浪費了那麼一小滴，都會遭天譴似的。

聖杯傳遞到了三號的手裏。十七雙貪婪的渴望的眼睛，隨着這隻聖杯，一陣陣放亮。

「新同難注意，」大鼻林用僵硬冷漠的調子嚷。「女人，十五號；男孩，十六號；女孩，十七號。咱們在社會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墓穴裏却找到了。」

洞內昇騰起一陣古怪的笑聲。淒厲、陰森、憤懣和蔑視，兼而有之。雖然看不清他們的臉，但可以意會到那是一種不懷好意的笑聲。一種絕望的情緒，無可奈何的發洩。

古怪笑聲中，聖杯已傳至白相人。然後是老千和螞蝗、耶穌基督、王懷沙和梢公。嗒嘴弄舌之聲和怪笑聲混合在一起，聽起來倒像猪牢裏羣猪爭食的聲音。

花旦飲完之後輪到老頭。等到女人飲水時，大盅已無法將水舀滿。老頭帮手，拿起塑膠桶倒水。最後三個人依次飲完。大概孩子們的胃袋容量比較小，聖杯中還剩下半盅淡水。

「這是殘餘的生命，請一號同難代爲保管，」老頭將聖杯遞過去。「十五號娘母子優先飲用。有效期間至第二次開餐爲止。」

「單單飲清水，我們還是活不下去啊，」五號打着藍青官話說，顯然有些憤慨。

「別着急，十三號會安排的，」老頭安慰他。同時探手至大航空袋裏，取出一把長鑰匙，交給花旦。「當衆打開吧，」他說。

「先吃餅乾呢，還是先吃麵包？」花旦問。

「隨意。兩個大帆布袋，摸到手的先吃。」

花旦起身，咬緊銀牙，雙手擎住一個帆布袋，放到衆人中間。開了鎖。摸出兩筒枕頭麵包來。「這是天意，」他嬌喘吁吁地顫聲說。「如何分法？」他問老頭。

「每人半磅，」他說。「一筒麵包分作十份。」

「用手撕嗎？你老人家事事要求公平。這一回恐怕無能爲力吧。」

老頭不慌不忙，又探手到航空袋裏邊去摸取道具。摸出一根米突尺和一把彈簧刀來。「這一回恐怕要起動三號同難啦，」他平靜地說。「量好，刻好記號，然後切割，行嗎？哦哦，你不好老躲在暗角落裏。過這邊來，年青的生命應當朝向光明和青春，多多親近平旦之氣。」

酒鬼從暗影裏爬出來。一聲不響執行任務。

「手不要打顫，」老頭繼續說。「這是酒精害的，能够克服自個兒弱點的人，一定是個强者。」

三號清秀的臉蛋上泛着潮紅。「別尋窮開心，」他靦腆地說。酒糟鼻子在穴墓的霧靄之中，格外顯得紅豔，簡直是一朶初綻的紅棉。

衆人眼巴巴地盯住酒鬼將麵包切好。按編號分配停當。立刻狼吞虎嚥起來。

「你這隻航空袋，眞是個百寶箱，」賈將軍不勝羨慕地說。「我做了大半輩子老千，想不到還要再拜過門哩。」

老頭用勁吞下一大塊乾麵包。「世道艱難，江湖兇險，」他感喟地答。「人，必須懂得步步爲營，有備無患的妙處。」

「當然，當然。大道理人人都懂，做起來滿不是那麼一回子事。」八號把最後一小塊麵包精細地撕開，帶着一臉依依不捨之情，分兩次送進闊大的鮎魚嘴裏。「這不是弔我的癮嗎？到口不到喉，哼，半磅麵包！剛够塡板牙。」

「那是沒辦法的事，」老頭正色道。

「買雙皮鞋還有小碼、中碼、大碼、加碼的呢，像我這樣牛高馬大的漢子，半磅够嗎？」八號繼續嘀咕。「以後不作興來假公平，要眞手段。要吃，總得吃個飽。」

「廢話。」

「呸！」八號氣虎虎站起來。「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咱們散夥！」

老頭冷笑着。「你擧過脚的。我這兒有案可稽。」他說。

「那我準定收回這一脚。」

「由得你嗎？這兒不是旅舘，是生死地獄。這兒沒有什麼飽不飽的事。餓肚子是常事，有得吃是例外。每一個微不足道的衝動，都會成爲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如果你不想吃人，或被人吃，你就得努力克制自己。」

「剛剛脫下手銬，又要套上脚鐐嗎？」

老頭微露慍色。「差不多成爲一個人物啦，」他說。「不是同生，便是共死。跑單帮，撈世界，人地都不十分相宜的！」

八號擺出一副大老千的無所謂的樣子，嘴裏吹着口哨，雙手揷在褲袋裏，曲起兩條長腿，前後磋動膝蓋。看起來，似乎是雨過天靑，不會再爭吵了。

老頭紋風不動。嚥下了最後一小塊麵包。他突然直覺到反常的平靜裏邊，可能出現特殊的凶險。臉上的縐紋加深了。

沉默繼續着。酒鬼遞還彈簧刀和米突尺。老人順手塞進航空袋裏。花旦上鎖，交還鑰匙。把大帆布袋挪開。老千乘混亂之際，身形一矮，劈手奪取航空袋。老頭眼明手快。啪的一下扣住手腕。略爲向下一拗，老千殺猪般哀叫起來。老頭運力在指，用勁拶了一拶。八號疼得眼睛翻白，面唇發靑，跪下去了。「膿包！高子不做做矮子，何苦來！」他若無其事地說。「還要較量嗎？」

「下次不敢啦，哎喲，痛徹心肺。」

「諒你再不敢做回頭生意，」老頭說，鬆了手。「破壞規矩的，應當接受處罰。天平是不懂得慈悲的。」

賈將軍呆呆地瞧着腫泡泡的右手手腕。幽黯中透現出紫靑色，而且疼痛難當。「越老越辣啊，何必呢？」他抱怨地說。

老頭沒有回嘴。場面的蹊蹺是很顯然的。

「我不過鬧着玩的，」他自我辯解道。「你就頂眞，下毒手，施鷹爪功。」

「誰跟你鬧着玩，」老頭瞪了他一眼，厲聲吩咐。「桶在這兒，立刻到洞外去接雨水。桶不滿，人不必回！」

「這不像是充軍嗎？」

「也許是。」老頭迂緩地答。「象耳以下的水不准接。原因以後再談，耽誤了時間交不了差。行動比說空話，要上算得多。」

八號搭拉着頭，提起塑膠桶，慢慢踱出「墓穴」。

這老傢伙裝龍似龍，裝虎似虎。玄德公這樣想，同時嗅了嗅輭輭的尖鼻子。寒氣搔癢着他的鼻孔，他嗅到了墓穴裏的一陣陣腥腐的氣息，那正是冬春之交，蕭條濕冷的二月的天氣。他一連打了好幾個噴嚏。「法官的威嚴是法律的恐怖造成的。法律製造犯法的人。這兒沒有法律，呀且，呀且！」噴嚏打斷了他的喃喃自語。「怎麼會有法官？而且好像是鐵面無私的判官哩！」

「那是拳頭的恐怖造成的，」老頭接住話碴子。雙肘反撐在地，將身子略爲挺了挺。「這兒，法律的神話消失了，羅馬帝國統治世界的精神槓桿不再存在了。於是，拳頭替代法律。在這兒，拳頭決定一切。」

「那也是不公平的啊，」玄德公寒惻惻地說。「而且，也看不出拳頭能替代正義。」

老頭顫動着他那大禿頭，從洞口折射進來的灰黯的光線，在他的頭頂上發着反光。新歇的陣雨，又開始揚威了。「這兒至少仍然是人的世界，」他說。「比起那些個禽獸世界來，似乎强多了。」他補充。

「我看也不盡然，」神學生懶懶地搔爬着他的濕頭髮。

「沒有證據，不必發言，」老頭收斂了笑容。「一個小籠子裏邊裝八隻鷄，人家可以拘控你虐待牲畜；但一家八口一張床，却見怪不怪，習以爲常，好像這是應當的。其恩足以及禽獸，而與人無份。這就是文明社會最文明的法律，人們還要異口同聲，恭維這種法律是近代文明的產物，是最了不起的。是嗎？」

「這當然可以說是偏差，」十號繼續說。「不過恩及禽獸，到底祇有文明社會才想得到啊！」

老頭沒有再正面回答他。「五號、七號、九號同難請注意，」他揚聲說。「先帮四號、十一號整理床鋪。靠最裏面打地鋪，一墊一蓋。也要暫時委屈十三號的背部，拱一鋪軍毯，先分出個內外來。這兒是浴巾，」他打開航空袋，取出一大塊浴巾，遞到四號的手上。「好好把皮膚擦熱，兩父子光條條鑽到毯子裏邊去孵豆芽。寒氣入骨在這兒是無藥可醫的。」

四人起身開始動作。兩父子用勁地擦乾了身上的水氣，鑽進毯子裏邊。以兩人的體溫溫暖着自己。七號把濕漉漉的衣服收集好，在洞口扭乾了水，然後結紮成兩個大包，放在塑膠桶蓋上。五號把浴巾交還老頭。

「剛才談論的問題，還沒得到結論哩，」十號拖長着佈道時的那種調子說。

「這個荒謬可笑的問題，還值得談下去嗎？」老頭大不以爲然。「無聊！無聊的空談！你在『罐頭』裏邊焗悶過五個鐘頭，味道怎麼樣？那總該比倒提一隻狗罪行嚴重得多吧？誰被拘控過啊？現在輪到十五號她們三母子啦。我捐出我自己的毯子。」

「那你晚上蓋什麼？這麼天寒地凍，你老人家受得了嗎？」花旦好心好意地說。

「沒關係。披風勉强可以對付。」

「我捐出我的外套，」十號插說。

「三個人仍然不很够的，」花旦憐惜地說。

「那有什麼辦法呢？穴居野處，只有這一點點援助啦。」老頭同情地說。

「五號同難暫時替我頂頂碓臼，」花旦說。「讓我給她們每人找一套底衫褲，這樣，也許比較溫暖些。——一個女人，赤身露體的，太容易上當了。」

洞內回復了凄凉蕭索的寂寞。可以聽得見浴巾跟冷濕僵硬的皮膚的磨擦聲。像鉋子鉋着一段濕木

頭，其聲沉悶而單調。環坐着的人突然都有了凉颼颼的感覺。臉上、頸脖子上和手臂上暴起鷄皮疙瘩。

橫風斜雨正倒灌進「墓穴」裏邊來。

「我看還是不十分妥當，」花旦終於打破了沉默。「這兒還可勻出一條毛巾毯，一起送給你們吧。」

「好吧，快點辦吧，」老頭催促他。

「多少可以聊勝於無，」十號說。

「我對於十三號同難，如今又要另眼相看了，」王懷沙哄了哄鼻子，與奮地說。「你見義勇爲，我感同身受。」

「好說。你說得好。」花旦訥訥地咕噥着。白皙粉嫩的臉上盪漾着微笑，顯然他有點受寵若驚的樣子。「喂，這是衣服，這是毯子，將就對付吧。」

女人一面給孩子穿衣，一面嗶哩叭喇說着些什麼。她說得很急很含混，人們不容易聽懂她說的到底是什麼。接着，她抽抽噎噎啜泣起來。

「何理搞的咯？」四號掙扎着坐起。「不舒服嗎？」

「不是的。你會錯了意。」五號解釋道。「她說她現在已經是天堂啦。比起那種公社生活來，此地溫暖得多啊。」

「爲什麼她會突然哭起來呢？」四號追問。

「那是她想起了淹死的丈夫和一個兒子。她說她心裏很難過，」五號繼續翻譯道。「說到緊要關頭就哭囉。」

「這也難怪，」四號又鑽進軍毯裏。「骨肉情深，也可以見到她的情分。」

「該輪到六號和十二號啦，」老頭說。「囉嗦了大半天，泡在海水裏這麼久，也應該躺一躺了。」

「我無所謂，」六號說。「十二號同難先睡，我睏熱被窩。」

「如意算盤打得不錯，」十二號說。對着六號擠了擠眼。「兩個肉餛飩，攪在一塊，那是不會幹出好事來的。」

六號咭咭地笑着。小眼睛瞇成了一條縫。「黃連樹底下操琴。吃虧的恐怕是你！」

十二號橫了六號一眼。但沒有再回嘴。他覺得眼皮相當沉重；而他那雙牛眼睛裏，却瀰漫着蒼白的呆滯空寂的神情。他吃力地站起來，搖搖擺擺，踱到五號褙着的毯子後邊去了。

「擦好身，浴巾遞出來。有乾衣服替換嗎？」老頭問六號。「人都不是銅筋鐵骨啊。」

「不要緊，我匡得住。」

「那你快點把身子擦擦，」老頭說。「沒有替換的衣服嗎？」他重複說。

口技大王點點頭。

「我給你設法，」老頭一臉愁思悒鬱的表情。從大航空袋裏邊迅速地摸出一套唐裝衫褲，解開粗呢披風，脫下對襟絲棉襖，把身上那件長袖羊毛衫剝下來，順手交到六號的手裏。然後又一一着好。「把溼衣服先剮下來。在毫無辦法的時候打點小起發，這是一個大兵的哲學。哦哦，別發呆啦，趕緊換吧。」

六號起身走了。

「你這隻百寶乾坤袋，可真有些內容哩，」十號悄悄地說。

「應付獸禽世界，你不能不把所有的東西，裝在一個手袋裏。——你聽到過『流浪的富翁』，那種

新鮮名詞嗎？」

「流浪的富翁，」十號唸誦着。「這種人眞的有過嗎？這與禽獸世界，有什麼關係呢？」

「流浪的富翁，就是禽獸世界的副產物。他們專會鑽『法律罅』。因爲他們深切知道：通人一刀，刑法難逃；眞正殺人，免除罪刑。」老頭說着說着，突然痛苦地乾笑起來。「你覺得奇怪嗎？哦哦，說穿了那是半文不值的。如今世界上，就有千萬以上的人，以集體殺人放火，爲高尙職業哩。」

耶穌基督呆呆地僵在那兒。「照這麼說來，這兒倒是一片乾淨土啦，」他感喟地說。

「我想大概是的。」

許多人都在鼻孔裏冷笑着。「如果這個死島有一天醫活了，那些合理合法的職業兇手，不會平白放過咱們的。」老頭添說。

「這個死島，任何野獸都活不下去。也許可以免疫。」四號搶着說。

「恐怕不見得。」

「我敢打賭，」四號伸出手臂搖了幾搖。

「居安思危。老光棍的經驗，往往能預見未來。」

「這就是你把全部財產，放在一個大航空袋裏邊的理由嗎？」

「這個是你不明白的。十號同難。」老頭親切地說。「你知道整個地球的社會結構，被國際貿易和股份有限公司這兩大經濟怪物，徹底改變的事實嗎？」

十號狐疑地瞅住他。搖了搖頭。

「人在眞正的巨變面前，總是痲木不仁的。」老頭撫下身子機密地說。「而交易所的國際化，是流

浪富翁的溫床。他們的財產全投資在國際股票上面。他們頭頂上沒有一片瓦，脚底下沒有一寸地，旣無商店，又無工廠，甚至連家也沒有。千萬巨富，不過是航空袋一個。今晚在拉斯薇嘉斯欣賞肯肯舞，明晚可能在巴黎蒙瑪特爾留連，後天呢，可能在開羅欣賞肚皮舞。他們由這個大旅館移居到那個大旅館，由這一洲飛往那一洲。他們大都是很純正的世界公民。所以你們不可以藐視那班提航空袋的老傢伙，他們正在試驗未來世界的新的生活方式。好啦，輪到你啦，」他從六號手上接過浴巾，交到十號手中。「你跟八號打夥。」

等到十號揩乾身上的水氣，鑽進毯子裏邊時，玄德公已面青唇白，冷得手震脚騰，縮作一團。他咳嗽頻仍，並且哈虎哈虎地呼吸着，像拉風箱。看樣子，他可能是第一個頂不住的人。他草草揩拭好身子，躺下去，覺得畏寒畏冷。雖然加蓋了好幾張軍毯，仍然無濟於事。一種灰白色的疲倦正撩撥着他。他把兩腿儘量彎曲，以求保持體溫；而當他輕輕轉側時，他覺得腿子有點抽筋。

老頭見諸事已安排就緒，從藍布口袋裏邊取出二胡。「六號同難，你跟我到象鼻灣去，」他說。

「幹啥？」六號問。

「我想弄一爐木炭火來，」老頭答。「現在已挨近正午，正是高潮期。遲了，恐怕無能爲力了。」

「除非是神仙，你休想弄得到一爐炭火。」

「不必懷疑。——我們需要火烘衣驅寒，這就是一切。返來時，南中國惟一的拜火教聖火，就會在墓穴裏燃旺啦。」

衆人將信將疑，沒有做聲。老頭手提二胡，躬身走出墓穴。六號默然相隨。他倆的背後，有一陣令人惴惴不安的譏笑，鬧烘烘地從洞口透出來。

七

老頭和口技大王，靠着一塊光撻撻的大石坐下去。大石高約三丈，重達百噸，旁空挺立，氣象沉雄古樸，與象鼻尖端的礁叢遙遙對峙。

口技大王箕踞而坐，兩手分別擱在膝頭上。此時，橫風斜雨已經打烊，但見紛紛揚揚，飄落着麻風細雨，似霧非霧，似烟非烟。大海之上，白茫茫一片，能見度不大。他像影子一般陪伴着老頭，默然無語。時不時仰起胸脯呼吸着溼冷而略帶腥氣的海風。他的呼吸又深又急，聽起來有點像受了寒而耳聾鼻塞的樣子。

老頭將左腿盤在右膝蓋上。偷眼瞥了瞥六號。灰敗陰溼的天宇，低壓着他的大禿頭，浮現出一道白圈。這正是抬起肩膊灌悶酒的天氣，他這麼想。一張不愛嚕囌的嘴，在此時此地，可以說是無價之寶。一切已經够煩死人，如果再加上一張嘮嘮叨叨，專說蠢話的嘴，那一定會煩得你耳朶擂鼓，眼睛飛螢。

「你認不認識字？」他悄悄問。

口技大王眨着小眼睛笑。「鳥籠子裏邊關着那麼多奇奇怪怪的雀子，誰耐煩去認牠們。」

「那並不要緊，」老頭懇切地說。「人的好行爲，不靠那些小雀子帮忙。——連自個兒的名字也認不出嗎？」

「當兵吃糧時，連長把我叫做張得勝。其實在家鄉打流時，人家都喊我做張大毛。別人愛怎麼叫我就怎麼應。懶得去管這篇閒賬。」

「當然，當然囉，」老頭的鷹眼裏，突然燃燒着光芒。

「想必你家不會笑話，」口技大王的嘴扁得很難看。「爺娘過世得太早，發蒙書沒讀過一天。做靑光瞎子不算是我的罪過。你家，那不算的。——誰叫我前世作孽，今生活受罪啊。」

「當然不算，」老頭毅然決然說。「社會的第一樁罪過，也是最大的一樁罪過，就是不辦義務教育！」他的長臉上流露出黯然而且是忿然的神情。「上天並不禁止人們，用眼睛看所有的東西。爲什麼社會一定要限制它呢？」

口技大王似乎沒有聽懂老頭的牢騷。可是，小眉小眼之間，仍然綻露出柔順服貼的表情。這是一種心安理得的神氣。當蠢人受智者指點，或週身罪戾的人接受有德之人的指揮時，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種出自肺腑的懇摰表情。他們心甘情願地服從，因爲他們覺得追隨一位聖者，至少可以卸下肩頭上那副罪惡的重擔。

老頭緘默着。「如果你僥倖能够離開這兒，」隔了半晌他纔說。「你作何打算？」

「到處一樣，你家。苦命人到處一樣。吃虧守本份。有一天混一天。」

老頭偏過頭去，對直地盯住他的眼睛。見他的小眼睛裏突然漾動着淚水。「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他同情地說。「得過且過，那是不對的。」他語重心長地添說。

「眼面前就過不了關啊。」

「一切有我，」老頭輕拍着胸膛。「渡過目前這道難關想必不難。哦哦，高潮已經來了。」他勒起

絲棉襖袖子，露出亮晶晶的勞力士金腕錶。「十二點三十七分了，」他說。「最有規律的東西也最便於控制。潮水是最守信用的。」

口技大王的招風耳巧妙地抖動着。風濤震響在耳膜上。他一面諦聽着，一面呆呆望住老頭鼻樑上的那個怪疤。疤痕呈紫醬色，隱蔽在凸額的陰影裏，跟縐紋密布的黃褐色面皮有些打混，等閒不容易發現這個秘密。疤痕圓潤生動，抒發着淡淡的光輝，彷彿是被人用大拇指在印堂之上有意按捺出來的。特別是當老頭顰眉蹙額，或皺鼻瞪眼之時，那個圓疤顯得格外靈動。口技大王用搜索的好奇的目光，打量着這個圓疤，好久好久沒有挪開視線。

老頭會意。「看够了嗎？」他揶揄地挑動着花白的壽眉。「這個圓疤是有來頭的。它像什麼？」他反問。同時取出一塊小手帕，端正地平鋪在左腿上，然後將琴筒放在腿面上，用左手的虎口握住二胡的担子，向左傾斜成六十度左右；右手持弓，輕輕地拉推着，姿勢十分優美。

口技大王思索有頃。「有點像佛菩薩額頭上的那顆大痣，」他說。落後一想又覺得不大對頭，因此祇好傻兮兮地笑起來。

老頭並沒有瞧他。迅速地舒指探入琴筒，在琴桿的「風口」裏邊，挾出一張摺疊得很薄很精細的小紙條來。老頭瞧着瞧着，登時臉色大變。

「你家不大舒服嗎？」

「還好，」老頭敷衍着，把紙條折好，納進棉襖的暗袋裏。「印堂上那個大拇指印，是個標記，一切祆教徒都有這樣一個標記。」

「哦哦，仙教是什麼教？是降妖捉鬼的教嗎？」

「祆教就是拜火教。是古代波斯的神秘宗教之一。信奉的是善神阿穆兹德。」

「原來你家是信這個的，」口技大王坦率地說。「那才叫有意思哩。」

「拜火教的人死了，靈魂由陽神阿哈拉・馬芝大接引，昇進陽光永照的光明之谷。把屍身丟在曠野裏，讓兀鷹叼走。——你見到過此地的白骨嗎？」

「橫七豎八的，到處都有。眞嚇死人！」

「那就是拜火教的送葬方式。此地沒有兀鷹，就用四條神犬，代替兀鷹來執行陰神安格拉・梅茵雨的工作。神犬吃多了人肉，完全變成了餓狼。兇神惡煞的，一般人休想攏牠們的邊。你聽：二胡一開始拉奏，狗就跟着狂吠起來了。」

口技大王沒有再說什麼。

第一縷清徹的樂音，終於盤旋迴盪在濕冷陰森的空氣之中。樂音悠長而圓連，單純而淒愴，飄浮在黯淡的大海之上。樂音消逝了，然後又奏鳴着，變得更高更響。一種帶醉的情意，一種含淚的悲愁，從清亮堅實的樂音後面隱隱昇起。弓法疾徐有致，弓勢平穩靈活，力量既均衡又能持久，不斷挑撥着人們的心絃。它興奮而激昂地震顫着，發出一串潺湲的聲音，將縮瑟在石縫中垂死生靈的無聲的寂寞，溶合起來，結成一片慘淡淒涼的愁懷，一種虛無縹渺的思緒。接着出現了哀婉的旋律。顫弓和搓弓之中揚起了一陣陣生命的吶喊，靈魂的嘯傲；揚起了淒厲的野性的呼聲。——痛苦的掙扎，沒入甜蜜的瘋狂，樂音逐漸柔和了。

口技大王的心絃，急遽地抖動着。一種溫暖的慰藉之感，突然通過他的全身，彷彿有一隻溫柔的纖手，正在撫慰着他坎坷的心靈。他想抗拒，可是他抗拒不了。沈重而死寂的空氣復活了。春風噓拂着死

亡之島。海天烟雨，洋溢着婉媚的柔情，和一種春天的預示。而礁叢外，突然閃現出英雄交響樂四喇叭序章——遙遠的犬吠之聲，清晰可聞。

如今只剩下二胡的尾聲。逐漸淡下去，淡下去……寂天寞地，替代原始蠻荒的迷惘。汪汪的狗吠聲，透過白茫茫的烟雨，其聲凄厲，聽起來有如雪地荒原裏狼羣的嗥叫。

一葉扁舟，隱隱綽綽地出現了。它，像夢裏的青山，一陣比一陣分明。雖然在淚眼的透視裏，它是那麼遙遠，那麼渺小；可是，它畢竟是人間希望的象徵。

老頭收弓。「他們來了，」他用下巴示意，一臉神秘的笑和皺紋。「只有這支曲子能够使神犬狂吠。它是人和動物之間的橋樑。」

口技大王回味無窮地巴唧着嘴唇。「這支曲子叫什麼名字啊？」他問。同時輕聲模倣着剛才的演奏。

「獨弦操。那是我應許過你的。」

「可不可以再來一次？」

老頭抱琴於懷。用左手揉弄着右手的無名指。「恐怕這是最後一次了，」他苦笑着。

「那爲什麼？」

「問題全在這個指頭上。」

「這個我倒眞不懂啦。」

「你知道鬆弓和緊弓的分別嗎？」

口技大王惶惑地搖搖頭。

「鬆弓和緊弓的主要區別，就在無名指的運用上。拉緊弓時，無名指並不需要過份用力；可是拉鬆弓時，無名指的用途可大了。不過，不過。……」老頭痛苦地囁嚅着。

「不過什麼啊？」口技大王追問。

「可惜這個指頭差不多要報廢啦。好像有了痲木乏力的感覺。」

「有那麼要緊嗎？」

「當然是很要緊的。——獨弦操也許要成爲絕響囉。」

口技大王愕然盯住他。「那是什麼道理呢，你家？臂力和腕力，都很過得去嘛。」

「如果無名指帮不上忙，用鬆弓演奏是不大可能的。至少音色不會那麼柔婉優美，覺得滯重生硬。而且在音量的控制上，也顯得不自然，不方便。」

口技大王像小學生一般茫然睜大着那雙小眼睛。「可惜我擂茶杵吹火，一竅不通。」他羞赧地說。窄窄的額頭層聳着，一對招風耳滑稽地豎起來。

「沒關係。橫直多的是時間。」老頭耐心地解釋道。「你看，用鬆弓的一點點訣竅，就在這兒，」他持弓示範。「拉裏弦時，無名指必需用力扣緊馬尾，如果不這樣就不容易拉響，同時也會發生弓桿碰弦的毛病。拉外弦時，需要把無名指靠在弓桿上，以助一臂之力。一旦無名指帮不上忙，一切甭提啦。」

口技大王會心地點了點頭。

「唉，人生七十，已經活够了，」老頭不免感慨萬千。「山高水低，也是情理之常。誰能保得松柏兒長青呢？哦哦，他們到了！」他陡然起立，順手把胡琴遞到口技大王的手上，揚手打招呼。

小船攏岸。跳下一個戴蛋家尖頂竹笠，身披鐵灰色塑膠破雨衣的老頭子。他右手持篙，左手挽住四條狗的皮帶。走起路來，一顛一拐的，右腿已不良於行。此人不十分高，但顯得很硬朗。有一張萎癟呆滯的臉。臉上飽經鹽風侵蝕，皺紋特別深密，而且不規則地散佈着一叢叢的黴斑。像焦枯的菸葉上滿漬着蒼蠅屎。眼睛右眼大，左眼小，彷彿永遠在弔膀子。另外還有一撮雪白的山羊鬍子和一張只剩兩顆黃褐色牙齒的扁嘴。這些都是生命力衰退的象徵。數十年枯寂的生活壓彎了他的腰。而且還培養了一種自言自語的怪習慣。——對着茫茫大海發洩心裏的牢騷，而聽衆永遠就是他自己。他陪伴着影子度過了長長的一生。如今已是望八之年，生活的情趣只在寥寥數事上團團轉動：沉思、獨白、狗吠、濤聲；以及由於神秘的聖火之啓迪，而領悟到的生命、死亡、存在和空幻。信仰源於感情，它不受理性的約束和剪裁。老人的信仰是一種神秘的信仰。這種信仰根深蒂固地盤踞在他的潛意識中，和呼吸一樣，維繫了他半個世紀的生命。

老人將篙子捌進石縫。繫好船纜。繫好拴狗的皮帶。對着四條「餓狼」嘰嘰咕咕了好一陣，然後輕拍着每條狗的頭，將張牙舞爪，躍躍欲試的四隻畜牲安撫下來，然後一顛一拐，走向孤峭的大石。

夏大雨邁開長腿，輕捷地迎上去。兩個十九世紀的人物，開始了悠悠千年之前的碎談。

「老兄弟，想不到你又來了，」老人氣喘吁吁地說，嘶啞的聲調裏蘊藏着無限的情意。「讓我爲你按手降福。」

「謝謝，傳法，」夏大雨說，將大光頭微微前傾。「你的脚——」

「風濕症又發作了，」老人說，伸出右手大拇指，按捺着夏大雨印堂上的那個圓疤。「吾主阿穆玆德照臨。神龍呵護，陰濕遠離。逢凶化吉，遇難呈祥。諸般惡業，歸於阿利曼。」

「老囉，傳法。大家都有點龍鐘老態囉。」

傳法的右眼睛睜得特別大。獨眼裏洋溢着一種可以燃燒眼淚的火燄。夏大雨兩隻手放在腋窩下邊，他的目光是親切而寧靜的，而且帶着一縷不容易察覺的甜笑。「人老燈枯。人死火滅。塵世之上大限難逃。」傳法平靜地說。「老兄弟，這次碰了頭，下一次或許要在光明之谷見面啦。」

「我會追隨的，」夏大雨說話的態度很自然，一點也沒有做作的痕跡。「說不定我要早走一步。」

「那倒不見得。光景不很如意嗎？」

夏大雨的臉色蒼白。呼吸短促而粗壯。他力持鎭靜，可是那種鎭靜是反常的。情緒的過度壓抑，使他的臉冷酷得像岩石。

「當然，當然囉，」傳法嗄沙地說。「多此一問，反爲不美。」

「外面的風聲很緊。『風眼』裏再也窩藏不住身子。祇好到這兒來暫時避避風頭。」

「大概要呆多久？」

「至少半年。總公司的緊急通知上說：東京、曼谷、馬尼拉、仰光的四個點子全破了。現在正在迅速『安點』。香港和澳門兩地的機關，最近幾天恐怕也會查抄的。」

「有人通水嗎？」

「問題恐怕出在東京。我對野村這小子始終放心不下。不過，還沒拿到切實的把柄，此刻不能肯定是他做的手脚。」

「內線不通水，外線無巴鼻。」傳法說。「海底撈針，兀鷹一定叼走這奸細的心肝！這一趟你幾時起的旱？」

「起潮的時候。」

「丑時和寅時之間。已經一個對時啦。難怪昨晚神犬吠了大半晚。」

「走私船還彎到這兒來嗎?」

「有的。不過船隻減少了。經常是每個星期一班。跟去年前年相比，冷落多了。」

「大概是什麼時候進港?」

「通常是星期五黃昏入港，星期六挨黑時出港。要打探什麼嗎?」

「不，不。」夏大雨尷尬地用手指敲打着前額 。迅速地改變着話 題 。「咱們生還的機會更形渺茫啦。是不是啊?物資供應得上嗎?」

「勉勉强强够用，」傳法選擇了第二個問題作答。「每條避風頭的走私船，進貢木炭一百斤。淡水「琵琶桶。米麵、餅乾、魚肉、菜蔬各二十五斤。每星期就靠這點東西過活。」

「那不是有得多嗎?」

「除木炭外，其它各物，差不多都佈施完了。這兒好比鬼門關，來的去的全是餓鬼。他們的胃是橡皮做的，有多少裝得下多少。何況天有不測風雲，還要撙節半個月的糧食淡水，以備不時之需。」

夏大雨攙扶老人坐下去。「這樣比較舒服些，」他說，面露喜色。「吾主阿穆兹德昭鑒，弟子急需一爐聖火和一口袋木炭。」他低垂着眼皮虔敬地添說。

傳法雙手交搭在尖頂竹笠上，顯出一種不必談的神態。「那是不可以的，」他斷然拒絕。「安爐定火開聖壇，哪兒可以草率從事?」

「太陽普照萬邦 。比不上阿穆兹德神的愛心 。我要犧牲這個，」夏大雨誠惶誠恐地摸摸大禿頭，「來證明我自個兒誠實無欺。」

口技大王噗哧一下笑出聲來。「眞是『個回回不唸經，兩個回回假當眞，』他這麼想。小眼睛裏笑得淌出了淚水。

傳法用左邊那隻小眼睛不屑地瞟了他一眼。「你們總共多少人?」他冷冷地問。

「十七個。有男有女，有老有小。都淋成了落湯鷄。」

「這是什麼話!」傳法扳起一副冷面孔。「男女老小混雜，存心要壞此地的規矩嗎?」

「神的旨意。不是咱們的罪過。」

「花腿應當曉得厲害的。」

「也不關花腿的事。」

「要降罪到誰的頭上?」

「海難!那是海難!」夏大雨更形虔誠了。「黑暗的大海，打了個陰險的噴嚏，女人和小孩就遭了殃。有三位同難，捨命把她們撈起來，大家將錯就錯，湊合在一起啦。」

傳法保持緘默。開始沉思。萎靡的臉上顯得十分之不自在。

「亞吠陀經說得明明白白，」夏大雨引經據典，開始單刀直入。「强者保護弱者。安全的人救助遇難的人。還有，一切老人對一切兒童應有的慈愛。」

「得啦，得啦，老兄弟，」傳法打斷了他。「此時此地，一切大道理都使不上啦。這兒多的是互不相容的眞理。這兒的人，最要緊的是對自己慈悲。」

鐵鑄的性格!夏大雨眼光光地盯住傳法，想。主意既經打定，九條牛休想拖得轉來。「然而蘇魯支

教主創教時，並不是對自己慈悲！」他爭辯道。「穆護阿祿傳法，踰葱嶺，渡天山，護法東來，也不是爲了自己！」

「曉得的，老兄弟，我比你淸楚。不必班門弄斧啦。」

夏大雨的腦海裏倏然天靈一閃。「借兩樣東西可以嗎？」

「哪兩樣呢？」傳法鬆了口。

「一瓶火水。一袋木炭。行不行？」

「這個可以考慮，」傳法點頭。「你隨我來！」他吩咐。

扁舟在烟雨中出沒着。第二次攏岸時，夏大雨招呼口技大王過來帮忙。

「蔴袋和酒瓶必須歸還，」傳法鄭重其事地說。「我就在這兒等你。」

「好的，謝謝。」夏大雨喜孜孜地說。「一定親自奉還。」

口技大王揹着一蔴袋木炭。夏大雨左手持瓶，右手持琴，併肩而行。

「這老傢伙眞是個啃樓板的脚色，」口技大王嘀咕道。「木炭火水照送。要火就死活不肯。這是什麼道理啊？」

「要追究原因，最好去問石頭。」

「石頭能開口說話嗎？」口技大王詫異地說。「火水蘸木炭，只要一根火柴就够了，這到底有何區別呢？」

「謹守原則，絲毫不能遷就，這叫做頑石哲學。他爲了那爐聖火，一個人孤寂地守了五十年，已經够他受的了。只有這種絕地，纔會產生這種絕人！你不可以藐視毅力與決心！」

「這麼多的遞解犯，三山五岳的人馬都有。憑他那種古板個性，總有一天會被別人撏毛拆骨，做肉包子充飢的。」

「每個人都有生存之道。能够在這絕地，平平安安活上半個世紀，不是他這種身懷絕技的人，恐怕誰也無能爲力。」

「有幾度散手嗎？」

「也許還不止此。前年夏天我第三度放逐到這兒，曾親眼目睹過他露了一絲絲輕功。從象鼻尖端到重生島本島，全長約二百七十呎。低潮期露出來的礁叢，大小共八十八個。有的只露出一個尖。有的相距達一兩丈。他光着脚板一路這麼虎跳過來，居然面不改色。如果你要試試，只怕一二十人還不是他的對手哩。」

「既然本領有這麼高强，」口技大王頓了一頓。「那他爲什麼不出道做做無本錢的生意？」

老頭用指甲抹除掉凝結在凸額上的那顆黃豆般大小的冷汗。「三十歲之前幹多了。以後革心洗面，立志傳法。如今祆教的一團聖火，仍然在南中國海上繼續燃燒，他的功勞最大。在四十萬蛋民之中，他的話就是法律。而且，凡印堂上有着這個拇指印的，在這一帶海域縱横出沒，永保平安。」

「哦哦，」口技大王將信將疑。「私梟也不是好惹的，怎麼也服他？」

「如果沒有他領港，任何大小船隻，都無法靠岸。這兒的海水，叫滾油鍋；這兒的暗礁，叫尖刀山。但最壞的地方也有最好的用處。走私船一旦失風，這兒就是安全港。出這麼少的規費，獲得這麼大的安全，又何樂不爲？」

兩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墓穴」已經在望了。

「墓穴」裏邊正因玄德公的病，亂成一窩蔴。大家七嘴八舌在出歪主意，但沒有一條錦囊妙計是行得通的。彼此熱烈爭執着，用譏諷的口吻互相鑿穿對方之荒謬可笑。空話滿洞飛，徒亂人意。一直保持緘默的，只有黑市醫生一人。

玄德公的體魄，長期受毒物掏摸，早就虧損得不成樣子了。加以在「罐頭」裏邊焗悶了五個鐘頭，不死都要脫一張皮。上岸之後，等於從土耳其浴室突然提到冰窟裏邊，蹲在岩頭上又孵了一個多鐘頭的龜蛋，連內衣褲都結起一層冷霜。入洞後沒有好好休息。天亮後，又冒雨衝寒忙亂了一大清早。人變成了落湯鷄不算，到緊要關頭，居然還要發一發善心，漏一漏人氣，把那套「慈善」西服做做好事。現在當然輪到他呼天搶地，輾轉呻吟了。

據四號的臨床診斷，他的病狀是這樣的：

頭扎扎作痛。眼冒金星。高燒。氣促。鷄咳頻繁。脈搏甚急。四肢痲痺。腿部且有抽筋的症象。他診斷爲急性肺炎。如果不能及時施救，二十四小時之後，他就要向鬼門關報到啦！

「按摩按摩也許會好些，」大鼻林建議道。這是荒謬可笑的錦囊妙計之一。然而儘管荒謬可笑，那一份深厚的「同難感」和同情心，却是感人的。

四號沮喪地搖搖頭。他陡然覺得寒氣攻心，連忙把灰毯連胸連頸子裹緊。

「不行嗎？」大鼻林繼續追問。

「這是呼吸系統的病，」四號說。「醫生需要的是氧氣、鎮靜劑和抗生素。」

「按摩不是也可以帮助呼吸嗎？」大鼻林起勁地說。看樣子，他發了一股荒謬到底的蠻勁。

「這與肌體組織風馬牛不相及，」四號懶洋洋地答。不斷地開闔着兩手。

「旣然需要氧氣，」酒鬼說。「洞外的空氣，一定比洞內新鮮得多。咱們不如把玄德公搬到洞外，進行大氣療法。」

四號强忍住笑。寬額頭上綻現出兩條青筋。青筋呈V字形，直貫着鼻樑頂端。

這是絕望的人類，表露的一種絕望的情意。誠然，它是荒謬可笑的。但誰有這種鐵石心腸，來嘲笑災難呢？

酒鬼捲袖攘臂，準備動手。「你們不帮手我一個人也行。」他說。「一把瘦骨頭，輕而易舉。」

「且慢，」四號揚手阻止他。「外邊的空氣又濕又冷，那是一劑送終湯。」

「把能够禦寒的東西全部集中起來，」白相人說。「你看他正在表演『顫慄萬歲』！人不同號褂子相同，怪可憐的。」

四號仍然一籌莫展地開闔着雙手，未置可否。

「行嗎？事不宜遲。咱們說做就做。」

「可惜他的胸腔負擔不起，」四號冷冷地說。「唉，主意雖多，帮的盡是倒忙。」

「虧你還是醫生哩，」花旦尖聲嚷。「對肺炎都束手無策，慌成這種樣子。」

四號好像被人插了一刀似的，愕然掉轉頭去。「十三號同難說話要放明白點，」他忿恚地說。「誰叫我們生不逢辰，丟在這堆頑石上，死活不管呀？」

於是，出現了第五種謬論。

十號一骨碌爬起來，橫披着毯子。「人管不着的，上帝能管。有信心，就有希望。全能的天父，會把奇蹟彰顯在你們的眼前。」

「醫生的門關閉時，牧師的門開了，」四號懇摯地說。「你有上帝帮忙，我沒有。好吧，我退位讓賢。這本來就是個一無所有的精神世界嘛。」

十號與三號比隣而睡。此刻他半爬半跪，湊近玄德公，並且用手輕撫着他的烙鐵一般的額頭。「你不必走開，四號同難，」神學生說。「假如你們願意，請原地跪下來！用我們全體的哀哀禱告和祈求，使我們在天上的父垂憐。願榮耀歸於上帝，願地上平安，歸於祂所喜悅的人。」

他那種拖長尾音的調子，是富有磁性的。全洞十三個人，男女小孩和負傷的人，大家都肅穆地跪着，一動也不動。彷彿每一個人都遭受到雷殛。幽暗中，可以隱約看到一種不可名狀的哀愁，在每個生靈的頭頂飄浮，終於融合成一片沉沉的死氣。「墓穴」裡邊擠滿了陰森和恐怖；灰色與絕望。

在絕對正確的法律條文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在天平之上，在正義之上，在罪與罰之上，還高高地蹯踞着人心的無限仁慈！一個垂危的人，和十三個將死的人，用眞正的心聲組成的混聲大合唱，簡直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神學生的高吭的哀禱，賦於了人世的悲哀以沉重的壓力；而其他諸人的喃喃低語，却將人類的痛苦濃縮成爲血淚。當夏大雨和口技大王相率鑽進「墓穴」，開始接觸到這種沉重的壓力，以爲死了人。兩人身不由主，也同時跪下來，爲脫離苦海，早登仙界的同難靜默誌哀。

神學生的禱告做完了。洞內逐漸恢復常態。

「誰過了？」老頭問。

「三號同難得了急性肺炎，眼看着只好聽天由命，」花旦哭喪着臉說。「醫生無法可想，耶穌基督率領我們全體，爲他禱告。」

「哦哦，原來如此。」老頭恍然大悟。「木炭和洋油都弄到了。一號同難，請你到外邊搬幾塊石頭進來，讓我們生一爐炭火驅寒烘衣。」

「你老人家的神通眞大，」花旦說。「石頭縫裡居然能掏出火水木炭，不是鬼怪，定是神聖。」

「都不是，」老頭打斷他。「抓別人頭上的帽子打彩。慷他人之慨。」

「三號同難的病勢很嚴重，您有沒有法子可想？」

「得意不宜再往，」老頭說。「我的性格像石頭。我那位老友的性格完全像鋼鐵。弄巧反拙，以後再想找他帮忙可就難啦。」

「總不能見死不救啊，」黑市醫生插言。「倘若我們不盡最後一份心，明天此刻，他祇好到陰曹地府，去擊鼓鳴寃。」

老頭壽眉深鎖，眼睛裡閃爍着一團驚心動魄的火燄。他渾身上下，彷彿籠罩在寧靜的恐怖之中。「你們是「有死亡才有生命，」他喃喃地說，聲音裡有一種令人忐忑不安的跳動，有一種灰色的顫慄。「你們是不是已下定決心，從死神手裡把生命搶回來？」

「當然囉，」衆人的聲言。「還用得着問嗎？」有好幾個人補充說。

「重生島距離澳門十七海里；距離香港二十九海里。誰對這一帶海域比較熟悉？」

衆人怔住了。久無回答。

「有一人是能够勝任艱巨的。那就是我那位老友。可惜他最近風濕病很嚴重，無法伴送你們。」

「十七海里好遠囉，」十二號說。「又碰到二月的陰雨天，風大浪大，游泳也確實不是時候哩。」

「當然要用船的，」老頭說。「否則，只好使用直昇飛機。」

「蒙着被窩說夢話，」十二號在齒縫裡罵。「見你的鬼！你以爲半截爛船能够派什麼用場嗎？」

「十七海里死亡航程，」老頭厲聲說。「現在開始招募敢死隊！」

「有些什麼條件？」黑市醫生說。「我想單靠血氣之勇，不容易達到目的。」

「第一、對海上操作，富有經驗。在海上駕駛一條小船，就等於在陸上指揮一支軍隊，機智和沉着之外，還必須具備眞正的毅力與決心。」

「這個不需關照，」十二號搶先說，「我有資格應徵。」

「我也會，」六號說。「第二呢？」

「第二、必須熟悉這一帶的海域。因爲我們沒有六分儀，沒有羅盤。方位、遠近、流速、划速、風向等等、等等，必須憑經驗決定。」

十二號和六號洩了氣。

「船呢？」十五號突然從毯子裡坐起來。

「船歸我負責，」老頭答。「一條小船，大概可以容納三個人。玄德公佔一個。另外還要揀選兩名義勇軍。」

「我掌舵，」十五號頂眞地說。

「我負責划船，」十二號嚷。「死命掉活命，餵了魚算數。」

事情就這麼決定了。

三號把一身衣服脫下來，裝備了玄德公。花旦的毛衣，短外衣和百褶裙，裝備了十五號。七號的底衫褲和十號的外套，臨時成爲十二號的披掛。

半截爛船做了舁床。分由一號六號十二號與十四號抬着，向象鼻灣出發。

夏大雨把麻袋和酒瓶交還傳法。「還有一樁事要麻煩你，傳法，」他說。「有一個同難得了急症，必須借你這條船到澳門去走一趟。」

「老兄弟，你眞喜歡招攬閒事，」傳法嘀咕着，面露不豫之色。「我病體尚未復原，恐怕帮不上你的忙。」

「這個我知道的，」夏大雨說。「祇要你出船，不要你出力。」

「如果沒有我領港，這條小船能闖過尖刀山嗎？」

夏大雨楞住了。「無論如何請你帮我這次忙，」他說。「救人一命，勝立九壇聖火啊。」

「這條船是重生島的一線生機，你知道嗎？」傳法粗聲斥責道。「它溝通內外，緊急應變。如果觸礁沉沒了，我們全體也跟着完啦。」

「那我會想法子的，」夏大雨向他丟了個眼色。「十二號跟我上船，到鐵舶子上再仔細商量如何？」

傳法把四條神犬牽上小船。十二號坐上船頭，夏大雨和傳法併肩坐在船尾，老人撐篙，小船箭似地離岸。雙槳咿呀地划起來。

「有些工作沒有人能够代替，」傳法傲岸地說。「這條船關係全島生死存亡，說什麼也不能出借。」

夏大雨從灰色披風裏摸出打火機烟盒。按掣，取烟。打燃火，遞一枝給他。「暫時借借無妨，」他用食指輕敲着烟盒。「只要你能够想法子把他們送到澳門，我保證賠你一條遊艇。」

「有啥用啊？」傳法苦笑着。「擔杆山的巡邏砲艇，眞的缺少活動靶子嗎？」

夏大雨皺眉瞪眼盤算着。「公海上也准許他們撒野？」他突然氣忿忿地笑起來。

「最自由的地方也是最危險的地方，」傳法把右眼睜得特別大。「公海上搜查騎刼是海盜行爲。可

是世界上偏偏有那麼多合法的强盜！」

「國際公法庇護下的活强盜，」夏大雨補充道。「十二號同難請注意，礁叢前面有陷沙，小船在這兒必須繞道。」

「是。記得的。」梢公漫應道。「水色有點打混。當然那是警告。」

雙槳繼續哼唧着，呈S形穿挿於「象鼻」之間。傳法收槳，開始運篙。小船擦過「臥蠶礁」外側，「鐵舶子」在迷離烟雨中終於像鬼怪一般出現了。烟雨擴大了它原來的形象。

而海上波濤，彷彿賦給了它以生命。潮水神秘地顫慄着，它也像陰影般在動搖。

「鐵舶子」嵌在一座雙子礁的中間。滿潮時，浪花在船底吐着泡沫。低潮時，船底距離海面約四呎，呼嘯的海風可以在船底下鑽來鑽去，把這座雙子礁和孤懸的鐵銹斑駁的船，做成一個風窩。每當月白風清之夜，潮落霧收，頑皮的風和搗蛋的水，就會在船底下淺唱低吟，八音齊奏，一片天籟，妙絕人寰。

「鐵舶子」的來歷，言人人殊。有的說是一艘遭受海難的走私船。有的說是一艘日本人的供應船，於一九四二年春，被颶風吹離航道，從牛角山一直吹到象鼻灣，擱淺到這座雙子礁叢中。有的則指爲一艘遭到嚴重海損的貨船。諸如此類的風言風語，不一而足。但傳法老頭子從重生島本島移居到鐵舶子上，却是一九四二年春天的事。而且有一件秘密，一直未曾揭曉，那是任何人不准下底艙。二十年來，在這兒超出生天的棄民，累百盈千，但從無一人被准許下到底艙，一探究竟。甚至連夏大雨也不例外。那張用古波斯文書寫的厚牛皮紙封條，禁錮了這條船的秘密達二十年之久。

傳法把纜索繞在鐵蔓上，先牽四條神犬上鐵舶子。把牠們鎖在後艙。然後招呼夏大雨和梢公，搶小

船登大船。

船面簡陋地用木條、石塊，間格成三個艙。後艙爲儲藏室，有陌生人上船時，兼作房客。中艙爲臥房。一床、一桌、一椅之外，面盆架上還安放着一個凸凸凹凹的歪彎臉盆，架子上掛着一個包着黑絨布的木錘子。大概這隻銅臉盆有兩種用途：平時可以洗臉，召集棄民們摸石頭時，就用它來鳴鑼聚衆。挨近床頭有兩個鐵架子。上一層放着一個大航空袋，裝得飽飽滿滿的，換洗衣衫和維他命丸、魚肝油精丸，以及萬金油、頭痛粉、阿司匹林之類的東西，全裝在裏邊。下層放的是個大漱口盅、熱水瓶，兩個玻璃杯和兩副杯筷碗盞，兩瓶葡萄牙釀製的白蘭地和兩大卷羊皮紙謄錄的古波斯文經典——「亞吠陀」與「稱德亞吠陀」。大漱口盅裏折疊着一條雪白的毛巾，中間挿着一柄尼龍牙刷和一筒大號高露潔牙膏。一切顯得纖塵不染，精潔異常。

「你的一份，這回用不用？」傳法親切地問。

「到時候再說吧，」夏大雨輕鬆地答。

中艙裏邊還有幾件東西是隱蔽的。譬如說：床板底下就有一個洋瓷痰盂和一隻瓦尿壺，它們被拖齊船面的毛毯遮掩着，等閒不容易發現它們的蹤跡。枕頭底下還平放着一把小巧鋒利的波斯彎刀。鞘上鏤鐫着七星伴月，抽刀出鞘時寒光奪目，是「傳法」的防身之寶。當然，棉被裏的秘密，夏大雨也是知道的。「買賣好像更發達了，」他用搜索的目光盯住棉被說。

「一日三餐，兩乾一稀，勉勉强强够吃啦。」傳法莞爾而笑。打着荷包摺的扁嘴笑得像個狗洞。

所答非所問，梢公困惑地想。

可是兩個老人都面露會心的微笑。顯然他們之間，存在着共通的語言。

三個人默然退至前艙。前艙是用一個爛船篷和幾塊油布接搭而成，顯得有幾分矮塌和侷促。三個人彎腰弓身鑽出來，相繼圍着聖壇，箕踞而坐。

聖壇兩尺見方，高約七八寸，是用火磚築成的。聖壇中央放置着一個白燦燦的銀火爐。火爐的荷葉邊上蹯踞着兩條火龍，張牙舞爪，互相怒目而視，狀至生動。銀爐底下有風口可以自由調節火勢。此刻，爐裏的木炭已經起了一層層白燼。傳法嘴裏唸唸有詞，一面用銀火鉗撥揚炭灰，一面挾起木炭送進銀爐裏。同時把風口的瓷門推到一邊，爐火迅速上騰，火星辟啪四迸。傳法按了按頭上的尖頂竹笠，兩隻手交叉擺在自己的肚子上，右眼開，左眼閉，好像目光和火光之間有一條神秘的鐵鏈，把他的視線緊緊地拴牢了，狀如老僧入定，姿態格外莊嚴。夏大雨低眉垂目陪侍，嘴角上那縷玩世不恭的譏笑不見了，虔敬的神色固定在眉宇間。

傳法唸完經。夏大雨幾乎是舊事重提，搶先談到借船的事。

傳法嗤了一下鼻子。「老兄弟，你眞多事，」他抱怨道。

「我們一生之中，總有突然洞悉一切的時刻，」夏大雨沉着應付。「這種時間往往很短，而且往往有某種善心和某種責任感相伴。我不知道你經驗過這種時刻沒有。我現在經驗的就是這個。」

傳法對直地望着他的眼睛。「不好的兆頭，」他的下巴打顫。「是的，兆頭不很好。」他重複着。

「不管怎麼樣，我要盡我最後這份心。」夏大雨頂眞地說。「也許以後不會再麻煩你了。」

「你覺得這一關眞闖不過去嗎？」

「我想是的。唉，誰知道呢？我們都生活在荒謬可笑的命運裏邊，可是我們對它一點兒也不瞭解。悲劇就是這麼一代代演下去的啊。」

「既然如此，」傳法沉吟有頃。「我應允你好啦。」

傳法的右眼裏燦現着的眞摯感情，同時也感染了夏大雨。「迅速行動吧，十二號同難，」他無力地揮動着手。喉管裏和眼睛裏同時都有了眼淚。

梢公起身。「一個人行不行？」傳法問。

「當然可以，」梢公頭也不回，解纜持篙躍下小船。

「破船也一起運過來，」傳法揚聲吩咐。「緊急時，還可以派用場。」

梢公在喉管裏哼了一聲。小船左右顛簸了一陣子，終於沖刺而前。

「哪號碼頭比較安全？」夏大雨問。取出煙盒遞上一枝煙給傳法。

傳法點燃煙。「五號碼頭，」他堅定地答。「那個碼頭很打眼。過了水師樓挨次順數過去，大生利魚欄的霓虹光管，就是個顯著的目標。」

「水師樓？」夏大雨困惑地說。

「你不曉得嗎？哦哦，水師樓是我們老派人叫的名字，現在叫做港務廳檢查所。就是在港澳碼頭旁邊的那座洋房嘛。——甕中捉鼈，包管萬無一失。」

夏大雨熟練地掰開煙盒，把耳機塞進耳朵裏，從暗袋裏取出那張薄薄的打字機紙，攤開來，瞥了瞥新規定的聯絡呼號，忽然笑得老淚直淌。

「Take smile back home, my pet,」他嗒嗒地撳着收發報機的鍵盤。「At five o'clock.」

「虧他們想得到，」他幾乎是自言自語。「小乖乖，面帶笑容，五時回家！太富有詩意了！」

「那是要他們在五號碼頭緊急接應嗎？」傳法扁起嘴巴傻笑着。「對着閻王扮鬼臉，眞他媽的不知

死活！」

夏大雨沒有回答，他取鋼筆在手，聚精會神地捕捉看不見的幽靈。

五分鐘之後，對方的電訊發送出來了。翻譯出來是：By looking at you, my yum yum girl.（正密切注視中，我的心肝寶貝。）接着又傳過來三個i字，夏大雨的枯乾的手指頭索索抖動。沉重的心事和陰森的表情，全摺疊在長臉的深密的皺紋裏邊了。痲木與癱瘓的感覺，像電流一般流貫周身。他眼睛發黑，耳鳴心悸。面色蒼白得像死屍。

「出了毛病嗎？」傳法詫異地問。

夏大雨萎頓地點了點頭。「脖子被別人搭住了。機關正化整爲零，緊急疏散。」

「大概要多久纔能够復原？」

「至少三個禮拜。現在趕緊安排後事吧。」

傳法焦灼地注視着那爐神秘的聖火。火勢正赫赫炎炎，向上昇騰。一團綠火，在最上邊那根木炭上伸縮、游走，忽高忽低，忽明忽滅。傳法唸動眞言，綠火滴溜溜燎了一圈，突然熄了，白烟裊裊上昇。那是「啓示錄」中慘酷的形象。傳法的獨眼裏漾動着陰鷙的冷笑。他臉上的凝靜神色倏然不見了，彷彿給抹掉了似的。而密結在鼻樑兩邊以及太陽穴兩旁的「黑斑」，異常地彰顯着。扁嘴萎癟地向內牽縮，露出了兩顆黑褐色的蟋蟀牙，樣子恐怖極了，也可怕極了，簡直像鬼怪。

「在數者難逃，老兄弟，」傳法終於開言。「聖火的默示是無比神奇的。生、死、信仰、盼望，將在阿穆茲德神裏邊合而爲一。」

夏大雨從暗袋裏信手摸出一本支票簿。那是滙豐支票。在 Deposited（存入金額）欄內，用打字機打着 5,000,000 一行數目字。「活够了，」他沮喪地說。「也該是回老家的時候啦。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希望能把我份內的錢，花個精光。」

「錢多不多？」

「購買理想，當然不够。不過花費在這堆死石頭上，可能綽有餘裕。」

傳法不便再盤問。夏大雨開了一張六十萬元的現金支票，把 David Sharp 那個古怪化名簽上。

「幻想的眞實意義不是別的，乃是對現實挑戰，」他說。「應付近代文明，必須施展近代辦法。這麼一條小船，未免太原始了。我們必須購置兩艘私家潛艇——PC3 型的和 PC6 型的，緊急應變。」

「私家潛水艇？」傳法衝口而出。驚奇與忻羨之情，浮現在獨眼裏。「那倒是個新鮮玩意。老兄弟，我十分佩服，你在這些地方，眞是一把好手。——什麼地方有得買？」

「芝加哥。」

「那麼遠。恐怕遠水難救近火。」

「凡事總求盡其在我。而且，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將來能够享受這近代工具的，也不必是我自己。」

「一條已經够啦。何必兩條？」

「要幹，就得大刀闊斧幹。不幹拉倒。」

「你這種個性，眞是至死不改。」

「等我開完購物清單之後，再回答你，」夏大雨忽促地說。摸出另一本澳門大西洋銀行的支票簿，加開了十萬元的現金支票，並規定用途如下：

贈送病人醫藥生活費二萬元。（如病人不幸死亡，此筆贈款移用爲喪葬費。餘款如能打聽出死者家屬的下落，作爲恤金。）

向船廠街廣懋船務行訂購兩艘二五噸機動漁船，付訂金五萬元。必須訂明在半月之內交貨。餘款漁船送達時面交。

另二萬元按下開明細清單，購置、淡水、餅乾、水菓、汽水、鹽、糖、水火、炊具、各式禦寒衣物、毛毯、日常用品、北極睡袋、簡便醫療器械、各式藥品、多種維他命丸、魚肝油丸，以及臨時租賃一艘機帆之租賃費用。

另一萬元爲流動金。

六十萬元滙豐支票，用途見另紙。必須火速派出專人，面交港方負責人辦理。

一切力求隱蔽，以不直接出面爲原則。

接着，他在背面開列出購物清單。簡明扼要，有條不紊。

諸事辦妥。他扭開二胡「擔子」的頂端，把支票和信塞進去，然後將機關扭緊。「非法的人向合法的社會挑戰，這是第一個回合，」夏大雨微笑着，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學問是良心的重擔。七十年來，橫行無忌，心情總是沉重的。不過這一次我有了不同的感覺。死到眉毛尖上，心情却異常輕鬆。」

傳法翹起大拇指。「破釜沉舟，老當益壯，」他感歎地說。「老兄弟，單就這份決心和毅力而言，也足够爲我們的祆教揚眉吐氣。」

「分在我名下的現金，總共有一千萬元。短時期內，我還想不到揮霍精光的路子哩。」

「有這麼一大筆款子，十幾個落難的人，大致都可以得救啦。」

「當然這是目標之一。但治本重於治標。必須先把這個死島醫治，那班永遠不受文明社會歡迎的人物，纔有安身立命之所。建立一個容許一切人活下去的新環境，阻止墮落的人不再黑吃黑，讓不幸的人都能抬頭挺胸做人，問題可眞不簡單。」

「日暮途遠，老兄弟，你我都不算是年輕小夥子囉。」

「其所以我要購買兩艘私家潛艇，無非是想到要一勞永逸。」

「道理何在呢？」

「這種操作甚爲簡便，用電池發動的小型潛艇，將成爲海洋研究的有效工具。——人類的先天環境，決定了他們的苦命。太空發展並不能解決人類未來的實際問題，減輕人口繁殖對地球球面的可怕的壓力。今後人類的命運決定於對海洋的開拓。如今正是我這個太空黨黨魁，掉轉頭來，密切注視地球的時候了。」

「爲什麼一定要買兩條船呢？」

「PC3 型潛艇，只能坐兩個人。活動範圍只有二十英里，潛航力只有八小時。只能作緊急避難之用。PC6 型可不同了。它的駕駛室和乘客室分開。可以搭乘五個人。活動範圍擴展至五百英里，潛航力一般可達十小時。所以它將用於海洋探測。」

傳法捋着頷下的那把山羊鬍子。以親切的微笑，表達了他的讚許。「對的，你是對的，」他說。「你的腦筋很够用。做壞事是罪魁。做好事是善首。古靈精怪，不由不使人佩服。」

「此刻不是灌米湯的時節，」夏大雨說：「我們先來計劃這十七海里的航程。」

傳法起立，帶他鑽出前艙。兩個高瘦的老人站在船頭甲板上。

「你望得到前面的那三個小島嗎？」傳法指點着。「像個品字形，這是划向鬼門關的第一站。」

「是不是萬山羣島的尾島？」

「不錯。正是。」傳法說。「對正這個品字划過去，如果風向不變，七點鐘左右小船可以穿過萬山羣島。死亡的航程，完成了三分之一。」

「有邊防軍嗎？」

「是荒島，可大膽放心通過。第二站是橫琴島。那兒有一連駐軍，並且有巡邏艇搜索附近海域。必須小心應付。」

「萬一碰上了怎麼辦？」

「希望不要碰上纔好。」傳法開始深思熟慮。「過了萬山尾島，澳門的燈光就是最顯著的目標。船最好偏向蜘蛛羣島那邊，繞過橫琴島，向九澳偏航。」

「他們都不那麼熟悉航道啊，」夏大雨低聲說。「大海茫茫，不辨東西南北。除非是你親自送他們一程，否則，不獨是功虧一簣，而且難免送肉上砧板。」

傳法連連搖頭。「有心無力，實在抱歉。」

「我知道你不是那種見死不救的人。」

「右腿和右手差不多已經報廢啦，老兄弟，」傳法憂鬱地說。「你的事我一晌都願意效勞。這一次確實不成。」

「該死的風濕！」夏大雨罵。「那該怎麼辦呢？」他猛揣着手指頭。

「倉卒之間，想不出萬全之策。」

「一個人情能够做到底纔好，傳法，」夏大雨懇求道。「我平生不作興幹沒後梢的事。」

「行船跑馬三分險。一切要看他們的造化。」

夏大雨的雙目烱烱放光，像撥開了浮雲霧氣的星星。「蛋民們怎麼能够來去自由的？」他提醒他。

「哦，有了，」傳法喜孜孜地拍打着大腿。「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你不提醒我，我倒忘懷啦。——我這兒還有一扎僞造的邊防空白通行證，是專們派給蛋戶應急的。不妨塡三張備用。碰上了多費點唇舌，總歸可以矇混過去。」

「事不宜遲，說做就做，」夏大雨催促道。「如果有多的，塞兩張到琴筒裡邊，以備接應的人不時之需。」

兩個老人轉到中艙塡好通行證出來時，十五號和十二號搖的小船，已經到了。

傳法轉身拿了一塊油布，給玄德公搭了一個船篷，然後解下破雨衣，加蓋到他的身上。「外海的區浪相當大，」他叮囑道。「掌舵的必須加倍小心。船有點兒漏。這兒是戽斗，漏得太厲害時一定要把水戽出去。」

十二號和十五號，帮手把爛船拖上鐵舶子。

「十五號同難請上來，」夏大雨用半鹹不淡的廣東 話說，同時打手式叫艇婦上大船。「落潮開始啦。時間已很迫促。十二號同難先送我上岸。」

「請等一等，」傳法說。匆匆忙忙鑽進臥室，取出一支航空曲尺和一根彈帶遞到夏大雨手上。「防身之物，給你壯壯膽。」

夏大雨迅速地把它纏在腰際。「好啦，一切就緒，」他輕捷地下到小船裡邊。「聯絡訊號和航行要

令，歸我緊急傳達。」

小船再次划向重生島。夏大雨把值得注意的事項一一交代淸楚。十二號留神諦聽，嘴巴在不知不覺之間，喝成了一個喇叭。

「過了水師樓，順數過去第五個碼頭，望得到大生利魚欄的霓虹招牌。」他不厭其煩地重複着。「你們倆人提着胡琴上岸時，如果有人問你唱什麼曲子，你該如何回答？」

「獨弦操。」梢公迅速地答。

「單獨的獨，弓弦的弦，體操的操，」夏大雨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地說。「這個必須記牢。通行證用油紙包好，要好好收藏。回答邊防軍盤查時，讓十五號開口說話。」

「曉得的。我又不是三歲小娃娃。」

「一切小心在意，」夏大雨繼續叮嚀。「能留則留，好自爲之。祝你一路福星。」

老頭一躍登岸。目送小船漸漸遠去，漸漸變小，終於消失在乳白色迷離煙雨之中。他陡然感到，消失的是他生命的某一部分。他對浮萍發生了很親切的情緒。浮萍在腦海裡飄盪。老頭的慧眼，正深深透視着這形象後邊的東西。

八

梢公站在船頭，緊張地用篙子點撥着船行的方向。他遵照傳法的指示：逢磨漩，點水眼；尖刀山，用篙撐。他默念着這十二字訣，小船左衝右突，迂緩地搖離了象鼻灣。

痲風細雨仍然沒有停止的跡象。水平線上，一髮蒼山，若斷苦續，忽高忽低，展現於海天深處。乳白色烟雨微芒，將生命賦給了萬山羣島。長蛟臥波，有時首尾畢現，有時見尾不見首。小船正遵照傳法的指點，顛簸着，對直划向品字形的三個荒島。

在迷濛的視野裏，三個荒島祇是三個灰點，隨着小船的顛簸在起伏沉浮，彷彿是藍色的波濤上燦開的幾朵小花。

鷄咳掩蓋了玄德公的哼唧呻吟。高燒像針一般刺扎着他的太陽穴。迷迷糊糊的，神智已經不大淸楚。小船破浪滑行。一縷褐色的疲倦，在他的眼皮上震顫；人在搖籃，兒時的溫馨的夢，帶給他一種將醒未醒的沉迷，一種恍恍惚惚的疲憊。妻子和兒女的聲容笑貌，從遙遠的憶夢中捕捉回來，半像影子，半像霧靄；時強時弱，有明有滅，宛如風前的火花。——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他想到的不僅是自己。

當一切都被海洛英的毒氣所吞沒的時候，如今，留在他自個兒心影之中的，就只是含淚的哀愁，以及骨肉之間無窮的情意。

風向未變。西北風刮面如刀。小船順着風勢，順着海流，從斜刺裏闖向十七海里死亡航程的第一個關口。

大海雖板起一副陰沉的面孔，但它的內心却是慈悲的。浪花細碎，海水湛藍，一點凶險的影子也找不着。老天爺既然肯帮忙，梢公和艇婦的心裏也得舒暢。前槳和後槳合拍地划起來。航行甚速。他倆的臉上，同時有了一帆風順的興奮的表情。

頑皮任性，是大海的精神面貌之一。而恬靜沖虛，包涵一切，是大海的另一精神面貌。在她恬靜沖虛時，我們看到她的優容；在她頑皮任性時，我們看到她的肅殺。她那種神秘的變化，她那種喜怒無常的古怪脾氣，完全決定於氣流與海流的相激相盪。水手們經常把風和海的戀愛叫做「鬼怪親嘴」。形容得雖十分香豔，但那是要把命根子提在手上來玩的！

氣流是空氣中的海流；海流則是大海的氣流。位置不同，性質十分接近。——鬼和怪，總是懾命的幽靈的形象。氣流和海流分手時，風恬浪靜。氣流和海流擁抱時，駭浪驚濤。水手們眞不樂意看到它們的「死亡之吻」！

然而，不樂意看的，偏偏被看到了。

艇婦驀然抬頭，一團鑲着暗藍色寬邊的白雲，正從外伶仃和蜘蛛羣島之間楔過來。遙遠；但很清晰；明亮，却很冷漠。海上的人叫它爲雪雲。在南中國海域，往往是低氣壓槽的冷鋒開路，而雪雲尾隨跟進。牛頭馬面之後，緊躡着一個白無常。艇婦幾乎唬呆了。

「沒命喇，」她尖聲嚷。「睇睇先，白無常來喇。」（先看看，白無常來了）

「什麼白和尙黑和尙的，」梢公喘着氣，狠命划了一槳。槳吃水很深，泖起了一團銀輝色水花。

「再加一把力。到萬山，不到一半的光景啦。」

艇婦驚慌過度，把舵不穩。小船滴溜溜突然轉了一圈。

「見你的鬼！」梢公停槳，掉頭迴望。「想和尙想昏了頭。——變肥食包你有份！」

艇婦被訓得張口瞪眼。普通話她也能够聽懂個七七八八，祇是說起來結結巴巴，辭不達意。「你睇，你睇，」她嚷。對住東北邊的天空指手劃脚，喃喃訥訥地繼續說下去：「呢個怪雲，叫白無常。邊個睇到——人死蛇脫皮！」（那個怪雲，叫白無常。那個看到，死了等于蛇脫皮。）

梢公平抬右手，起着象皮皺的寬大的巴掌在額頭上搭了一個篷。「沒關係，」他說。「雲就是雲嘛，算什麼？何必大驚小怪？」

大膽並不等於勇敢。無知的人往往大膽。

長江的風險和大海的風險畢竟是截然不同的。長江跟大海相較，蜿蜒如帶；大海是一片汪洋。長江處處有纜岸。大海却只有水天相接的一條虛線。纜岸是固定的，人們隨時可以躲避災難。虛線是游移不定的，靠海吃飯的人只曉得憑老天爺的仁慈討生活。運氣好，平安無事；運氣不好，聽天由命！操作技術在一葉輕舟之上所佔的比重，不啻螻蟻之於泰山！

艇婦驚魂甫定。咬緊堅實的牙齒，一聲不響，對準目標狠命地划起來。品字形的三個荒島對她的吸引力是雙重的。運氣好，可以捨舟登岸；運氣不好，也許還可以撈到一個全屍。她心中有了指望，渾身都騰湧着吃奶的力氣。

梢公對大海的凶險，委實是無知的。無知就大膽。他泰然四望茫茫大海。海上仍然風恬浪靜，只有細碎的水花，汋汋地輕吻着船邊。微雨在他身上長了一層白毛。遠處飄浮着烟靄一般的海霧。在迷濛的

透視中，那是無足輕重的，而且也不甚搶眼——舊白布上黏貼着一塊塊新白布，除非眼睛特別尖，否則最容易打混。

「肚子好餓，」他笑嘻嘻地說。用勁拍打小腹示意。「白和尚還沒來，最好吃點什麼，做個飽死鬼也值得。」

艇婦彎腰，在艙裏拎起一袋餅乾，一瓶淡水，把粗壯的左腿盤跤住舵柄，隔着油布篷，亟力伸長右手，把水瓶和餅乾遞過去。

「扒艇仔至緊要，」她辭不達意地說。也許她自個兒感到了這個，紫檀色圓臉上透出了一層紅暈。「再搶一線水啊！」

梢公大把抓食着紙袋裏的餅乾。兩頰脹得腫泡泡的，咀嚼失靈，率性囫圇往喉管裏塞。兩頰的腫消了一些，可以看到頰咽肌的左右蠕動。但喉管裏壅塞着一大塊東西，接二連三猛打飽嗝。小船似乎喪失了重心，不斷浪動，也不斷逆浪前進。

「飲水先，」艇婦乾嚷。像發悶脾氣似的，又狠命地划了兩槳。

梢公打開瓶塞，骨通骨通灌下大半瓶水。飽嗝停止了。隨即將紙袋水瓶遞還。「頭先像餓癟的臭蟲，虛汗直流，手輭脚輭的，」他巴唧着嘴唇說。「現在可龍精虎猛啦，勸你也胡亂吃一點東西，充一充饑。」

艇婦拔開瓶塞，喝完了賸水。把空瓶丟進船艙。她的視線又回到東北角上。冷鋒已楔過萬山羣島的主島，滃滃雲氣圍繞着它急遽轉動，像個閃光的圓錐體。而「白無常」正伸長脖子，排空啣尾直追。蜘蛛羣島上空，倏然裂開了一條罅縫，露出一線蓮青色的天。雪雲扯絮，體積逐漸膨脹，把那條罅縫推擠得越來越寬了。此時，暮色四合，幽黯開始加濃。祇有那團膨脹的雲，亟力向兩翼延伸，其勢活像一隻碩大無朋的巨鷹，正在俯瞰着它的獵物。危機漸漸逼近。凶險慢慢臨頭。雪雲像古埃及那頭獅身人面的怪物，它的啞謎，將決定這三個九死一生的同難，最後的命運。

「風勢有點不大對頭，」梢公突如其來喊。「加點油，划過去。」

艇婦不則聲。她明知身臨絕境，反而有了一種視死如歸，一切都無所謂的感覺。

「想必你也頂不住了，」梢公仍然在獨白。「好歹吃幾塊吧。人是鐵，飯是鋼，空肚子使不出活力氣。」

她抓起幾塊餅乾塞進嘴裡。木木然咀嚼着。轉世投胎只要不做餓鬼就行，她這麼想。槳翼吃力地出沒着。

偏偏碰到這位梢公，是個最怕寂寞的傢伙。

對方是火燒烏龜肚裏痛。他却有的無的只管亂說。人家不答理，他却一定要把這齣獨脚戲演完，纔算心安理得。好像每說完一句話，肩頭上就丟下一個包袱似的。其實此刻天聾地啞，大海正在顰眉蹙額示警。這個寃桶仍然不知死活，以瞎三話四爲樂。

「傳法這老怪物，心比臉好看些，」他一邊划一邊排遣寂寞。「虧他想得週到。喲喲，每人一瓶水一袋餅乾。沒有這兩件法寶，我划不到那三個荒島。」

「得，得，扒得到的，」她用藍青官話說。「唔使客氣。」她補充。又抓起一把餅乾放到嘴裏。

「哼，客氣。見鬼的，試試看！誰請客都一樣。」

「海龍王！」她高聲說。然後反常地咭咭地笑起來。「海龍王請飲，够晒巴閉喇！」

梢公以爲她開窮玩笑，始終不以爲意。「水有水路，船有船規，不准隨便放快！」他驀然掉轉頭來禁止她。

在閃電式的一瞥之下，梢公楞住了。笑容在他的臉上凝固下來。我們在古今中外的雕刻上，能够找到的恐怖表情，同樣，也可以在他那張粗麻石臉上找到。

海風獵獵，紛披着她的亂髮。她那失神的大眼睛突然放光。嘴巴直哆嗦，不知在唸誦些什麼。花旦送給她的那件水紅色法蘭絨緊身上裝，着在她那矮胖結實的身體上，輓得綳緊，本已顯得十分之不稱身。此刻，不知什麼原故，肥胸脯一挺，中間那粒塑膠鈕扣飛出去約六七尺遠，卜通一下擊中了油布篷，活跳着，打了好幾個磨旋。

冷鋒剛勁。其直如矢。尖嘯着，哀鳴着，從萬山羣島的缺口中間，夾雷霆萬鈞之力，猛撲過來。大海被犂開了一條深溝，旋開旋合。狀如險灘上緊急起水的縴索。海水洶湧着，巨浪滔滔，層層相接，展開了無窮無盡的銀白色浪頭。風濤相激相盪，澎湃喧囂。海水簡直被煮沸了。——一個鏡面似的琉璃世界，轉瞬之間，成了一個天翻地覆的屠場。

艇婦的喉管裏剛擠出個叹字，兩腿已本能地夾緊舵柄。用盡九牛二虎之力，使小船破浪前竄。小船一下陷入波谷；一下冒上波峯。頗像夜海上撲燈的槍鯽。出沒飛躍於驚濤駭浪之中。躍起時，我們重見了生命；落下時，我們看見了死亡。大海擺佈着這隻小船，就像小孩子毫不經意地玩弄着木偶。如果它玩厭了，只消半個浪頭，就可以把小船錘成碎片！

可是大海正在興頭上。它還沒玩厭。

那一線怪風從萬山羣島外海，射向鷄澎列島和重生島之間。黯淡的視野中，可以隱約看見漫天烟雨

拼命向風力中心所留下的空檔推送擠壓，於是，冷鋒好像裝了一條乳白色尾巴，有點像噴射機後邊拖着的凝結尾。暴風已着重生島外側轉了一圈，突然改變方向，循西北方位猛撲向三灶島附近海域。

小船距離風力中心，此刻已達八海里以上。但仍然感到它的凛凛餘威和强大的壓力。

油布篷早已蕩然無存。海水潑濺一船。三人盡皆透濕。玄德公迷糊地發了一聲喊，以後就音沉響絕。梢公到底久經江湖歷練，臨危不亂，半爬半跪，一手斜挽船舷，一手抱持槳樁，停槳待變。其時，見風暴已過，連忙屈起左膝，跪下右腿，擺出個打千的姿勢，一聲不響，死命划起來。

風力一下縮短了小船與荒島之間的距離，但也偏離了主要航道約百碼之遙。「牛頭馬面」做了好事同時也做了壞事。小船無法循西北方向鑽進這個倒轉過來的大品字；必須循東北方位斜楔入這三個荒島。這樣一來，當牛頭馬面和白無常開始合圍，開始夾擊時，小船如果不揑成虀粉，已算不幸中之大幸了。

現在，荒島已不是三個灰點，而是三個龐然大物。島上，翻白的絲茅草高與人齊，影影綽綽，被疾風披拂得東偏西倒。從外海湧過來的巨浪搖撼着它們，浪花飛濺，遠望彷彿一鍋將滾的水，鍋邊上淬出來的水泡。

在梢公和艇婦的眼睛裏，顯著的目標已經變了形。品字的一角被遮斷了，逸出了視界。如今只剩下兩個荒島，呆呆地蹲在海中，靜聽着波濤的吼叫。

「沒事嗎？」梢公掉頭回望。

「嗨！」她嗄沙地答。

「艙裏進了水。哦哦。不是路子。」

「扒艇仔至得。白無常來喇。好架勢略。」

「玄德公泡在冷水裏，那怎麼行？」他抗議。「一把瘦骨頭，又病得那麼重。」他繼續嘀咕道。

艇婦在鼻孔裏冷哼了一聲。弦外之音好像是說：那是不必談的。

「喂喂，玄德公，」他喊。「怎麼樣啦？」

船艙並無動靜。

「聽得到我的聲音嗎？」梢公一面奮力划槳，一面焦灼地繼續發問。

船艙裏仍然沒有動靜。

好像鐵灰色塑膠雨衣覆蓋着的，不再是一個有生命的肉體，而是一具木乃伊。

天宇已經完全黑下來了。視線份外模糊。

比較光亮的東西，就是東北方的那團雪雲。

它的長脖子正亟力向萬山羣島和鷄澎列島附近海域伸展。

「瓜得喇！」她壓低聲音嚷。聲調之中顯然含有忿怒和哀悼。

「未必，」他仍然保持最後一線希望。

但兩個人同時感到：僵臥在船艙裏的，不再是一個活生生的同難，而是一件令人提心吊膽的東西。它，空虛裏顯露了莊嚴；僵冷硬化，增加了它的閱人的力量。生時無人注意。死後就特別可怖。梢公腳癱手軟，突然覺得他搖動的不是條小船，而是個笨重的地球。

「我們這兩個笨蛋，活活裏坑了他，」梢公自怨自艾說。「叫我如何向老頭交代？」

艇婦緘默着。她的憤怒，全發洩到槳上邊去了。

「假如老頭在此地就好了，」他繼續自怨自艾。聲音裏沾帶着眼淚。「他的鬼聰明神妙莫測。死麻拐可以醫得出活屍來。」

她似乎也受到感染。船行速度顯著地減低下來。船頭和船尾，像翹翹板一般起伏着。

這一變化，使船艙裏也有了動靜。玄德公的頭，在漆皮枕頭上也開始左右搖擺。死屍好像暫時還陽了。不管是不是錯覺，那總歸是一種可喜的現象。

「嗚嘩！佢個頭咁郁呀！」（他的頭這樣地動呀！）她衝口亂嚷。

梢公斜伸出左手，顫巍巍地亂摸亂索。

冰冷的手與滾燙的額頭一接觸，玄德公輕聲哼了一下。梢公急忙縮手。「還有熱氣，」他興奮地說。「喂，再加一把油。」

兩人陡然力氣百倍，搶進陷沙密布，暗礁縱橫的品字形荒島的尖端。

惡劣的命運播弄着這三個九死一生的生靈。天堂有路，偏偏不走；地獄無門，却硬起頭皮闖關！

梢公的槳葉，剛擦過暗礁尖。哾嚓一聲，折成兩橛。留在他手上的，只是半截槳拐子。身子向前一撲，幾乎摔進海裏。

「好險！」他大吼一聲。火速棄槳取篙。

小船被反撥向左，彈離了本來的方向。猛烈搖擺，擦暗礁而過。冥冥中好像存有天意。如果對直闖過去，這條船立刻成為一條開剖的黃鱔。不消幾秒鐘的功夫，船已切成兩邊。

梢公和艇婦，登時驚出一身大冷汗。

「停槳！」他大聲命令。

她應聲收槳。擱向後艄。

「注意舵尾！」他繼續命令。

「我知，」她在黑暗中大聲回答。

「讓我撐篙開路。」

「嗯！」黑暗中透過來一種溫柔親切的人的聲音。

「看得見篙尾嗎？」他緊張地問。篙子左撐右點，忙碌異常。

「一滴滴。」

「那好。小心把舵！」

人的聲音驟然消歇了。代之而起的，是狂風暴雨的聲音。

那是最古老，最蠻荒，最驚心動魄的聲音。

風暴回頭，疾掃過橫琴島和九澳島上空。而追蹤遺烈，霖雨蒼生的雪雲，橫掠過萬山羣島主島上空時，突然撒野。大雨滂沱，當頭猛潑！

小船飽受狂風暴雨的踐踏蹂躪。在礁叢之中亂飄亂竄，宛如被任性的風支配着的一片竹葉。萬死一生的機會已經不存在了。未來的一秒半秒之內，都可以粉身碎骨。只要聽到嗶啦一聲，就等於聽到了喪鐘！

人力無法回天。老天爺幹的事，只有老天爺自個兒知道。大自然的無窮的力量，彰顯了一項絕望的眞理——人類始終是輭弱的！任你怎麼頑强，到頭來仍然不堪一擊。老天爺要吃住像人類這樣的「草種」，還犯不着動一動它的小指頭！

梢公仰天長嘆了一聲。抽篙出水。橫擱船頭。當胸壓住。雙手揸緊船頭椿。兩隻光脚，緊勾住船艙的橫木。直挺挺地俯臥着。

人，抱着必死的決心，面對着萬難倖免的災難，情緒往往反常。

「蹲下來！」他絕望地打着手式喊。「小心舵把子攔腰一下，嗚呼哀哉囉！」

艇婦仍然雙手把舵。「睇住先，」她尖嚷。

梢公回復了先前的臥姿，虎視眈眈，盯住前面。

驟雨如注。亂風披猖。敲打着梢公的頭。此刻，他直覺到那不是風風雨雨，而是密密層層的蝙蝠，遶着小船振翼啁啾。

潑墨似的天宇，矮塌塌地低壓着船頭，距離不過一兩尺，大概伸手可以摸到。雨珠在船頭飛濺，發出一種單調的沉悶的聲響，與閃着燐光的黝黯的波浪，若相應答。

陰森恐佈的景象裏，充塞着魚腥氣。

那種味道很難聞。梢公和艇婦兩人同時意會到：那是種死亡的氣息。當這氣味倏然嗅不到時，也許他們會靜躺在海底餵魚；也許他們的屍體像海鷗似的，順着洶湧的海漂流。

人只是泡沫，梢公在絕望中想。怪不得別人把世間叫做人海。那麼，活在人海裏受骯髒氣，倒不如躺在海底餵魚……。

他剛想到這兒，小船已被風勢逼橫，對住一塊四四方方的礁石猛摜！風力萬鈞。船行奇速。看樣子眞正完了。

「篙！」她猛喝。

他本能地伸篙。但聽得砰通一聲，連篙連人，翻落激流之中。而石上，迸射出幾星燧火，算是這個不幸的人，最後的一點遺烈。

船經這麼一擋，奇妙地被洄流推送轉去。好讓風暴還有第二次顯身手的機會。

幾秒鐘之後，黑沉沉的海面已經歸於寂寞。一切都被吞沒了。海面上只有咆哮的風和傾盆的雨，以及一絲溫柔的悼思。——絕望、痲木、酸楚，和一種即刻就會分而復合的反常的平靜，閃爍在她的淚眼裏。

「十二號！」她木木然顫聲喊。摧肝裂膽，淒厲異常。

回答她的，只是風、雨，波濤的交響，沒有人的聲音。

她又喊了一聲。仍然得不到回答。船却被亂風逼得團團轉。再次送肉上砧板。

「再見，十二號，」她哭喊着。「行先一步，一齊返屋企囉！」（你先走一步回老家囉。）

也許這班人的苦頭還沒吃够。也許是他們命不該絕。要不然，就是風暴和大海的聯手進攻並未合拍。當那條小船擺出以卵擊石的英勇姿態砸向岩礁時，浪頭却把它頂離了原來的位置，船艄在前，船頭在後，擦礁而過。訇然一響，彷彿樹枝被折裂了似的，船已掠過岬角，竄進流沙之中。

她跌了個仰八叉，幾乎摔到海裏。兩臂發痲，虎口精痛。當神智稍恢復時，她立刻雙手把持舵柄。然而舵柄已輕如鴻毛，轉動十分靈活。舵翼早已隨波而逝，以粉身碎骨作了她們的死亡的代價。

小船進退失據，膠着於流沙之中。黝黯裏，依稀可以辨認，大大小小的礁叢，陰險地環伺着，狀如鯊魚的尖齒。

倘若顛狂的風不再肆虐，小船將飲飽海水和雨水自行沉沒。倘若風能借一把力，小船的命運，一定是觸礁，填進任何一列尖齒。

順風是水手們的好友。逆風是水手們的仇人。小船像棯盤一樣又轉了個圈子。順風和逆風已經沒有什麼分別。千條萬條活路如今都併作一條——一條死路！而天后娘娘最希望得到祭品的時候是子夜。說不定她們還可以多活上幾個鐘頭。 在痲木的平靜中她聽到流沙嗤嗤擦響着船底，好像烙鐵焠進水裏一般。她下意識地瞥了瞥船艙。

船艙已積水近尺。水在玄德公的脖子上繞來繞去。他的嘴唇劇烈抽搐着，讓牙齒露了出來。動盪不定的雨水似乎賦給了他死後的生命。死靈魂和活殭屍的夾縫裏棲息着玄德公！

她無所事事。一切聽天由命。一切哀哀無告。一切束手無策。而風暴捉弄完了這條爛船和這兩條殘存的可憐蟲，撇下不管，打着呼哨揚長而去。

船開頭是向左旋轉的。大概是鬼使神差，突然又向右轉動起來。海水受了慣性定理的支配，激起了小小的波瀾。玄德公呀開的嘴巴裏灌了一大口水，他在喉管裏輕哼了一聲。

這是一種生命的訊號。——雖然初初聽起來像幽靈的顫慄，幽靈的太息。

艇婦爬進船艙，把他的頭拖到船頭的橫木上。順手撂過載浮載沉的戽斗，開始戽水。

船仍然在推磨。但船身漸漸高起來了。

「喂喂，不要死等，」幽黯中有人在喊。喊聲相當微弱，聽不大真切。

她抬頭四望。大海一團漆黑。貼在後腦上的溼頭髮，突然像掃帚一樣彈開了。「呸，呸！」她一連向海水吐了幾個口水。「好衰！咁丟架！」她喃喃地自語着，力圖減輕自個兒的害怕情緒。

然而那實實在在是人的聲音。「用力划兩槳，」黑暗中繼續漂過來人的聲音。「向右邊偏點兒。我

看得見你的船。」

「誰？」她厲聲問。

「我。十二號。」

她的淚眼裏突然輝閃着不自然的光芒。「十二號？」她顫聲重複着。

「是。」對方答。「別慌。向右划。」他粗聲說。

「哦哦，」她說。亟力把船掉過頭來。

「住手！」梢公喊。「槳章吃水還要深些，靠近船邊用力。看得到篙子嗎？」

艇婦向前凝視。「看不到。」她坦率地答。

「不行！船頭偏到泡沫和海草堆裏去了！」梢公着急地嚷。「再陷進去，等於被八爪魚抓緊了，休想再能脫身。」艇婦把後槳打直，當篙子使用。小船在泥沙中一寸一寸挪動。船頭慢慢偏向右前方。

「加一把力，」他鼓勵她。「只差七八丈遠，我的篙子就可以够到啦。」

她咬緊牙關，又豎起後槳划了兩水。流沙嗤嗤地擦響着船底。小船左右搖擺着，激起一條條鐵灰色波紋，船身却原封未動。她感到手輭脚輭，就是只有七八尺遠也無能爲力了。

傾盆大雨，從蜘蛛羣島起，一直橫過飛沙島。黑沉沉的大海之上，遠遠近近，密密麻麻地到處鼓着水泡的微芒，到處噪聒着一種單調而沉悶的聲音，像滾油鍋中新投進一把一把帶水的莧菜，嘰嘰喳喳的，刺耳之至。

「喂喂，十五號，」梢公在黑暗中喊。「帮個忙，再用力划幾槳。」

「划不動喇！」她絕望地答。「沒力喇！」

「那好，你等一等，」他說。撲通一聲，躍向礁叢。緩慢地、試探地向小船泅近。「這是篙子。接牢了沒有？」

她伸手接住篙子。把鐵鈎搭住舵柄。「先試一下，」她尖聲嚷。

「好了嗎？」

「行！」

梢公用盡平生力氣，開始蛙式衝刺。

小船船尾朝前，船頭在後，被拖離了陷沙的漩渦。艇婦一手按住篙尾，一手撥動後槳，小船的運動加速了。

小船從暗礁外側推送出去之後，梢公爬上了船。兩個渾身上下溼漉漉的水鬼，此刻都擠在後艄上。

「你負責戽水，」他吩咐。「我負責行船。」

「要不要停泊下來休息吓？」她問。同時用勁把積水戽到海裏。

「無法攏岸的，」梢公狠命撑了一篙。「懸崖絕壁，海草太多。而且怕暴風回頭，死命逃活命要緊。」

船在說話之時，箭似地斜竄向漆黑的夜海之上。他亟力使小船無依無靠。他洞悉這樣一項眞理：翻身的船，仍然可以作爲救生的工具；粉碎的船，一切將成泡影。在完全陌生的海上掙扎圖存，如何保留一線生機，比什麼都重要。

他對她的抱怨，充耳不聞。他的決心和毅力，支持他一意孤行到底。

小船從萬山羣島尾島向西北方向急駛。欸乃槳聲消融在驟雨聲中。橫直這幾條多餘的生命，是從死

神手裏搶回來的。大不了再扔還給它。生死置之度外。萬念俱消。心理上反而平靜了許多。這時他惟一的感覺是徹骨寒冷，好像人一停止活動，馬上會凝結成冰塊似的。

小船掙扎着划過萬山羣島時，夜已深了。風暴沒有回頭的跡象。夜海沉沉，平靜如死。積水排除得差不多了。玄德公的頭，又挪到漆皮枕上。活動的人與躺着的人，生死只隔着一層薄紙。死活問題，老早已經拋開不談。小船趔趄着向前竄動。依稀可以望到橫琴島兵房中的幾星燈火，以及俯伏在水平線上一片紫色的夜空。

也許那片紫色的天空就是澳門，梢公想。心裏有了指望，眼睛裏閃爍着亮光。「天無絕人之路，」他說。「十五號你快看，那是不是澳門？」

「差不多，」她興奮地說。

「我想大概是的，」他自言自語。「天亮之前，或許趕得到。」

艇婦並沒有他那麼樂觀。她一心一意擔心天后娘娘收祭品的時候。「天后娘娘保佑，」她喃喃不清地唸誦着。「保佑兩個沒爺沒娘嘅細路仔。」

梢公安慰她。「老頭會想辦法的，你不必擔心。」

「佢顧得住咁多？」她用半鹹不淡的普通話反駁。「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啊。」

梢公遵照着傳法的指點，將小船用力向左邊划。使船行的方向跟燈火的方向錯開。「老頭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他嗄沙地說。「他決計不是那種說了不算數的人。」

「好人，難得的好人，」她感動地點着頭。

「他還要我們領澳門身份證哩，」他說。「言下之意，好像要我們留在澳門，不必回去啦。」

「澳？」

「救一個算一個，救一雙是一雙。他無意叫我們同生共死。你到了澳門，作何打算？」

「回去！我一定要回去！」她嚷。「你呢？」

「我曉得你一定會牽腸掛肚的，」他說。「既然如此，我陪你一同回去。」

「你又行正衰運囉，」她憐息地說。「你又沒細路返去做乜呀？」

「義氣搏義氣。我不是那號專門開小差的龜孫子。來來來，換一換手。你來划一陣，讓我暫時休息休息。」

她把戽斗交到他的手上。「扒一陣至得。冷得咁交關。」

「船向左邊靠，」他指示道。「避開橫琴島。」

「知，」她點頭。「我知。」她添說。

挨近子夜時分。小船顛簸着，划進了蜘蛛羣島與九澳島中間的海域。紫灰色的天宇，越來越擴大了。燈火煌煌，澳門已隱然在望。

雨勢漸減。剛勁的西北風又開始奏鳴起來。

死去的夜海復活了。波濤洶湧。一波啣接一波。船借風勢，鼓浪急駛。東偏西歪，像個醉漢。這正是大海把這條破破爛爛的小船，當作三牲酒醴，祭奠天后娘娘的時候了。

「不要急，讓我來！」梢公大喝一聲，爬向後梢。

他剛接住後槳。一個急浪，將船頭凌空掀起。船尾驟然成爲磨心。小船隨着呼嘯的海風，一連打了好幾個轉轉。船傾斜成四十五度左右，波浪飛躍着，蓋小船而過。船艙突然灌滿了水。顯得笨重異常。

玄德公整個身子，又淬在冷水裏了。他咿咿唔唔地哼唧了一聲，然後，被一種求生的本能所驅迫，把頭移向船頭的橫木。

「別動！」梢公吼。

「沒命啦！」艇婦驚慌失措，一片哀鳴。

小船在騷亂聲中，又轉了一圈。但因爲吃水很深的關係，速度不如先前那麽快速。像個伶伶仃仃的小脚老太婆，轉動着笨拙的身子在捉迷藏。

梢公下意識地瞥了瞥船艙。水面距離船邊，不到兩寸。任何一個浪頭，都可以把它掀翻。人，爬上峯頂，總喜歡伸長脖子望望山脚；落入深谷，總喜歡抬頭望望青天。因爲，那是他們來時的路。梢公伸長脖子望着船艙。臉色啞白，整個夜海之上的駭浪驚濤，全洶湧在他的眼中。豬鬃一般的短頭髮，像刺蝟似的，森森可怖。

天國不再是個虛懸的幻象。神秘的海水湧動着。天國就介乎波峯與波谷之間！

小船仍然在打磨旋。後槳平伸出去又悄然縮回。憑他大半輩子的水上生涯，他知道一條失掉重心的船，只要稍微加一點力，船底必然朝天。此時此地，聽天由命比胡亂用力要强得多。他淒然斜睨着她。一聲酸楚的長歎，推擠着他的喉核。

她木然站着。雙手緊抱着舵棒。

他也木然站着。雙手揸緊她的手。

一絲絲絕望的暖意，在四隻冰冷的手上交流。他和她的眼睛裏，同樣泛着錫箔似的光。無言的祝福，無窮的情意，寂寞地迴盪在倆人的心底。他們誰也沒有勇氣開口說話。海水悄悄上升，差不多要平船艙了。大海只要再神秘地顫動一下子，連船連人，都成了天后娘娘的祭品。

而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夜海殘忍地興起了滅頂的波浪！一艘在蜘蛛羣島避風的機帆，從斜刺裏搶進九澳海域。波浪滔滔，其勢兇猛，小船抵受不住壓力，突然翻了！

倆人躍身落海，狂喊呼救。

艇婦一手拖住船尾，一手撈起胡琴。梢公則順勢潛進船下，把玄德公頂出水面。

機帆上的漁民，大概聽到了救命的呼聲，右滿舵，俥過來。幾枝白燦燦的電筒，縱橫交錯地射向進海，從事搜索。

完全絕望的三條人命，終於又檢回來了。

第二部

九

船艙裏熊熊地生起了一盆炭火。

漁民們七手八腳，先給玄德公換上了乾衣服。拿幾張毛毯給他裹緊，然後將一把裝三蒸酒的瓦包壺，湊近他那發烏的嘴唇，灌了好幾口酒冲寒。

玄德公似乎已完全喪失了知覺。像個活死人，直挺挺躺着，一動也不動，聽任別人擺佈。

艇婦和梢公用毛巾狠狠地揩擦着皮膚。並且也換了乾衣服，加蓋了毯子，周身已有回暖的感覺。再加上炭火與酒，已經耗竭的體力，慢慢又回到體腔裏邊來了。他們可以用簡短的語言，回答漁民們的問長問短。

從重生島來的人，在這一帶海域是特別受人尊敬的。尤其當漁民們獲知是傳法派遣出來的船隻，更令他們肅起然敬。那個印堂中間有個大拇指印的老漁夫，連忙吩咐他的兒子煮咖啡開煉乳饗客。他蓄着兩撇花白的八字鬍子。上唇脫落了好幾顆牙齒，因此他的笑容格外顯得親切動人。

機帆開足馬力破浪急駛。

經過水師樓時，水師樓前面的標準時鐘，正指向一點四十五分。

五分鐘之後，船已在大生利魚欄霓虹光管旁邊下碇。隨即放下跳板。梢公提着二胡走在前面，艇婦

蹌踉後隨，走上碼頭。

一對穿着淡黃色雨衣的中年男女，劈面撞過來。男的雨帽覆齊眉際，雨衣領子高高翻起，使人不容易看清他的臉。女的臉上好像上了一層釉，雙手揷在雨衣口袋裏，面色蒼白，像張面具。

兩人原先是併肩走的。見梢公走來，不慌不忙閃出一條道路。梢公向前走了好幾步，那個中等身材的結實漢子突然回頭發問。

「你拉的是什麼曲子啊？」他用手捣住嘴巴，壓低聲音機密地說。

「獨弦操！」梢公答。

「那好，隨我來。」

四人肅穆地拐向一條冷巷口。神氣頗像離開會議室走向法庭的陪審員。

驟雨新霽。鵝卵石路面很滑。皮鞋和高跟鞋時不時碰響着路面。這些聲音之中，偶爾也出現另一種足音，那是梢公和艇婦的光脚板，在鵝卵石上滑動的聲音。聲音很低沉。夢幻似地，像是岑寂子夜的永恆和聲。

冷巷幽黯。從遠處射來的街燈的光，在這兒留下了光明和暗影」。四個人全行走在暗影裏。連影翩翩，宛如道友。冷巷出口處是黑洞洞的，濃黑中停着一輛黑色轎車。中年漢子用車匙打開了車門，四個人相接鑽入。

「我姓宋，博士的學生，」中年漢子自我介紹道。「她暫時叫宋太太，請把二胡交給我。」

梢公笨拙地把二胡塞到車頭座。

「你是新知，還是舊雨？」那人問。

「新知，」梢公木木然答。

「那你跟博士是——？」

「我們是同難。」他照着老頭的吩咐答。

「你們兩位暫時也委屈一下，跟我姓宋，」那人說。「在別的場合好打招呼。是夫妻嗎，你們？」他驀然回頭，用手指捏住窄邊雨帽，急促地問。

「不，不，也是同難。」

「那沒關係，」那人陰鷙地笑着。「左右是一窩子，暫時做做露水夫妻何妨。記住：你們就是我的大哥大嫂。熱呼呼的，彼此有光，見個情分。——有什麼事要緊急處理的嗎？」

「我們是送另外一個同難，到澳門來診病的。」

「急症嗎？」女的揷言。

「是。急性肺炎。」

「此時只怕不容易送進醫院。」

「那可不行，」梢公心裏發焦，脫口而出。並且繼續嘀咕：「冒九死一生的風險，就是要把他送進醫院。據說，如果他今晚不進醫院，明天就完囉。」

「好的，好的，這事歸我負責，」那人拍着胸脯。「事不宜遲，馬上動手把他搬過來。我親自送他往鏡湖醫院急診。覺慧，辛苦你再走一趟。他們人生地不熟，提防閃失。」

「眞有把握嗎？」女的臨下車時，送了他一個秋波。

「博士的話，誰也不准違拗。」男的正色道。「他那種鐵鑄的性格，你敢跟他碰？」

兩女一男下車。

車頭座的皮帘迅速拉下。那人把雨帽一掀，濃眉，寬額，雙目炯炯，放射着不大自然的兇光。他熟練地扭開二胡「擔子」的頂端，將支票和信紙取出，仔細地讀了兩遍，然後將它們摺好，塞進小皮筴裡層。一面暗誦着指示的內容要點，一面把「擔子」扭緊。

女的並排走在梢公和艇婦的中間。「記住今晚上這個地點，」女的悄聲指點道。「喊聲失掉聯絡，晚上十二點正，你們可以在冷巷口等我們。暗號是覺慧小姐。當然那是化名，你們記住就是了。」

「這條冷巷子叫什麼名字？」

「投胎庵，」女的說。「後邊隣近白鴿巢公園，前面隔水可以望到筷子基平民屋。鬧中取靜，是一處最理想的地方。」

「投胎庵？」梢公重複着。「叫人心裡影影的，眞不是味道。」

「這幾天風聲很緊，」女的細聲細氣說。「要不然，也不會挑選這麼個冷清清的怪地方，來歡迎你們了。」

梢公點頭會意。飄滑的脚步聲，已響出了冷巷。

梢公和艇婦疾步走下碼頭。

不久，機帆上出現了四個人。每個人挽住毛毯一角，無聲無息地把病人舁上岸來。

接應的汽車已過來了。大家帮手把玄德公塞到後座上。大家連忙入座。中年漢子塞了張「大牛」在老漁民的掌心裡，然後向港澳碼頭風馳電掣開行。

汽車在澳門大酒店前面熄了頭燈。中年漢子打手式叫他們下車。

「我們在國際酒店老早已訂了房間，」女的說。「今晚我陪你們住一晚。」

兩女一男相繼下車。「你們吃三六的嗎？」男的突然問。

「吃的，」梢公答。

「那好。等會我帶幾鉢回來。」

他們訂的房間在國際三樓。小姐在櫃台上拿了兩把鑰匙，陪着梢公艇婦上樓。

她先打開了三〇二號房。「這是你們的，」她說。「我們的房，在隔壁三〇四號。」

梢公進房。光脚板踏在輭款溫柔的蓮靑色地毯上，頓時有了雲裡霧裡的感覺。「哦哦，」他突如其來哼了兩下。身子在踧踖不安中打了個趦趄。

小姐返手開燈。套房和寢室之內通明透亮。「還合意嗎？」她微笑着問。「後邊還有衞生間，花洒浴盆冷水熱水齊全。」她指點着對直走進去，推開了盥洗室的門。

梢公和艇婦都木了，從陰森地獄栽了一個觔斗，睜眼一看，原來跌落在天堂裡邊。這種刺激完全是尖新的。驚喜疑懼，酸甜苦辣，各種互相矛盾的複雜的感觸，乍然湧上了他們的臉譜。倆人的嘴唇開闔着，可是都沒有答腔。

「你先沖凉，」小姐說。「我馬上給你們拿浴巾睡衫褲過來。香水香皂是酒店備辦的，任用好了。」她添說。然後輕捷地扭動着纖細的腰肢，踅進三〇四房去了。

艇婦臉紅紅的，趕緊碰關房門。「十二號你沖凉先，」她羞訕地說。

梢公如夢初醒。「享這麼一兩天清福，抵得活一百年哩，」他自言自語道。「火到猪頭爛，錢到公

事辦。就是他媽的錢，錢，錢啊！」

「喂喂，莫講咁多，」艇婦悄聲說。「沖涼！」

「不必客氣，」梢公光着脚板在厚輭的地毯上蹦跳，快活得像一條戲水的鯽魚。「你先洗，我稍微歇一歇再說。」

艇婦走進盥洗室，開始彎腰放水。

梢公喜孜孜地一屁股頓上棗紅色絲絨單人沙發。心臟打了個怔忡。嚇得跳起來。到處是機關。他提高了警惕。什麼東西都喜歡做我的活路！他對這全然陌生的環境有了新的認識。「一個蘿蔔一個坑，小心謹慎，纔不會上當。」他在肚子裡嘀咕着。

盥洗室裡傳出來水龍頭嘩嘩嘩嘩沖水的聲音。單調，但是顯得相當神祕。他小心翼翼地把半邊屁股挨上沙發。感到顫顫悠悠的，過癮之至。「這回你不可放讓，」梢公下意識地說。「我的屁股欺硬不欺軟，不必這麼體貼窩盤。」

「講什麼呀？」艇婦露出了她的鼻子，問。

梢公神氣十足地挺了挺胸。並且行了個深呼吸。一股雙妹水和新鮮橙子的混合氣味，沁人胸脾。他手舞足蹈，笑逐顏開。

她得不到他的回答。訕訕地關攏了門。

一種濕軟的寂寞，悄悄地浸潤着他的心。彷彿有一隻看不見的纖手，在他的心窩上熨摸。於是，額角眉尖腮邊嘴上，全被笑容覇佔住了。「居然有這麼些肥汁水，從天上掉到嘴巴裡，讓我們這些窮光蛋也呷一呷。闖過鬼門關，就抽中了一支上上籤。」他春風滿面地想。搜索的目光轉移了陣地，射向寢

宮。「初一十五廟門兒開，放出來的盡是些古靈精怪。」他想着想着，那張慣於咬牙切齒的蝦蟆嘴，竟然闔不攏來了。

兩張小巧精緻的單人床，把他那對深陷成窩，佈滿血絲的大眼睛吸引住了。直勾勾地，像兩粒上膛的子彈。棗紅軟緞的靠背。潔白的葡萄藤型的花式。襯映着天藍色牆壁，格外搶眼。也許那也是顫顫悠悠的，那才叫有意思啊。他繼續出神地想。杏黃色尼龍罩單，還打着很寬很寬的荷葉邊哩。有錢的人眞懂得享福。連被單都光滑得像財主老爺的地板！他一時想不到更好的比喻，波動的思潮顯然陷入混亂。

這時，房門剝啄地輕敲了兩下。

他的耳朵不管事。門外那位小姐文靜地旋開了房門。一眼瞥見他那種正襟危坐的呆樣子，不免噗哧一下笑出聲來。「怎麼樣？」她輕言細語問。「還勉强過得去嗎？」

他把視線迅速收回。「好像是發白日夢哩，」他說。床頭櫃上那盞翡翠綠曼陀羅花型枱燈，和那兩隻栩栩欲活的翹尾巴的藍鳥，仍然在他的網膜上振顫。「總該不致於是狗咬猪尿胞，空歡喜一場吧。」他添說，愈說愈是牛唇不對馬嘴了。

小姐返手將司必靈鎖按開，然後輕移蓮步，用背部將門磕關。「這是你的底衫褲、襯衫、領帶和西裝，」她輕巧地把衣服逐一平擺在玻璃圓鼓桌上。「另外還有兩件套裝羊毛衣。一件是開口的，一件是尖領背心，假如你覺得不够暖，我可以臨時設法給你弄一件呢外套。」

「你以爲我是太子爺嗎？小姐，」梢公簡直喜出望外。「一把賤骨頭，着多了，會發燒的。」

「快不要這麼說，」小姐溫文有禮地說。「博士派遣來的人，理應享受第一級的待遇。我們不過按規矩辦事罷了。」

梢公抬頭偷瞧了她一眼。她明燦的笑着，溫柔、嫵媚、親切，好像陽光照射在深海之上。他幾乎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小姐臉上的油彩洗淨了。粉嫩的臉蛋上眉目如畫，明艷照人，不再是一張面具了。眞是月裡嫦娥下凡呢，他迅速地在肚子裡濃圈密點，並且因爲起用了有數的幾個形容詞，覺得很得意。蔓生着一圈短髭的大嘴巴，怪裡怪氣噁了一聲，已經從V字型改變成O字型了。他趕緊用巴掌捂住，力圖掩飾自己的窘態。

小姐却十分之開通。「有什麼不妥當嗎？」她用低低的斜視的目光，微笑着瞟了他一眼。

「你們何必這麼破費啊，」他終於擠出了這麼一句話。

「按照外國遊客的標準招待你們，這是博士訂下的規矩。」

「我們又不是高鼻子藍眼睛黃頭髮的鬼！」

「最闊氣的地方最安全。這個社會的雀子，都是專揀旺處飛的。明白了嗎？你要寒酸，他們就找你的晦氣。擺排場也是一種掩眼法啊。」

梢公摸着粗硬漆黑的短髭。厚繭皮密結的大巴掌，仍然覺得像摸着一柄猪鬃刷子。「有道理，」他點頭。「道理很充足呢？——不嗎？」

小姐沒有再搭訕。逕直踱進寢室。她那紫葡萄色海虎絨旗袍緊裹着的纖細腰肢，曲線玲瓏，在梢公的眼睛裡突然像蛇。

她悄悄地將女裝放在左邊的單人床上。然後拖過梳粧檯前的那張背後有個四方空洞的小沙發，把女用睡衣睡袍搭在靠背上。曲起羊脂玉似的食指，敲了敲盥洗室的門。

「誰啊？」艇婦揚聲問。

「我，」小姐尖聲答。「這兒是浴巾、面巾、牙膏、牙刷，還有一雙拖鞋。」

隔了半晌，門打開了一條縫。小姐把手巾包遞進去。「睡衣就放在門這邊，」她柔聲叮囑。「咦，怎麼浴室裏邊冷火銷烟的，一點兒熱氣沒有！」她詫異地嚷起來。

「冷水。冷得週身騰騰震。」

「怎麼不開熱水龍頭？快把冷水放了。」

艇婦猶豫了一小會。小姐已經排闥直入。「先把浴 巾披一披，招了涼 不是好玩的，」她體貼地說。一手拉起鋼鍊，將塞子擺到浴缸上。一手按下空氣調劑機的熱掣，熱空氣呼呼灌進來。

艇婦羞人答答地將浴巾掩住前胸。「浪費食水，點樣得呀？」她愁眉苦臉提出抗議。

「得，得，點樣都得！」小姐開導她。「五十文銀紙一晚瞓，不算便宜嘅。」

冷水放完後，小姐代她把塞子塞緊。打開熱水龍頭。熱氣氤氳，蒸騰滿室。雪白的瓷磚在霧靄中潸滿了微細的水滴，變得啞白，喪失了原有的光彩。霧氣遮暗了燈光，模糊了視線。艇婦光滑的紫黑色肉體，驟然望去，彷彿也穿着一襲紫色旗袍。

小姐取過面巾，在她頭上挽了一個結子。悄然踅出來。把門虛掩上。

「小姐辛苦了，」梢公伸長脖子說。

小姐廻眸一笑，桃花上腮。「大哥快不要這麼說。直性子，急脾氣，不關我的事兒，也喜歡插一脚。」

「這邊坐吧。那條懶龍，不知多久纔能伸腰。還是坐下來慢慢等吧。」

「好的，大哥，我就來，」小姐甜蜜地說。「你的拖鞋在床底下。睡衣鬆刨等都包在浴巾裏邊。」

梢公打了個無所謂的手式。「曉得了，謝謝，」他懶洋洋地說。

小姐見任務已交代清楚。安詳地踱進套房裏來。坐在梢公對面，大哥長，大哥短，噓寒問暖，情意十分懇切。

男子漢的臉上，多少都長着幾根狗毛。梢公並不例外。但他面對着這麼一位端莊秀麗，十分親密又十分陌生的女人，反而有了心隔千山之感。他衹覺得背脊上痲辣火燒的，額頭上的皺紋顯得又長又深。

「大哥也許累了，」小姐說。「靠在沙發上，閉目養養神也是好的。」

「不，不，一點都不累，」他連忙否認。

「先飲杯咖啡好不好？」小姐體貼入微地問。「博士的朋友就是我們的上賓。如果有風言風語傳到他的耳朵裏，說我們怠慢了他的朋友，那可擔當不起。」

「活一百歲殺肉吃，我又不是那號不知高低，不識好歹的人。」梢公覺得喉嚨乾得作痛，用手狠命地抹了幾抹。「你們對我們實在太好了。如果瞞心昧己，一定天誅地滅。」

「言重了，大哥，」小姐說。「要茶嗎？」

他怪不好意思地點了點頭。

小姐起身倒茶。輕舒纖纖十指，雙手奉上。「抽煙的嗎？——哦，我眞該死。自個兒不吸煙，一時倒忘懷了。」

「煙酒不忌，」梢公說。自己也覺得語言枯燥無味。

「行！」小姐興奮地說。撇轉身去按響着壁上的電鈴。

「倒吊三天三晚，也滴不出半滴墨水。文縐縐的，我眞搞不慣。」

「沒關係，大哥，」他一籌莫展地瞅住他。「大家都是一個跳板上的人，有碗話碗，有碟話碟，不必拘拘一格。」

「這就比較談得攏啦，」他肩花眼笑着說。

「要不要吃點什麼，先充充饑？」小姐問。「小宋還不知瘟到什麼時候回哩。」

梢公對這句話 越發感興趣了。「好的。好的。先來三碗鹹菜肉絲麵。想必妳也餓得做老刮子叫了。」

茶房敲門。小姐開門。「有什麼吩咐嗎？」他迷迷糊糊地說。一臉將醒未醒的神色。

「要兩瓶拿破崙。兩聽三個九。外加三碗雪菜肉絲麵。」

「是，夫人。」他的小眼睛睜開了一絲縫。

「脚步放勤快些，」她說。塞了一張五元葡幣在他掌心裏。

茶房的眼睛睜大了。聲音也比先前宏壯清亮得多。「馬上送來，夫人，」他說。皮鞋擦響着柚木地板，穿過長甬道，下樓去了。

小姐在鼻子裏笑了一聲。「我幾時又升了格啊，大哥。這個年頭兒，夫人和小姐的 確夾纏不清呢。」

梢公正待開言。艇婦已經洗好澡，慢吞吞踱了出來。

「大嫂這兒來，」小姐招手。「大哥請了。——熱水裏頭泡一泡，包管您百脈和諧，週身舒暢。」

梢公痛痛快快地洗完熱水澡。痠痛的感覺消失了。血行加速，容光煥發。短髭已經刮得乾乾淨淨。

粗糙的肥下巴發抒着一片青光。他搖頭擺腦，輕身快邁鑽出來，嘴裏還忘乎其所以然地吹着口哨。

套房的圓鼓桌旁邊，已圍坐着三個人——宋先生，宋太太和艇婦。留下一張單人沙發，虛位以待。男的起立，招呼他落座。「大哥的肚子想必餓了。我們邊宵夜邊談。來，大哥，」他端起玻璃杯。「先敬你們一個滿杯，壓一壓驚。」

梢公跟他碰了杯。一飲而盡。「玄德公還有救嗎？」他巴唧着嘴唇說。

男的釃了一輪酒。「值班的醫生告訴我，假如能够平安渡過今晚，也許你的朋友的命，可以救轉來。——他實在被糟踏得不成樣子啦。」

梢公又猛呷了一大口酒。粗糙的麻石臉，紅上添紅。「那不是我們的過錯，」他亟力辯白。「假如他眞能活轉來，是我和她這兩條命掉換的。海上的凶險，一言難盡。」

「還用得着解釋嗎？你們三個人那種憔悴的神態，老早已經告訴我啦！哦哦，喝空心酒容易醉翻人。大哥最好先吃點什麼墊個底。」

小姐筷子調羹齊下，替他們三人佈菜。香酥鴨、宮保鷄丁、紅燒蹄膀、油燜冬筍，等等，雜七雜八，堆滿一碗。

梢公饑腸轆轆，來者不拒。不消一小會功夫，早已風捲殘雲，吃得一乾二淨。

男的豎起筷子，在三六鉢子裏揀選了兩塊狗腎。「大哥，我敬你兩塊洋桃，」他情意懇切地說。「滋陰補陽，今晚可能用得着的。」

梢公羞澀澀地瞥了艇婦一眼。眞是人要衣裝，佛要金裝，他想。三分人才，七分打扮，此刻她完全變了毛色！他又瞥了她一眼。把嘴裏的洋桃，囫圇吞下。

艇婦覺得怪不好意思的。她眉眼低橫，下巴緊抵着金絲絨睡袍的小翻領。烏溜溜的髮絲，光可鑑人，紛披在耳根後邊，中頭路顯得格外雪白。「玄德公究竟在什麼醫院？」他心神不屬地問，沒挪開驚異的視線。

「鏡湖醫院，私家病房特二號，」宋先生答。「特等病房隨時可以探病。你們明天去看看他。」

梢公仰起脖子，灌下大半杯酒。雪白的「中頭路」開始在他的眼裏蠕動。「你不陪我們走一趟嗎？」他說。挾起兩大塊紅燒腿肉，放在盛南乳和檸檬葉的碟子裏蘸了蘸，一齊塞到闊大的嘴巴裏。

「論理，我應當作陪的。不過外邊風聲很緊。有我在場，反而礙手礙脚。我想還是你們自己去的好。」

梢公收攝心神，力持鎭定。「那是什麼道理啊？」他傻裏傻氣地問。

「原因恕我不能奉告，大哥，」宋先生故作鎭靜地說。「這是你們的零用錢，我們遵照博士的吩咐辦事。」他添說。迅速摸出皮夾，掣出四張五百元的大牛，分別塞在梢公和艇婦的手心裏。

「零用錢要這麼多嗎？」

宋先生沒有直接回答他。「也許你們要有兩三天躭擱。第一，要採購的東西相當多，不是幾個鐘頭能辦妥的。第二，博士要你們領澳門身份證。那也不是一天半天之內，可以立刻辦好的。」

「領澳門身份證？何必多此一舉！」

宋先生爲了爭取一點點時間，又嘩嘩地給梢公倒酒。「他老人家的神機妙算，只有他自個兒明白，」他說。「他問你們是不是願意留在澳門？如果你們不想回去，每個人贈送兩萬元生活費。博士有言在先，決不食言。」

這當然是一種很强烈的誘惑。梢公眼光光地凝視着玻璃杯。白蘭地在玻璃杯中泛溢着琥珀似的光。不知什麼原故，他覺得那完全是血！「人不可以欺心，」他囁嚅道。「欺心的人討不得好死。如果我不顧同難們的死活，將來會一個毛孔裏，生下一個疔瘡！」

「迷信！」宋先生打斷了他。「最要緊的，是如何打救你自己。」

「居留手續容易辦嗎？」他有點動搖了。

「只要領下身份證來，你就算是澳門的居民。我們已經派了專人，替你們辦理。」

「哦，不！」艇婦驀然抬頭，毅然決然表示拒絕。

宋先生詫異地盯住她。「都是些不怕死的好漢。博士的眼睛從來沒看錯過人。」他頗爲賞識地點着頭想。「其實你們不必難過。你們只要給我畫張地圖，救急的東西都可以源源送達。犯不着由你們操這份閒心。」他說。

梢公一連猛呷了幾大口酒。心裏七上八下，猶豫不決。

「說做就做。現在就開始畫如何？」

梢公接過鋼筆與紙，開始聚精會神繪製地圖。「十二號你不好咁做！」艇婦疾言厲色制止他。

「三個圈圈的地方就是落氣島，不，就是重生島，」梢公認眞地說，「距離澳門據說是十七海里。從萬山羣島划過去，約六海里。三個黑點子就代表那三個品字形的荒島。」

「哦，原來是那個海盜窩，」宋先生把紙摺疊好，揣進西服口袋。「你們的任務可以說已經圓滿達成了。何必再拿性命打飄漂，無謂犧牲！」

「你不返去我單獨返去！」艇婦嚷，聲調裏飽含着忿怒。「你，胆小鬼！」

梢公狠狠地白了她一眼。「我，人一個，肉一鉈。街死街埋，路死路埋，跌在陽溝裏，就是棺材！我到底怕什麼！」他說得很急促，很低沉，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太陽穴兩旁的青筋，像蚯蚓般蠕動。

宋先生打開了另一瓶酒的瓶塞，作勢倒酒。

「過量啦，」梢公說。用手封杯。

「那你們到底作何打算？」

「回去！」

宋先生憐息地掃視着他倆。縐紋從兩頰一直層湧上額頭。「這是你們最後的決定嗎？」他鄭重其事地問。

兩人不約而同點了點頭。

「還要吃點什麼嗎？」他敷衍着。「東西備辦好了，我會通知你們的。」

梢公的心放寬了。他再沒有說什麼。一心一意吃起來。三扒兩撬，把那碗涼了的雪菜肉絲麵，連湯連麵，狠到肚子裏去了。

小姐笑容可掬地把自個兒跟前的那一碗麵，端到他面前。「乾淨的，沒動過筷子，」她說。「一發歸你負個總責吧。」

他老實不客氣地又狠下一碗。

「船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這兒好像是個無底洞。」他拍打着肚子自我解嘲。

宋先生看了看手錶。「啊，四點一刻啦，」他伸了個懶腰，用下顎骨打了個呵欠。「五點鐘下船。這是大來輪的船票。信必須親手交到駱先生的手上。暗號記清楚了嗎？」

「知道的，」小姐文靜地說。

「快點化裝，你這身披掛太惹人注目了。」

小姐接過船票和信。跟大家道了晚安。宋先生臨時又把她喊住。「澳門香港都只有一巴掌大。釘梢容易脫梢難。凡事小心在意。早去早歸，不可耽誤！」

「曉得的，」小姐不耐煩地說。

「下午回來如果見不到我，找白老太聯絡。」

「你眞嚕囌！」

「好了，談話到此打住。明天十點鐘有個蓄仁丹鬍子的外國佬送二胡過來，你們可以大胆放心跟他去領身份證。杯盤碗盞不必收拾。還要酒嗎？」

梢公連連搖頭。

「有一瓶大概也够了。哦哦，房錢已預付了三天。你們手頭上總得有幾張零星票子。」他說。從雨衣口袋裏摸出一大疊十元鈔票，放在圓鼓桌上，頭也不回陪伴着小姐走了。

梢公起身關好房門。熄了套房的環形日光管。打着盤跤脚，走向寢室。看他那東偏西倒的樣子，似乎已不勝酒力了。

艇婦攙扶着他走進寢室。熄燈就寢。乳白色的小斑點在黝黑中閃爍。二月寒夜的寂寥突然擠滿一房。

兩人分別躺在夕夢思床上。一種輭綿綿的溫暖，一種褐色的睡意，一種模模糊糊的慾念，開始在兩人的身上飄浮。

破曉前的陣黑低壓着窗櫺。雨點用柔嫩的指頭輕敲着窗玻璃。黑夜正悠悠走過。

兩個疲倦過度，骨骼酸痛的人，久久未曾入夢。

梢公輾轉反側。酒精加速了他的血液循環。他感到有一種不可名狀的挑逗，在體腔裏邊燃燒。火一般的，難於壓制，而且不可抗拒。

艇婦輾轉反側。孩子的哭聲嗡嗡地響在耳邊。似乎遙遠得很，然而仔細聽起來彷彿是從熱烘烘的枕頭中間傳出來的。寂寞凄涼的慈母心腸啊！

「睡不着嗎？」梢公磋動着牙齒。

「唉！」艇婦低沉的歎息。

「來！」他喊。

她不則聲。

「來啊，」他不耐煩地重複着。

十

孩子醒了。他們醒在黑暗裏。

孩子生性害怕黑暗。他們哭嚷着要媽媽。

這是一種生命的本能。最原始的道理也是最後的道理。其它的解釋都是多餘的。

孩子的哭嚷得不到回答。調門愈拉愈高。聲音愈來愈尖厲。黑沉沉的「墓穴」裏邊，冷凝着死寂的時間，裝滿了不可言說的悲劇氣氛，使孩子們的哀號顯得沉痛異常。

當時負責輪更守夜的是老頭和酒鬼。

木炭火開始烊下去。老頭爲了節省燃料，並沒有添火，兩個人相對枯坐。老頭的灰色大氅，遮掩着暗紅色微弱的火苗。只有四隻溫暖的手，互相勾搭着，傳遞着寂寞的心聲。

老頭永遠是全神貫注的。他隨時隨地都能够把心靈收攝成爲焦點。以沉思排遣寂寞。也許他那洞矚事物內層的深刻的觀察力，就得力於這一古怪習慣。洞外，風暴過去了。但豪雨盆注。嘩啦嘩啦地搖撼着海天深處那幾堆頑石，以及騰踊在老頭心靈裏的那股海天孤憤。

雨幕在洞外閃爍着。青黴色的微芒映現了老頭的長臉。一種嚴肅的傲慢，勾勒出他臉上的輪廓。善與惡怪異地棲息在他的皺紋的陰影裏。許多絕對相反的元素，把他那副瘦長的臉，作了會戰的戰場。有

漠，有溫煦；有卓犖的侮蔑，有獷野的慈悲。在他的臉上，一切都怪異地雜揉着。永遠是那麼不可勸解，那麼不能調和。他開口說話時，表現了他的威嚴；默然不語時，代表了他的冷酷。他實實在在是一個夢！

酒鬼右肩一聳，把軍毯扔到地上。掙扎着要站起來。

「且慢，這差使你我都辦不了，」老頭悄悄說。

「總不能由他們哭斷腸子啊？」

「在這最嚴重的時候，面對着最嚴重的哭聲，最要緊的就是不許傷感！連類似傷感的情緒也不許有。」

「你有這副鐵石心腸。我可沒有。」

「一個人，不懂得冷酷，也決計不會懂得憐憫。」老頭斬釘截鐵地說。「婦人女子之仁，不足以解決問題，反而暴露了自個兒的怯懦和自私。」

「怪話——充滿了高傲的罪惡！」

老頭響起了一連串乾笑。像瓦罐底下荆棘爆炸的響聲。「什麼東西能擦乾孩子的眼淚？」他似乎是自己問自己。「只有母性的溫柔。毛手毛脚的，休想止住他們的哭嚷。」

「我會輕輕哄他們的。——要吵醒所有的人嗎？」

「世界上最大的秘密，莫過於公開的秘密。」老頭伸了個懶腰。「不信，試試看！」

酒鬼滿嘴拿捏着娘娘腔。第一脚就踹醒了大鼻林。「哦哦，誰啊？」他在鼻孔裏哼唧着。「發了纏脚瘟嗎？他媽的！」他繼續嘀咕。

「我，」酒鬼含糊地說。「無心之失。」

「遊營撞屍的，幹啥?」一號在齒縫裏罵。

酒鬼怔住了。「十四號同難，借一借光，」他語意雙關地說。

老頭揑亮了手電筒。一道强烈的白光，白燦燦地輝耀着。俘虜了大人們的眼睛，同時也奇怪地止住了孩子們的哭。長久生活於黑暗之中的人，對於光線的敏感，賽過菲林。此刻，睜眼的人瞎了。而夢裏的人却正被雷鞭鞭撻着，悠然醒轉來。酒鬼眼睛一黑，不偏不倚，一脚踏在花旦的小腹上，踩得他鬼叫起來。

整個「墓穴」像炸了窩。孩子們的哭嚷反而被鎭壓下去了。

酒鬼剛躍過五號和九號的地舖，耶穌基督已經危坐以待。「看你，一脚高，一脚低，全沒個準兒，」他用手背揉擦着惺忪睡眼，抱怨似地說。

「眼睛發花。現在好多了。」

「賊頭賊腦的，你到底要幹什麼?」

「不幹什麼。安慰安慰……」

酒鬼的話還未說完，白相人和老千同時討起便宜來。

「八號同難啊，三號怕你害單相思，要來安慰安慰哩。」

老千蹬了他一脚。「運氣來了，八個大金剛也擋不住。嘻嘻，居然是送上門的買賣。」

「這，這，這是什麼話!」酒鬼發了急，「兩個孩子，正哭得發痧呀。」

「唐朝的古畫!」老千頂了一句。「啊哈，你以爲祇有梢公纔有豔福嗎?幸虧三號同難想得週到。

如今是肥水不落外人田。」

「你們再無的有的亂說，我可要通啦!」

「白相白相，嘸啥關係，」白相人翻身坐起。「傢伙洗乾淨了嗎?」他笑得十分之神秘。

三個人一遞一句鬧開了。

老頭的手電筒，默然而熄。「墓穴」裏烏焦巴弓的，又伸手不見五指。

十四個生靈，浸沉在黑暗底層，夢幻似的蠕動着。尖酸刻薄的怪話，在濃黑中彼此呼應，予人以一種莫名其妙的親切感。

三號跨過七號與八號的地舖。手脚並用，爬過口技大王的身子。開始安撫着兩個已經哭得疲輭了的孩子。

他生硬地摟抱着他們，自以爲具備了「女性的溫柔」，但效果適得其反。

女孩首先在他懷裏轉側。「鬼嗎，」這是她對酒鬼前胸的直接反應。並且本能地伸出小手，摸向下巴。「不是!」她突然叫起來，哇的一聲哭了。

「怎麼樣?」老頭硬僵僵地問。「小心你那撮鬍子!」

「係咯係咯（是的是的），我係媽咪咯。乖乖寶，瞓覺覺啫。」

「唔係!」（不是）女孩堅決反對。

「醜死鬼!」五號在黑暗中罵。

爆炸的笑聲中，情緒分化成兩極。

大人們笑得肚子發痛，眼睛淌貓尿。孩子們知道被騙，拼死拼命嚎叫，以求補償。

奇怪的是：哭聲和笑聲雖交互搶奪音域，却有一種內在的諧和。

這不是空幻。這是實情！當絕望的靈魂，沉淪在絕望的深淵之底，强烈的情緒發洩，基調往往是相同的。

「不必安慰啦，」老頭高聲說。「你根本不是那麼一塊料！」

「有種的，你來！」酒鬼執拗地說。

笑聲和哭聲相對提高了。鬧鬨鬨的，弄得滿洞烏烟瘴氣。

「我也差不多，」老頭在間隙聲中說。

現在，笑聲顯然佔了上風。壓倒了哭聲，滅沒了老頭的話。

「蛇鑽的洞，祇有蛇知道。好在你也有自知之明。」

老頭緘默了片刻。「不錯。正是這樣。——歸十三號同難出馬。」他終於蒼勁地作了決定。

「這苦差使我可不成，」花旦尖聲推讓。

「甜蜜蜜的苦差使，」老頭說。「包你馬到成功。」過了一小會他又添說。

「你如何知道的呢？嘻嘻，眞以爲你是活神仙嗎？」花旦裝腔作勢說。

一顆沒成熟的心，老頭迅速地想。那是一切孩子們的良伴。天眞是性格的突然流露。跳躍的思想方式和不連貫的情緒，時常在孩子們的臉上破涕爲笑。這在大人們的臉上是難於發現的。也許，我們心上的皺紋比我們臉上的多得多。因此心理上的衰老比生理上的衰老遠爲嚴重。「這些硬手硬脚，滿臉鬍子的鬼怪，孩子們是永遠不會感到安全的，」他終於開言。「祇有女性的溫柔纔能使孩子們感到安全。」

「根本我也跟你們一樣嘛，」花旦恇怯地說。「底下一摸，都有那個。什麼女性不女性。」

「你性格裏邊具備的另外一種情愫，却是我們完全沒有的。好吧，快點陪孩子們去睡吧。」

花旦披衣坐起。「怪難爲情的，」他喃咕。

「既然有資格做新娘，當然有資格做媽媽，」酒鬼巴不得有人替手，亟力敲打擸鼓兒。「來，快來！這玩意眞不是味道！」

大人們的笑聲和孩子們的哭聲，同時爆發了。花旦沉默着。他的心在怦怦躍動。他喜歡孩子，出自眞心實意，這是一切雌性激素過多的男子們的一種通性。孩子的哀哭使他同樣感到內心的酸楚。那並不僅是同情，而是親身感受。好像哀哀無告的是他自己。另一方面，他對「墓穴」裏的那些縱橫狼藉的骸骨，不免深懷戒心，懍懍危懼。一個人蒙頭而睡，毯子就是一道屏障。如今叫他一個人在黑暗中爬來爬去，他可不够膽量。因此不免捱捱擦擦，拿不定主意。

老頭洞悉了這個。

「害怕嗎？」他問。突然捻亮了手電筒。

「哦，那不好，」花旦嚷。「把電筒給我。」

老頭起身。「四點一刻，準備換班啦，」他說。「誰値天亮這一班？」

「藍青官話和螞蝗，」酒鬼答。

「十三號同難順便喊他們一聲。這是電筒。」老頭說，把手電筒遞到花旦的手裏。

「要到地鋪上歪一歪嗎？」酒鬼說。

「好的。我就來。下午那個空塑膠桶請費神遞出來。還要貯一桶雨水應急。」

「亮一亮燈，」酒鬼說。「我好做事。」

花旦怯怯地照射着自個兒的纖足。

「這不是競選世界小姐哩，」酒鬼埋怨道。「當然囉，脚不算醜。可是我要的是光。」

「喊聲射進骷髏頭的那兩個黑洞，牠們會在夢裏邊搭我的。」

「笑話！電筒抬高點兒。」

「不信嗎？」花旦誠惶誠恐地說。「死鬼身上也有三魂七魄，要不然我不會這麼怕它啦。」

「唏，活見鬼！」

電筒驚愕地斜射五號的頭，集中顯露出他的那副尊容。——啞白得發青的面皮。粗短的眉毛和凹下去的小眼珠子。塌鼻子。暴牙齒。捲縮的上唇。一些毫不相干的東西平擺在那張既無血色又無生氣的馬臉上。予人以一種尖頭小面，小米小器的印象。

老頭大步邁過來。「這是有損目力的，」他說，把電筒平射向洞底。「起來，五號九號，你們的責任到八點打止。這正是『遊屍打露水』的時節，你們倆人要特別小心在意。」

「啊啊，好好冷啊，」螞蝗哆嗦着。

酒鬼遞過空桶。「在這兒，水就是血，就是生命，」老頭鄭重告誡說。「多一桶水多一分生還的希望。歸你們負責接水。」

「來吧，花旦老哥，」酒鬼擠了擠眼，說。「我先安排你進窩。然後我們就寢。」

花旦反手把電筒交還。竄跳着，鑽進了孩子們的毯子裏邊。「嘈，嘈乜呀？」（吵什麼？）他哄着他們。「咦咦，二叔公二叔婆來喇！」

孩子們居然止住了哭。他們抽噎着。輾轉在花旦的手臂彎裏。摸到了花旦輭輭的橡皮乳褡；長長的、而且發散着幽香的髮絲，還有那副白膩光滑的臉，似乎放了心。這一切雖然全是贋品，但孩子們有了安全感，也不必斤斤計較眞假的問題了。

「怎麼樣？快過打針，是不是？」老頭調侃道。

三號鋪好地鋪，首先鑽進去。冷得索索發抖。五號接過空桶，慢慢站起來。

「洞口陰風慘慘，小心着了涼，」老頭說。「不如一人披一張毯子，姑且當外套吧。」

「好，好。謝謝。」九號接口道。「你，你走頭開路。我拿毯子跟、跟來。」

「最好借一借手電筒，」五號說。「那倒是用得着的。」

「不准射向洞外，知道嗎？」老頭說，將手電筒交出來。「打露水的時節，最容易招惹無謂的麻煩。」

「曉得的，」五號說。老覺得陰風慘慘這四個字，像隻冰冷的鬼手，摸擰着他的屁股。不免一步一回頭，左顧右盼不停。手上的電筒也四面亂射。潛藏在濃黑深處的屍骸枯骨，在幌動的電炬中似乎全數活轉來了。蛛網密結，灰塵落索，掩映着一堆堆灰敗的朽骨。它們的寂寞，它們的悲慟，它們的掙扎和痛苦，它們的怨懟和沉默，祇有它們自個兒知道。——生命本身，就是本神秘的大書。我們這班活着的人，都自以爲懂得很多，其實我們對它並不瞭解。公開的秘密，遂成爲最大的秘密。誰也無法透視到生命的背後。白骨中蘊藏着另一個淵深幽邃的世界。祇有它們行將活轉來的時候，我們纔突然瞥見白骨後邊的東西。那就是死！

死是不可言說的。死是夢幻的原素。它的投影——空虛和寂寞。如此而已。

花旦尖嘯着。以毯蒙頭。然而他的脚，却蹴踢到一排肋骨。發出一陣枯枝折裂時的響聲。陰風廻盪

在整個「墓穴」裏，寒氣蝕骨，陡然加深了恐怖感。

森森陰氣，沉重地低壓着他的身體，緊張着他整個兒的生命。他踡縮成一團。嘴裏一陣陣發苦。

「熄了！」老頭粗厲地喊。「當心嚇唬了小孩子！」

會計並沒照辦。他把手電筒直射着紅色塑膠桶。成了一隻名實相符的紅燈籠。

紅燈籠抒發出半透明的光。消融了周遭的濃黑。陰森的「墓穴」突然浸沉在一灘汚血裏。

五號和九號相繼落坐。

紅燈籠熄了。濃黑從四面八方推擁來。彌封了那個生死永遠混淆在一塊的石洞。

一切復歸於寧靜。

新添的木炭偶爾爆炸着火花。

老頭帶着他的深心大願，終於悠然入夢。夢裏敞開了一個寬闊無邊，深不可測的精神世界。他正徘徊在「有限」和「無限」的虛線上。從寒冰稜稜的地獄深處，透視着從地極湧起的遙遠的春天。剛毅陰鷙的臉開始甜甜地融化。他睡得很恬靜。祇有一絲微笑攀在唇邊。

「快點去接水吧。老頭的話，簡直等於軍命。」五號打着藍青官話，把空桶派司過去。

「何必大懶使小懶啊？」螞蝗一臉哀告乞憐的苦相。

「這是什麼話！」

「差、差使是你接下來的，又不是我。」

「我們是老搭擋。算你帮我點小忙，可以不可以？」

「老友鬼鬼，這次恐怕要拆夥啦。」

「你專門替自己打算。」

「你不必做我的貨路。半斤八兩，誰也曉得自私。雞吃放光蟲，心知肚明。」

「我們是同一張跳板上的啊，」五號哄着塌鼻子。「等會子雨過了，大家吃癟，那才乞人憎哩。」

「這種鴨屎臭的苦差使，我決計不幹！」

「你眞鴉鴉烏！他媽的！」

「大人不見小人過，我充耳不聞。」九號搔着後頸窩，顧左右而言他。

「外邊有鬼，是不是？」

「也許。說不定。」

「那你同我作個伴。這點『臉』子總該畀我吧？」

螞蝗懶洋洋地站起來。「纏你不過，我，我給你放哨把風。手電筒交給我。」

五號把毯子頂在頭上。縮縮瑟瑟竄進風雨叢中。

九號紋風不動。手電筒向左向右向前，擴展了視界，清掃了現場。然後，對直地緊緊地照射着五號的屁股。

五號恨得牙癢癢的。「討死嗎？」他罵。「你怕孤魂野鬼找不到對頭，用探照燈招魂，是不是啊？」

九號沒搭訕，電筒熄了。

「你，你這下作鬼！」五號在黑暗中罵。

一連串乾枯的傻笑算是回答。

五號絆着一塊石頭，打了個踹踵。「亮燈啊，」他大喝道。「短命鬼，要死不得斷氣的！風大雨

大，膠桶像鷄蛋殼，沒地方安放。」

「頂在頭上求雨吧，」九號陰陽怪氣地說。

「再不積點陰功，哼，討不得好死的！」

「飛龍出洞，」九號笑嘻嘻地說。電筒光對空亂射，襯映得急雨像千萬枝鋼針，斜揷在灰黯的空濛的背境之上。

「無謂之至，」藍青官話繼續斥罵。「等着讓老子做你的功德！」

電筒光從高空盤舞下來。平射在一塊巉岩上。「揷進去，凹上啦！」螞蝗仍然嘻皮笑臉地說。「輕輕抽，慢慢送。老貓咬小鷄。姿式十分優美哩。」

會計把膠桶安放停當。「三句不離本行，你！你這傢伙！」他邊罵邊竄回「墓穴」。

「辛，辛苦啦，」螞蝗安慰他。「賢者多勞。天河水包你有得舔！」

會計正在氣頭上。他劈手奪過手電筒。狠命地直射着螞蝗的眼睛。

「死咯。原來是這麼一副尊容。」五號倒抽了一口冷氣。「瞎了睛。跟你搞攻守同盟！」

「哦哦，我的眼眞的、眞的瞎了，」螞蝗用雙手左右支吾。「再不熄燈，我，我可要加控你惡意傷害身體。」

電筒熄了。但螞蝗那張醜八怪臉，仍然浮現在藍青官話的記憶裏。印象鮮明，就像黑暗中的火。額頭當中陷下去那麼個大窩，這眞是罕見的相貌。頭蓋骨大得出奇，因此兩頰和下巴出落得又小又尖。愁苦的生活和長期的屈辱，扭曲了他臉頰上的肌肉，因此出現在他臉上的任何表情，都帶着一臉哭相。尤其是兩撇眉毛，斜斜地拖成個八字。也許那就是塊活招牌，把他的職業生動地撐在門面上。兩眉之間，

輻射着一輪深皺。面無表情時，縱裂成五道深溝；一旦喜怒哀樂上臉，凹陷的額頭底下就怒放着一叢蘭花。不顰而哀，不怒而威。如果有人要選舉世界性的醜男人，他定然可以獨佔鰲頭。

「你飲過天河水嗎？」螞蝗問。輭輭的鼻子在幽默中波動着。「鹹精精的夠味囉。」

會計把木炭高高架起。取下毯子烘烤着。「你那張臭嘴呀，最好用騎馬布打張封皮。人家是苦中作樂，你却死中作樂！簡直是作死！」

「哎喲喲，經沒唸完，就罵起和尚來啦，」螞蝗擠毛弄眼地說。「你以爲你很出色嗎？」

「至少五官端正。額頭當中不會凸凸凹凹的，掛塊爛招牌。」

「天生一個好鼻子，」螞蝗豎起一隻手指頭，出神地盯住它，說。「飲天河水時，鼻、鼻子準不會妨礙工作。」

「什麼鼻子鼻子的？」會計困惑地說。「難道你是用鼻子飲水的嗎？」

「你到底飲過天河水沒有？」螞蝗突然氣忿地笑起來。「那種鹹精精的天河水？」

「我以爲是天上少有，地下全無的寶貝呢，」會計說。「原來是鹹水。這兒什麼都沒；就只有海水最多。假如你有意，准許你飲個飽。」

「我曉得你沒開過洋葷，」螞蝗神秘地說。「龍宮裏居然乾死了蝦兵蟹將，咱們作惡多端，這也許是報應。我，我知道這次——完蛋啦！」他用感傷的調子作了結束。

「你不是說，有天河水可以救急嗎？」

「除非是新鮮貨人家人，或者驗明正身，是、是小皮尖子，」螞蝗聳肩諂笑，賤骨頭好像輕薄得祇賸四兩。「像昨兒晚上那兩隻老蟹，解不了渴不算稀奇，塌鼻子開天窗，包你有份。」

會計恍然大悟。心知上當，但做不得聲。

「楊梅瘡沾在舌頭上，會起燎漿火泡，」螞蝗佔了便宜，言語越發流利了。「是嗎？不、不是嗎？」

會計彎住一肚子悶氣，咬牙切齒，苦於無處發洩。螞蝗把那張醜臉逐漸推攏來。「二一添作五，算盤一定敲不響的。你可以吃獨食。」他又奚落了五號幾句。

會計的臉綳得鐵緊。塌鼻子扁得幾乎看不見了。小眼睛被激怒得風發火起，金星亂迸。「肏你娘！」他厲聲罵。騰出右手。在螞蝗肩頭上狠狠地揍了一拳。

九號猝不及防。揍得殺猪也似的嚷叫。

睡在花旦手臂上的女孩子，首先被吵醒了。

她掀起毛毯一角，掙扎着，想呼吸一口新鮮空氣。

「郁乜呀？」花旦迷迷糊糊地問。「黑衣公捉細路仔的。」

「動手非君子。你，你，你敢動粗！」是洞口的喧擾。

「打你這撈毛的活王八！」五號洶洶然嚷。

「活得不煩耐了嗎？」花旦尖聲制止他們。

「挺你的屍，」九號接口。「放什麼狗屁。」

「斯斯文文的，多有禮貌啊，」五號帮腔。「你瞧見過花腿作威作福嗎？」他故意壓低聲音說，詢問似地盯住螞蝗的凹額頭。

「吵醒了小孩子歸你們是問！」花旦氣虎虎地坐起來，把兩個孩子同時弄哭了。「好啦，好啦，喇

叭筒又叫了！——咦咦，嗚嘩！我的媽呀！」他突然莫名其妙地尖叫起來。弄得整個墓穴裏邊，霎時陰風慘慘，鬼影幢幢。

「有鬼嗎？」九號高聲問。

「綠陰陰的！」花旦觳觫成一堆，乾叫着，七分像狼嚎，三分像鬼哭。

守夜的人倏然站起，一團綠火在骷髏頭上滴溜溜一轉，竄進了白骨叢。螢光閃閃。依稀掩映。狼藉屍骸在濃黑的背境上忽隱忽現，好像是從深淵之中躍上躍下的殭屍。那是一種魔骨的舞蹈。一種闃人的精靈的沉默掙扎。它們用綠陰陰的色調來自我表白——冤沉千古，鬱鬱難伸！綠火一轉熄了。骸骨兩端却繼續燃燒。綠火相距近丈，游走不停，在相對位置上遙遙相應。在燐火的微分子質點中，引力和斥力可能是同時存在的；因爲運動得太快，而且飄忽生滅無常，我們一時無法弄清楚。我們看到的只是表面現象。它們的動作十分合拍。相對運動中具有統一與和諧。

霎眼之間，兩端的綠火輝閃着突然滅沒了。沉入黑暗。而中心之火又摶聚成爲亮點。在幻覺中人們似乎聽到了一種神秘的聲音。燐火爆炸，一下成爲上十個綠球，澆着圓心轉動。點擴散成圓；圓又凝聚爲點。周而復始，變幻莫測。必須指出：人在過度驚恐中，是無法進行冷靜觀察的。我們能以冷靜的目光來觀察地獄嗎？那團怪火跟我們心中之火無論如何是一致的。要不然，我們不會叫它們是受難的同胞！我們無法精確地證明一根針尖上，能够站立多少鬼怪。雖然中古時期歐洲那些飽食終日的學者們，力圖證明針尖上能站多少天使。而且爲那些無聊的數字，爭辯不休。

藍青官話，用勁揑亮了手電筒。燐火受到了強光的壓力，默然而熄。不久，手電筒也熄了。黑漆封閉住墓穴。人們的眼前都飄盪着一團肉紅色的光圈。光圈裏邊震顫着紫色的血絲，迂緩地捲過來，滅

了；又在原來的地方興起第二團，繼續朝眼前飄盪」。瞳孔的感光是銳敏的；但它的收縮比較遲緩。於是，就周而復始地滾動着帶有紫色血絲的光圈。這是目力受到損害的特殊信號——完全是屬於生理上的，與鬼火拉不上一丁點兒關係。

花旦口吐泡沫，尖聲哼唧不停。男孩和女孩大概也因驚恐過度，忘記了啼哭，把小臉埋在花旦的胸脯上，連連哄着鼻子。

鬼火熄了，電筒也熄了。但「墓穴」仍然留在惴惴不安之中。十四顆心，正以不同的速度，雜亂無章地狂跳着。

老頭披上大氅，悄然坐起。「五號，九號同難聽清楚，」他平靜地說。「侵人犯規，可一而不可再。把手電筒交還我。」

「哦，你去，」九號說。

但五號這一次反應很迅速。「又玩鬼推磨嗎？」他急促地說。「我不再上當啦。」

「我害怕。」

「傢伙捏在你自己手裏，怕什麼？」

「不准再捏亮，」老頭說。「慢慢摸過來。」

「出的是難題目哩，」九號囁嚅着。「我們倆人一起去。」

五號沒有回答。九號用恐嚇的調子繼續說：

「團結就就是力量。分開了，會，會被鬼拖走的。」

「鬼在洞裏邊，」五號說。

「洞外也有鬼。這，這是鬼窩。」九號繼續吓唬他。

五號打了個寒顫。「混蛋！」他罵。

「龜蛋，」九號校正他。「又腥又粗糙的海龜蛋，」他補充。

「聽清楚了嗎？」老頭不耐煩地說。「哩哩啦啦幹啥？」

九號捉住五號的膀子，向洞內打了個趦趄。「共脚穿褲的，你不好不送。」

「背了萬年時，」五號嘀咕着。「三脚凳，跌壞人不償命！」他的藍青官話顯然變了調。

九號爲了破除寂寞，一邊摸索，一邊回嘴：「你這個杉木靈牌。只好讓我牽猢猻。」

「你是三角褲狗虱，一副討厭相！」

「喲喲，好個四方辮頂啊，」九號咕咕地笑起來。

笑聲點燃了更多的傻笑。這是雙簧收到的意外效果。

「十四號同難瘟在哪兒？」九號硬起喉嚨發話。

老頭輕輕地摯了一下巴掌。「這兒。提防踹了別人的頭。」

九號應聲把手電筒遞過去。有了辦完大事之後的輕鬆感覺。洞外，淒厲的寒風倒灌進來，喔喔有如鬼叫。九號登時一身發輭，跌翻在大鼻林的毯子上。

「鬼摸了你的酸薑窨（頭）嗎？」大鼻林含含糊糊地罵。「冇皮柴（光棍）！」

「哦哦，對不住，」九號連連致歉。「眞、眞對不住。眼睛沒吃油，不管事。」

「扭紋柴！想賴着不走是不是？」

九號掙扎着一骨碌爬起來。攙扶住藍青官話的胳膊，正想雙雙踱回洞口。但剛一抬頭，兩人當場嚇

得冷汗直標，牙巴骨亂磕。

「鬼，鬼！」九號尖嚷。跌了個倒栽葱。

「啊，媽啊！」五號屎尿淋滿一褲襠。手脚併用，拚命朝洞裏邊爬。

「墓穴」裏炸了窩。秩序大亂。花旦和兩個小孩子首先乾叫起來。緊張的情緒迅速地達到爆炸點。莫名其妙的幻覺，攪混得滿洞全是幢幢鬼影。

洞口，疾風揚播起灰色的雨絲。騰騰炭火火燄上，有兩隻烏龜爪一般的枯手，在上下翻騰。另外，火燄映照出兩條毛腿。一隻是光脚板，火舌給它染了色，紅中透青，乾癟癟的，有點像風乾的胡蘿蔔。一隻脚板上裹着灰毛毡，正淌滴着雨水。驟然望去，像隻碩大的灰蜘蛛。——膝蓋以上，一無所見。疾風紛披着他身上的毯子，偶爾可以瞥見那兩個特別刺目的膝蓋骨，歪曲臃腫，像枯幹上的樹瘤。

「引鬼上門，」大鼻林哄響鼻子。「你們幹的好事！」他大吼道。人已凛然坐起。口技大王比他更猴急。一聲不響，直踹過來。老頭一把將他揪住。「幹啥？」他問。

「攆出去！」口技大王在齒縫裏說。

「人已進洞，」老頭說。「我們已經接納了他。歸我來！」他說完這話，一躍而起。左手挽着一鋪軍毯，神氣有點像鬪牛士。

呆在洞口的那具活殭屍，大概是感覺到了炭火的溫暖，嘴裏吹吹吹地乾叫着。也許他自個兒以爲在傻笑。但聽得所有的人一身起鷄皮疙瘩。酸痲的感覺，從聽神經末梢一直奔赴到神經中樞。幾乎緊張得可以裂斷每一根神經。

「四號準備接應，」老頭吩咐。「其他的人毯子蒙頭，不許偷看。」

活殭屍呆站着。完全聽不見洞內的喧囂。

黑市醫生剛剛坐正。老頭已跨過大鼻林的地舖。伸開長膀子，兩腿半分彎，作好了兜捕的準備。指甲是有毒的，還有牙齒。老頭下意識地想。皮下是痲瘋傳染的惟一途徑。必須把他引離原來的位置，讓他自投羅網。他閃電式地盤算着。右手向斜刺裡捏亮了手電筒。

活殭屍乍睹强光，踢得炭火四濺。對直撲過來，像隻蝙蝠。老頭身子一矮，展開軍毯以待。電筒光熄了。可以瞥見那人雙目睒睒，在黑暗中熠燿着螢火蟲似的光。

那人如風搖柳樹，和身撲下。老頭眼明手快，毯子旋風般將他裹住。同時，用雙臂將他攬抱住，不讓他跌倒下去。

洞內捲起一陣吱吱的怪叫聲。宛如貓脚爪底下的老鼠。吱吱的怪叫聲持續了一兩分鐘。忽然聽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喉嚨裡的咯咯痰響，以及哈虎哈虎的呼吸聲。

「好啦，」老頭喊。「四號過來帮手。」

黑市醫生連爬帶竄摸了出來。

老頭把手電筒塞到他手裡。「亮燈，」他說。「檢查檢查，看有沒有救。」

四號朝地下捏亮電筒。「濕漉漉的，擺平之後會結層冰殼，好人都要凍死的。」

「五號和九號注意，」老頭提高嗓音命令道。「這是你們邀請來的貴賓，不可怠慢。把兩鋪毯子捐出來。」

「那我們如何睏覺？」藍靑官話提出異議。

「客人有點不耐煩啦，」老頭說。「有資格請客，一定有資格招待。好漢做事好漢當，不容許講價錢。」

「我們負責把他送出去。」

「既然進了洞，他就算自己人。六號立刻鋪床。耽誤了時間，白白裡犧牲一條性命。」

口技大王火速把兩鋪毯子抱出來。一墊一蓋，安排停當。

三人合力把那人抬起，輕輕放下。

那人硬僵僵挺着。似乎完全喪失了知覺。骷髏頭上只薄薄地包裹着一層蠟黃色的皮。深陷的眼睛像兩個黑洞。微張着的鷺鷥眼，隱約浮現着一層白翳。兩排黃澄澄的牙齒暴露在戟張的黃髭外邊，一副咬牙切齒的兇相。黑市醫生輕輕地挪開他那鋪裹身的濕毯子，露出一件魚網似的破背心和一條灰黑色的爛短褲。人已餓得乾癟癟的，像具風乾的屍體。肋骨弓下邊深陷約兩寸。胸窩與肋骨隔着破背心清晰可見。

黑市醫生輕輕地撫摩着他的胸口。胸口尚有微溫。他在自個兒的手背上斯斯文文地敲了敲，其小心的程度好像敲着雞蛋殼。半爬半跪在地上，把耳朵貼近他的胸口進行了觸診，可以聽到短促的哈虎哈虎的濁音。

「還有救嗎？」老頭悄聲問。

黑市醫生搖了搖頭。「恐怕救不轉來了。」

「那爲什麼？」

「整個消化系統，也許喪失了生理機能。而且我們又沒有注射器。」

「死剩下來的，生命力一定强得嚇人。」老頭說。「我們不可照常理推斷。」

黑市醫生慘笑着。「死馬當活馬醫，未嘗不可。不過，按照醫生的人道主義，還是不救爲妙。」

「這，我可不懂了。」

「萬一能救轉來，也祇是個白癡。喪失的記憶力，恐怕一點都恢復不了。一具行屍走肉，留在世界上活受罪，那又何必呢？」

老頭瞇起一隻眼睛，做了個文明戲的表情。「你我難道不算是行屍走肉嗎？世界上眞有幾個不算是行屍走肉的人啊？假如有法子可想，就請馬上動手吧。」

「既然如此，讓我試一試。」

老頭從披風裡摸出那柄長鑰匙。「十三號同難請打開帆布袋，」他說，迅速地把鑰匙遞過去。「拿出昨晚剩下來的小半個枕頭麵包。另外請把節餘的淡水舀一漱口盅出來。」

花旦戰戰兢兢爬起來，照着做了。

老頭接過麵包和水。「這一次我可沒舉過脚，」八號施放了一枝冷箭。

「你不好慷他人之慨，」五號帮腔。

老頭火了。「客是五號和九號邀請來的。我們剋扣公衆口糧忍口待客，算是很有耐心啦。」

「我們並沒有請他，」五號繼續說。

「而且事前你也沒有徵求過大家的同意。至少是件糊塗公案，無案可稽。」八號說。

「九號證明五號的話一點都不假，」螞蝗冷水裡邊出熱氣，加入舌戰。「我們還可以負責，負責把他撵出去。」

「入洞爲安，他已經是自己人。」老頭蒼勁有力地說。「生命之火把他引到這兒來。他就在這兒活下去。——一號同難！」

「有！」大鼻林哄響着鼻子。

「宣佈新的編號。」

「十八號。」大鼻林莊嚴地說。「十八號同難。」他重複。

「如果再有人提出異議，五號和九號的口糧食水減半。節餘下來的，就算是十八號同難的飲食。重生島無法無天。但一定做到賞罰分明，死而無怨！」

三個人噤若寒蟬。老頭繼續發話：

「還要請十三號同難帮個小忙。在航空袋裡邊摸出那兩個瓶子來。——我臨時樂捐魚肝油精丸和多種維他命丸。」

「只怕勞而無功，」黑市醫生悄聲說。「辜負了你這番好意。」

「那爲什麼？」

「十八號同難的胃腸道的消化機能很弱，未必能够把膠囊融化。」

「撕開膠囊，把它們混在水裡邊灌進去。」老頭命令。

黑市醫生從老頭手上接過麵包和水。「乾巴巴的，塞到食管裡會發生休克的。」他嘀咕。「萬事由命不由人，何必多此一擧？」

老頭緘默了一小會。「別喪失信心和耐心，」終於他說。「讓我帮手，把麵包撕碎，調成稀清的麵包粥。——水似乎多了點，分兩次調那就上算啦。」

花旦把兩個黃褐色玻璃瓶送上。順手接過漱口盅，將水倒了一半在塑膠桶蓋子裡邊。迅速把漱口盅遞過。悶聲不響，鑽進毯子裡去了。

老頭把麵包撕碎，放在漱口盅裡。用食指起勁地攪拌着。大半盅麵包粥，慢慢製成了。他用指甲搯開膠囊，將魚肝油精和維他命分別攪在稀粥裡。「此時此地，這是惟一的藥物了，」他不勝感慨地說。

「是的，是的，」黑市醫生一籌莫展地呆望着他苦笑。「平生第一次，施行莫名其妙的營養療法。世界上許多的地方，用牛乳餵猪；而我們却親身經歷到喝尿水，咬別人的脖子吸別人的血，以及嚼自己的底衫褲！這到底是個什麼世界啊？」

「牢騷是多餘的。救人要緊。」老頭平靜地說。「我掰開他的嘴巴，你動手灌。——五號同難請過來，帮我們照明。」

五號縮縮瑟瑟挨攏去。蹲在地上。代替四號拿起手電筒。

「這是項十分精細的工作。千萬不可以粗心大意。」老頭鄭重其事，說。「好，準備，開始啦。」

黑市醫生把稀粥緩緩倒進十八號的焦裂的嘴唇裏。大概有一半的粥水，從嘴角兩端汩汩的流淌出來。其它一半，大部分潴留在嘴巴裏，只有少量的粥汁，浸潤到了喉管中間。

「必須先恢復他的知覺，使呼吸覺得稍爲順暢些。」黑市醫生提議。「一味蠻幹，食物灌進氣管，難免過失殺人。」

「有道理，」老頭說。「主意不壞，」他添說。

黑市醫生把漱口盅遞到五號的手上。開始推拿和按摩。「這一套我也是半吊子，」他自我解嘲。

「不過，事到如今，也只好胡來一通啦。」

「我們都是原人，當然用得着這些原始法子的！」五號忿然說。

「不必發揮正義感。我說大可不必。」老頭制止他。「我們都是草種。草種一定具備野生的力量，而且生命力一定强得嚇人。——你瞧。這是什麼？」他戟指着十八號的殭屍面孔。

殭屍面孔已經有了回陽的預示。綠眼睛微微啓闔着。好像正午的貓眼，瞳孔慢慢收縮成一線。黑市醫生做了個靈巧的手式，在他眼面前捏了幾捏。那個黑洞居然有了輕微的反應。可以覺察到白色翳膜逐漸消退。眼輪匝肌悠悠震顫。與此同時，噙在嘴巴裏的汁水向嘴唇外邊鼓了一陣氣泡，突然縮回去，而且囫圇吞下去了。他的腸子蠕動着。笛子和喇叭的二重奏，在輭下腹熱鬧起來。

「好啦，」黑市醫生以手加額，興奮地喊。「謝天謝地，也許有點轉機啦。」

「食物不能進得太急，」老頭說。

黑市醫生取過漱口盅，小心翼翼地倒進一大口。「我會的，」他說，手輕微抖動着。

老頭除下勞力士。「這個暫時歸你保管。隔多少時間進食一次，由你全權決定。」

「四點五十五分，」黑市醫生說。「下一次應當是五點二十五分。少吃多餐，這條怪命說不定眞的可以絕處逢生。」

「你們兩人背靠背養養神，」老頭站起，行了個深呼吸。「老年人睡眠時間短。拂曉時，歸我義務把關。」

「毯子充了公，」螞蟥嚷。「打瞌睡容易受涼。不如我陪你。」

老頭踱向火堆。「那也好，」他笑笑說。

「瞌睡蟲早嚇跑了，」三號披着毯子爬出來。「我願意臨時湊上一脚。」

「如果擠得下，我報名應徵。」

照音色判斷，那顯然是神學生的聲音。

十一

火正在烊下去。老頭吩咐不准再添木炭。三號、十號坐一邊；九號和十四號坐在另一邊。老頭拱着他的大氅烤火。八隻手在大氅底下會師。時不時發生遭遇戰。

閒談是排遣寂寞的最好方法。

四個人慢慢聊開了。

他們最先談到的是信心問題。

神學生引經據典，侃侃而談。酒鬼突然打斷了他。「假如十天半月之後，我們也變成了十八號，」他說，「我覺得一切都是假的；只有死纔眞實不過。有信心沒信心，都是一個樣子。空空洞洞的名詞，救活不了我們。」

「耍騙人，談信心，」螞蝗說。「一派胡說白道。我根本不信這些鬼話。」

「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神學生拿捏着佈道時的調子反駁。「我們行事爲人，是憑信心，不是憑眼見。眼睛能看到的總是暫時的，眼睛看不到的纔是永久的。」

「信心不會點石成金，」酒鬼說。「眼見不眼見毫無關係。而且這兒也沒有暫時和永久。」

「仍然有遲有早，」黑市醫生揚聲說。「三號、十二號和十五號，就比我們先走了一步。」

老頭搭拉着大禿頭。「天有不測風雲，」他不勝欷歔感歎。「我的原意是死裏求生，想不到白白裏多斷送兩條命。」

「我倒寧願在相反的假定上，保持我的信心。」神學生說。「神所垂憐的人，沒有東西能奪走他們的生命。」

「這是使徒時代的神話，」老頭反駁。「暴風陡然發作的時候，那艘舢舨剛剛在險段。慢說是一條漏水的小船，萬噸級的大輪船也吃不消的。——好吧，他們仍然活在我們的心裏，願同難們保留這一基本事實。」

「凡事皆有例外，」酒鬼說。「我看並不盡然。」顯然他在這事上，跟神學生採取了同一看法。

「理由呢？」老頭悄聲發問。

「此事我好像一直有預感。」

「那是不確的。整個下半夜，我都在盤算如何安頓這兩個孩子。我們的遭遇，我們自個兒要負部份的責任；但孩子們完全是無辜的。」

「當然，當然，他們是無辜的。」酒鬼惋惜地說。「我們何嘗犯過死罪。法律殺錯了人，誰理過這篇閒賬？」

「何必發這些空空洞洞的牢騷？」老頭對直盯住他。「你的預感是如何發生的？」他在第二個問題上加重了語氣。

「記不記得您有兩次坐立不安，巴掌擱在膝蓋上不自然地開闔着，樣子眞有些那個。」

「人，無法瞧見自個兒的鼻子。」

「第一次大概是十點左右，我們剛剛接班；第二次已經接近子夜。我在你臉上發現過一項事實——思想也是有顏色的。你的臉色蒼白得可怕，那證明你正在焦灼地考慮問題。」

老頭苦澀地搖了搖頭。「我不打算瞭解這個。」

「當時你的內心活動也感染了我。我知道你正替玄德公他們擔憂。但在風暴臨頭之際，我感到平安無事，腦波裏半點干擾的現象也沒有。」

「你的第六感對於他們是不適用的啊。」

「您承不承認母親和孩子中間，有一種精神連繫？那是一種強烈的精神感應，完全是潛意識的，但是它是地球上最强固的連繫。」

「這個嘛，四號同難比我有研究得多。」

「第六感是屬於本能的，」黑市醫生思索了片刻，說。「這種奇妙的本能，是生命之謎的謎底。它所能完成的事，神妙莫測，幾乎超過了我們的想像。」

「那你以爲這種精神感應是確實有的，是嗎？」老頭偏過頭去，問。

「母子之間的心意連繫，無論如何是存在的。雖然此種連繫肉眼不能見，不能感覺，也無法提出鏡檢報告。但它仍然是微妙而精確的精神現象。超乎科學認識之外，存於日常生活之中。我們隨時隨地幾乎可以碰到。」

「你的答案很懇切，」酒鬼說。「我只要曉得這一點就够了。——在風暴臨頭的時節，兩個孩子都睡得很甜。一點干擾的現象都沒有。我格外留心到這些細微末節。」

「這是你特別聰明的地方，」老頭賞識似地說。「可惜假設不能解釋任何事情。玄祕的現象之上再

增加一層錯誤的推測，會使事情愈弄愈糟。」

「何以見得？」

「假設大半是錯誤的。不是全部錯誤，就是局部錯誤。我們應當實事求是。如何把這兩個孤兒教養成人。」

「要把他們再送回人海裏，受盡百般折磨、欺侮、蹂躪、變成罪惡社會的新品種，和人海的泡沫嗎？」

「當然我不是這個意思，」老頭機械地笑了笑。「如果他們一去不返，或者說，變了餵魚的飼料，兩個孩子，我要鄭重地交托在你們兩位的手上。」他說，用下巴對準三號和十號示意。

「哦哦，我是立志再不回社會裏邊去的，」神學生說。「不怕耽誤了孩子們的前程嗎？」

「你眞有信心，精神也很樂觀，」酒鬼嗄沙地嚷起來。「你以爲咱們活在太平盛世裏邊，是不是啊？」

「災難不是叫我們混亂，而是叫我們鎭定。有沒有信心，分別就在這兒。十四號同難既然要託孤，我看非你莫屬。」

「如果三號同難答應下來，我們想法子讓你優先回到香港或澳門去。孩子們和你的生活費用，歸我設法籌措。只要省吃省用，一定够你們安穩過一輩子。」

「那你爲什麼不領養這兩個孩子？」酒鬼靦覥地說。「老懷寂寞，也可以膝下承歡，聊娛晚景。」

「我無意離開這兒，」老頭認眞地說。「理由何在，無可奉告。」

「你們都不肯離開。我也不！」

「犯不着意氣用事，」老頭勸慰他。「成年人可以憑自由意志選擇，決定去留；孩子們決計不准在這兒長久居留。」

「您的深心我完全瞭解。我也不想推卸責任。可是領養孩子，一定會落在您的肩上。」

眞是個奇怪的三段論式。前提和結論背道而馳。老頭突然怪笑起來。「年屆古稀，風前殘燭，」他語重心長地說。「誰保得住松柏兒長青？喊聲有個山高水低，豈不辜負了人類的最後一點善意？」

「不過，十三號同難至少比我更稱職，爲什麼偏偏要照看我？」

「境界不同。」

「這件事根本都是閒講閒聽。誰也沒有得到確實的信息。最好暫時擱起，等到消息證實之後再談如何？」

「歎着日子過的人，遲疑不決，足以敗壞全局。我們了一椿算一椿，救一個算一個。你必須作出決定——答應還是不答應，行還是不行？」

酒鬼感到鼻子發酸。他凄然點了點頭。

「此事最好暫時保留，」九號搶着打起抱不平來。「保留到打聽清楚爲止。」

「如果十五號回來了，」神學生帮腔，「我們的草率決定，豈不鑄成大錯？」

「她一定能够找到你們的，」老頭固執地說。

「人海茫茫，比海底撈針更難啊。」酒鬼說。

「這個不必瞎操心。我能放能收。何況香港和澳門都只有一巴掌大。」

「我以爲他們多留三五天沒多大關係，」酒鬼說。

「關係大得很。關係到生死存亡的大問題。」

「也許是危言聳聽——你不急，我們也不急。我們都久經歷練，見過多少世面的。」

老頭瞥了瞥酒鬼。「我不急，那是因爲我被天羅地網罩住了。可是你們只要能逃出去，就有了活路。你們的處境和我根本兩樣。」

「一條機帆送來的，到底有什麼不同啊？」

「我當然有難言之隱，而且還沒有到明白宣佈的時候。」老頭顰眉蹙額地苦笑着，長臉上的皺紋，顯得又多又深。「你們需不需要抽支烟提提神？」他有意用不相干的東西，岔斷談話的線索。

「求之不得，」螞蝗喜孜孜地說。

藍青官話更形興奮。「正合孤意，」他尖聲嚷。「十四號同難是個大善人，大施主。」

老頭摸出打火機烟盒，派烟點火。

火頭一個接連一個，在濃黑中幌動。談話停止。開始沉默。

酒鬼津津有味地巴唧了一下嘴唇。他輕微地嗆咳着。叼在嘴角邊的烟捲兒生動地跳起草裙舞來。

「問題還沒談完哩，」他打破了沉默。「我想來想去，想不出這個道理。」

「我們這批中國人，明明白白是在中國的土地上，被『遞解外國人條例』遞解到這兒來的，是不是？」老頭滑稽地睞了睞眼睛。

酒鬼猛吸着烟，他吸得又急又深。嗆咳加劇了。「對呀。對之至。不過，這對於問題的瞭解，好像沒有多大帮助。」

「要瞭解社會現象，必須使用歷史的眼光。——我們這幾堆泡沫，好像是突然飄到這兒來的。其實

在一個世紀之前，咱們的不幸，老早已經決定了。為什麼我不讓孩子們多留幾天？答案就在重生島本身。我們也必須使用歷史的眼光，來對待這個問題。」

「這麼幾堆頑石，不會製造出色新聞的。」神學生淡然無味地說。

「歷史表現深度。重生島並不是一碗涼水，可以一眼望到底的。」

「平淡中往往彰顯神奇，」酒鬼頗不以神學生的話為然。「十號同難不必打岔。」

「重生島是我們給它安的一個名字。美麗的名詞往往具有催眠作用，大家覺得這兒也可以安身立命，而且還帶點詩意……。」

「哦哦，簡直帶點詩意，」酒鬼插言。滿肚子不舒服。

老頭沒有理會他的憤慨，逕直說下去：「港澳漁民叫它為落氣島。這個陰氣森森的名字，是寫實手法。因為，這兒根本是個露天坆場。老年人距離坆墓近，心豪膽壯，可以滿不在乎。孩子們剛離開搖籃，泡在公衆坆場裏邊，無論如何是不相宜的。還是早走為妙。」

「露天坆場，」酒鬼咀嚼着四個字。「前後大概收容過多小孤魂野鬼？」

老頭長臉凝霜。「百年來，在這兒落氣的孤魂野鬼，最保守的估計，不止一萬！」

「啊啊！」九號叫起來。

「噢，」十號驚詫地嚷。「人間活地獄！」

「鬼窩！」三號打了個尿顫。「名副其實的鬼窩！」他添說。臉上脖子上，突然暴起鷄皮疙瘩。

各種不同的聲音，表達了同一的情緒。

「溯本窮源，落氣島不過是粵語音譯。雖然這個音譯，含有天才的創作。」老頭繼續說。「邊緣文化，往往是鬼才們的溫床。比方說：香港人叫印花或郵票為『士擔』，叫打球為打『波』。巴士、的士、士多、燕梳，全是中西合璧。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

「最妙的是『拉尿』，」藍青官話湊趣地說。「那是『最後』的意思。」

「沙蟹不算壞，」螞蝗搶着說。「啤啤仔、貼士也很傳神。」

緊張的情緒開始鬆弛。老頭半認眞半調侃地說下去：

「Rocky Islet 最初見於比爾訖爾船長的『瀛海珍聞』。此書出版於一八四二年。他的測量船被颶風掃到這兒來，擱淺在象鼻灣外邊的礁叢裏，被困三天三晚。他的航海日誌上曾記載過這麼一筆：該石堆周圍的暗礁，多於鯊魚的牙齒。」

「這個鬼島，眞上過書本兒的嗎？」酒鬼眼光光地盯住老頭，一臉困惑的神色。

「由此可見落氣島是此地最原始的名稱。命名的人就是比爾訖爾船長。香港第一幅地圖，是他測繪的。但據『瀛海珍聞』的記載，落氣島的草圖，先香港地圖而完成。」

「以後呢？」藍青官話迫不及待地追問。「橫直大家食飽無憂米，多聊幾句也無所謂。」

老頭白了他一眼。「無憂米吃多了，只怕反胃鬧肚痛。以後有二三十年之久，水手們叫它為廣昌島。」他把最後這三個字說得很慢很清楚。「名字很富態。好像肥敦敦的，是個相當濶氣的地方。誰打從這兒經過，都可以揩到油水似的。」

『水手們也有斗方名士，也懂得附庸風雅？』酒鬼思索着。「至少這名字取得不壞。」

「一切形容詞，其前身往往是個實體。——廣昌島也不例外。」老頭陰起老花眼出神地瞧住酒鬼的紅鼻子。「生意興隆，財源茂盛的外衣底下，遮蓋着花柳梅毒。廣昌島原來是廣瘡島的諧音。當年六〇

六和九一四還沒面世，一旦梅毒沖頂開天窗，鼻子眉毛爛光，同船的水手們就把梅毒患者遺棄在這個島上，力求隔離以免傳染。」

「梅毒是近代文明的併發症，」黑市醫生高聲說。「它們共棲在歷史裏邊，使歷史發生消耗熱。隔離？哼！隔離得了嗎？」

「不必義憤填膺，四號同難，」老頭作了個安撫的手式。「糞堆不清除，單拍蒼蠅是毫無用處的。梅毒與蒸汽機，縱橫三洋七海，睥睨當世。然而它們的紀功碑，就樹在這個島上。如果擺起譜來，它準可以列入貴族世家！」

「也許還是近代文明皇冠上的鑽石哩，」神學生插說。「遭世人遺棄的，必蒙慈悲的天父悅納。在這兒落氣的，天國之門，必爲他們大大敞開。小信的人哪，爲什麽不叫它做『重生島』呢？」

「名字的變化，指明了本島島史的各個階段。重生島這名詞是有想像力的。但時代潮流趨向事實。越是赤裸裸的越發妙不可言。這叫做七彩文化！樂而淫的文化！」

大家咭咭地怪笑起來。但老頭保持嚴肅，一絲笑容也沒有。

「他們如何寫實的？」酒鬼問。

「痳瘋島！」老頭嚷。「蛋民們的傑作！」

螞蝗張開嘴巴打呵欠。人們望得見他那隻薄薄的舌頭，在幽黯中震顫，像隻狗舌頭。「啊哈，凹上啦，」他死乞百賴地說。「老舉和嫖客，赤裸裸的，這才眞叫寫實啊。」

「島上多了一項用途，也加添了一番熱鬧。此地除了是廣瘡沖頂的水手們，最後的集中地之外，又成爲南中國沿海地帶，痳瘋患者的最後放逐場。那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事情。露天坟場，死亡枕藉，白骨纍纍，臭氣燻天。蛋民們只好掩鼻而過，將蝦罟艇划得遠遠的，避之則吉。」

「做這種收買生命的黑市勾當，大概有多久？」酒鬼驚愕地問。

「半個世紀。從一八四一年起算，至一九一一年止，足足半個世紀。」

酒鬼將搜索的目光，纏繞在老頭那隻會演戲的食指上。「不算短囉，」他吃驚似的牽縮着嘴唇。「至少比我這一輩子還長哩。後來爲什麽會改變呢？難道這不是天造地設的公衆露天坟場嗎？」

「唉，此事說來話長。」老頭不勝今昔之感。「象鼻灣鐵舶子上住的那個傳法老頭子，知道得最清楚。他這一生，在這塊海鷗不棲的頑石上困居苦守了五十年，應該夠得上是重生島的活百科全書了。」

「說一個毛譜也不可以嗎？」神學生催促道。「我正聽得津津有味，你不必吊我的癮。」

「砒霜含有劇毒。但有一種紅頭小蟲，拖着兩條尾巴，就專門吃砒霜。同樣，大糞和屍體，骯髒齷齪，但白蛆就賴此爲生。……」

「唉喲喲，指山說磨，遠打周折，」神學生打斷了他。「而且打的比方又是那麽難聽，倒胃口之至。」

「這個梅毒痳瘋，流毒無窮的小島，想不到時來運轉，居然成了海盜們的安樂窩。這班吃砒霜的紅頭小蟲，或者，鑽臭屎腐肉的小蛆，就在這兒安身立命，縱橫出沒。前後長達二十年之久。使這個孤懸海外的小島，平添了許多肉票，以及『贖參』未遂，折磨至死的寃魂。而當年海盜們的大本營，就在這個洞子裏邊。」

「啊喲，我的天啦，」酒鬼嗄沙地嚷，好久好久合不攏嘴巴。

「難怪這兒陰氣森森的，原來是强盜們藏參的地方！」神學生說。「邪不勝正。噗！我有十字架。」

他莫名其妙地添說，自己也不知是自己究竟要表達些什麼。

「死人也是活人變的，我們走在同一條路上，充其量只有新同難和老同難的區別，」酒鬼壯膽開言，「所以我們不必怕他們。」

「是的，當然，不，不怕！」螞蝗結結巴巴說。他的聲調與語意全不相襯，透露了一些相反的東西。

「不怕是假的，」老頭正色道。「此地經過兩次血洗。血糊糊的屍身，被亂槍打成蜂窩狀，從象額一直擺上來，最多的一次有兩百七十二具。傳法曾躬逢其盛，幸虧他見機，借水遁而逃。要不然，三十年前，早已白骨成灰啦！」

「嘖嘖，」螞蝗咋響舌頭。

「嘖嘖，」酒鬼的二重奏。

「最簡單的事物後面，都潛藏着最淵深的歷史。」神學生伸了個懶腰，兩條粗短的膀子，就在頭頂上盤舞。「我們找尋過去，同時也替現在加添意義。」

老頭的面色稍霽。「替死亡加添意義，」他校正他。「經過兩次大規模的掃蕩之後，此地大約平靖了五年。梅毒、痲瘋和海盜，慢慢從前臺捲向幕後。歷史正祝福新興的冒險家。此地成爲私貨和毒品的轉運站。私梟毒販空前猖獗。今天的重生島，就是他們當年的樂園。」

「樂成個什麼樣子？」螞蝗問。

「一九三七年秋天至一九四一年冬天，是此地的黃金時代。私梟雲集，貨如輪轉，沿象鼻兩邊，灣泊大小船隻上百。這兒有了眞正的海上烟館和海上妓院。還有四條海上街道，名叫東成、西就、南通、北達。擺渡艇往來如織。紫洞艇上春色無邊。太白艇上，燈紅酒綠，骰寶、番攤、牌九、痲將、梭哈、羅宋，色色俱全。儘管外邊是紛紛亂世，烽火連天，這兒却是歌舞昇平，一片太平景象。」

「那時您在哪兒？」酒鬼歆羨地問。

「就在這一帶打天下，」老頭回味着二十年前的往事，陷入沉思。

「老資格啦，」神學生賞光似地說。

「當然資格不算十分嫩，」老頭漫應道。「但比起傳法來，我仍然是新水。雖然我能抓緊機會，賺的錢比他多得多。」

「後來呢？」酒鬼問。

「香港保衞戰一結束，這兒首當其衝，成爲衆矢之的。東洋兵和游擊隊，在這一帶海域時時發生遭遇戰。過眼繁華，烟消雲散。走私活動轉向大鵬灣去了。此地經過上十次的拉鋸戰，一切化爲泡影。遺屍纍纍，淒涼滿目。就這樣了結了一個世紀以來的罪惡活動。」

「虛空中的虛空。一切都是捕風。」神學生恢復了他那悲天憫人的長調子。

「此地曾經歌舞來，乾坤回首亦塵埃！」酒鬼搖頭幌腦朗吟着。「看得穿這一點的，可以當行脚僧，雲遊四海，到處掛單。」

「一九五〇年以來，直至今天，這兒成爲棄民們最後的落氣場。」老頭簡捷地結束了他的長篇大論。

「最後的銷魂窟，」酒鬼補充道。

「肏你的屎屁股，」螞蝗笑嘻嘻動了句粗口。「買鹹魚放生，不知死活！」

酒鬼勃然變色。「你敢出口傷人，老子揍你！」

「癩蝦蟆打呵欠，好大的口氣！」螞蝗磨拳擦掌，一躍而起。

「坐下！」老頭命令。「少說幾句，免傷和氣。」

「五點五個字，」黑市醫生硬起喉嚨說。「十八號第二次進餐。九號同難請過來帮帮手。」他大聲說。濃重的鼻音使他的聲調帶有睡意。

螞蝗訕訕地走過去。蹲在地上，扶住那具活殭屍的頭。

這一次營養療法的劑量顯然加重了。十八號經過半個鐘頭的休息，知覺已局部恢復。有了極其微弱的巴唧聲。雖然他仍然沉迷在虛脫狀態之中，可是焦裂的嘴唇的活動，已經傳達了暫時還陽的訊息。

餵飽麵包粥之後，三個人輕鬆地踱到洞口，圍着炭火相繼坐下。

「親聞不如親見，」老頭嗆咳着又派發了一輪烟捲。打燃火，吸起來。「親聞是第二手材料，親見却是第一手的。「百二十年來，死難者的枯骨，漂白了重生島！這兒的每一平方吋石塊，每一個洞穴，每一條石縫，全塞滿了屍骸。天亮之後，我們分頭辦事。」

「幹啥？」酒鬼搶白着。

「將枯骨和屍體分別登記入册，註明它們的位置，以便作出通盤計劃。——不管死的或活的，不要去碰他們。如果救援船能適時抵達，就可以按圖索驥，緊急展開搜索搶救工作。」

「一廂情願的想法，」藍青官話說。「統統是幻想。」

「那爲什麼？」老頭虎起長臉說。他那惟我獨尊的古怪脾氣，接二連三遇到挑戰，心裏已老大不高興。

「派出去的人碰到風暴，達不成任務。你的徒子徒孫們都有心無力，無法應援啊。」

老頭的面色更形陰沉了。絕望之感驟然籠罩着烤火的六個人。

「其所以要三號同難，率領兩個孩子突圍，就是這個意思。」他終於說。「禍不單行。此刻我也沒有多少把握。」

「急水裏下不得篙，」黑市醫生說。

「我們只能苦撐待變，」神學生提議。

「而且我不會游泳。兩個孩子也不行。十七海里，一條半截爛船，等於自殺。」

老頭沮喪地點了點頭。「除非策出萬全，我不會貿貿然拿你們去餵魚。」

「保持我們的樂觀精神，」黑市醫生安慰大家。「天無絕人之路，難關總會慢慢渡過的。」

「天亮之後，照原計劃辦事，」老頭亟力收懾心神，作出決定。「行動可以保持心理的平衡，使人忘記現實。而毫無指望的等待，只會大量產生胡思亂想，維繫這個團體的精神槓桿，馬上被折斷了。」

「這也不無道理，」黑市醫生首先點頭贊成。

「權宜之計，希望大家的嘴巴放謹慎些，別走漏了消息。」酒鬼附和着。

「這樣也好，」神學生說。「至少能遊歷一次人間活地獄，使我們親眼目睹近代文明的殘忍和虛僞。」

破曉前的陣黑，低壓着「墓穴」口。一種緊張的窒息感，沉重地降臨在衆人的頭上。

「有信心纔有希望，」神學生幾乎是舊事重提。「信心可以產生心甘情願的服從。不必運用强制手

段，而可以免除離心離德，陰謀叛變的隱憂。」

「而且，信心加想像力，」酒鬼插言，「是古往今來一切神話的泉源。就咱們確實需要一種神話。作爲威權的合理根據。」

「兩根線擰成一股啦，」老頭陰沉地說。「這兒除開大量生產骷髏外什麼也不能產生！支撐人類社會的三根支柱，這兒半根也不存在。」

酒鬼用背部揩擦着石壁止癢。「就是因爲這個理由，我們應當加緊製造一種不可思議的，神聖的神話，成爲大家絕對信仰的中心目標。」他說，似乎虱子的騷擾減輕了，調子也變得輕鬆愉快了。「在過去二十四小時之內，凡屬是您答應過的，您都兌了現；凡屬是您反對過的，都出了紕漏。這一鐵的事實，在羣衆心理上就可以創造權威，引發羣衆的想像力，把您從遞解犯提昇成爲救世主。」

老頭苦澀地笑了笑。「神話是最欠缺寬容精神的。連民主的神話也不容異說。重生島是死神統治的陰陽地界。你們眞有這份閒情逸緻，成立異端裁判所嗎？」

「話不是這麼說的，」神學生冷冷地說。

「有別的說法嗎？」老頭反詰。

「有！」神學生堅決有力地說。

「啊唷，你們都突然成熟啦！」

「我們都是遲熟的。都是名副其實的事後諸葛亮。不過，我們的心坎上都有一種迫切的需要……」

老頭打斷了神學生的話。「需要什麼？」

「需要一個能確實支配人心的工具。」

「錯誤和虛僞的工具，」老頭補充說，好像是憤慨。

「天下事往往出乎意料之外，」黑市醫生用夢囈般的調子說，「往往歪打中着。」他用低低的打顫的聲音添說。

「錯誤和虛僞結婚，不能誕生眞理。」老頭歎氣抬頭，眼睛裏燃燒着剛毅和憤怒的光彩。

「反過來說，一切眞理都難免夾雜些錯誤和虛僞。因此，理性可以錯置，信仰往往迷路。」黑市醫生也抬起頭來，用發亮的眼睛迎接他那憤怒的目光。

「你又來了往往！」

「習慣用語，」黑市醫生聳聳肩，雙手一攤，做了個無可奈何的姿態。「只要詞能達意就够了。」

「七十年痛苦的經驗告訴過我：愈是殷切盼望的，愈不便輕信。人們樂於忽略一切跟他們願望相反的東西：而科學，在全然相反的假設上，求取進步。」

「此時此地，還談什麼理性和科學啊！」酒鬼搶着說。「一批活死人，冷了大半截，我們配談這個？」

「不談這個，又談什麼啊？」老頭迅速地說。

用言語改變別人的信心是不大可能的，酒鬼瞥了瞥他，想。發現了他臉上冷淡而嚴肅的表情，以爲受到了輕蔑，酒糟鼻子像烙鐵般紅了。「權威是穩定團體情緒的要素，是維繫團體團結的基礎，」他大聲說，同時用雙手緊壓膝蓋，力求控制自己。「萬象皆空，惟它實在。」他小聲添說，羞怯的紅臉上，綻霞着求恕的表情。

老頭也同樣感覺到那種不自如的情緒，這是嚴肅的知心談話之後所常有的。他笑了一下，想說什

麼。但他沒有說出來。只用目光表達了他的讚許。

「說呀，怎麼不說？」酒鬼催促着。「夜很長啊！」

「不要用一種別具用心的虛構，來催眠大家的想像力，」老頭肯定地說。「重生島是未來世界的電子顯影。——如果不是一個完整的世界，就不可能再有世界。凡從血泊裏誕生的，都該明白這項血的事實。全存或者全毀，我們應該懂得親如手足的好處。」

「也許陳義過高，一般人不容易瞭解您的深心。」

「三號同難，」老頭溫煦地說，同時做了個把話頭按下的手式。「別使幻想如虎添翼。——讓感情披上理性的外衣，反過來又使理性有了感情的勇氣。那只能激起狂熱，並不能實心辦事。」

「我們多麼需要殉道者啊，」神學生帮腔。

老頭一怔。一股冷氣沿着脊背上騰，像鉗子似的挾住他的禿頭。「那是因爲我們都很失意的原故，」他堅定地答。「殉道者一旦當權，必然成爲冷酷的劊子手。此事屢試不爽。革命家最後的一個稱呼是屠夫！重生島用不着這個。」

「那什麼纔是我們用得着的呢？」五號問。

「第一，我們要使重生島成爲棄民們眞正的家。使永遠不受文明社會歡迎的人，對它產生一種永久的需要。——永久的需要是一團體賴以組織，賴以維持的原動力。其作用，勝過一切的神話。」

「永久的需要，」五號的下唇打顫，開始了急促而困難的呼吸。「充其量能維持一個禮拜。哦哦，永久的需要，水和麵包。妙極了。其次呢？哦哦，很好。」他嘮嘮叨叨地添說。似乎不知在什麼地方告個段落。

老頭瞇起眼睛，嚴厲地盯住他。「第二，」他不慌不忙地說下去，「是制定能够使大家安份守己，敬業樂羣的各種制度。有了這一整套的制度，我們的種種需要，纔能得到滿足。」

「最好利用這七天的閒暇，編訂一整套棄民法典，」黑市醫生說，神氣一點都不像是揶揄。「空着肚子帶到陰曹地府，逐步付諸實行。舊鬼新鬼老鬼小鬼，會帶着滿足之至的表情，給你立去思碑，上萬民傘哩。」

老頭緘默着。譴責似地白了他一眼。人類的見解是千差萬別的，他這麼想。因此同情的瞭解，纔愈發顯得珍貴。「隕落的星辰最亮，」他終於開言。「七天能完成的，也許是一個世紀無法達成的理想。支持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第三根支柱，就是大家對這些制度的看法和理想。」

「空中樓閣，」九號不耐地嚷。「多少帶有自欺欺人的臭味。」

「復活的人纔會眞正瞭解生命和死亡的意義，」老頭的談鋒急轉直下。「也只有變化莫測的生活，能够表示生命的充實和空虛。一切的理想必須以安全和穩固爲磐石。我們先尋求安身立命的根基。——現在什麼時候了？」

「六點過兩分，」黑市醫生把手錶湊近炭火，答。

「又要餵食物啦，」老頭吩咐。「四號、五號請了。八點開飯。九點準備出發。四號和十三號留守。看護兩個病人，招扶兩個孩子。其餘諸人隨我行動。」

「那又何必呢？」九號懶洋洋說。「橫風斜雨，天寒地凍的，瞎闖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多得很，」老頭正色說。「緊張的行動維持情緒的平衡。躲在毯子底下胡思亂想，可能釀成大亂。」

「勞民政策！」九號尖聲反擊。

「不讓頭腦空虛的方式之一，」老頭低聲校正他。

十二

滂沱大雨在早晨七點鐘左右收勢。天色稍霽。細雨紛紛揚揚，盤旋在剛勁的北風裏。大笨象的頭籠罩着乳白色霧靄，能見度不大。巉岩亂石之間，一時無法宣洩的雨水濊濊奔流，深及足踝。

千百條小巧的瀑布，從石縫中迸射出來，高高低低遠遠近近，散播着萬斛明珠。其聲悲愴單調，掩蓋了海上驚濤，平伏了心頭雜念。老天垂淚。萬物含悲。那種半明半暗，毫無生氣的灰黑色調，會使人聯想到屍體剖檢。

老頭打着盤跤脚，走出墓穴。湊近了小瀑布，打濕毛巾洗臉，在臉上頸脖上用勁揩抹着。冰冷的感覺興奮了過度的疲勞，鎮靜了肉體和神經的不協調狀態。嚴寒攢聚在通紅的鼻子上。他陡然覺得胸腔裏邊燃着暢旺生機。

「三號同難要不要開個光？」他提高嗓門大聲嚷。「眼屎巴巴的，不太雅觀。」

酒鬼慢慢踱出來。一聲不響接過老頭手上的毛巾，狠狠搓洗扭絞。「想不到在陽世上還有洗臉的時候，而且用的是淡水哩！」他辛辣地開言。「這應該是歷史上一件大事。至少比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要大得多。」

「大得不能進夜壺。」老頭打斷了他。「別老翹起那撮黃鬍子開機關槍。」

老頭說完這話，兩腿半分彎，做了個並不十分優美的姿勢，對準小瀑布張嘴接水。他把頭一抬，水在大嘴裏咕嚕咕嚕亂響，並且從扁嘴兩邊橫溢而出，滾落在披風的前襟上，樣子相當狼狽。

「禿龍戲水，您眞有一手，」酒鬼含糊地說。「不怕傳染痳瘋和梅毒嗎？——哦哦，不嗎？那我也得享受享受。」

一個彆久了的人，一旦開了口，就不知道在哪兒結束。老頭迅速想，同時將漱口水吐在地上。「清涼劑，可以淬滅怒火，」老頭說，津津有味地巴唧着扁嘴。「痳瘋和梅毒算得了什麼？我們能活過它們的潛伏期，已經是僥天之倖啦！死神面前魔鬼隱退。絕望的人一定大膽！」

酒鬼洗臉的動作有點像刨芋頭。他恨不得把那層含垢蒙羞的面皮擦光。把三十多年的霉氣和白眼從皮膚上剝離。揩抹得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紅一塊，簡直在開染坊。「人不怕死，百事敢爲，」他說，眉心巧妙地皺起來。「十二號和十五號的小船塡了海龍王的板牙，最後一張希望之門關閉了。我知道你的焦灼不安，以及絕望的情緒。雖然你嘴頭子很硬，不肯服輸。可是你那些毫不經意的小動作，比方說，用食指亂揉着鼻樑，用巴掌拍打着額頭，猛抓頭皮等等，至少在我的眼睛裡是反常的。觀人於微，那我知道……」

「唏！得啦！」老頭像傳遞一個祕密消息似地低聲說。「帶着這個祕密回老家，一定的。穩定大家的情緒，是目前最要緊的工作。千萬別漏口風。」

「你以爲我不明厲害嗎？」酒鬼搶白道。「還用得着你來關照！」

「不。不是這麼說的！」

「如果不是這麼說的，那才叫有鬼！」

「希望常在。」

「嘴上說的跟心裡想的，只怕兩樣。」

「未必，」老頭的聲音有點打顫。「滿天星斗，不落人寰；抬頭一望，掉進眼底。人的一生，曲曲折折，就是這個比喻。」

「可惜生命不是美麗的比喻，命運也不是美麗的辭藻。——一點都不是。」

「弱者用眼淚迎接絕望。強者用微笑。」老頭勸勉他。「任你如何棖觸萬端，憂傷萬感，只要嘴角向上一翹，露齒微笑，嘻嘻，所有的悶氣都跑光了。不信，你試試看。喲喲，你試試，」他把食指對準自個兒的鼻子勾了幾勾，「萬試萬靈，就是這個樣子。」

酒鬼笑得很苦澀，很機械。然而他畢竟笑了。悶氣從堅實的齒縫裡漏出來。居然有了輕鬆的感覺。

「您眞是個魔術師，」他說。

「靜！」老頭突然制止他。

酒鬼收聲。眼睛鼓得溜圓溜圓的，搜索着老頭長臉上的複雜表情。

老頭搭拉着大禿頭。雙手拊耳，順着風勢調整自個兒的位置。他的眼睛放亮。長臉上的皺紋熨平了，像抹掉了似的。「聽，那是什麼？」他說，情緒顯然有幾分激動。

酒鬼也受到了強烈感染。屛聲靜氣，一心想捕捉什麼天使啊，妖精啊，鬼怪啊之類的歌聲，或者是大宇宙神祕的音符，或者是天聾地啞中浮盪的幽微的韻律，以及諸如此類心靈的幻聲。

但他確實沒有捕捉到任何一種神祕的聲音。千萬種流水構成的組曲，反而在他的耳膜上波動。他感到怪不好受，下巴直哆嗦。

「好像是狗叫，」老頭暗示着。

「冷風穿過石洞的聲音，」酒鬼肯定地答。

「不完全像，」老頭說。「完全不像！」

「也許是鬼叫。——疑心生暗鬼。」

「還有破銅鑼的聲音哩，」老頭認眞地說。「今天是二月十三，禮拜二。這就蹊蹺啦。」

「聲音跟日子，也有必然的連繫嗎？」

「我想大概是有連繫的。這聲音來得不是時候。」

這一次酒鬼捕捉到了破銅鑼聲，但聽不到狗叫。「這兒眞是出活鬼的地方，」他自言自語。「鑼不像鑼，鈸不像鈸，眞他媽的鬼扯腿。」

「也許是傳法老頭子的銅面盆，」老頭猜測。「可是那該是禮拜六早上的事兒。」

「關我們腿事，」酒鬼漠不關心地說。「不睬不睬，讓他敲個够。」

「鳴鑼聚衆，必有原故。」

「聽到這聲音的人，當然不止你我倆個，」酒鬼說。「如果有什麼便宜可檢，讓那班人去碰運氣吧。我們犯不着湊上這一脚。」

破銅鑼聲愈響愈近了。好像已經響到懸岩底下。神學生和螞蝗首先鑽出洞來，想要瞧個究竟。

「多了不起啊，」螞蝗說。古怪的笑容在凹陷的額頭底下徘徊。

「居然有人奏樂哩，」神學生說。

「不，不算十分壞。」

「比起賈將軍的晨早音樂來，似乎還略勝一籌。」

兩人一遞一句打着擂鼓兒。辛辣追逐着譏諷，怪話層出不窮。

老頭揚手制止了他們。「耳朵能聽，是此時此地的一種特權，」他肅穆地說。「誰眞正又餓又渴一個禮拜，胃和聽神經之間的聯繫中斷了。天崩地陷，他們都置若罔聞。這眞是奇妙的生理現象。」

「更奇妙的是此時此地的音樂，」神學生說。「彷彿還有狗叫助威。」

「那是伴奏，」酒鬼糾正他。

「不。是和聲。」神學生嚷。

「永遠人獸不分。荒謬的化石年代。」

「可笑的罐頭世紀！」這一次輪到神學生來糾正酒鬼了。

「請四號同難出來，」老頭大聲吩咐。

「四號同難，」神學生小聲傳話。

黑市醫生像幽靈般出現於墓穴口的陰影裡。「有什麼吩咐？」他困惑地瞧住老頭。

「十八號能起來嗎？」老頭問。

「不行。恐怕不行。」黑市醫生說。「胃袋裡多了點食物，那是頂理想的鎭靜劑。就是氫彈試爆，未必驚得他醒。」

「那好，」老頭遲疑了半晌，終於說。「請你叫醒六號同難，吹緊急集合號準備整隊出發。」

「在什麼地方集合？」黑市醫生問。

「洞口，」老頭答。「檢查人數之後隨我出發。兩個孩子歸十號和十三號負責。另外還有十一

號。」

「他失血過多，高燒未退，最好不要隨便搬動。」

「誰也不能剝奪別人求生的意志，」老頭莊嚴地說。「即令是父親對兒子，也是一樣。」

「礙手礙脚的，」四號繼續嘀咕。「諸多不便。」

「拿兩舖軍毯做臨時擔架，再請三個人帮帮手，不就得了嗎？」

「頂嘴有屁用，」神學生安慰黑市醫生。「他的話永遠是軍令。——比法律條文高一級的東西！」

事情就這麼安排停當了。

口技大王的緊急集合號高奏了三遍。墓穴裡邊登時炸了窩。大家連爬帶滚，陸續出洞。

王懷沙踡縮在兩舖軍毯中間，像塊火腿三文治。他的神智顯然已不大清楚。磨牙裂嘴，迷迷糊糊儘說着囈語。語意零碎，像牙牙學語的小子。酒鬼，白相人和老千各抓緊軍毯一角，帮黑市醫生的忙。

花旦摟抱着十七號。她那綹烟囪般的髮頂，搔癢着十三號的下巴和頸子。咭咭的笑聲播散在冷濕的空氣裡，聽起來異常開心。

神學生揹着十六號。寒氣襲人。他有點縮縮瑟瑟。男孩子就在他那厚而寬闊的背部，不自在地騷動着。

大鼻林點查人數完畢。「二號，十二號和十五號缺席，」他顫聲宣佈。不知什麼原故，他的語調裡和喉管裡突然有了眼淚。「十八號是病號，照例免役。其它的人都到齊了。」他添說。

幾句清湯寡水，淡然無味的公事話，竟引發了大家的沉重的悲哀。彼此用搜索的目光互相偷窺着。發現了鼻翼肌的習習抖動。發現了淚水在失神的眼睛裡漾動。一種莫名其妙的同難感，像迅雷烈火般燃燒在這班惡鬼們的臉上。它彰顯着人類的未來。關切和同情，善心和友愛，不會再是別的什麼！

「要不要把關？」大鼻林又瞥了老頭一眼。

「沒有這個必要，」老頭說。「餓鬼經常晚上亂闖，白天很少出動。」

「如果有例外呢？」

「例外？」老頭詫異地反詰。「例外是找不到確鑿證據時的藉口。世界上眞有所謂例外嗎？」

「多得很。怎麼會沒有呢？」

「過慮，」老頭說。「一片樹葉子掉下來，還關連到整個大宇宙哩。——一號同難請領先開路。在象鼻前面那塊礁石下集合。」

「何必一定移樽就教，空營而出？」四號挿言。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你不必破壞傳法老頭子的規矩。他在這兒活了半個世紀。他不會爲閣下的方便，改變行爲慣性的！」

「這兒盡是些怪物。」

「不錯。因爲這是個怪得不能再怪的孤島。」

大鼻林木木然移動脚步。隊伍浩浩蕩蕩開拔。老頭殿後。

傳法老頭子巴着重生島敲打銅臉盆之後，站在礁石下喘氣。象鼻灣已潮落霧收。明礁壯大了它們的體積，暗礁露出了它們的頭頂。長長的象鼻，隱約可見。痲風細雨在眼簾上閃爍。它賦給了一切存在的東西以生命。象鼻生動有致地遙伸向遠方。

傳法沒有戴蛋民們的尖頂竹笠。白髮枯硬，披齊肩際。他左手拄篙，右手挽着四條狗的皮帶，一隻眼睛大，一隻眼睛小，凝神挺立，氣象威猛。銅盆和木槌，就放在厚繭百結，脚拇指大得出奇，而且離開得很寬的赤足之間。黑斑密佈的焦黃色臉上，可怕的深皺，加強了他的歲月感和鐵石心性。八十年的地獄之火，鍛成了這樣一個典型。——守正不阿，執法如山。尊重天賦人權；並且絲毫不濫用權力。

傳法和夏大雨打了個照面。把皮帶纏到篙子上，互相伸出大拇指行了按額禮。

「人齊了嗎？」傳法問。

「我們的人都到啦。」夏大雨答。

「很好，」傳法瞟了一眼夜光錶。「還有二十分鐘。」他添說。

糟塌時間，夏大雨想。悶在肚子裏不敢表達出來。

「恐怖和緊張最容易消耗精力。事後你們會發現疲倦得要死。」傳法吩咐。「動的東西一定可以克制靜的東西。不要輕易浪費這二十分鐘。」

「一時倒想不起有什麼工作可做，」夏大雨說，把僵冷的手縮進披風裏。

「採集海藻標本，」傳法悄悄提醒他。「颶風過後，漲潮之前，這是好機會。」

夏大雨點頭會意，匆匆趕進人羣。「別乾着急。現在散隊，立刻到海灘上去檢拾海洋植物標本。」

「過時怎辦？」大鼻林抗議道。

「時候到了，傳法會敲打銅盆的。」老頭解釋。「那時再集合不遲。」

「眞煩死人，」羣衆中有人在低聲抱怨。

「痲煩透啦！」賈將軍故意高聲說。

「平淡的日子中，有最艱苦的戰鬪，」老頭鎭定地說。「平平有奇，這是生活的最高境界。別忘了一千六百屬，二萬種左右的海藻，是人類未來的生命線這一殘忍的事實。當然，海洋植物對於重生島的棄民，意義尤其重大。——誰具備藻類植物的知識？」他提高嗓門問。

大家有的望天，有的望地。臉上出現了茫然而又惶然的表情。

神學生把男孩子放到平地上。「難道這個瘋老頭子，一大清早鳴鑼聚衆，就只是爲了採集標本嗎？那眞風雅勤學哩！」

「我想大概不是的，」老頭說。「眞正的原因，他會當衆宣布的。不過，時候未到，休想他漏半點口風。此地環境特殊。特殊環境中間一定有些特殊的禁忌，咱們姑且不必管他。——四號同難，你把十一號放到那邊去。平坦的地方，這兒究竟是稀罕的啊。」

黑市醫生等，把王懷沙卸下。「上了年紀的人，總喜歡小題大作，」四號低聲說。「其實，這又何必？」

花旦把十七號放置在王懷沙的旁邊。「坐下，」他用手示意。「十號同難請過來，倆兄妹排排坐，比罰站好得多。」

神學生照着做了。大家一鬨而散。「採集到的藻類植物，放在傳法的面前，」老頭大聲嚷。「多多益善，細大不捐。但暫時不要走得太遠。」

海洋植物與陽光是分不開的。陽光能射進陸棚和淺海，這些水域可能叢生着底棲植物。因此，海洋植物的分佈，一般以淺海海層爲度。二百公尺以下的海層，浮游植物已經很少；五百公尺以下，海洋植物大抵絕跡。深海世界完全是動物世界。海洋生物學家通常以五百公尺的海層，爲植物世界和動物世界

的門檻。深海是靜沉沉的，那兒存在着亘古如一的永恆的長夜。漆黑淵深。神秘莫測。世界上最大的秘密莫過於公開的秘密。海洋並無禁區，然而人類所知者畢竟極其有限。

當然，海藻的生育，還應當牽扯到一些其它的關係，譬如海水的透明度與海水的密度有關，而海水的溫度、鹽分、底質、水質，以及海水的運動——諸如止水、流水、海流、潮汐之類，都對海洋植物發生密切的關係。不過，陽光能否照射得到，乃是一切因素中最具決定性的因素。

一夜風暴，把底棲在礁叢岩穴裏的藻類植物，推送到了海灘之上。高潮還沒有來，這些藉波濤的衝力推到岩岸上的標本，並未被潮水捲退。繽紛盈目，俯拾卽是。對標本採集者而言，眞算得上是黃金般的機會。

大鼻林和口技大王，動作迅速，最先捆載而歸。老頭和白相人也不示弱，接踵而至。其次是老千和酒鬼。然後纔輪到黑市醫生、神學生、藍青官話與螞蝗。比較落後的是花旦。他忸忸怩怩，行動遲緩。別人已經來回走了兩三趟，他第一趟還沒有交卷。

一時海灘上人來人往，活躍異常。

遠遠地望去：他們的行動像一陣風。人影在淒迷的蒼白的背境上隱現，像夢裏的人影。

海藻愈堆愈高。羣衆的興趣和熱忱，也相對提高了。大家都樂此不疲，無形中掀起了競賽的高潮。

銅盆聲沉悶地敲響着。瓦解了大家的興趣。撇下未完成的工作，三三兩兩蠭湧而至。

「昨晚有一條走私船，在象鼻灣外邊因風觸礁，」傳法鄭重宣布。「這，帶給了大家一線生機，能自動到這兒來的人，可以享受一種權利。你們的人到齊了嗎？」他拖長聲調重複問。

「差不多到齊了，」大鼻林代答。

「這兒不作興差不多，」傳法反駁。「生死間不容髮，嚴格要求精確。」

「編號十八名。三名出海未歸。這兒總共到了十四名。」

「還有一名呢？」

「病號，不便移動。」

「行，」傳法頷首。「有特殊規定嗎？比方說：傷病優先，老弱婦孺優先之類。」

「一律平等！」五號搶先嚷。

「並無特殊規定，是不是？」傳法問。

「我想是的，」九號帮腔。

「那好。大家各安天命。一切憑幸運石決定！」傳法怫然不悅，陰鷙地說。

「且慢！」老頭忿恚地揷說。「有案可稽，記錄在卷，豈可胡說白道！」

傳法面色稍霽。「你是舊雨，我曉得你不會失禮的。」

「至少我和九號，沒參加過舉脚投票，」五號抗議。

「這，這是千眞萬確的事，」九號附和。

「上海滑稽！」老頭冷峻地斥責。「我頂討厭這種相聲！」

「我們雖然舉過脚，但保留了特權，」八號說。「假如信不過，可問七號和十三號。」

「我們都保留了特權，」花旦和白相人幾乎同聲說。

「而且我只答應送給十一號，」神學生說。「當然，如果傷病優先，我無條件贊成。」

王懷沙揭開毯子。掙扎着迅速坐起來。「打破腦袋，也要先送走兩個孩子，」他沙啞地嚷，額角當

中爆起一根粗大的青筋。

「人心比波濤更險惡。孩子一定要有成年人護送。這次可不行。」

「那爲什麼？」王懷沙脫口而出。「要欺孤凌小，鋤弱扶强嗎？」

「機帆已破損不堪。用救生艇碰碰運氣。天氣並不符合理想，是嗎？」傳法神秘地笑笑。「大海只要打個呵欠，小船就成了餵魚的肥食。年輕人不必義憤塡膺。我比你更公正。」

「噢，哦哦，」幾乎是大家的聲音。

「我們放棄，」在一大簇張口結舌的人們背後，大鼻林發言。

傳法根本沒理會大鼻林的話。「機帆上七個人。有五個要留在我的鐵舶子上孵豆芽。望天打卦。但機會不可放棄。有一個空的儎位，必須選擇一名同難去冒險。病號優先行不行？」

「行，行，行之至，」五號和九號首先唱起雙簧來。

「大家有異議嗎？」傳法橫掃了大家一輪。

「沒有！」一些人同聲吼。

「停止意外摸彩，」傳法宣佈。「這兒不是菜市場，不會容許你們七嘴八舌亂說亂叫的！一個鐵鑄的時代，又是個鐵鑄的地方，大家必須先學會這兒的生活方式。」

「什麼時候啓程，傳法？」老頭問。

「十點正。——時間已經不太充裕了，你們呆在這兒幹啥？」

「三、四、五、六號同難注意，」老頭揚聲說。「先把十八號送過來。」

「是，」酒鬼代答。大部分人已經垂頭喪氣開始向回走。

「把標本帶返，」老頭命令。「我隨後就來。」

大家七手八脚，把溼漉漉的海藻捆紮停當，手提肩負，一哄而散。

「烏合之衆，」傳法望着他們的背影，氣忿忿地說。「教兒嬰孩，教婦初來。老兄弟還要多用把力。」

老頭的神色是空寂寂的。有着凶多吉少，無能爲力的預示。「運氣不是時常照看人的，」他冷淡地說。「一批活死人，能不能遵守清規戒律，願不願就範，反正都無所謂。」

「不可過於悲觀，老兄弟，」傳法說，聲調裏自然流露出一種父兄的感情。「應付當前的局勢，毫無用處。」

老頭摸出打火機烟盒，遞烟點火。攙扶傳法倂肩坐下。「逆天行事，結果也徒亂人意，」他噴了一大口烟。「例如昨晚——」

「昨晚當然是很不幸的，」傳法迅速地說。「大海多抽了兩條命的釐金。不過，消息沒有證實以前，不必輕易論斷。」

老頭抿緊嘴巴。陷入沉思。「證實此事不難，」他終於說。迅速地掰開烟盒，套上耳機，撳動鍵盤，拍送緊急聯絡密碼訊號。時間凝結了。他收到了一片空無。

傳法緊張地瞧住夜光錶。五分鐘過去了，然後，長針又爬過了一個字位。老頭第二次撳動鍵盤。顴骨可怕地高聳着。抖顫的兩頰深陷成窩。對方仍然沒有回應。他那清澈的目光逐漸暗淡下去，像是兩塊失掉光澤的煤。「完啦，」他震顫着說。「這似乎是一切！」

「老虎沒有出路的地方，老鼠却有，」傳法安慰他。「事情雖然不順暢，但天生絕地，並非是天要

綑人。好在此地是歸咱們自個兒掌握的，安全脫險，想必不難。」

老頭保持緘默，上嘴唇皮伸出去，搭住下嘴唇，宛如一枚楔子。他又耐心等了一個字。仍然得不到回應。「他們走的是些什麼？」他對着空濛的大海翹了翹下巴。

「洋酒和呢絨。文明世界的東西。」

老頭一籌莫展地聳聳肩。「奢侈品在這兒毫無價值。我們需要生活必需品。」

「一琵琶桶汽油，抵不上一加侖淡水，」傳法補充道。「相隔十七海里，就出現這種奇蹟。誰也想不到這個。」

「分在我名下的存款，總得花光囉，」老頭慨然說。「洋酒和呢絨，我準備全盤買下來。就躉存在你的鐵舶子裏邊備用。」

「要不要掛一掛盤？」

「遭到海損的貨物半價出售，這是成例。可是我不願斤斤計較，佔他們的小便宜。——請你傳言，我附帶有兩個並不苛刻的條件。」

「什麼條件，快說呀？」

「貨物照本讓給我。言明三日後付款，他們必須在這三天裏頭，無條件奉送十琵琶桶淡水和一噸餅乾水菓應急。逾期退貨。」

「另外呢？」

「把十八號送到筷子基平民屋，白老太太的住宅，要取得她的收條。」

「我給你代辦火漆文書，」傳法說。「薑越老越辣。咱們縱橫海上幾十年，如今仍然打回原形，單賸下三條老命！」

「老兵不死，」老頭一臉狡猾的外交官的神情。「如果我們這圈子裏邊，眞有後起之秀，老早該退休啦。」

傳法的黃黑臉，掩映在枯萎的白髮之中。回憶和沉思，黯澹了他的前額。「老關係穩妥可靠。舊鞋更稱心愜意。」他說，綿紋密布的臉上突然湧現着瀚海江湖草原平陸的一切經驗。

老頭也在沉思。他停止說話時，好像脖子上腫起了一塊什麼。「三老聯手會濠江，」他低沉地說，大有不勝今昔之感。「說一說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啦。」

「進攻比困守要有出息得多！」

「脚跟的彈性消失了。歲月不饒人。我們都擠進了既得利益的圈子。當然攻比守難。」

「是嗎？老兄弟，」傳法的兩隻不相稱的眼睛裏，同時出現了微笑。「你一生巴着地球繞圈子，臨老仍無安身立命之所啊。」

「如今我選擇了這堆頑石，我拿定主意，要在這兒安身立命，養老送終。這才叫做落葉歸根。」

「別忘了你的萬萬身家，也是從這兒開始的啊？」

「不錯。正是這樣。如果可能，從這兒賺到的，一定在這兒花光。」

「百年之後，」傳法語意雙關地說。「說不定這個死島，是人類新理想新制度的搖籃哩。」

「走一步算一步，此刻誰也沒有把握。」老頭微傾着大禿頭，說。「十八號據說是個白癡，哦哦，離開的人，程儀兩萬，我一時倒忘懷了。」他添說。把收發報機藏起，同時摸出大西洋銀行的支票簿來，簽了一張現金支票。撕下，順手塞到傳法的大巴掌裏。「皇帝不使餓兵。不好連累老搭檔。」

「要寫明生養死葬嗎？」

老頭悽然點頭。將支票簿塞回絲棉襖夾袋裏。

「還有不有需要交代的話？」

老頭搖頭。「走私的人，有沒有祆教徒？」他問。

「有一個。這次出海搬救兵，我一定選派他。」

「那好。希望他不要誤了三天的期限。寫信給白老太太時，代我問他的好。另外——大約是我老糊塗了……」他莫名其妙地拍打着高聳如巉岩的額頭。

「憂能傷神，」傳法柔和地說。「光景大不如前。」

老頭的手又縮回披風裏邊。「我想加開五萬元，請她搜購醫藥醫療用品，尤其是各種口服與外用的營養品和藥膏，用不完的款子，送給她做零用。」

「你總喜歡大刀濶斧。」

「我們的老規矩，一晌是一次過，不留手尾賬。但醫藥用品，在這兒與命相連。我們都用得着。節餘下來另有用途。等會子吃完早餐，我們要展開第二步行動。」

「不太冒險嗎？喊聲救生艇又翻了，你揹的包袱，會把你壓扁的。」

「步驟分明。先調查登記。請他們先飲稀薄的白蘭地，弔住他們的那口悠氣。直等到接應的船隻眞的到了，纔把他們集中起來，予以急救。」

「你我對於醫道，可說是一竅不通啊。」

「不朽不滅，今在永在的眞神另有安排，」老頭寬心地輕撫着自個兒的前襟，像要將粗呢灰色披風的褶襞熨平似的。「我們這兒有醫生。護理人員我想也可以就地取材，臨時訓練的。」

「那就好了，」傳法陰鬱地苦笑着。「人無法辦到的，神能辦到。神的大能不容懷疑。」

可是你對此事並無多大信心啊，老頭瞥了瞥他，困惑地想。難道聖火的預示不佳嗎？「昨兒晚上，聖火向你傳示了些什麼？」他突如其來問。

「還好，」傳法仍然苦笑着。「不絕如縷，火象老是絕處逢生。——當然，聖火是一切生命的最原始要素。兆頭不好不壞。我祝福你。」

「祝福你，」老頭淡然無味地漫應着。「你看，十八號已經送來了。請按步就班，積極辦事。」

「這個放心，」傳法低語着。「我不會遺漏任何細微末節的。」

酒鬼和黑市醫生等，將十八號舁送往救生艇上。傳法熟練地把四條狗套上口罩，拉到後艄。

老頭趦趄着，趕往送行。「鐵舢子上還有多餘的淡水嗎？」他粗聲問。

「有一琵琶桶，」傳法伸出指頭約了一約。

「可不可以掃數捐給我們？」

「必須預留五個人的食水。四十二加侖，最多只能送給你們十加侖。」

「聊勝於無，」老頭笑了笑，「等會子請你送到磯石旁邊來。」

「好的。外加十瓶洋酒。十點鐘左右，你派人來拿。」傳法說罷，撐篙開船。岸上諸人，跟他揮手道別。

老頭率領四人，返回「墓穴」。吃早飯時，他宣佈了夜間預定的行動計劃。

「大家都只是半飽啊，」老千首先高聲抗議。「留點精力不好嗎？」

「何必惹火燒身，自尋煩惱？」白相人隨聲附和。

「人家是壽星佬宦弔頸，活得不耐煩了，」藍青官話臨時又反了水。「乖乖地照做，抱怨是不會發生什麼用的。」

「爲人總要放隨和些，」黑市醫生開導他。「願意不願意最好擺在心裏。不好專講反話。」

「我就是不願意，」藍青官話尖聲嚷，似乎是理直氣壯的樣子。

「我也是，」螞蝗搶着說。

「四個人仍然不算多數，」酒鬼反駁。

「多數不能强姦少數人的意志，」老千開始追擊。「荒謬的多數表決制！」

「眞的要躺下等死嗎？」酒鬼沮喪地說。

「自殺萬歲！」白相人喊叫得口沫橫飛。

「注意你閣下的臟躁症，」黑市醫生沉着有力地說。「此時此地，它是具有强大感染力的。」

「小不忍則亂大謀，」神學生排解道。「大家應捐棄小恩小怨，以團體爲重。」

「你也不必拉長調子傳播福音了，」老千衝着他厲聲說。「只有死屍纔會聽你這一套死福音。」

「永生的福音，」神學生心平氣和校正他。「人，必須愛人如己。」

「死到眉毛尖上，還配談這個！」

「小信的人哪，難道你不敬畏敬愛天上的父嗎？」

「啊唷，」老千嘴巴張得像狗洞。「誰愛理這瞎眼的老天爺！」

神學生氣鼓鼓的，亟力按捺着大肚子。「人面鼠心。不知好歹。不分善惡。眞叫做人面鼠心。」他說。肥厚的下巴顫動不休。

「就是鼠虱也懂得貪生怕死哩，呸！」老千氣忿忿地啐了他一口。「你們不怕麻煩，我怕！你們要自討苦吃，恕不奉陪。」

「那也由不得你們，」老頭說。平靜的語調裏含蘊着鎭懾人心的意志力和威嚴。

「這回我們沒有擧過脚，你總該不致於拿記錄在卷要挾我們。」

「假如你要胡來亂搞，一意孤行，」藍青官話揷言，「我們散夥。馬上散夥。」

「老人家啊，」花旦悽惋地說。「喫這麼三五天自在食，再快快樂樂睜眼走路啊。」

「黃泉路上少人行，有你十三號同難作伴，一定可以破除寂寞。」

「八號同難你又來了，」花旦一臉正經。「啊喲喲，你眞會苦中作樂！」

「墓穴」裏有了令人難過的笑聲。

「快樂使人笑瞇瞇的；而痛苦，纔會把眼睛睜得牛大。」老頭用不可調解的固執的語氣說。「痛苦對我們的惟一意義，就是要我們彼此相愛，眞誠相與。要快快樂樂睜眼走路不難，首先要做到心安理得。——那麼，我們爭取時間，立刻行動。」

「九九歸原，半點也沒修正。」老千茫然若失地望向洞外。洞外仍然是一片黝黯的天宇，襯映着疲輭的灰色雨絲。仍然是凄迷而又荒唐的二月天。

「善心是不容許修正的，」老頭堅定地發言。「一號同難請帶隊，三、四、五、六號歸你指揮調度。七號把關，順便照顧十一、十六和十七號。八、九、十、十三號同難歸我統率。兩隊人在磯石下先

會合，每隊分派一桶淡水五瓶酒，鉛筆和紙。——末日逐漸臨頭，人們的慣性是死抓住到手的東西不放。」老頭的臉上表露着一縷似乎是譏刺但並無譴責意味的微笑。「盼望同難們反其道而行。」

衆人沒有做聲。等待着老頭的下文。

「在磯頭會師，臨時交代路線、任務和調查辦法。一切的神話都含有傳奇意味。現在，我要求各位面對現實。」

十點三刻。十個人陸續到齊。

磯石前面已整齊有序地排列着兩塑膠桶淡水，和十瓶三星白蘭地。酒鬼一見到酒，不免垂涎三尺，老實不客氣，戲了一瓶。衆人見有人開了頭，也當仁不讓，一窩風各攫一瓶在手。

「這是惟一的興奮劑，」黑市醫生用一種吵架的聲調說。「救急用的！你們不是紅毛野人，見了酒連命也不要啦。」

酒鬼把瓶子高擎過頭頂，笑嘻嘻地幌盪着。「我想——」他祇說了半句，又縮住了。

黑市醫生沒精打彩地瞅住他。「你想什麼啊？一瓶不過癮是不是？」

「人不可以癡心妄想，」酒鬼坦率地說。「用不完的，獎給大家潤一潤喉，我想這也是天公地道的。」

「是的，天公地道的，」老頭厲聲打斷了他。「當然囉。——清醒之前的殘夢，我們還以爲在一個太平盛世哩。」

「衝鋒陷陣，別忘了火藥，」酒鬼窘迫地傻笑着。「一點兒化學作用，千萬種英勇的愚行。我們這班難民中間的難民，總算逃難逃到末路上來了。十四號同難請宣佈我們這一隊的路線。」

「第一隊向右繞過去，」老頭說。「第二隊沿左邊走。兩隊在象頭下三角石前面會合。然後一同向高處爬。切實記錄下值得深思的一切現象。白骨、腐屍和垂危的人。讓千百成羣的永遠被奚落的生命，重溫最後的一點塵緣，最後的一點同情與關切。你們也可以得到聽天由命者的悲慘結局。對於將死尚未斷氣的人，沒有一件事情比生命更强烈更重要。而命運，也決計不會强過人的勇氣和決心的。這兒是你們生命的起點。這兒同時是我的生命的終點。最初的祝福包含着最後的悲哀。在鐵面無私的命運之前，我必須證明逃避之無效。」

「既然無法逃避，」大鼻林猶豫了一下考慮着措詞。「那麼，不如望天打卦，慢慢等死。何必一定要明瞭眞相啊。」

「滿足你們憤世嫉俗的癖性。叫你們明白文明社會所奉行的人道主義，到底恐怖到一個什麼樣子。這世界確實是一天比一天更人道了，因此我們纔完全孤立無援地受制於暴戾和恐怖！我們承認我們是要求生存，但法律却判決我們犯了罪，這便是我們始終傲然不屈的理由。最高的法理受制於人類的良心！我們的傲慢無論如何是無傷大雅的！冒險地活下去，這是尼采的哲學。別委屈自己，別違背了自個兒的意志。因爲，因爲，」他思索着，扁嘴癟凹下去了，憤怒的火燄燃燒着瞳孔，眼睛裡流淌着異樣的光采。「因爲，生存也是一種權力，它超乎法律之上，存乎人心之中，誰也無權削弱它的意義。我們憎恨一切值得憎恨的，決不輕言妥協。」

大家木然呆望着老頭，大禿頭上彷彿騰發着一圈白光。有一種怒火正躍進他那高聳的蠟黃色前額的背後。他岸然挺立着，有如一道界碑。災難和不幸，冷酷與無情，像灰燼般紛紛在這道界碑的前面降落。他就是普天之下權力意志的化身。他代表了頑强的生命和力！

微雨停止了。重生島上綻露出一大塊青梅色的天宇。

蒼白的雲，滯重而又疾速地飄浮着。像大腹便便的孕婦，趕着去分娩的樣子。

兩隊人開始分道揚鑣。

步履雜遝，陰沉而單調，聽起來像隔着一厚層的棉絮。——誰的脚跟也缺乏彈性，誰也提不起精神。不幸和沮喪的陰影籠罩在彼此的頭上，他們的心靈之中充塞着一種古怪的獸類的感情。帶着鹹味的腥風迴盪在怪石嵯峨的「林藪」，在蜂房似的石穴中叫囂着，悲鳴着，激起千萬種不同的廻聲。

那是石頭喊寃。那是心靈之歌的一曲。那是生命的點逗和休止。死亡的音符的繁響與組曲。沉重而悲愴，像鉛粉似的紛紛洒落。

大家都覺得頭顱很沉重。血液急射着，冲得人昏昏沉沉的；腦漿宛如岩漿，在頭顱裡翻滾。而陰慘的風，在英勇的歌頌早已暗啞無聲的地方，仍然大肆咆哮，仍然以恐怖得發瘋的調子，散佈着灰色和黝黯，大聲向一個敢於侮辱災難的世紀抗議。

老頭邁着闊大的步子，昂然走在前面。

在左邊象耳底下，突出的巉岩，高高懸掛着。使岩下那塊丁方一丈左右的石穴，永遠蟠踞着夜氛，霉臭和屍味。兩石併立，像貝殼似地張開，一股百年不變的氣息，一股溫輭的黑色波浪，突然搔癢着他們的鼻子，並且冷酷地在他們的網膜上懸岩。

老頭一怔。彷彿給誰當胸揍了一拳。向後仰起了脖子。

「這兒，」老頭喃喃地嘟噥着。「讓我們仔細檢查檢查，有沒有殘餘的生命？」

五個人慢慢圍成半個圈子。

死神和魔鬼對峙着的夾縫裡，殘餘的生命是很難存在的。在驀然一瞥之下，一具女人的赤裸的屍體從霧似的幽黯中浮現出來。

女人的嘴巴張得大大的。舌頭肥腫，結滿了黃苔，顯得特別厚。嘴巴裡積了雨水，發着銀色反光；一眼望過去，彷彿水銀幌盪在牛油上。她的一隻眼睛是閉攏的，被一綹枯髮遮掩着。另一隻眼却突兀地睜大了，宛如一個汚水潭。一層焦黃色的頭皮，裹着高聳的顴骨和鬢脚。呼吸，希望，死亡，生命的最原始的三部曲，在這張面具上也曾相繼出現過，可是如今都溘然消逝了。老頭的眼睛急遽地牽縮着，好像眼睛的背面，鐫上了一塊封蠟的浮雕。而冷汗淋漓，沿着背脊淌滴。

那個女人嵌鑲過一嘴整齊的假牙。假牙也跟眞牙一樣，似乎還保留了一點笑容，柔順地接受命運的播弄。那張嘴巴，彷彿還在大聲喊叫。人們在下意識中接受了這個暗示。陰風竟洶湧着同情的回響。

「也許是個靠出賣愛情維持生活的女人，」神學生悲憫地說。

「出賣愛情也是種不得已的職業啊，」花旦尖聲嚷。

「不必解釋，」老頭提醒他們。「凡與感情有關的東西，解釋起來就顯得是多餘的了。我們需要行動。」他繼續說，同時摸出記事册颼颼地記上一筆。

「靠原始本錢找碗苦飯吃吃，」老千咬牙切齒地大發牢騷，「何必做得這麼絕！」

「整個時代都在賣淫，」花旦忿恚地說。「凡屬委屈自己而生活的人都是賣淫。不過有些人引以爲榮，有些人蒙羞含垢罷了。」

「得啦，得啦，甭提啦。」老頭厲聲制止他們。「世界性的災難剛剛開始哩。」

「你眞是鐵石心腸，」螞蜞說。彎腰拾起女屍小腿邊的兩張報紙，小心翼翼地遮蓋着她的胸部和陰部。「啊喲，見鬼的，裡頭還有！」他畏葸地倒退着，好像這份報紙，也跟隨這個女人一起死去了似的。

老頭把鋼筆和記事冊順手遞交給神學生。「照登記格式請你代一代勞，」他說。從披風夾袋裡摸出一盒火柴，窩起掌心，巧妙地合成一個洞穴，劃燃了火。

他大步跨過女屍。火柴的黃橙橙的光芒，照亮了縱橫着細紋的手掌。微光從指縫裡滲漏出去，消融了石穴的濃黑。他不期然而然地打了個寒顫。火光在他手掌的洞穴裡熄滅了。「再添三具屍體，兩女一男。」他用打顫的聲音喊。

「這就蹊蹺啦，」神學生猶疑了一下，問。「怎麼會男女雜處的！」

老頭又劃燃了一根火柴。「確實如此，」他鄭重地答。「裡邊當然大有文章，我們不必推論得太遠。」

「還有記錄的事嗎？」

老頭挺直腰桿。「石壁上有一行字。我唸，你照直錄下來。——一九六二年一月尾，七姊妹在此過年。寫好了嗎？」他反詰。

神學生隔了一小會纔答：「好啦。」

老頭沉吟有頃。「也許前晚的兩個，是屬於這一夥的。另外還有兩個，似乎有救轉來的希望。她們可能是最靠近咱們的一批。」

「那何以見得呢？」花旦毛骨悚然，下巴直哆嗦。

「七個人只找到五具屍體，當然有兩個漏了網。而且從一月底起算，到今天為止頭尾不過兩個禮拜。假如沒有遭逢意外，仍然可以挨過去的。」

「裡邊黑漆漆的，到底是個什麼鬼樣子？」

「最好不要深究。」老頭急步退出來。

花旦還是有點不服氣。「我也有火柴。讓我瞧個究竟。」

「小心你的胃啊。那是有一兩天會胃酸過多的。」

「不信。不信。我偏不信。」花旦口硬心軟，踟躕不前。「耶穌基督你陪陪我好不好？」

「其實沒有什麼東西好看，」老頭平靜地說。「活生生的禽獸世界。有刼掠，有打鬪，有強姦，赤裸裸的。一種本能。一種條件反射。一目瞭然。如此而已。」

花旦俏麗的秀臉，突然湧現出絕望而狂暴的驚恐。「男人刼掠別人，女人刼掠自己：男人屬於肉食動物，女人屬於草食動物；男人都是帝國主義，女人都是和平天使。——怎會發生這些慘案呀？」

老頭木然呆望他。面無表情。「巧妙的二分法。好聽，」他說。「可是並不中用。」他添說。臉上的肌肉和皺紋，幾乎紋絲兒也沒有動。

「別固執啦，十三號同難，」神學生婉言相勸。「末日的審判快來啦。就讓這一切交給神吧。」

「那我——不！」

「我們行動的最高理想，是找尋生命，不是點計死屍。」神學生毅然決然說。「你不必耽誤這次崇高的使命。」

「總該不致於加控阻差辦公吧。」

神學生的胖臉上。乍露出一絲微笑。「我想大概還不至於。——這是一個世界性災難的起點。無緣無故加在別人頭上的東西，他們自己也信不過。有時竟然會懵然無知呢。」

「而且，大家嘴上喊的，跟個人私下想的，天差地遠。」老頭補充。「整個時代，建築在虛假的宣傳上。文化、文明、人權、人道，全是這樣。因此我們必須找尋。」

「找尋什麼？」花旦用一種低沉壓抑的聲調問。

「生命！」老頭憤激地說。

花旦的嘴唇發白。淚眼裏閃着毫無生氣的光芒。「這兒祇有石頭般的生命。判官老爺的生死簿上，早已注銷了的！」

「拯救那剩下將要消逝的，」神學生搶先說。「堅固那殘存將要傾倒的。祝福這個把一星鬼火，也奉若神明的偉大時代吧。」

老人沒有再說什麼。他領頭邁開長腿，開始繼續搜索。他選擇的路線，稍爲偏離了海濱。五個人沉悶的脚步聲，飄散在怪石的陰影裏，聽起來有點像蛇。

石頭陰濕。石面很滑。步履維艱。老千提着水桶走在老頭的後邊。其次輪到螞蝗。他曲起雙肘將三瓶酒抱在胸面前，謹慎呆滯的程度，彷彿拘着三顆定時炸彈。花旦一手提着一瓶酒，忸怩作態，時不時說些老天眞的笑話，破除岑寂。神學生殿後。他那矮胖的身軀，穿行在巉岩碎石之間，顯得出奇的寧靜，出奇的飄逸和瀟灑。他有一個完整而未破滅的信心，有愛，有盼望，因此心情平靜，精力飽滿；生命的銳氣漾動在眉宇眼神之上。

青梅色的天宇慢慢高起來，成爲石竹色。風勢轉弱。但仍然可以聽到風濤喧囂在礁叢裏。正是起潮的時候。陽光偶爾從雲陣裏洒落下來，給冷濕而蒼老的石頭加蓋着一張張金色的毛毯，也加添了人們心靈裏邊的溫煦和活力。

他們拐進一道屏風似的大石壁。入口處偪窄，僅容一人側身而過。漸行漸深，豁然開朗。石叢旋開了一塊半畝見方的窪地，可以望得到頭上的藍天；但陰氣森森，白骨纍纍，陡然令人怵目驚心。廢墟長存在陰影裏。這是當年海盜們撕肉票的地方。

高達三十餘丈長約百尺的石頭屏風，雖遮斷了海上的鹽風和濕氣，但掩蓋不了一個世紀以來人間的罪孽。這兒展覽的是人類的破壞本能。穿過無數世紀的幽邈的地質年代，經過無數世代的漸變和突變，慢慢由爬行的動物演化爲直立行走的動物；而保存得完整無缺的一種本能。——自私，貪婪，恣意妄爲，殘忍成性。殺人，被殺，毫沒來由。然而人們就視同兒戲，樂此不疲。

歷史的現場往往是荒蕪冷漠的。雖然人們喜歡叫它們爲古蹟。它悄悄地連繫着人們思古之幽情。往事的同義字是：不爲人知！

凡屬捲進歷史陰暗面的東西，都是不再被人齒及的東西。事情一旦成爲過去，時間的接觸感消失了。一百年，一年，一日，都只是空間的轉移，只是距離的感覺，事不關己，反正都無所謂了。

數百顆閃爍着燐光的骷髏頭，堆積如枯枝叢藪的骸骨，就僅僅爲了展現這個

痛苦的回憶，加深了老頭前額的皺紋。其他四人，呆若木鷄，眼睛瞪得像雀鳥。

花旦嘴裏叺叺叺的，不知在嚷叫些什麼。他打鼓似地幌盪着兩隻手，緊往石壁上靠。酒瓶碰撞着石壁，鏗鏘有聲。而扭曲了的小嘴，機械的開闔着，眼睛呆突突的。心臟怦怦躍動，血液冲擊着他鉛粉似的臉，將青黴色遺留在雙頰上和眼瞼四周。

老千比較鎭定。但窘態也是很顯然的。他粗厲地苦笑着，藉以鬆弛緊張的神經。「地獄中的地獄，」他冷淡地說，擺出一副絲毫不感興趣的樣子。「你帶我們來，僅僅是爲了證明我們有沒有膽量嗎？」

「恐怕不是的，」老頭的牙巴骨有點打顫。

「也許要證明我們今天的生活，仍然是美滿的生活，是不是啊？」

老頭連連搖頭。「我正在搜集證據。證明我的臆斷，也有事實的根據。」

老千橫眼掃他。「那你定然是個空中樓閣的發明家。嘿嘿，眞了不起，你發明的倒像個天堂哩。」

「事情不會這麼簡單的，你們瞧！」老頭用顫抖的手戟指着黝黯中的兩根石柱，激動地說。「那是什麼？」

兩根石柱間貫連着一根鐵索。上面懸掛着一具屍體。鎭定、死寂、模糊，有如子夜的夢魘。

「您認識它嗎？」神學生怔怔地說。

「我要找尋的就是這個，」老頭繼續說。「一頭野狼！」

「不。」

「憑什麼來證明呢？」

「吊刑！」老頭蒼勁地說。「傳法定的規矩。犯姦淫罪而且姦人致死的一定處以吊刑。」

「我不相信，」花且驚魂甫定，坦率反駁。

「那是因爲你過於陌生的原故。」老頭的神經逐漸鬆弛了。「七個女人，也許遭受了同一命運。如果說賣淫是一種醜業，但這種醜業曾經挽救過她們，使她們在生活的陷沙中免於淪落。但文明社會的法律却陷害了她們。——肉體的墮落之外，又加上靈魂的毀滅。她們的不幸是雙重的！」

「橫直是洩慾的工具嘛，有什麼分別？」

老頭白了老千一眼。「人不是自動玩具。人的行爲動機和目的，都歸自己作主。强暴的恐怖手段，橫加於人，必然粉碎人的基本權利，違背人的意志與尊嚴。」

「咦，那才叫怪哩。千人騎，萬人壓的妓女，也有什麼尊嚴的。嘿嘿！這是破天荒第一遭聽到的天堂妙論。」

「你能否認妓女不是人嗎，八號同難？」老頭心平氣和地說。「只有自己以爲自己是可恥的對象的人，纔會說得如此下品。——同難們必須懂得尊重自己！」他用高亢的聲音作了結束。咔嚓咔嚓蹴踏着鬆脆的白骨，對直走向刑臺。將詫異驚訝困惑酸楚的混合情緒，悄然拋落下來。

四個人矯口結舌，緊貼着石壁，像生了根。陽光照射不到石壁。石壁上厚結着青苔和霉斑，濕膩膩的。一股寒冷的陰氣，像鬼手似的，探進了他們的衣服，撫摩着他們的背脊，凉透心胸，大家都索索發抖。

老頭劃燃了火柴。一星黃暈在霧靄中波動。受刑的人被閃爍的光芒所激盪，突然從幽黯中彰顯出來，而且似乎有點搖擺不定。

那是具一絲不掛尙未風乾的男屍。遍體鱗傷，證明它的生前或死後，曾遭受酷刑。特別是頸部和腿部，被猛犬撕裂的痕跡，清晰可見。整個生殖器，被搗成了一塊紫黑色的肉餅，血肉狼藉，令人不忍卒睹。然而它上刑時，仍然是活着的；這從它那長長地伸出來的厚舌頭，以及兩隻齊睜着的眼睛，可以觀察出來。它的鼻孔成了個黑洞，耳朵兩邊還凝結着污血，一直黏到癟凹的腮頰下邊。使腮頰上那一團稀

稀朗朗的黃鬍子，格外顯得怕人。它搭拉着頭，彷彿在傾聽什麼。——也許是傾聽亙古如一的悲風，在陰濕的岩隙裏奏着輓歌；也許是沉落的靈魂，在永恆的黝黯裏靜聆生之悲哀。然而不管怎麼樣，它總是冷酷人生中最冷酷的象徵！黑夜的一切罪惡的血手，都要在它乾癟的肉體上揩點兒油水。物質的擴散作用，正等待着在這個可怖的軀殼上施以鬼斧神工。

它是罪與罰的結晶。文明的橫剖面，與辛酸塵世的沉澱。

它代表了「人心的歷史」之一頁。

然而它不是最後的。它不算結束。它震顫在我們的網膜上，映射在我們的哀悼中；使人性獸性理性本能，變成漆黑一團，藉以反證一切傳統觀念，價值都極其有限。

它是黃昏和荒野的見證。它是大自然的良心的見證。它搭拉着頭想要傾聽些什麼，它張大着嘴想要申辯些什麼，無人能加以推測，如此而已。

冷闃。無邊的冷闃。坟墓般的冷闃。死亡的氣息冷酷地籠罩着它，窺探着它。它展現了生命的另外一面！

老頭劃燃了第二根火柴。開始在石柱兩邊搜索。但石柱上並未留下任何的記載。死無對證，它留下的祇是個謎。「一具男屍，」他硬僵僵地嚷：「一具遍體鱗傷的男屍。請照直錄下來！」他補充。火柴的微芒閃爍着，他把它彈了出去，幽黯中燦現着一道半弧。

然後是克察克察的脚步聲，以及鬆脆的白骨在踐踏之下的抗議。五個人終於鑽出石壁。老頭仍然走在前面。他的背脊彎成了一張弓，走在後邊的人，陡然看出了他的眞正的衰老。

「這，這是什麼世界啊？」螞蝗結結巴巴問。

老頭沒有掉頭，也沒有遲緩他的步速。「活殭屍世界！」他在齒縫裏說。

「那你有什麼感想？」仍然是九號的聲音。

「在死人身上可以找到活人的消息。」

「這就妙不可醬油啦，」八號用譏誚的口吻冷冷反駁。

「七個女人登陸，如今已找到了五具屍體，是不是？」

「另外兩具，鬼曉得死在哪個岩縫裏？」八號繼續說。

「不。應該有一兩個活口留下來。」

「假如婦女優先的話，兩個禮拜之內，不是可以把她們遣送出去嗎？」神學生惴惴不安地說。

「小事是大事的關鍵，」老頭已領先走向海灘，仰頭吸了一口新鮮空氣。「七姊妹在此過年，這是一項最原始也是最可靠的紀錄。足以證明她們遭受刼掠和强姦，是二月五號以後發生的事。」

「你又不是神仙，」花旦喃咕着。「那你如何知道的？」

老頭跨着大步，走向前晚那兩具女屍陳屍的地方。「二月五號是農曆壬寅年正月初一，」他解釋道。「傳法將强姦犯問吊，可能是上禮拜六，即二月初十的事。距離我們的登陸，前後不過三天。有一個女人可能超出生天，而且有另外一個女人，可能還活着。這是鐵的事實。我們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找到她。並且要緊急施救！」

「好像合乎邏輯呢，」八號冷嘲着。「不過此地是個最不合邏輯的地方。一切反常。常識可說毫無用處。」

「有時也有用處的，」老頭說。

「殺人無罪。强姦問吊。用處就是這麼一點點，是嗎？哦哦，不是嗎？」

「姦人至死問吊，」老頭校正他。「此地保護弱者。而且切實執行。男人殺男人，或者，女人殺女人，可以不問。因爲那是對等的。但男人故意殺害了女人或小孩，仍然要定罪。被處以四狗分屍應得之刑。」

「這眞是希奇古怪的規矩，」八號忿然作了結論。

「最原始最野蠻的文明。」老頭添說。

「海底撈針，恐怕徒勞無功，」神學生插了句嘴。

老頭驀然回顧。「事實是最好的答覆。還是那句老話：智慧的透視力，可以預見未來。」

十三

大鼻林率領的分遣隊，一路搜索登記，終於打破了老頭的謎底。

那是在「象頸」右側的一個岩洞裏，距離拯救艇婦和小孩之處，約百公尺之遙。岩洞高出人的頭頂約七尺。一塊突出的巉岩擋住了西北風的窺襲。旁邊有一塊凹陷的大石，久經風雨剝蝕，被琢磨成一條磴道，古樸自然，依稀可辨。

在最艱苦困難的環境裏，比較舒適的地方，往往是最不安全的。人們追求舒適，往往忽略了凶險。這是不毛之地的生存法則之一。

酒鬼首先發現了一角軍毯，從岩隙裏拖出來。他奮勇先登，揭露了一項秘密。

一男一女，併肩而躺。女人的頭髮泅湧在男人的胳膊彎裏。彷彿枯藤上燦現着一絲生命的嫩綠，哀婉凄絕，令人心惻。男的雙眼微閉，嘴巴呀開，但尙未斷氣。游絲般的氣息慢悠悠地嘘拂着她的髮絲。沉默而無怨言，陰鬱而又高傲。愛情的眞摯程度是以犧牲的大小爲量度標準的。

女的體力似乎更無法支持下去。死寂中微聞她的喉管裏有嗞嗞痰響。一層薄皮包裹着兩具骷髏。他們的軀體被毯子掩蓋了，我們無法看出他們的原形；但萎黃凹癟的臉是可見的。臉上的肌肉被長久的饑餓蠶食着，留下了一張乾枯的面具。那情形，好像是用一根看不見的針，穿刺着表皮，而肌肉一下給漏

掉了似的。我們與其叫它爲瘦削，不如叫它爲淪陷。長久的饑餓是具有腐蝕性的。特別是在缺水和失水的狀態底下。渾身的細胞都被壓榨着，有一種無法描述的恐怖，浸潤着神經系統，牽縮着內臟五官四肢百骸。死亡的陰影潴留在生存的渴望裏面，愈積愈厚；然後開始蔓延到思想上頭，滲透進血液之中，將無意識的迷惘流入意識中間……終于一切都割離了。突然陷入虛脫狀態。眼花耳鳴心悸盜汗忽然消失，彷彿一切都淪陷了。

生與死的限界，僅僅存在于呼吸的有無之間。幻想像癬疥似的無聲地繁殖蔓延，無力地漂浮顫慄。視覺開始模糊，逐漸放大的瞳孔慢慢喪失了辨色的能力，人的眼睛退化成爲爬蟲類的眼睛，一切都成爲灰色，萬物黯淡無光。然後是聽覺的淪陷。除了自個兒意識到心的悸動和胃的磨勒外，萬籟無聲。舌頭捲縮了，舌尖兩邊分淌着苦汁。嘴唇焦裂。結着厚厚一層白色的硬苔。反胃。作乾嘔。呼吸困難。好像使人活着的，不是那顆心，而是那個胃。微弱的生命簡直就決定於胃彎神經網的牽縮。人，自己剝削自己。在長久的痛苦忍耐之中，進行毫無希望的消耗戰，一直煎熬至死！

這種酷刑是無法形容的。只有迷失在大戈壁之中的生還者，纔能親切地瞭解這個。

那個女人看起來很年輕。高聳的顴骨一直揷進鬢脚。啞白而灰敗的薄皮依然像陳舊的白緞子，光澤宛然在目。她的枯瘦的臉型還殘留着往昔的清秀和明艷，呆滯的目光裏抒發着濁煤質的反光。一層曖昧的陰影加深了她整個臉型的輪廓。——青春的光彩消褪了，死在最甜蜜的時節，死在最美好的時辰，怪可憐見的！

孄嫩的陽光悄然飄落下來。把石穴斜斜地剖成兩半。他們的軀體留存在光明裏，而頭顱却浮現於黝黯之中。

三舖軍毯，一墊兩蓋，零亂得很。此外，在石隙裏還擺着兩個塑膠桶，積水盈盈，深約兩寸，一縷陽光照射，爍灼如銀。另外還有一隻深藍色膠桶，安放在石穴旁邊，裏邊盛着一塊大石頭，藉以防止被狂風疾雨吹走。而那舖斜拖在石穴邊的軍毯，按情理而言，也許是遮蔽昨晚的暴風雨而臨時張掛在石穴入口處的。因此顯得濕漉漉的，此刻還蒸騰着水氣。

兩人平躺着，薄薄的，好像不佔什麼位置。軀體緊張而僵硬，只有細弱得不大能够察覺的胸腹部起伏，在灰軍毯上痙攣、抽搐，那是灰色的逝波，那是痲痺的喘息和死神的舞蹈。灰色在這兒獨擅勝場。它在這死寂的舞台發揮了最高度的悲劇效果。一男一女沉浮於睡眠與蘇醒的逝波上，顯得那麼痲木而空虛。

她在他的臂彎裏扭動了一下，牙齒磕礚着，喉管裏發出一種低沉的可怕的聲音。似乎是哮喘，又似乎是掙扎着想說些什麼，連黑市醫生也弄不清楚她的意圖。

「活的，」酒鬼幾乎叫起來。

「當然是活的，」黑市醫生懶洋洋地說。「至少還沒斷氣，」他添說。

酒鬼連爬帶跪，小心翼翼鑽進石穴。「那我們不應該袖手旁觀。」

「別碰撞他們，尤其是你那雙又濕又冷的手。」黑市醫生吩咐。

「我們總得盡一盡心啊。」

「唉，此時此地，一切都談不上。」

酒鬼悻悻然掉轉頭來。「見死不救三分罪。我們總該做些什麼。」

「哭和笑。這是人類的兩大特徵。」黑市醫生聳了聳肩。「假如你不願意笑，你就放聲痛哭吧。」

「誰跟你開玩笑呀？你這涼血……」

「哦哦，別亂咒，」黑市醫生岔斷了他的話頭。「也不必過於認眞，想揭穿西洋鏡。毯子是萬萬不能揭開的。」

酒鬼應聲縮手。「眞有秘密嗎？」他好像自己問自己。

「腹部的運動和腺臟的反射，我們都有過這種經驗。你不致於自命爲處男吧？」

「噗，見鬼的，」酒鬼嗄沙地嚷。「誰有閒心擁抱着死神尋歡作樂？」

「那是你自己的想法。在生理上，任何最高貴的器官都有它們最粗俗的用途。一套狂歡的器官同時也用於排洩。——這是造化小兒的惡作劇。最好你先退出來，讓我診斷診斷。」

大鼻林把一枝短短的鉛筆放在嘴裏，用舌頭濡濕着。然後按照老頭的格式，逐項逐項塡寫起來。其時，酒鬼已退到洞外，黑市醫生塡補了他的位置。

他謹愼地摸起她的手臂。用三個指頭輕輕按壓着。手臂是赤裸的。纖細的腕節尙有微溫，而且柔滑如錦緞。血壓顯然低降了，脈搏虛浮頻促。生命不會這麼頑强的。咖啡鹼，可拉明，行將完蛋啦。他出神地沉思。然而有愛就有生命。這是無法解釋的事。體溫的輻射，溫柔的幻覺和甜蜜的荒謬，這是生命的另一層面。它，顯然超越了一個醫生認識的限界。

「還有救嗎？」大鼻林問。

黑市醫生保持緘默。怔怔地呆望着她的臉。那張臉的輪廓仍然是美的，可是有點呆木和異樣。像塑相和照片的那種美，而且彷彿蓋過死神的烙印。「試試再看，」他毫無把握地說。眼睛裏流露出茫然而又悵然的光芒。

「如何試法啊？」大鼻林坦率地問。

「先灌點兒酒，刺激一下心臟，」黑市醫生說。「然後看他們的反應。」

「可是我們沒有啓子，」酒鬼嘀咕着。

「把輭木塞按到瓶子裏去，這兒是不會那麼文雅的。」

酒鬼照着做了。把酒瓶遞過去。「沒有酒杯，恐怕倒多了反爲不好。」

「劑量多少我自有量度標準，你犯不着瞎操心。」

「醫生騙人不算犯罪，」酒鬼氣忿忿地笑起來。「何況你是黑貨！」

黑市醫生沒有理會他的話。仰起脖子倒了一口酒在嘴巴裏，湊攏去，把酒滴進她那呀開的嘴唇裏。

「好香豔啊，」藍靑官話巴唧了一下嘴唇。「簡直有點兒淫蕩。」他笑嘻嘻地添說。

黑市醫生把餘瀝吞下。屏神靜氣觀察着她的反應。灰白的臉色隱透着螺鈿似的靑光。嶙峋的高聳的顴骨仍然是呆滯而空寂的，死亡的陰影在那兒凝結着，而且彷彿已經固定下來了。他傾耳細聽。却聽到了喉管裏的咯咯響聲，像春風披拂冰河解凍的聲音。

「反應好不好？」酒鬼揚聲問。

「不好，也不壞。」黑市醫生說，沒有移開他的耳朵。

「職業性的冷感動物！」酒鬼大聲斥責。

「職業性的悲觀主義者，」黑市醫生心平氣和地糾正他。「把死亡看得過於平淡的人，對生命也會缺少興趣的。」

酒鬼彎腰蝦背，把頭伸進石穴，迫不及待地窺視她的反應。「也許興奮劑下得太少了，那部耗損得

太厲害的機器，一時還轉動不靈。」

「這種甜蜜蜜的苦差使，可以再表演一次的。」藍青官話打着攛鼓兒。

女人的眼皮搧動了幾下，像蝴蝶撲翅。臉上也浮現着蹙縐。她的嘴巴軟化了，十分吃力地噏張着。

「好啦，還陽啦，」酒鬼提醒他。「功夫不算白費，請你再接再厲，加一點兒酒。」

口技大王和藍青官話連忙把頭伸進洞口。三顆頭顱互相挨擦着，遮暗了光線，洞內更顯得幽暗了。

「他們不需要屏風，」黑市醫生抗議道。「你們不可阻塞住新鮮空氣。」

「再加一口酒好不好？」酒鬼用哀懇的口吻說。

「我什麼也瞧不到啊，」藍青官話抱怨道。「多香豔的鏡頭，不看個飽定然執輸。」

「去你的，」口技大王推着他的後腦。「你一心一意轉惡濁的念頭。」

藍青官話一點也沒動氣。「再表演一次，」他興致勃勃地慫恿着。

「閒雜人等站開！」大鼻林厲聲命令。「你們眞不知死活！」

三個人訕訕地閃在洞口兩旁，聚精會神向內窺視。黑市醫生又灌了一大口酒。女人的那張面具一般寧靜的臉，微微地抽搐着，一絲生氣在彎彎的眉宇上漾動，同時把死亡的跡象給抹去了。

酒鬼看在眼裏，喜在心頭。重生的愉悅歡躍在他的臉上。「意想不到的靈丹妙藥，」他讚賞道。

「說不定是廻光返照。歡喜得太早，失望得最快。你不必輕率論斷。」

一隻烏鴉，酒鬼忿恚地想。一隻報凶不報吉的烏鴉。好像吉凶禍福，跟他絕了緣似的。「另外那一個也可以依樣畫葫蘆的，」他說。「看樣子他生存的機會更多。」

「死馬當活馬醫，」黑市醫生一籌莫展地苦笑起來。「醫生的苦衷你們弄不清楚。」

最你們這批討厭鬼。七嘴八舌，礙手礙脚。」大鼻林制止他們再發謬論。「我們的工作還沒完哩。「好用快速動作，告個結束。」

「救活一個人，比登記一千具死屍，要有意義得多。」酒鬼委婉地說。「好歹咱們多的是時間，治病救人要緊，何必密鑼緊鼓催促？」

黑市醫生沒有再說什麼。他灌了兩大口酒在那個男人的嘴巴裏，一聲不響爬了起來。

「你眞厚此薄彼，」酒鬼用手抹了一把臉。

「男的比較强壯，他的反應勢必來得快些，」黑市醫生解釋道。「趁他沒有完全醒轉來時，先灌幾口清水再說。」

「一客不煩二主，仍然要偏勞閣下啦，」酒鬼擠弄着一隻眼睛，說。

「勞逸應該平均負擔，你也可以依樣畫葫蘆的。」

酒鬼硬起頭皮，噙了滿口清水，灌到男人的嘴巴裏。

「讓你也香豔一下子吧，五號同難，」他輕捷地爬出來，嘻皮笑臉說。「那張嫩嘴，也許是香噴噴的呢。」

「香噴噴的死屍味道。我可不去。」藍青官話期期艾艾，努力推卸責任。

「你吃過鹹魚嗎？鹹魚越臭，味道越鮮美。不信你試試看！」

「我不鍾意吃鹹魚。」

「眞沒口福！」酒鬼玩皮地睞了睞眼。

「大家輪流工作，沒有選擇的餘地，」大鼻林嚴峻地說。「誰也不准討價還價。」

「這是硬性規定嗎？」

「少來點藍青官話！」

五號咕噥着，終於灌了一大口清水在女人的嘴唇裏。他心煩意亂，而且有幾分害怕，因此工作做得並不高明，一小部分的水溢到了疲軟的小嘴的外邊。

依次是口技大王和大鼻林。這兩個人沒有牴觸情緒，餵起水來勝任愉快。

五個人守候在洞口約十分鐘左右。大家用好奇的目光，密切注視着洞內的變動。

酒精在兩個活死人的胃壁裏燃燒。刺激着大腦皮層。男人首先醒轉來了，他慢慢睜大了疲憊的魚眼，痛苦地掙扎着，想要坐起來。可惜力不從心，動彈了幾下，又靜止下來。他的呼吸很急促，發着怪異的響聲，聽起來簡直像貓戲老鼠的聲音。女人扭動了一下頭。她的臉此刻正挪移到他的頷下。溫輭的氣息輕拂着他的頸脖。他的鼻息挑動着她的髮絲。在蒼白的面龐四週湧動，愈發顯得漆黑漆黑的。彷彿整個兒的生命活力，逃離了體腔，都攢聚到髮絲裏邊來了。

黑與白鮮明地對映着，一個貧血的生命，仍然若斷若續地震顫在微弱的氣息裏。

「你看他們幾時可以完全清醒過來？」酒鬼喜孜孜地問。

黑市醫仍然扳起一副面孔。「我沒你這麼樂觀，」他苦嘴苦臉地答。

「那爲什麼？情況不是正在逐漸好轉嗎？」

「虛假的刺激，挽留不住眞實的生命。」

「然而他們已經有了轉機啊。」

「我情願朝壞處設想。」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呢？」大鼻林插言。「咱們無法久呆的。」

「興奮和亢進之後，有一度眞正的清醒。接着來的，是一度眞正的昏迷。一切生命的轉捩點，都潛藏着最凶險的危機。——我不願意過失殺人。」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眞正清醒？」大鼻林焦灼地問。

「半點鐘以後。」

「十四號他們，正在象頸後邊等我們。最好不要中途停頓。」

「見死不救，於心何忍？」酒鬼厲聲爭辯。

「我們停在這兒，也未見得能救轉他們來呀？」大鼻林頗不以爲然。

「至少能做到心安理得。你要知道：這個年頭兒，心安理得就是天大的福氣。」

「其實祇要有一個人守在這兒看護就行了，」黑市醫生排解道。「問題是我們揀選誰？誰又願意勉爲其難，盡一盡本份？」

「我可不願意頂碓臼，」藍青官話搶先表白。

「你當然不算理想的人選，」黑市醫生輕蔑地瞥了瞥他。

「你當然最符合理想囉，」藍青官話放了一回馬槍。

黑市醫生正待開口說話，大鼻林已接過話頭。「他不行。救死扶傷，離不開醫生。他是我們這一隊的靈魂。」

「你暫時留在這兒好不好？」黑市醫生偏轉頭去，徵求酒鬼的同意。

「我無所謂。」

「那好。就這麼辦吧。」

「不過我想暫時告個假，」酒鬼囁嚅着。

「你這是節外生枝，故意搪塞。」

「你會錯了意。——我想學一學鼓上蚤時遷，戲點什麼來孝敬這兩個活死人。」

「旣然如此，我可不放心你留在這兒了。」黑市醫生率直地反對。

「怎麼可以這麼說呀！」酒鬼勃然變色。

「你太自信也太自負了，缺乏守株待兎的傻勁。」

「白癡纔符合你的標準哩！」

「差不多。一個蘿蔔一個坑，」黑市醫生掃視了大家一輪。「我們需要擇善固執的朋友。」

「你看我如何？」口技大王自薦道。

「你行！」黑市醫生斷然作了處置。「這大半瓶酒留在你身邊。只要他們有力氣掀開毯子，你就要想法子灌酒。用勁不宜太大，時機不可太遲。一切請你斟酌辦理。」

「知道啦，老大娘。」

「別不耐煩，」黑市醫生說。「這是挺精細的工作。他們兩條命就交托在你手裏了。現在，我們來次臨去秋波，每人再餵一口清水。六號同難你可以免役。」

酒鬼搶着餵了一大口清水給女人。一溜烟開了小差。

其餘三人工作完畢，繼續搜索前進，迤邐投向指定會合的地點。

大概在下午四點鐘左右，兩隊人在象頸後邊的三角石畔分而復合。象頸部分當風，西北風呼嘯而過，岩勢陡峭，壁立如削。這兒的遺骸寥寥可數；而腐屍業已絕跡。

酒鬼後至。他滿頭大汗，氣喘吁吁，然而面帶笑容，一點都沒有勞累的樣子。

黑市醫生快步趕上去迎接他。「大功告成了嗎？時遷老哥。」他俏皮地問。

「還好。」他用袖子揩抹着汗臉，並且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打了個V字手式。

「他們呢？」

「出乎意料之外的好，」酒鬼掀動着紅鼻子，頑皮地眏了眏眼睛。「是我幇六號做的手脚。他們都安然渡過了難關。」

「快到這兒來集合，」老頭喊。「你們嘰嘰喳喳究竟聊些什麼？」

「體己的私話。」酒鬼嗄沙地說。「哀豔頑感，纏綿悱惻的故事。」

「三號同難如今又多了個新名字——時遷老哥。」黑市醫生大聲介紹道。

「鷄是偷不到的，」老頭莞爾而笑。「也許可以偷到石頭。」

「偷到了個女人。眞他媽的是個嬌滴滴的女人哩。嘿嘿，想不到吧——今古奇聞啊。」

老頭驀然抬頭。老花眼裏迸射出奇異的光采，洋溢着緊張的期待。「是嗎？是眞的嗎？」他迫不及待地問。「那是理應如此的。我們正在找尋答案。」

「瘦一點。樣子還過得去。就是他媽的瘦一點點。骨感之至。」

「活人總歸是有辦法的。死了，等於繳了械，一切的發言權都被剝奪了。來，先撇下這個不談，讓我指點指點你們。」

「大概咱們還要看個手相，請十四號同難指點迷津哩。」

老頭寧靜地瞥了瞥老千。「一條隱蔽的退路，」他嗄沙地嚷。「也許是好漢們不屑一顧的東西！」

「似乎咱們還有退路呢，喲喲喲，」老千譏誚地說。「千萬別放過這條生命線啊！——知道嗎？也許還有什麼事業線、愛情線等等，說不定彎腰可以檢到盞阿拉丁神燈！」

老人面色蒼白。濃眉深鎖。他沒有再說什麼。他高視闊步，披開人羣，對直走向三角石的尖端。大家都親切地感覺到，他的目光裏有一種東西，不可名狀的，然而是堅強有力的，正在瞳孔裏燃燒，明亮有如寒星閃爍。衆人肅然退立。老人昂頭挺胸走在前面。

像磁石聚鐵一般，其他八個人圍着他聚攏來。

氣氛冷闃而陰森。

他們用搜索的目光，不斷朝前後左右觀察。——岩叢起伏，挺拔如林。有的巨靈贔屭，有的小如石筍；有的壁立如削，有的亂石委地。巉岩之外是怪石，怪石之旁又是崩岩；爲狀雖然千奇百怪，可是靑苔不生，人跡罕至，一點生命的象徵也沒有。

石頭之外仍然是石頭。風濤從外海傳來，那也是無法觀察更無法捕捉的一種大自然的律動。此外，簡直一無所見。他們木木然靜候老頭開言。每個人都幾乎能够聽到心臟的跳動。

「你老人家快說呀，」花旦首先沉不住氣，嬌聲嬌氣嚷起來。「悶住這口氣活受罪，你以爲我們都是鐵打的金剛，銅鑄的羅漢嗎？」

老人陰起眼睛盯住他那清秀的蛋臉。半透明的紗巾下依稀掩映着馬油油的髮絲。「你眞的一無所見嗎？」他憐惜地問。

「岩石。大大小小的岩石。你欺哄我們！」花旦大發嬌嗔。「石頭有縫，也許可以伸得進一個拳頭。縫裏頭有鬼！陰森森的，黑漆漆的，一定有什麼活鬼捉田鷄。」

衆人突然傻傻地乾笑起來。

那是一種痳木的笑。祗有絕望的心靈，纔能擠出這種可怕的笑聲。——夜梟在恥笑黑夜。兀鷹在冷笑屍體。這種笑比哭還難聽。

老人騎坐在三角石的尖端。「你們看，那是一扇天然的石頭門框，」他用抖顫的手，戟指着三十碼外那三塊巉岩。「裏邊烏焦巴弓的，好像並無出路。……」

老千突然岔斷了他的話頭。「除非咱們有鞭山趕石的法術，或者有土行孫的那套本領，否則，你會撞得頭破血流！」

「不會的，決計不會的，」老人笑嘻嘻地說。「險地往往不是絕地。死岩石給我們留下了一條活路。在緊急關頭大概你們都用得着。一個世紀以來，這條秘密退路，曾經挽救過不少生命。……你們要不要試一試？」

「當然，當然囉，」神學生躍躍欲試。「多一條退路，多一分保障。不過我們只能算作棄民，無論如何不能視爲海盜。也許這條路可以備而不用。」

「很難說，」老頭說。「難說得很。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倒楣的事既經開了頭，總是接二連三跟着來的。但願這是老年人的胡說。」

「黑暗的心靈滋長罪惡，」神學生感歎着。「從天上來的光，就不能透進我們的心淵。死的條例製造了這麼多活生生的不幸，不是已經足够了嗎？難道通往陰曹地府的路上，還要放置那麼些障礙不

成？」

「陰間也是需要買路錢的啊，要不然，地獄就不必有把門的惡狗了。」酒鬼猝然說。「誰叫咱們身無半文，窮得做鬼叫呢？窮人都不算人。這是文明社會最文明的判決。而一切的社會問題，就在這判決書四周，豎起了它們的疑問號！」

「七天是好短好短的，」大鼻林在鼻子裏響了一陣排槍。「以後嘛，鬼曉得怎麼樣！我們親眼目覩的那些個慘象還不够嗎？一排排的肋骨在皮層底下滑動，腫脹的牙齦和腫脹的舌頭，還有那兩個眼屎巴巴的濁水潭。他媽的眞不是味道！如果還要再找我們的麻煩，老子通他十八派祖宗！」

「他們的祖宗都是淸一色的海盜，不值什麼錢的，」老人迂緩地說。「還是小心謹愼應付爲上策。犯罪的人未必是眞正有罪的。負責製造黑暗的人纔十惡不赦。問題是決定於誰主持審判？在什麼地方進行審判？被人遺棄的必然爲神所悅納。最高法院不在人間而在天上。任何人都是哭嚷着墜落到世界上來的，這差不多就是生命的眞相。那麼我們走吧。」

老人領頭，成一字長蛇陣對直走向「石頭門框」。

亙古如一的黑暗棲息在岩縫裏。陰溼寒冷，霉氣撲鼻。時間在那兒瀦留着，簡直是千年如一日。

老人伸長手臂，在石壁上撫摩着，終於摸到了那條石縫，側身沒進石壁。挨着是大鼻林，酒鬼；花旦和螞蝗膽怯心虛，他倆挨肩擦背，打了個尖，緊跟在酒鬼的後邊。黑暗像餓狼，繼續吞噬着石縫外邊的人。等到神學生側身而入時，石頭框子外邊已經看不到幢幢人影了。

石洞曲折而逼仄。因此空氣很惡濁。有一種耗子尿和馬尿的混合氣味，在濃黑中擴散開來，令人噁

心得要作嘔。大家摸索前進約四十步左右，洞慢慢寬了，寬度可以容兩人併肩通過。但高度却低到不及五呎，像老頭，大鼻林，黑市醫生和老千諸人，必須手脚並用，半蹲半爬纔能通過。酒鬼、螞蝗、花旦和神學生等，個子比較矮，也只能欺身而過。藍靑官話則修短適中，他一方面怕撞破了頭，另一方面又怕弄髒了手，舉步維艱，不斷地在肚子裏大罵山門。

「絆脚石，」老頭低聲嚷。

但石洞好像共鳴箱，聲音瓮瓮地迴響着，顯得粗壯而鈍滯。

地用脚向前面哨探。洞內登時騷動起來，像獸羣雜遝在泥濘裏。

再往前行約二十餘步，石洞漸漸高起來。寬度也漸漸加大了。但騷臭和霉氣依然濃郁郁的。

粗壯而急促的喘息，以及滑滑溜溜的足音，繼續在共鳴箱裏奏鳴。大家都覺得喉乾舌苦，汗流浹背；頭暈腦脹，熱不可當。

老頭又轉了個「之」字形急彎。一線微弱的黴青色光芒，開始在他的網膜上震顫。擴大的瞳孔，有了收縮的感覺。

「好了，」他行了個深呼吸。「不到三十步就可以重見天日啦。小心那個急彎。」他平靜地嚷。

大鼻林在「之」字拐角上摸索。「見鬼的，」他罵。「黑如鍋底，比瞎子還不如。」

「苦盡甘來，漸入佳境，」老頭安慰他。「現在我已經看得見一些東西了。」

當酒鬼和花旦，相接從拐角處摸出來時，洞內突然撲哧撲哧地發出了一陣怪聲。一團團黑影，攪動着陰溼的空氣，唧唧地朝花旦的頭頂猛撲過來。

花旦本能地將頭一縮。陡然驚出一身冷汗。「鬼！鬼！」他厲聲吼。心臟幾乎跳到了嘴巴裏。粉嫩

的臉蛋，擦在石壁上，揭掉了一塊皮。「哎喲，我的媽呀！」他殺猪似地嚷起痛來。

螞蝗一怔。霍然出手，將他抵住。「什麼？什麼？」他問。

「有鬼！」花旦嚷，人已軟癱癱地倒在九號的懷裏了。

「哧，哧！人嚇人，嚇，嚇斷魂。呸，呸！」螞蝗結結巴巴地嚷。

「大驚小怪幹啥？」老頭掉轉身來，問。他的高瘦的身體和寬大的灰呢披風，遮暗了從洞口漏進來的微光。「大概是蝙蝠。牠們受到的驚恐，跟你們的害怕約略相等。」

「快走吧，」黑市醫生催促。他的濃重的鼻音，在曲折、陰溼、漆黑的石洞裏，轟然鳴響着，怪刺耳的。「空氣又酸又澀，小心二氧化碳過多。」

此時，前面三人已經出洞。指手劃脚，站在斷崖邊緣上閒聊。

「這條狹谷，也許不止五十丈深，」酒鬼熟練地用目光測量着。「寬度倒不算什麼，頂多十丈出頭。」

「是的，當然囉，那算什麼呢，」大鼻林說，輕鬆的語調裏顯然含有全然相反的東西。「除非你生了翅膀，否則包管你粉身碎骨，化爲膿血而亡。」

「整個重生島，本來就是自殺者的天堂嘛，」酒鬼反唇相稽。「愛惜生命的，決不會到這兒來。」

「不，厭世者的樂園。」大鼻林校正他。「不過，三號同難，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厭世得並不徹底。多少塵緣，多少蠱惑，多少幻想，仍然盤據在我們的思念之中。根深蒂固，滌除不了，壓抑不下。那種痛苦，比世界性的災難還要慘啊。」

「窩囊話！」酒鬼用譴責似的聲調說。「我可吃不消。」

「因此，你站在這捨身崖前，就只有驚恐發抖的份兒啦。」

「你呢？難道你不嗎？」

「我也一樣，」大鼻林答。「絕望中掙扎圖存。貪生怕死。自信並不比螻螘遜色。」

最後這個謙卑的比喻，微妙地平復了酒鬼的反感。他斜睨着他。一雙黑眼睛畏縮地躲到濃眉底下。

談話突然中斷了，沉寂來臨。三個人的背後，人羣像烏雲一般，越聚越多了。

「別推我，」大鼻林告誡道。「前面是斷崖絕壁。稍一不愼，保不住一小塊完整的皮！」

「十四號同難老喜歡尋窮開心，」老千嘀咕道。「既然沒有出路，何必一定要咱們嗅這麼多的馬尿和老鼠屎怪味道。心廣體胖，尋幽探勝，那是太平盛世的玩意哩。一盅水，半磅乾麵包，而且吃了上餐想着下餐，吃得提心吊膽的，肚子又餓得做鬼叫，你以爲咱們還有這份閒心嗎？」

老頭驀然回顧。兩撇强盜眉毛反常地鬆弛了，因此「凶眉」上攢聚着一絲絲善意，和「善目」特別相稱。「你實在說得很對，八號同難，」他和顏悅色地說。「亂世有亂世的生活方式，太平年景也有太平年景的消遣方法。石頭有洞，人心有竅。人心跟岩石一樣，苦樂悲歡就隱居在那些洞竅裏。空隙是不會自動消失的，人應當善於自處。」

「因此你不讓咱們好好休憩。忙這忙那，不着邊際。專門做些捕風捉影的傻事。」

老頭笑了。那幾乎是一種小學生的笑。够天眞也够慈祥的。「看慣了各式各樣的死，對於生，也不至於過份苛求啦。生死兩忘。歸眞返樸。使我們行事爲人，不再採取口是心非的虛僞態度。這是重生島的短暫生活，對於你們的永久贈與。不墨守成規，而又勇於任事，這兒發生的一切，將祝福你們的未來。」

「我頂討厭這種無聊的說教。痳木不仁。不知死活！經驗是不能帶進棺材的啊！」

「用生命換來的，都是無價的，」老頭仍然流露着一線孩子氣似的嘻笑。可是從他那一圈白髮下凸出來的高額，却顯得異樣的莊嚴威猛。一種肅然起敬望而生畏的混合情緒，莫名其妙地出現在許多人的眼睛裏。那是從人們心靈深處昇騰起來的光芒，爐火似地在瞳孔裏映射着。「當然，這兒的一切對於你們而言，幾乎完全是陌生的。你們親眼目睹的任何一樁小事，似乎都帶有驚奇駭異，慄慄危懼的素質。盼望大家不要把鑽石的晶光，和鵝掌在爛泥地上踏出的光滑脚印，混爲一談。」

「那是不會的，」老千訕訕地說。「不會混爲一談的，」他補充。

「這樣就合乎理想了。」

「你那條隱蔽的退路，可不大合乎理想哩。」四號鑽出人叢，低頭俯覗着斷崖。他突然覺得一陣昏眩，彷彿地心吸力，正伸出一隻不可見的長臂，用力拉他。「那麼紅霉綠爛的一根朽索，走走螞蟻也許不會出什麼危險。」他打鼓似地幌盪着兩肘，邊說邊往後退。

「鋼纜，」老頭安慰他。「雖然生滿了銹，可是吊一艘小火輪，仍然是綽綽有餘的。」

「生命不是兒戲，」黑市醫生驚魂甫定，大聲抗議。「赤手空拳攀登過去，已經算是十分僥倖，十分冒險了。況且我們有水桶、有酒瓶，難道都拋棄不成？」

「我現在指點指點你們，」老頭低聲說。「無意叫你們全體以身試驗。」

花旦緊拉住螞蝗的手，站成個八字樁，將頭從老頭的脅窩下邊延伸出去，忽然叫起撞天屈來。

「哎喲，我的媽呀，嘖嘖嘖。——寗願被惡鬼拖走，也不要做這種瘟猴子。」

「什麼道理？」老千打了句官腔。

「求個全屍，總比零皮碎骨，一團肉漿强得多。」

「人死如燈滅，分不出强弱高低的。」

花旦縮頸砸舌。「人的軀壳好比房子。靈魂就住在裏面。完整的房子好過破爛的房子。這道理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哧，見你的活鬼！」老千大聲斥責。

「你不信靈魂和來世嗎？我偏偏要信。」

「那是你的自由。」

「不錯，不妨礙你吧，八號同難？」花旦反起纖纖素手整理着拖下來的髮邊。「靈魂是存在的，我要大聲告訴你這個。」

衆人無可奈何地苦笑着。

「笑什麼？難道不存在嗎？」花旦鄭重其事地質問道。「幾萬年來的人都是這麼相信的。這是最古的眞理之一。——人們老早不用鑽木取火的方法了，難道火眞的消滅了嗎？」

「靈魂總不能算是火吧，」老千像送禮物似的，送了他一個微笑，並且輕蔑地擠弄着鼻子。「親愛的十三號同難，你說是不是啊？」

「那也差不多，」花旦說。「差不多是這個比喻。」

「任何比喻都是有漏洞的，」老頭打斷了他的話。「可以比擬爲火的，同樣也可以比擬爲水，雖然水火往往不相容。誰願意表演驚險鏡頭？我徵求義勇軍。」

大家木然對覗，但無人開口說話。

「決心產生勇氣。勇氣產生光明磊落的行爲。眞的無人應徵嗎？」

「我願意試試，」神學生終於說。

「還有嗎？」老頭重複發問。

「我！」酒鬼說得很乾脆。

「把酒瓶交給我，」老頭吩咐。「其他的人，可以循原路返回墓穴。我們大概還有相當時候的躭擱，你們可以先開飯。吃飽之後，立刻把六號同難替換回來。一號和四號同難，是不是可以共同負責？」

「好的，」黑市醫生點了點頭。

「這頓晚餐是很難下咽的，」老頭低聲說。「節餘下來的麵包，不如捐給那些餓癟了的人。你們有異議沒有？」

「你眞會調派，」老千頗有分寸而又十分強硬地說。「弄聾咱們鑽蛇洞不算，又要在麵包上打窮主意了。眞有你的！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他指着自個兒的鼻子。「先餵飽自己再說，霹靂都打不掉嘴巴裏的東西。」

老頭臉上的笑意消失了。眼睛在凶眉下邊烱烱放光，宛如荊棘叢中的一堆火。「捐贈毫無強迫之意。你有權保留你自己那一份。鑽蛇洞假如不是爲了你們目下的安全，一定是爲了你們日後的安全。其中毫無弄聾之處。好啦，我們要走啦。」

老頭把酒瓶揣進披風裏。三人聯手進入兩大塊突出的巉岩的凹陷部份。其他諸人屹立不動。焦灼地等待着。

「膂力和腕力夠嗎？」老頭悄聲問酒鬼。「一隻手能支持整個兒身體的重量嗎？」他慢吞吞地一個字一個字添說。

「沒有試驗過。只覺得膽戰心驚，頭有點兒發暈。」

「那沒關係。我示範，你們留心觀察。危險叫人鎮定，並不是叫人混亂。能記得住這一點就行！」

酒鬼和神學生，勾肩搭膝，互擠在巉岩縫隙裏。陡然覺得陰風慘慘，寒冷徹骨。悲風在深谷裏廻旋激盪，彷彿一個世紀以來的罪孽，全在這深谷中引吭哀鳴。

老頭傴身，輕舒長臂在鋼纜上用勁按捺了好幾下，然後雙手抱纜，將高瘦的身子凌空下懸。疾風裏捲着灰披風，整個身軀在虛空中飄浮懸宕，狀如鞦韆。

斷崖上諸人發了聲吼。老頭的雙手已開始交替運動，身軀慢慢移向兩崖之間。矯捷若長臂猿，似乎一點都不費力的樣子。

衆人屏聲靜氣俯視着。老頭的兩條長腿開始剪動。一條手臂已搭上了對岸的懸崖。堅強有力的背影乍變成美妙輕柔的側影，姿勢之優美，簡直無以復加。

勇敢也是可以分成許多層次的。但它的兩極，却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形態。前一種是張脈僨興，激情如火的勇敢，挾帶着暴虎憑河，死而無悔的氣概；後一種是心平氣和，穆如清風的勇敢，具有從容中道，義無反顧的氣質。前一種如壯士臨陣。後一種如基督上十字架。但我們總覺得粗暴的勇敢不如寧靜的勇敢。其中的分別在於悲劇意識的深淺。而老頭的勇敢可以歸納進寧靜的勇敢那一類型。在這個善惡永遠糾纏不清的人的身上，我們有時可以發現一些超乎善惡之外的東西。他的寧靜的勇敢可以說是心靈的智慧之光構成的。

衆人依然凝視着。緊張的空氣並沒有完全鬆弛下來。

老頭突然轉身，面對着大家。他的身影又在深谷之上飄動 。迅速而準確 ，向這邊大幅度地挪移過來。五分鐘不到，人已出現在兩大巉岩的凹口。神色自若。只是呼吸變得稍微粗壯了些。

「輕身快邁的，想必不難，」老頭明快地說。「下來試試如何?」

「恐怕力不從心。而且鋼纜滑滑溜溜的，抓不牢。一旦失手，風箏斷線，夠瞧啦!」

「疑心生暗鬼。三號同難必須先克服心理上的障礙。我們改採老鼠抱蛋的姿式。動作比較緩慢，但比較安全得多。」

「欲速則不達，」酒鬼說。「我情願少冒點兒無謂的風險。」

「斷崖絕壁之上，不能有畏葸心理。」老頭說。「人都是自己打敗自己的。堅强的人首先在克制自己的弱點上，表示堅强。——你瞧，這就是老鼠抱蛋。兩手兩脚並用，靠着兩臂的延伸和身子的蠕動，向前緩慢挪移。兩條腿就是安全鈎，萬無一失。」

他做完了示範動作，仰頭注視着酒鬼的臉。「怎麼樣?」他問。

「先帮帮手讓我掛穩鈎，」酒鬼怯怯地說。「這是生平第一次高空表演，膽子還沒有受過必要的鍛鍊。」

「行，」老頭點頭。輕舒猿臂，將他接引下來。「十號同難你呢?」老頭不慌不忙問。

「我無所謂。」

「神比人更可靠些，」酒鬼在鋼纜上做了個鯉魚打挺的姿式 ，保持住身體的平衡 。「基督和你同在。勢必化險爲夷。」

「謝謝你的金言，」神學生顫聲說。「你們在那邊接應我。」

老頭和酒鬼一先一後，臉朝青天，背朝深谷，迂緩地攀援屈伸着 。天宇孤高 。寒氣甚重。浮雲縹緲。酒鬼的心臟怔忡着。像舂着黃穀。

「頂得住嗎?」老頭問。

「還好，」酒鬼答。「有點怕。」

「只要不慌張，」老頭安慰他，「比床上更安全。」

「怪吊舖，」酒鬼急促地說。

「我馬上要靠岸啦，」老頭提醒他。「等我攀上懸岩，你且慢慢挪過來。」

鋼纜輕微地擺動着。老頭已翻身攀上懸崖。「這兒，伸出你的右手，」他俯伏在懸崖上，喊。

酒鬼極力翻仰着頭。可以瞧見粗壯的藍色靜脈管，一直從脖子上伸向下頷，並且像蚯蚓般扭動。老頭眼明手快，一把抓住他的腕節。輕輕一帶，酒鬼的頭已經靠近懸崖。

「力氣繼得上嗎?」

「人整個兒泡在冷汗裡頭了。」

老頭進一步握牢他的手腕。酒鬼覺得那是一道鐵箍。

「手有點麻木。腿也輭癱癱的。」

「沒關係。閉眼!」老頭命令。「一二三，我數到三時，手脚可以懸空。我負責將你提上來。」

「距離閻王爺不到一公分囉。」

「小膽百姓!」老頭憐惜地罵。「一、二、三!鬆!」

酒鬼突然懸空，雙脚亂蹬着空氣。對岸驟然飄送過來一陣鼓噪。老頭像提着一捆燈芯草，把他拉上懸岩。

「嘩！嚇得人標冷汗！」藍青官話大嚷。

「驚險之至，」老千冷冷地說。「出色的特技鏡頭啊。」

老頭充耳不聞。曲起右手食指對準自己的鼻子勾了一勾。「來！十號同難。如法炮製。」

神學生的肥碩矮胖的身軀，掛在鋼纜上，宛如枯桑枝上的尺蠖。兩岸的人，同樣帶着吉凶不定的沉重心情，凝視着這條肥蟲，巧妙地進行着腹部挺伸運動。旁觀的人很焦急。當事人却若無其事，平靜得出奇。上帝的手擎着的，一萬個魔鬼休想搶走半根毛髮。信心在他的行爲裡，安如磐石。這是從另一個世界投射過來的定力和智慧。磐石不可動搖。信心也是如此。神學生平安抵達了彼岸。

三個人揮了揮手。「晚上見，」他們齊聲喊。

衆人紋風不動，又目送了他們一程。直到背影在石叢中消失了，纔循原路折返。

十四

根據老頭的「日誌」：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四日，星期三。天氣晴朗。陽光普照。是一個嫵媚的春天。

這是大鼻林他們那一隊人起解後的第四天。

時間的感覺在絕望者的心靈之中，確實是漫無標準的。四百年、四年、四天，乃至四小時，在他們看起來，簡直沒有多大分別。

能够引起激烈爭辯的，恐怕是「嫵媚的」這個形容詞。凡到過島上的人都能深切感到，那個人間活地獄的春天，是嫵媚不到哪兒去的。若不是言過其實，定然是措辭失當。再不然，也許是老頭表示內心憤懣的方式之一。故意把最美麗的帽子，罩住最醜惡的現實！反語中間同樣有火燄的抗議，同樣有生命的吶喊和深心的盼望，可是人們不容易瞭解到這一層。

我們設身處地想一想：一個鬚眉皆白禿頂癟嘴的老頭子，用抖顫的手寫下這「嫵媚的春天」時，那種含淚苦笑的況味，那種萬象皆空的淒絕情懷，那種彷彿給黏掛在蛛蜘網上，疲軟困頓不堪，一切都無能爲力的感覺，實在令人心酸。它究竟象徵些什麼，代表些什麼，預示些什麼，迄今仍然是個謎。——這就是史學難於成爲科學的理由。當事人有最樸素最原始的記載，而旁觀者却另有無數的解釋。而且，

記載與解釋之間可能天差地遠，解釋越多，眞象越模糊，我們祇好存而不論。

那一天大家起身很遲。早餐過後，太陽差不多當了頂。陽光的金箭，直射下來，在「墓穴」入口處折射成明暗兩面。洞內相當潮濕，霉氣蒸騰，瀰漫着死魚似的腥臭味。洞外，嘘拂着柔和的清新的風，二月的嬌嫩的陽光，溫存着同難們發霉的心。

大家都懶洋洋的，箕踞垂頭而坐，享受着生命裡邊最後的一點點光明和溫暖。横直這班人都沉默慣了，也等待慣了，他們就以沉默的等待，來安慰自己。特殊的環境加上特殊的遭遇，直截了當的應付辦法是喝得酩酊大醉，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做，讓萬事消融在時間和忍耐之中，比乾着急到底要上算得多。

牢獄別無用處。它就教育了人們這個。

「白蘭地有消毒作用嗎？」酒鬼打破了沉悶的僵局。瞇起一隻眼睛對黑市醫生扮鬼臉。

「有的，」四號肯定地答。「酒精可以殺菌。同時也可以暫時麻醉大腦皮層，使人忘記痛苦。」

「那眞是恩物啊，」酒鬼巴唧着兩片嘴唇，喜孜孜地嚷起來。「十一號同難你覺得痛嗎？創口腫泡泡的，血跡斑斑，怪肉緊哩。」

王懷沙平躺在灰軍毯上晒太陽。聞聲睜眼，淒然苦笑。焦枯的蒼白的嘴唇機械地開闔着，像正在掙扎着有所表白，可是聽不見任何聲音。

「創口已經發炎，」黑市醫生代答。「失血過多，營養又不能補充消耗，眞叫人擔心。」他說着說着，喉管裡和聲調裡同時有了眼淚。

「依我的想法，」酒鬼說，「不如把結紮傷口的爛布撕開，讓陽光給他消一消毒。」

「那是沒有多大用處的。我想，創口已經化膿了。手邊頭沒有救急的藥品，還是原封不動爲妙。」

「諱疾忌醫，不是高明的辦法。」

「徒然增加痛苦，不如將錯就錯。」

「虧你還是個醫生！」

「不必義憤塡膺。我曉得你正在借題發揮。」黑市醫生說，高額頭上滿佈皺紋。「父子的情份決不容許袖手旁觀，我，火燒烏龜肚裡痛！」

「其實我可以提供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既能消毒，又能止痛。問題是——」

「問題是酒禁未開，」黑市醫生畫龍點睛，迅速接過話頭。「我們應以團體爲重。你說是不是？」

「是必要的嗎？」老頭和顏悅色地問。

黑市醫生木然點頭。「我想大概是的。」

「我無意禁止白蘭地作藥物之用。」

「剩下的，可不可以讓大家過過癮？」酒鬼搶着說。「一醉解千愁，說不定這是穩定情緒的拙法子之一。」

老頭垂首沉思有頃。陽光在他那大禿頭上盪摩運轉，禿頭彷彿打了一層蠟，抒發着鏡片似的光。

「酒不是生活必需品，淡水倒是我們的命根子，」他終於說。鼻樑上縱裂着三道深皺，貫串着印堂上那個圓溜溜的大拇指捺印。「飲酒必然增加食水的消耗，你不覺得那很可惜？」

「白蘭地是葡萄釀的。飲了可以精力充沛，延年益壽。要禁止大家爭取營養嗎？」

神學生咭咭地笑着。「酒鬼的酒經，很動聽的酒經。」他說。

「你的心也被我打動了，」酒鬼說。「別假正經。精力飽滿，纔能擔當艱巨。聖經上不是說過嗎？人，不是單靠麵包和水活下去的。來！讓我們共同奮鬪，爭取營養。」

「得啦，得啦。我投你一票。但不准引經據典，肉麻當有趣。」

「大家都在等候您的金口玉言哩，」酒鬼催促道。「您到底作何打算？」

「我不反對飲酒，可是我更珍惜水。」

「說了等於沒說，」酒鬼脫口而出。「要不要採用民主方式舉手表決？承老天爺抬舉，咱們意外地多了兩桶水，十瓶酒。咱們的命運却是共同的。同歸於盡。願意借酒消愁，及時行樂的，請舉手。」

除老頭和兩個小孩沒有贊成外，其他十一個人，全數有了熱烈的反應。老頭無可奈何地掃視了大家一輪。「且慢！」他固執地嚷。

「這兒不是聯合國，誰也沒有否決權，」酒鬼說。「讓我點票。五號同難你是會計，暫時委屈一小會，權且充當統計員。」

「時遷老弟，你這種偷鷄手段很過得去啊，」老頭揶揄道。「你顯然佔了上風，還數什麼？」

「民氣高昂，不可輕侮呢，哦哦，」酒鬼笑得幾乎閉不攏嘴巴。「我們贏得了壓倒性的多數。三號兩票！」他從自個兒開始數起。

「一個人只能算一票，」大鼻林表示異議。

「你看八號他們，野馬攢蹄，這麼賣力，應當算上四票纔對。」酒鬼笑嘻嘻地瞧住大鼻林。

「由他吧，」老頭臉紅紅地說。

「四號兩票。十三號一票。十號一票。八號四票。六號一票。七號兩票。一號一票。五號四票。九

號四票。十一號兩票。總共多少？」

「二十四票，」藍青官話說。

「二十四對三，」酒鬼宣布投票結果。「大家開懷暢飲。假如其他三位同難不表示反對，我們歡迎你們參加同樂。」

「假如有人高舉兩手兩脚，踴躍參加工作，那就太好了，」老頭盯住老千，感喟地說。「享受時一馬當先，惟恐落後；分派工作時期期艾艾，左推右擋，這都不是好現象。」

「自願和强迫，效果是不同的。」老千回嘴。「要靈活運用，不必拘拘一格；尤其不可以橫行霸道，一味逞能。」

「不准做題外文章，」大鼻林揚手制止他。「僥天之倖，我們這一隊人加插了他。如其不然，昨兒那些人吃人，人殺人，人搶人，人姦人的慘案，說不定早已發生啦。」

「維持團體的團結和秩序，」老千似乎也有點良心發現，說：「確實也煞費苦心。勞苦功高，值得大家先敬他一杯。不過我對他那一盅一件的配給制度，仍然感到遺憾。假公平欺騙不了眞肚腸啊。」

老頭面帶笑意。但沒有開口說話。

「大家實在都不够，」大鼻林代答。「强制執行配給制度，那也是不得已的事。」

「制度並不壞，」老千節節敗退。「我抱怨執行分配的人。」

「人也是大公無私的。沒有他咱們不能平安活到今天。」

「過於鐵面無私的人，也過於死板。這一來可把我整垮了。」

「那爲什麼？」

「半點小便宜都佔不到，陪着大家挨餓，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循規蹈矩。」老千茫然而又感然望了望大家，繼續說：「也許上述的理由，大家一眼可以看出來。但有一層，未必是大家可以看出來的。」

「有話快說，」酒鬼催促。「別賣關子。」

「時間够長呢，急什麼啊？」黑市醫生猝然插言。「由他胡說八道吧！」

「我說的都是良心話——我們這批滿身罪業的惡鬼，突然接受一個鐵面無私，信實果敢，有學問，有魄力者的指揮，好傢伙，形勢整個兒變啦！」

「在什麼地方變的？穿衣、吃飯、拉屎、睏覺，天天如此，年年如此。老狗總不會變出新把戲來的！」藍青官話反駁。

「咦，五號同難，」老千揩抹着沾在黑髭上的唾沫。「想不到你如此這般膚淺哩，含寃負屈之輩，一旦接受了鍾馗爺的指揮，罪孽的感覺消失了，一種道德的自信和勇氣，像魔術似的，陡然成爲不可動搖的原則。一個罪人抵得上十個好人。難道你們不以爲這是奇蹟嗎？」

老頭亟力壓抑着自己。然而他那寧靜深沉的眼睛裏，隱約漾動着淚水。「人都是絕對平等的。沒有誰比別人更重要。」

「戴假髮的法官，就比我們重要得多，」老千說。「那班司法界貴族，多神氣呀！他跟咱們的關係，似乎是半神和半畜生的關係，那是絕對談不上平等的！」

「任何貴族，都是歷史的沉澱物，是堆垃圾。垃圾積存在黑暗裏。新時代的曙光首先將它們彰顯出來；然後把它們逐步掃清。各行各業的貴族們，都依附着一種神話。而神話的由來，是人心的黑暗造成的。誰製造了人心的黑暗？社會！社會不辦義務教育，人心的黑暗永無止境。重生島上的人，必須拿出勇氣和毅力，斬斷這根歷史的臍帶。在絕對平等的新跑道上，重新起步。」

「你們聽到嗎？」老千怪聲怪氣說。「死到眉毛尖上，居然有人還在宣講棺材福音！不錯。是的，您眞有一手。——假如斬斷的不是什麼臍帶，而是喉管，那才叫妙不可醬油啦！」

咭咭的笑聲，打斷了他們的談話。

「絕對平等，說起來多動聽，」藍青官話用譴責的聲調說。「你就處處顯得高人一等。支使這，支使那的，好像是個當然的領袖人物，其實我們並沒有選舉過你。」

「人在團體裏邊，猶如野草閑花在大自然裏邊，有了他不爲多，沒有他不嫌少。這是我們今天最起碼的認識。也是公平合理的社會，最原始的基礎。人人爲我；我爲人人。權利與義務是對等的。誰也不必退縮，誰也不許過份。重生島上沒有特權！因此也不可能濫用權力！」

「否決權是不是特權？」五號質問道。

老頭沒有再直接回答他。「一號和十三號同難請執行任務，」他吩咐。「一號取酒。以昨天那兩瓶沒用完的爲度。……」

「最好多添一瓶，」酒鬼請求。「兩瓶加起來不到一整瓶。到口不到喉，愈發使人難過。」

「好吧，再添一瓶也無所謂。可是額外飲水是要嚴格限制的。請十三號同難把昨晚和今早節餘下來的水，倒在一個桶裏備用。——這兒是開帆布袋的鑰匙。」

大鼻林在老頭手裏拿起鑰匙，站起來，走進墓穴。花旦跟在他的後面。他走路的姿態很美。有臀風，有乳浪，忸忸怩怩的，吸引得這批三月不知肉味的惡鬼，眼睛冒火。嘴裏不乾不淨的，不知在亂說些

什麼。

「昨天的調査結果，已統計好了嗎？」老頭適時改變了話題，偏過頭來問神學生。

「好了，」神學生點頭。順手摸出了那本洒金懷中記事册。刷刷地翻動着。

「覆核過嗎？有沒有遺漏的？」

「覆核過三次。做得十分之精確。」神學生滿有把握地說。「腐屍一一二具，乾屍八五具，」他唸。「活殭屍七具。枯骸不計其數。」

「七個人中間，大概有幾個是救得活的？」老頭怔怔地盯住黑市醫生，問。

黑市醫生猛搖着頭。「鬼知道！」他氣忿忿地吼起來。

「一個也沒有嗎？」老頭的眉毛，凶暴地皺成一團。他的下巴打顫；扁嘴突然軟了。

「也許是的。」

「何以見得呢？」

「他們的眼睛都開始上翳了。命如懸絲，隨時隨地都可以嗚呼哀哉的。」

「今早我特別去看過那一對青年男女，好像還有救的樣子嘛。」

「他倆並不例外，」黑市醫生硬倔倔地答。「肝臟和脾臟腫成那種樣子，居然還能活下去，不能不算是醫學上的奇蹟。」

「愛情的奇蹟，」老頭顰眉蹙額地苦笑着。「愛殘留着，生命也殘留着；愛醒了，生命也醒了。——愛是生命的最大的潛能。」

「很富有詩意的，十四號同難，詩意得很啊，」黑市醫生咬牙切齒說。「科學不是玄學，也不是美學，臨床診斷是不管愛不愛的。」

「我眞希望把這對青年救轉來。」

「空話說多了，徒亂人意，不如不說。」黑市醫生一臉愁苦的表情。「連緊急輸血輸液的設備也沒有，從那兒談起。」

「別忘了濟公活佛的伸腿鼓眼丸，嘻嘻，」酒鬼把脖子縮進肩胛骨中間，露出犬齒譏笑道。「在大腿彎裏這麼一搓一捏的，靈丹妙藥立刻就合成了。哦哦，咱們多的是這個。」

「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生死關頭考驗一切的人。」老頭毅然決然打斷了他的話。「他倆大概還能活多久？」

「頂多苟延殘喘兩三天。」

「如果在二十四小時之內，能够把這兩個人送進醫院呢？」

「那又當別論。也許還有百分之一二的生存機會。」

「我想這兩個人是値得冒險一試的。年紀輕輕的，死得不是時候。」

「你老人家好像對他倆有所偏愛。」酒鬼插嘴。「好像我們都很死得過的樣子！」

「人皆有好奇心。戀愛我們都嘗試過，可是像這種樣子的苦戀，千百年來，難得發現一次。假如他們都死了，人世間又多了一個永遠打不破的謎。」

「很美麗很美麗的謎，」口技大王接住話頭，懇切地說。。「再說，人也長得十分清秀體面，死了未免太可惜。」

酒鬼謎起一隻眼暗瞧住他。發現了口技大王嘴巴上的秘密。上唇薄，下唇厚；而且嘴角也不是對稱

的。左嘴角翹起，右嘴角下垂。總之是張怪嘴。他突然傻笑起來。「果然名不虛傳，不愧爲口技大王，」他沒頭沒腦說。

「果然像個偷鷄賊，那隻賊眼。叫什麼鼓的……？」

「鼓上蚤時遷，」黑市醫生悄聲打了個派司。

「假如他們能够活轉來呢？」口技大王收斂笑容，作古正經問。

「勢必給文學家，藝術家留下震鑠千古的題材，給人間留下大量的眼淚。」

「好極了，似乎人間流的眼淚還不够呢，」酒鬼擠弄着酒糟鼻子。「啊哈，想不到有這麼新鮮刺激的閒話。我眞太興奮啦。如果能够抽支烟捲兒，就是見到五殿閻羅王，也不至口出怨言啦。」

「千里來龍，到此結穴。這叫做言歸正傳。」老頭爽朗地說。「你這狗才是有點急智的，可惜不用在正途上。」

「會拉上軌道的，」酒鬼說。「有香烟，有辦法。否則，深心大愿，秘而不宣。」

老頭摸出打火機烟盒，派了一輪烟。打燃火，一個接一個，開始抽起來。

「什麼深心大愿？」老頭問，

「正設計日光蒸餾器，並繪製草圖。」酒鬼答。

兩個孩子，枯坐在王懷沙的軍毯上，早已不安其位，躍躍欲試。趁大家抽烟的空隙，倆人你打我鑿，一骨碌爬起來，女孩追逐男孩，嘻嘻哈哈地繞着「墓穴」旁邊那塊大岩石，捉起迷藏來了。神學生大聲制止無效。一蹦而起，擺開鵝步，想擒拏這兩個頑皮的小鬼。

「慢慢的，不可逼得太急，」酒鬼虛提着拳頭高聲喊。「從岩石後邊兜截回來，這樣就保險了。」

神學生相應不理。躡手躡脚緊跟在小女孩的後邊，張開兩隻肥短的膀子，想攔腰將她抱起。

小女孩身手之矯捷，簡直大大出乎神學生的意料之外。她從斜刺裏一閃，躲過了他的兜捕，滴溜溜地轉到大岩石背後去了。她搖拳攘臂尖聲笑嚷着。天眞活潑，周身勁道，全攢聚到頭頂上那綹烟囱式的髮絲上邊去了。

「先捉住男孩子，別讓他再撒野，」老頭和藹地瞧住他們說。「別順着他們的路線追。反其道而行之。最好多打幾句半鹹不淡的廣東話，跟他們套套交情，延緩他們的速度。」

神學生仍然充耳不聞。

他把主要的心思和力氣，全貫注在小女孩身上。他以爲只要捉住小女孩，這場追逐的遊戲，立刻可以結束。因爲，孩子們的遊戲活動，完全基於興趣。興趣消失了，活動也停止了。他暗地裏比喻這一行動爲「釜底抽薪」。

神學生的寬闊肥厚的背影，隱沒在大石之後。「墓穴」出口處現在是空蕩蕩的，留下了一個平靜的空間。衆人的焦灼情緒，隨着和風麗日波動着。

驀然間，大岩石後邊傳出一連串清脆的笑聲。兒童的歡笑是天眞無邪的，而且具有明朗而高貴的特質，那顯然發自小女孩。衆人的搜索的目光被笑聲吸引住，開始射向大岩石兩側。他們親切地看見了兩條小腿，在岩石右側時隱時現，亂蹬亂蹴着透明的空氣，大家憑想像可以揣測出神學生那種餓虎擒羊的雄姿，或者是老鷹抓小鷄的英雄氣概，滿以爲這場惡作劇即將平息，大家的神經開始鬆弛了。

酒鬼長長地抽了一大口烟，然後又濃濃地噴吐出去。「他採用了射人先射馬的方法，」他悠悠然說。「也許迷藏捉不成了。」

老頭伸長脖子呆望着那一大塊平靜的岩石。「方向有點不對勁，」他悄聲嘀咕。「可以把男孩子逼上懸岩的。」他急促地添說，汗水驟然嵌鑲在高額頭上深密的皺紋裏。

其時，花旦提着塑膠桶，施施然踱出墓穴。他的後邊緊跟着大鼻林。三瓶酒分別挾在兩個脅窩裏。聳肩縮背，樣子十分之滑稽。

「討死的！」岩石後邊昇騰起這三個字。聽起來不像是嘴巴在說話，而像是喉管在爆炸。「快點下來！」

花旦聞聲瞄過去。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哎喲，媽呀！」他嚷。覺得眼前一陣黑，登時吓唬得手脚發顫，一個趔趄，人已栽倒下去。半桶水傾倒了，嘩嘩流瀉一地。

抽烟的人，本能地站起來。引頸瞭望。

男孩子嘻皮笑臉的，已經出現在懸岩之上了。懸岩突出峭壁，長約一丈，寬不到三尺，樣子宛如一塊跳板。男孩子傴身攀上懸岩之後，突然伸直了身子，回過頭來對住神學生只管傻笑；兩條小腿仍然像車水一般蹦跳着。海風吹拂着他那件又寬又大的獨龍袍（玄德公留下的那件廁包絨西服上裝），吹得一幌一幌的，樣子活像一隻振翅的蟑螂！

「乜郁！」神學生大聲制止他。叫他不要動。「短命的！」

男孩子以為是大人逗他玩。仍然嘻嘻哈哈，只顧朝後退。

大家的心臟，幾乎都跳到了口裏。耳鳴心悸，冷汗淋漓，都覺得眼睛裏亂撻着流螢。

老頭陰起老花眼木木然呆望着。忽然覺得胸口發甜，嘴巴裏瀰漫着魚腥氣味。「十號不准亂喊亂動，」他絕望地喊，感到喉嚨乾得作痛，喉核澀澀地滑動着。「其他的人，原地坐下，行若無事。」

但衆人仍然伸長脖子，呆突突地眺望着，把老頭的話當耳邊風，絲毫不予理會。

空氣驟然抽緊了，而且緊張到了極點。彷彿電掣已經按下，觀察員正焦灼地守候着核子爆炸的光景。

男孩子瞥見神學生低眉閉目，背靠岩石垂頭而立，與趣已經減少了一大半。他率性掉轉身來，嘴裏吐出一些愉快而富有挑逗性的兒童的碎語：

「啤啤女，來，來啊，」他嚷，獨龍袍的兩隻長袖子，不斷地在小肩膊上翻騰。

現場是緊張而空寂的。

他的碎語，成為惟一的獨白。

天和地彷彿驟然凝結了。一切都停止了活動。萬象茫茫，空寂如死。小孩本能地後退着，酒鬼嗄沙地嚷了一聲。孩子一驚，動作更緩慢了。老頭橫眉怒目，示意叫他停止喊叫。孩子繼續朝後退。他每後退一步，距離人間遠了一步，距離近在咫尺的天國，更逼近了一步。他的動作是輕柔的，一點都沒有感覺到，幾秒鐘之後，就出現了粉身碎骨的凶險。然而衆人倒感受到了他的脚步的沉重的壓力，彷彿那是大笨象的巨腿，踐踏在他們的胸脯上。

此刻，一切都是無能為力的。小孩的不可知的命運，已交託在上帝的手裏了。

重生島成為一塊冰凍切片。

生命淪為化石。千岩屹然不動。時間和空間交織成宇宙洪荒。只有風，只有那海上的鹽風，摩擦着峭壁，鑽進石縫，唱起了蒼涼的歌。古老的帶醉的歌。

小孩步步後退着。退到了「跳板」的盡頭。不知被一種什麼力量所驅迫，突然回走。後退時速度緩

慢，回走時却很快。矮小的影子，在懸岩上沖刺，轉眼又回到了「跳板」的另一端。

位置的轉換使大衆舒了一口悶氣。大衆又感覺到心臟的蔘蔘急跳。那是一種生命的復活。但轉瞬之間，各人的心臟又痲痺了。孩子莫名其妙地傻笑着，又開始向後退。

「啤啤女來啊，」他重複着先前說過的話。

女孩攬在神學生的手臂裏，正在哭嚷掙扎。凄厲的哭聲止住了孩子的後退。他好奇地瞥了瞥她，笑容不見了，突然向前撲過來。

神學生從迷迷糊糊的虛脫狀態中忽然淸醒了，一個箭步，狠命地抓住孩子的一條腿。孩子摔倒了。腿却牢牢抓在神學生的手裏。成了個倒掛金鈎之式。吼聲轟鳴着。緊張的情緒開始慢慢消逝。

酒鬼却首先崩潰了。他感到全身軟癱癱的，一屁股頓到地上。其次是黑市醫生，他已面無人色，下巴仍然哆嗦不停。

其他各人的緊張程度稍微不同，但週身冷汗淋漓，頭昏腦脹，氣喘如牛，却是共同的。大鼻林外表雖然保存了鎭定，但他的褲子裏的秘密是不可告人的。短褲上又濕又膩，射了一褲子的精液。

惟一的例外是王懷沙。他平躺在軍毯上，仰面朝天，眼不見，心不煩。蛋青色的天宇，孤高而凝靜。他的眼睛也是凝靜的。淸癯的尖臉上，仍然帶着空寂的表情。疼痛之後的痲木，在他的臉上留下曖昧的陰影。剛才發生的那一幕驚心動魄生死存亡的悲喜劇，他似乎沒有多大的反應。

口技大王幇手，將兩個小孩，再安頓在軍毯上。白相人和老千，扶起花旦，半攙半抱，把他安頓在孩子的旁邊。

神學生復歸原位，搭拉着頭，默然無語。藍靑官話則在高一句，低一句詛咒着這兩個短命鬼。孩子們聽得懂他罵的廣府話，面色漸漸陰沉起來，終於哇的一聲哭了。

花旦狠狠地橫了五號一眼。用小手絹擦拭着孩子的淚水。然後把他們摟抱在懷裏，嬌聲嬌氣安撫着這一對大難不死的兄妹：

「都是阿姨不好，哦哦，乖寶寶，」他憐惜地說。「怪阿姨！」他喎起小嘴補充。

女性的柔和溫煦之感，像慈母的手指，熨貼着孩子們的心，同時也熨貼着這批淪落在絕境中的壯漢。他們的臉上回復了笑容，他們的心在甜甜地融化。

過度緊張之後的舒展。

太陽朗照着。惠風和暢。因此，老頭把這一天形容爲「嫵媚的春天」。

兩個酒瓶，互相傳遞在衆人的手上。黑市醫生獨佔了另外的一瓶。他沒有參加同樂，他撕開了結紮在兒子傷口上的襯衫袖子，聚精會神地觀察着。深沉的痛苦出現在父親的眼睛裏。

「肉體有傷口靈魂也有傷口，」他喃喃吶吶地自說自話着。「傷口可以癒合，但傷痕永遠存在。罪與罰是永遠不能擺到天平之上的。」

大鼻林喝下一大口酒，巴唧着嘴唇，將瓶子塞到老頭的手裏。「十一號同難會不會飲酒？」他問。

「只要問願不願酗酒，」老頭說。「在這種時勢底下，滴酒不沾的人，不難飲一滿瓶。」

「要飲點嗎？」父親顫巍巍地撫摩着兒子滾燙的前額。

王懷沙點了點頭。

父親小心翼翼地倒了一口酒在他嘴巴裏。「從社會中游離出來是不幸的，」他說。「不過，生活在社會底層，遭受社會的層層壓迫尤其不幸。孩子，我們要看開些。難民和棄民同樣都不算人！」

王懷沙嗆咳着，將酒吞下。然後又迫不及待地張大了嘴巴。

父親第二次倒酒。「你的量眞還不淺哩。多喝幾口無妨。也許傷口會充血。可是並不要緊。暫時的痲醉可以帮助我進行創口消毒。」

「你不必老是重複這些，」老頭笑了笑，把酒瓶傳遞到酒鬼的手裏。「那是毫無意義的。屈辱過的人渴望別人尊重。疼痛的創口，最好的處理辦法，就是不要去撩它。」

「我們滿身是瘡疤，」大鼻林臉紅紅地說。「要揭也揭不完，徒然增加痛苦，不如隱惡揚善，挑點大家喜歡的來談談。」

黑市醫生把酒瓶塞進嘴巴裏，仰起脖子轟飲起來。「悶得很。旣找不到自己在人間的位置，又無法安慰自己。倒不如乾脆跳崖。」

「沉住氣，慢慢來，」老頭以父兄的口吻勸誡他。「忍耐加上決心，可以把絕望轉化爲希望。表面上愈來愈渺茫的，實際上愈來愈接近希望。飲完酒我們飲水。十三號同難還要麻煩你一趟，把昨天的救濟用水抽出半桶來飲用。然後，我又要徵集義勇軍了。」

「幹什麼？」老千白了他一眼。

「到磯頭上去迎接走私船。如果沒有發生意外，下午一定會回航的。那時，我們可以分配到水菓、罐頭、煙酒等等。——不願意動的聽便。最好把所有的軍毯都搬出來晒晒太陽，晚上就可以享受到暖洋洋的床上生活，睡個安生覺兒啦。」

十五

下午。仍然是那個「嫵媚」的春天。

活動中心已經由「墓穴」附近，擴展至象鼻灣畔。義勇軍聞風而集，到得很齊整。

黑市醫生父子負責留守。十一號的創口洗滌乾淨了，並且用酒消了毒。重新結紮停當，疼痛減輕，此刻正酣然入夢。春天的陽光在他的光滑的額頭上箍着一道金圈。微細的汗珠在金圈上閃着泡沫似的光。二十一歲。那正是骨骼裏也有它的夢想，鬚髮上都生氣蓬勃的年齡。父親藹然凝視着兒子的睡態，陡然想起了一朶汚雨中盛開的花。

人心如鐵。環境如爐。壞模子鑄出來的，一定是歪貨。這兒消磨盡所有的壯志雄心，這兒凍結了所有的生命活力。與死爲鄰，銳氣盡挫，痲木、陰沉、遲鈍、抑鬱與頑强，將在這年輕人的身體上和心靈上，造成長遠的影響。父親愁眉苦臉地想起了這個。覺得心如刀鉸。

而磯頭上，人潮應和着海潮，正是這孤寂的海島最熱鬧的時候。

希望之能鼓舞人心，一如茫茫夜暗中的熠火。目標愈顯著，精神愈集中；可以產生一種催眠性的效果。一方面刺激，一方面反抗；一方面鼓舞，一方面穩定。在那個特殊的環境底下，希望能鼓舞人心，同時，希望也能穩定情緒；而刺激活力的希望，也就是壓抑盲動的希望。「荷爾蒙」這個古希臘字所包

含的各種矛盾的意義，希望裏也全具備。

因爲有了這麼一線希望，五號、八號和九號這三條懶蟲，就忘了疲勞，忘了饑餓，忘了口出怨言，忘了鈎心鬭角，和衷共濟，快快樂樂，參加了下午的活動。雖然他們曾經一再宣稱，週身三萬六千個毛孔，都已經累得張開口打呵欠。

因爲有了這麼一線希望，六號的嘴巴，八音齊奏，有如樂隊。一號的嚴厲頑强的臉軟化了。三號眉飛色舞，七號談笑風生，十號信心百倍，十三號容光煥發，十六號和十七號，蹦蹦跳跳，好像過年。

希望就是希望，那是理應如此的。它是不是很渺茫，能不能兌現，誰也不願意深究。希望有時是會落空的。但煞風景的希望總比萬象皆空的絕望好得多。希望騙人，人們也甘於受騙。歷史上許許多多的奇蹟，就在希望的花朵中湧現出來。

希望鼓舞信心，產生活力。人們週身是勁。因此，舞臺面顯得相當零亂，至少不再是個死氣沉沉的平靜的空間了。

慘厲蒼涼的氣氛已一掃而空。代之以活潑歡樂的氣氛。

饑渴者的天堂是用食物和飲料建築起來的。重生島的天堂可以還原爲人們的胃袋。胃袋裏塡充了一些可吃的東西，那就是天堂。反之，就是地獄。這兒的人，距離吃喝玩樂，飲食男女的生活水準很遠，他們能够豐富享受的，乃是餓肚子的自由。

老頭坐在石頭上沉思。他的手裏，握住昨天留下的零碎海藻標本。他嚴肅地思考着。除了臉上湧疊着的皺紋外，身體的其他部分，幾乎是紋絲兒也不動。

右邊坐的是酒鬼。酒入饑腸，頗有點醺醺然。此刻他正脫光上身，翻開背心、襯衫、毛線衣，專心

一意捉蝨子。他保持緘默。然而兩個大拇指掐捏出來的音樂，却畢畢剝剝，響個不停。

左邊坐的是神學生。他正耽讀福音單張。他被永生的問題吸引住了，陷入苦思，也沒有開口說話。

這是零亂的畫面的第一組形象。沉默的形象。

老頭的背後，相隔約三十碼左右，口技大王和大鼻林，雙手交抱在胸面前，斜靠着礁石，正在嘰嘰喳喳爭辯着一些什麼。在爭辯的間隙裏，偶爾飄送出大鼻林的小調和口技大王的犬吠蛙鳴。

這是第二組形象。洋溢着生命的情趣和春天的預示。

花旦和兩個孩子正在海濱拾貝殼和海藻之類的東西。三個人形影相隨，歡呼喧鬧，一派天眞無邪，這構成了第三組形象——母性與童心交融，異常和諧高貴，活潑溫柔。

挨近象鼻，是塊光撻撻的大板岩。藍靑官話、白相人、老千和螞蝗，互相攀肩攀手，面對浩渺烟波，靑天碧海，大跳其「香檳酒氣滿場飛」，屈伸如一，動作合拍。在生命的斜坡上，他們看到了「有限」的一面。凡不能量度的都是値得懷疑的。他們祇相信眼能見，手能摸的東西。這是第四組形象——一羣精神上的活屍！他們走一步算一步，暴戾乖張，詭譎自負。這是一批「紙糊的時代」的標本。比他們再低一級的墜落恐怕是不容易找到的了。

各人無拘無束地展開了活動。自從打開手銬，塞進艙底，送上重生島以來，這個下午，可以說有了眞正的喜悅。雖然，那不過是兩個「永生」中閃現的一點點微光；充其量，我們只能叫它爲苦中作樂。

在這普遍虛假的地球球面上，一個人，若不肯誆騙偸竊搶刼，又不肯挨餓忍辱委屈自己，要找尋一種誠實的生活，幾乎是不大可能的。生活中的一切，現實不過，從不輕易饒人。我們應該懂得生活的眞相！

在某種意義上，重生島與整個世界是尖銳對立的。他們咬牙切齒，他們懷恨在心，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人類可以簡化為兩種人：一種是製造恐怖的人；另一種是身受其害的人。後一種人吞進去的是烟，而噴出來的却是火！有了這樣的「人心的歷史」，「社會爆炸的歷史」勢必追踪而至。前者叫做不幸和墮落。後者叫做革命！

另一方面，古今一切制度和主義，如果要不流於虛妄，成為荒謬的神話，必然有其倫理的根據。然而不幸得很，古往今來的制度和主義，偏偏缺少這個。

一切還原為赤裸裸的權力鬪爭。而權力擴張的慾望，一如人類的愚蠢，是絲毫不受理性剪裁的。

重生島上那批棄民，要掙扎着冒險活下去，必須通過三道關卡，纔會有重生的希望。

他們碰到的第一道關卡是時間。時間對於他們完全是敵對的。虎視眈眈，正等待機會成熟，擇肥而噬，將他們逐一消滅。時間對他們的敵視，簡直冷酷無情到了絕頂。如果文明社會賦給他們的生存權利是一個禮拜，那麼，這個「嫵媚的春天」的下午，無疑的已驅迫他們踏進生命的中途。譬如一枝點燃的蠟燭，剩下的剛剛只有一半，以合法的手段掩護不人道的目的，那眞是一切錯誤中最獸性的錯誤！

第二道關卡是空間。空間對他們也是敵視的。孤懸海上，四望茫茫。內乏糧水，外有追兵。空間一方面在緊縮，使人感到窒息；另一方面，空間又在遠引，使人愈發感到孤立無援。在空間上，他們與文明社會是雙重的絕緣。我們知道：在絕境中受熬煎的人，往往緊張有餘，堅強不够。他們的心理狀態，並不例外。——雖然最堅强的人，總是底棲在社會的最下層的。

第三道關卡是人心。人，一旦陷入絕望，總是十分殘忍的。你死我活，糾纏不清。自私自利的毒汁，首先痲痺了良心，模糊了公道和正義感。剩下的，不過是些莫名其妙的破壞本能，一些獸性的衝動。空虛、混亂、痲木、陰沉、兇狠，互相窺探着，等待機會，將牙齒嚙進對方的頸脖。吸血，被吸；弱者先滅，强者後存；生存競爭的法則，完全由生物界擴展至人類。人類急遽地向獸類墮落。終至人獸不分。這是最後的一道難關。這道難關是很不容易逾越的。人類的最兇狠的敵人，畢竟蟠踞在人的心裏！

老頭在沉思中想起了這些。

然而舊的毀滅，新的茁長。我們且看老頭如何通過三道關卡，以獷野深心，獨自經營他那生命的事業吧。

神學生摺疊好福音單張，揣進口袋裏，然後抬起雙手，伸了個懶腰。「我們到底為什麼而活啊？」他半挺着胸脯說，彷彿是自己問自己。可是沒有得到答案，怔住了。

老頭偏過頭去，沉默地盯住他。

神學生望着寶藍色的天。「就是為了這個嗎？」他繼續自言 自語 。「我們 付出去的，已經够多啦！」

「為接引上氣到下氣而活，」酒鬼翻轉襯衫領子，目不轉睛地掐着虱子，沒有抬頭望他。「這叫做苟延殘喘。——你想還有別的意義嗎？」他反問。

「我讀到了新的啓示錄。不過我領悟得很少。」

「啓示錄？虧你想得到！」酒鬼迎風抖了抖襯衫，一股怪味道擴散開來，活像一架舊印刷機。「既沒有勇氣活，又沒有勇氣死；半死不活，努力欺騙自己，難道裏邊眞有什麼啓示不成？」

「我覺得裏邊還有點別的。」

酒鬼突然打斷了他。「別的？哦哦，當然囉。看不見神聖，也看不到鬼怪，惟一能看到的只是一張張卑鄙下流的臉——文明社會的浮雕，野蠻世界的原始面目。哼，許許多多卑鄙下流的臉，却鍍着金，十分荒謬可笑！」

「你的酒喝得有些程度了，」老頭笑嘻嘻地說。「因此你的話一點都不含糊。」

「只有半酣。否則，比啓示錄更新鮮的東西，還可以搬出一大籮來。」

「那麼，你到底爲什麼而活呢？」老頭問。

酒鬼猛搖着後頸窩。「這就很難說了。——咱們根本活得很機械，很被動。我們到這兒來，似乎並沒有選擇的餘地，鬼曉得爲什麼而活？」

「如果生活喪失了目標，」神學生拉長聲調說。「最好自殺。」

「好死不如惡活。我決計不會出此下策。而且我也下不了這個決心。得過且過，說眞的，這是我得到的惟一啓示。」

「那你已經被災難壓扁了。」神學生說。「你不覺得偷生苟活，忍氣吞聲，是太陽底下最苦的生物嗎？」

「有什麼辦法啊？」酒鬼扔開破襯衫，用拳擊着掌心，嘶聲爭辯。「幻想和錯覺，這幾乎包括了一切。最淵博的學識，最崇高的理想，最偉大的抱負，到頭來都只是泡影。我們好像都是從火星上來的移民，對於這花花世界，簡直無法插足。」

「可怕的痲木和冷淡。你必須恢復信心。」神學生說。

「前天我是有信心的。今天我可沒有了。」

老頭親切地微笑着。

神學生笑得肥頰直顫。

酒鬼的臉上，雖勉强擠出了一絲苦笑，但比哭還難看，機械得很。

春風和暖地駘蕩在這三副古怪的笑臉中間。

「人是慣於自己欺騙自己的，他們把這種樣子的欺騙，叫做希望。」神學生終於開言。「不過，我們究竟爲什麼而活呢？爲了欺騙自己而活嗎？」

「這眞是每個人心裏邊的問題。而且是直叩着每個人的心而提出來的。有意思，很深沉，可是我一時答不上來。——哦哦，是不是人活着，一定要有一個爲什麼嗎？」

「假如我們不想變成磨坊裏的驢子，這爲什麼我想是不能少的。」

「何必多此一問？」酒鬼詢問似地瞧住神學生。「命運老愛添紅踏黑，咱們在日無多。懵懵懂懂拖過這幾天算啦。明白人的痛苦，比起醉生夢死的人來，一定要强烈得多啊！」

「既然是每個人心裏邊的問題，那我們就得弄個水落石出。」老頭和悅地說。「世界上最大的秘密，莫過於公開的秘密。這一普通的問題的後邊，隱藏着當代文明普遍的虛僞。我們究竟爲什麼而活？來，來，來！一號和六號同難，」老頭高聲嚷，並且招手示意。「歡迎你們參加我們的談話會。」

大鼻林和口技大王停止了辯論，施施然踱過來，揀選了老頭對面的一塊大石坐下。

「討論什麼？」大鼻林問。

「我們活得這麼辛苦，到底是爲了什麼？」酒鬼搶着說。

「我們究竟爲了什麼而活？」神學生迂緩地說。「這是問題的焦點，不必添枝加葉，話也不必講散

了。」

大鼻林壺瓶臉上的那隻「倒掛蟾蜍」，突然黃裏透青。他保持緘默。開始沉思。

「活下去吃飯拉尿睡大覺，你們以爲一定要有個道理嗎？」口技大王圓睜着小眼睛詫異異地反問。他那兩道短而濃的眉毛在說話時，鬱結成爲兩個絨球 。「我們要吃飯 ，皇帝不吃飯嗎？我們要拉尿睡覺，總統也要拉尿睡覺的。是不是啊？連玉皇大帝也要從靈霄寶殿上鑽出來，乖乖的照做哩。」

大家咭咭地笑出聲來。

「說不定他們也患消化不良，或者痔瘡之類的小玩意，跟咱們一樣，哼哼唧唧，吟詩幾首，消遣消遣。」酒鬼補了一火。

笑聲越發高昂了。

「是的。一點兒都不錯。生活的眞相大概就是這個樣子。」老頭嗆咳着。眼睛裏突然閃珇着淚水。「這就是生活的慣性。像三段論式一般清楚。然而並不包括生活的全部意義。爲什麼而活，仍然懸而未決。」

「這是枚苦果。囫圇吞棗，反而上算。」

老頭瞥了瞥大鼻林。「要細細咀嚼纔對。跟着來的，是緊張的掙扎，痛苦的饑渴，永遠不會有第二次機會的了。」

「打開眼睛溺尿，通開褲子放屁，好像是多此一舉呢。」

「萬物通體相關。一切都不會有多餘的。」老頭平靜地說，一點也沒有動氣。「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各人有各人活下去的理由。然則我們爲什麼活着？」

「單單爲了麵包和水。」酒鬼說：「哲學家反對，都是他們吃飽了喝够了纔會反對的。至於我們這班棄民，麵包和水，差不多是我們活下去的全部理由。」

「假如七天之後，水斷糧絕呢？」老頭偏過頭去，問。

「命根子絕了，大家結伴同行，到鬼門關前罵陣搦戰好啦。」

「除此以外，別無辦法了嗎？」

「我想是的。」

老頭的臉色，開始陰沉起來。「活得這麼辛苦幹啥？」他顫聲問。

「貪生怕死，人之常情。您不必用譴責的口吻，對我們發悶脾氣。」

「願爾的國降臨，」神學生爽朗地背誦起主禱文來。

「這是句智深勇沉的話。堅實充盈，謙光照人。我懂得這句話的精髓。」

「地球上有三十幾萬萬人正在活着，這是有聯合國的統計數字可供參考的。」酒鬼頗不耐煩地說。「爲什麼而活？同一問題恐怕不止一萬萬個答案。如果你問二號同難——假如他能够復活的話，他的答案可能是白麵。至於我，實不相瞞，我爲酒而活。小孩子活着，希望長大成人。他們爲變大人而活。老年人活着，希望老而不死，他們爲長生而活。商人活着想到賺錢。政客活着想到抓權。有些人爲陞官發財而活。有些人爲生男育女而活。活下去就是眞理。因爲假如裏邊不包含眞理，地球上的人老早已經絕了種。而事實上人口的壓力，大過核子武器。若追問活着有什麼意義，只有天曉得！漆黑一團，什麼意義都給吞沒了。」

「鬼火上跳動的藍燄，」神學生奚落他。「漆黑一團的眞理。」

「總比哩哩啦啦，爭得面紅耳赤，白費心思好得多。」

「世界上一切偉大的東西，都是從不求中得來的。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揷柳柳成蔭。重生島給我上了一大課。」

「太陽底下並無偉大，」酒鬼跟神學生幹上了。「有的只是半癡不癲的瘋話，以及精神錯亂的幻想。要醫治這批專說肥肥胖胖大話的瘋子不難，送他們到重生島來留學一個禮拜，包管妙手回春，藥到病除。」

「這兒是新天新地的一塊界碑，是新人新事的一塊基石。賢者識其大。不肖者見其小。」

酒鬼兩鬢裏的動脈習習顫動着。「你要找目擊的證人嗎？——千千萬萬顆石頭都要爲閣下的大話喊寃囉。」他指天篤地斥責道。

「人貴有志。」

酒鬼吼起來。「你我都談不上！」

「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其餘的不求自得。」

「告訴你，死到臨頭，我沒有引經據典的閒心。我相信眼睛。我決不相信耳朵。什麼國不國的？威爾遜那書獃子搞出個國際聯盟，然後一批無聊的政客，又照抄舊文章，來了個聯合國。而我們，却被數不清的國家呀，民族呀，主義呀，人道呀，文明呀，自由呀，民主呀，等等等等活見鬼的謊言，沖擊到這鬼島上來了。我們孤立無援，我們饑渴而死，都得拜這些空洞美麗的大話之賜。我們的不幸和墮落，在於我們使用的方法是錯的。我們喜歡拿過去的標準來衡量現在。拿百年前的陳腔濫調來麻醉自已。其實，就是隔年的皇曆，已經全部失效啦。何況是百年前的古董；或兩千年前的枯骨！」

「無論如何，這兒是一張白紙，還沒被人們的愚而好自用所玷汚的一張白紙。」老頭莞爾而笑。

「是嗎？你承認這一事實嗎？那好。人間的新秩序，就以這塊四大皆空的絕地，爲第一塊基石。」

「啊哈。我以爲瘋子祇有一個呢，想不到是集體瘋狂！」

「除非是白癡，無人能過離羣索居的生活，也無人是眞正孤立無援的。除非是誇大狂，無國能够單獨生存。那套十八世紀深山大野人的區域自給的理想，已經烟消雲散了。今天的事實是：國越大越不能自給，國越富越不能自足。這是爲科學技術高度發展，與國際分工而付出的代價。如今的地是球活的。世界上任何一角落發生的事件，勢必影響全世界。」

「瘋話加胡說，」酒鬼加了句尾批。「總而言之是不通之論。」

老頭陰起老花眼望住他。他的眼皮顯得很長，而且眼皮上生着些肉皰，看起來像苦瓜。而兩道深皺從眼角兩端斜拖下來，在馬臉上撇着個八字。「有興趣聽聽解釋嗎？」他問。

「活的地球，這是耶瓦斯基博士說的，並不是出乎我的杜撰。然而不管怎麼樣，我欣賞這個新名詞，而且也值得引證。因爲這個新名詞標誌出經濟進化的新階段和新高度。」

酒鬼露出一副無所謂的神氣，點了點頭。

「寃不寃碰到重生島這個死角——活的地球上的一塊癌腫，」酒鬼冷冷地兜頭潑了瓢涼水。「任何博士說的都是假的。一噸謊話抵不上一兩事實。黑字寫在白紙上也許很動人，可打動不了我。」

「你以爲愚昧無知值得自豪嗎？」

「滿腹經論也只能自負而死。倒不如渾渾噩噩，聽天由命的好。」

「最堅强的人，總是活在社會底層的人。」老頭忽然掉轉頭去，對直盯住大鼻林和口技大王。「生

活是煉獄，苦難是烈火，他們也許經得起熬煉。災難永遠擊不倒堅强的人。人們躲避災難，他們却把災難踹在脚下，重重地踐踏！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敢纔是眞勇敢。可憐的讀書人，心目中只有趨吉避凶；禍福與共的觀念永遠無法生根。」

「您不必激我，」酒鬼眯起一隻眼睛說。「說眞話行直道有罪嗎？」

「當然無罪，」老頭沒有霎動眼睛。「但首先需要判斷，你所說所行的，是不是眞的或直的？」

「我想大致不差。」

「幾乎是全部有錯。」

「此話怎講？」酒鬼張大着嘴巴，可以隱約看得見他的扁桃腺。「孤立無援難道不是眞話嗎？坐以待斃不是順乎自然直道而行嗎？現實冷酷得很。再過一個禮拜饑民煉成了餓鬼，答案就是這樣，新的秩序只好在落氣的先後上，最後派派用場。」

「那你爲什麼要坐在這兒枯等？」

「明知是望梅止渴。但我不想掃你的興。」

「我徵集的是義勇軍。」

「老實說，我不是爲了回答那個無聊的問題而來的。哼，爲什麼而活？此時此刻我是爲水菓而活。你說走私船會送水菓來。這眞是天國的福音！人間還找不到這麼個美妙的詞兒。水菓，喲，水菓啊。嘴簡直淡出鳥來了。枯腸枯肚的，拉起屎來不知怎麼難過。一個蘋菓，一個世界。一個金山橙，它的意義，大過活的地球！」

「眞他媽的瞎扯淡！」口技大王啐了他一口。

「你不嗎？如今裝假正經已不是什麼時髦玩意啦！十號和十四號同難講經說法，你只有扮傻獅子的份兒。」

「學到老，學不了呢。」

「與其一知半解，不若不知。與其做別人以爲頗好的智者，不如做自己的傻瓜。——爲什麼地球一定會活轉來？爲什麼這活的地球會跟咱們發生聯帶關係？假如抽上一枝烟，或許可以想得透這些個深奥的道理。可是——」他偷瞟着老頭，懶洋洋地拍了拍巴掌。

「三句不離本行，你這狗才！」大鼻林罵。

「活的地球必然產生雷達腦筋。靈活之至。反應迅速。就是需要强烈電流。於是我想到了烟。」

「條件反射不會產生思想的，」老頭冷峻地說。「愛說眞話行直道的人，從不巧立名目。」

「別打蛇隨棍上。」

「你比蛇要高貴得多啊。」

「承老前輩您的誇獎，」酒鬼一臉求饒的苦相。「不過口說無憑，獎勵枝把香烟，纔能見您的深情厚意。」

老頭拗不過他。伸手到披風夾袋裏摸出打火機烟盒。捏住盒蓋派了一輪烟。打燃火，抽起來。一個個的烟圈裊裊上昇。那是和平的烟。烟靄中彷彿飄動着田園的閒愁，室家之念的餘韻，春花秋月的悵惘。烟靄喚回了過去生活的斷片。人間依舊嘘拂着春風。

烟靄也吸引了其他的人。「香檳酒氣」停止了播送。白相人、老千、藍靑官話和螞蝗，一窩風湧上來，伸手討烟。花旦後至。他左手牽着男孩，右手抱住女孩，跑得上氣不接下氣。那種狼狽樣子，活像

逃荒的饑民。老頭按照江湖規矩，一人一枝，連孩子們也不例外。這當然栽培了花旦。老千第一個眼紅了：

「小心得肺癌啊，你這貪心鬼。」

「又不是我分配的，」花旦說。「老人家的好意，受之有愧，却之不恭。」

「幾時養得你恁乖啦？滿嘴文縐縐的，好像眞唸過三字經的。」

「這兒，」花旦神氣十足地拍打着小腹。「哼，多的是貨色！」

「草！」老千譏誚道。

轟然大笑，突然在人羣中爆炸開了。

「你纔是吃草長大的哩。」

「不。我是肉食動物。」

「得啦，得啦。」老頭高聲制止他們。用巴掌在馬臉上連連揩抹着汗水。「大家請坐，我們正在討論一個問題。」

「是指如何分配走私船送來的物資嗎？」藍靑官話與緻勃勃地搶着問。

「哧，捕風捉影的事兒，你倒信以為眞。」螞蝗挨着五號盤膝坐下來，期期艾艾地發牢騷。「賣了兒子招女婿，由你騰倒着做吧。」

「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你不必噓我。」

螞蝗的嘴唇開始了動作，但沒有聲音。閃電先於雷聲，這大概是他的慣性。

「是的。要信，不要懷疑。」老頭猝然開言。「生死交關，沒有多少時間，供我們猶豫的。是嗎？‥哦哦，不是嗎？」

「剛才討論的問題是，」神學生插說，「我們活着，究竟為了什麼？」

「原來在討論太上感應篇之類的舊文章啊，」老千濃濃地噴了神學生一臉的烟。「好像咱們活得眞像個人哩。其實活得比猪狗還不如！在這兒，誰也談不上什麼活不活，只有活受罪！」

「你總該不致於為猪狗而活吧？」

「過去，我為生活中的那潭臭水而活；現在，我為屍臭而活。耶穌基督你不要擠眉弄眼。你有上帝帮忙，我只靠一張寡嘴騙飯吃。」

「如今可惜連騙也無法騙了。」

「所以我留戀那潭臭水。像我這塊料嘛，」老千戟指着自個兒的鼻子，「原是一段朽木。常年累月泡在臭池塘裏的朽木。裏裏外外都浸透了那股子味道。命中注定我是池中之物。忽然要我跟腐屍擺在一道，眞有點吃不消。」

「你不覺得過去的日子，活得全無意義嗎？」

「喲，咩！」老千咬牙切齒怪笑起來。「還是多留一點氣力去迎接死神吧，幻想太多，終歸要誤人誤己的。」

「動人的幻想，有時眞會成為神聖的現實哩。」神學生說。「十四號同難，請你講個大概好不好？」

「我想不必對牛彈琴啦。」

「不說也好。耳不聽，心不煩。潮已經退了。走私船暫時不會來了。不如把希望留給明天吧。太陽

底下，燠熱難當。我要回去睡大覺了。謝謝你的烟。」

「謝謝你的油腔滑調，」老頭心平氣和地說；同時不斷地嗅着鼻子。「眞奇怪，大海又在翻垃圾了，臭氣薰天，這不是好兆頭。恐怕兩三天之內，還有一場風暴。」

「管他娘，」老千站起來，迅速剪動着兩條長腿，頭也不回走了。

老頭提起拳頭，敲打着大腿和膝蓋，然後慢慢起立。「也許他的話是對的，」他硬僵僵地走向象鼻，自言自語說：「不過今晚仍然要輪更守夜，說不定走私船在下半夜會出現的。」

「傳法老頭子難道不會通知我們嗎？」酒鬼困惑地問。

「唉，八十高齡，而且風濕性關節炎又相當嚴重，何苦叫他爬上爬下啊。」

「你眞週到。」

「今晚是農曆初十。月色不錯。我徵求兩名義勇軍，有一瓶酒驅寒。」

「一人一瓶嗎？」酒鬼問。

「兩人共一瓶，」老頭答。收住脚步，凝神望向大海。——從外海湧過來的長浪，正漫過礁叢，浸過象鼻，波峯迎着陽光，閃着金鱗，在網膜上波動。他驀然想起了蛋民們時常提心吊膽的那種「草蓆浪」，發了一陣呆，面色也更形陰沉了。

「外加一盒好彩，行不行？」酒鬼繼續說。

老頭根本心不在焉。他未置可否。

「那，我——」酒鬼自告奮勇說。

老頭彷彿從殘夢邊緣醒轉來。「你行，」他迅速地說。

「您好像魂不守舍呢？」酒鬼悄聲說。

「看不見的危險，纔叫做凶險。有些事是你們無法預見的。」

「有什麼預兆嗎？」

老頭遙指着象鼻灣外的驚濤。「草蓆浪是風暴的開路先鋒，」他顫聲說。「兩三天之後，我們又要接受第二次的摧殘啦。」

第三部

第三部

十六

二月十四號晚上，歸酒鬼和口技大王輪更守夜。那晚月色皎潔，天宇高寒。走私船並未出現。倆人灌了一瓶空心酒，不勝酒力，喝得酩酊大醉，空手而回。

十五日一整天，大夥兒在疑慮、焦灼、吵鬧和絕望中渡過。心理的平衡慢慢喪失了。這是由危險蛻變成凶險的訊號。老頭深切地感到這個。惴惴不安的陰影，開始在馬臉上徘徊。

一整天，他背靠磯頭上那塊孤高挺拔的大石坐着，默然無語，力求與自己的心靈相通，以開放的心靈迎接着來自遠方的「微小靜寂的聲音」。——古波斯的蘇魯支曾這樣悟到生命之火的眞理，如今就讓這位拜火教的聖徒，來沉思死之玄秘了。

「墓穴」裏邊，盲目的樂觀氣氛已一掃而空。極端的懷疑和毫沒來由的粗暴，開始籠罩着整個「墓穴。」

由懷疑到虛脫，那是一條很自然的通路。一個無信心無誠意的團體，必然是一個精神虛脫的團體。麻木、空虛、混亂、三位一體。那兒可以陷溺所有的英雄！

人在進化中的位置，介於神獸之間。神性和獸性，都能在人的心靈之中映射出朦朧的影子。人性一半類神，一半像獸。特別是在一個孤立無援，哀哀無告，與死爲隣的絕境裏邊，神性與獸性的變幻，簡

直不可捉摸。清醒的時候，他們半預見到自個兒陰慘的歸宿；對前途雖不敢存什麼奢望，但對同難們的悲哀和痛苦，却多少有些同情。糊塗的時候，他們只有一個共通的念頭——同歸於盡。

必須指出：心理上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要想復原是很難很難的。

儘管老頭一再提出：求生的決心就是同難們的吉星，灰心必然召致凶運。可惜空虛痲木絕望的心靈，不能接受這一套。大家都充耳不聞。在饑渴的嚴重威脅下作困獸之鬪，單純地誘發人的物質慾望是不够的，必須撼醒沉睡在每個人心靈深處的英雄性，纔能克奏膚功。老頭深切地瞭解到這一層，因此他心目中的大問題是「爲什麼而活」。可是同難們的想法跟他顯然有距離，他們一心一意想到「如何活下去」。「爲什麼」和「如何」之間的距離，彷彿是天和地的距離。能追蹤老頭的理想的，只賸下神學生一個。

太陽仍然朗照着，是開春以來第二個罕見的晴天。不過大家對這樣美好的天氣，總有點古怪的感覺。好像它不是逐漸變暖的；而像突然着了火，一下給燒起來似的。

焦灼的情緒應和着反常的燠熱的天氣，使大家感受到雙重的煎熬——饑火和焦渴的煎熬。希望和絕望呈相對變動。希望愈來愈少，可怕的絕望愈來愈多。

就這樣，他們渡過了這個古怪的星期四。

此刻是十六日凌晨三點十分。起潮線上正燦開着銀白色的花朵。將圓的月亮將清輝投射在潮水上，顯得顫抖而閃爍。和煦的晚風從外海吹送過來，給人以溫柔之感。碧海藍天，安詳靜謐，一切都彷彿沉酣在夢裏。

老頭和大鼻林守夜。海上寂寥。視野空闊。鏡花水月，希望看看成空。

大鼻林巴唧着厚嘴唇皮，把酒瓶遞過去。「恐怕又是狗咬豬尿泡，空歡喜一場。」

「剛起潮哩。要信。不要懷疑。」

「我看沒有多少指望啦。您不必穩住我。」

老頭仰起脖子灌了一大口酒，反轉手背揩抹着。「每種色彩都有深淺濃淡。希望也是如此。未可一概而論。」

「我祇看到一片灰色。」

「那是給懷疑與恐懼，給悲愁和預感染成的。其實大可不必。——活狗强於死虎；我們要把希望推向生命的盡頭。」

「活着的人，也知道必死啊！」大鼻林愁眉苦臉地瞥了瞥他。在這柔和之夜的藍色黝黯中，月光在他的大光頭上鍍了一層鎳。「你承不承認這是我們共同的歸宿？」

「屬於所有的人，」老頭搖動着大光頭，月光閃爍在周邊的白髮上。「而且毫無例外。大家都是空空而來，暗暗而去。問題是想法子如何活下去的人多，追究爲什麼活下去的人少。這世界就未免顯得過於空寂了。」

「在活不下去的人中，追究爲什麼而活，我敢斷定他一定是瘋子！」

「理想不是妄想，它是以現實爲基礎的。保持理想，也就是保持樂觀的精神；使我們知道爲什麼而活，正可以抗拒死亡。」

「死亡容許你抗拒嗎？」大鼻林嚮嚷：「我們這一輩子，左逃右逃，到處不受歡迎，如今可算完全逃到鬼窩裏邊來了。」

「記住：我們不算孬種。我們永遠不受命運的擺佈。——誰斷絕了後路，誰就成爲英雄！」

「狗熊多得很。英雄則未必。」

「假如你明白了生活的眞正意義，你可以成爲英雄的。」

「眞正意義何在？」

「重新安排人間的新秩序。使一切在人間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得到公平合理的生活。擦乾流淚人的眼淚。讓受苦的人臉上有眞正的笑容。使屈辱的人挺胸而立。總而言之：人應當活得像人！」

「辦得到嗎？孤島上的石頭哲學，也許可以感動枯骨。但無法說服活人。」

「總有一天，你會被說服的。」

「當然，當然囉。」大鼻林笑得下巴打顫。「當我咽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我一定會相信這種瘋子的福音。」

「不！」老頭莊嚴地揮動着右掌。

「怎麼不呢？現在已經禮拜五啦。再過兩三天，滴水無存，你以爲石頭裏邊眞有瓊漿玉液不成？」

「走私船畢竟會適時抵達，送供應品來的。」

「你有這份信心，我可沒有。再說，遠水難救近火。即令瞎貓撞死老鼠，有一次兩次供應，也不過是苟延殘喘。東西消費光了，人也死了。我看不出理想和妄想到底有什麼不同。」

「如果能够想法子征服海洋，向大海索取生活資料呢？」

「那又當別論，」大鼻林怔怔地望着他。「不過，人人都有說大話的權利。動聽的話未必能够實行。」

老頭連飲了兩大口悶酒。「如果夢想僥倖成爲事實，你該怎麼辦？」他反詰，順手把酒瓶遞還。

「我立志做你的眞實信徒。」大鼻林毅然決然回答。「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他添說。

「不回到文明社會裏邊去嗎？」

「當然不！」

老頭半挺起腰身橫了他一眼。「那爲什麼？」

「新秩序比舊秩序高出一萬倍。」

「你爲這新秩序而活，是不是？」

大鼻林幌盪着酒瓶，「還需要問嗎？像我們這種人，活得有點意思，可眞是——」

老頭做了個砍柴的手式，突然斬斷了他的話。「你瞧，」他和悅地低聲說，「奇蹟出現啦！」

兩人停止說話。開始沉默。

大鼻林順着老頭的手指望向大海。隱約望見一艘機帆，幽靈似地穿過薄霧，悄然停在滿潮線上。

機帆閃亮了燈號。鐵舶子上的狗羣，突然狂吠起來。

「機帆不假，方向錯了，」大鼻林自言自語。「似乎有點像我們登陸時的樣子。」

「噓！」老頭併起兩指，搭在扁嘴上。

「這是顯而易見的。你不必噓我。」

「留心觀察傳法的燈號，」老頭匆促地說。

鐵舶子上的電筒終於亮了。三長一短。劃破了長夜的平靜。溫柔的夜海在電光下震顫着。

「你的觀察不錯，」老頭悄聲說。「是人，不是貨。」

「對我們而言，貨比人重要得多。」

老頭緩慢地站起來，繞過象鼻，然後做了個伏地挺伸的動作，將頭伸向兩塊石頭的中間。「最好你也平臥下來，」他掉頭招呼大鼻林。「別暴露目標。」

「已經扔掉的東西，他們不會有興趣再檢回去的。」

「話雖如此說，但暗處的人，總不致於吃虧啊。」

大鼻林照着做了。兩人的位置十分接近，交頭接耳閒聊起來。

「可恥的罪惡勾當，可能正在加緊進行，」老頭說。「這現象很反常。」

「我看不出來，」大鼻林說。

「七天不到，送兩批人登陸，是比較罕見的。」

「那是什麼道理？」

「要引發一場龍虎鬪嗎？」老頭反問。

「哦哦，他們可不是道德重整會的會員哩。說不定籠子裏有人滿之患，必須清倉。」

「不見得，」老頭困惑地搖頭。

「其它的解釋，同樣不能滿意。」大鼻林輕言細語說。鼻息搔癢着老頭的耳後根。「似乎常識派不上什麼用場。」

「可能另有企圖，」老頭感喟地說。「不可告人的企圖，住住是陰謀的開端。」他補充道。

「你這未免想得太遠啦。」

「很難說。——事不離實，等着瞧吧。」

「總而言之，我不大相信。」大鼻林坦率地說。「活人躲避活屍，理應如此。我們毫無心虛膽怯的理由。」

「一個人抱着必死的決心，當然歡迎別人進招。落水鬼討替身，還怕魚兒不上鈎哩。」

「世界上有一種不怕死的愣人，慣於向瘟神挑戰的。」

「够氣魄。你瞧。」

救生艇在礁叢之間穿插隱現。可以依稀辨認出船上的人影。

低沉的夜話逐漸沉寂下來。夜海仍然風恬浪靜。潮水像一條條油綠色水蛇，繞着礁叢溜轉游泳。發出微弱的噝噝的響聲。彷彿一個垂死的世界正在噴吐最後的泡沫。

救生艇在距海灘丈餘處拋了錨。六個人涉水攏岸。人影來回晃動，浪花飛濺，場面十分零亂。

救生艇開走了。第一批留下了六個人。他們面海而立，搭拉着頭，呆若木雞，樣子十分狼狽。

老頭陰起老花眼眺覗着海灘人影。「積犯很少。顯得很嫩的樣子。陣式不像陣式，隊形不成隊形，完全是烏合之衆。」

「江湖不負初來人。論經驗，新知不如舊雨；講運氣，舊雨不若新知。冥冥之中好像有一雙天眼照看似的。」

「生死關頭，老經驗比較要少吃許多虧。」

「不過老經驗疑神疑鬼，精神負擔未免太重了，反而比不上新水快樂。」

「瞎子的眼睛，有時可以看到別人完全看不到的東西。但瞎子仍然是一種可怕的殘缺。盲目的樂觀也是這樣。可以保持勇氣，却無法下判斷和決心。」

「反正都差不多。打開眼睛溺尿，更覺得不是味道。」

老頭笑得像爆蠶豆。大鼻林並沒有笑。他昂起頭來，將下頷擱在石頭上，繼續注視夜海上的動靜。

大概過了刻把鐘。救生艇裝儎的第二批人登了岸。這一次修正了航道，船沒擱淺。岸上的人能够接應船上的人。秩序仍然很亂，烏稀巴糟的村話飄散在迷濛的夜色之中。

小船又開走了。岸上麕集着十二個人。

「物資等不到，却等到了一批勁敵，」大鼻林開始埋怨。「妖魔接待鬼怪，連臺好戲要上場啦。」

「他們防禦，我們攻擊，吃虧的到底是他們。」

「十二條大漢，已經够啦。假如還有源源不斷的生力軍，說不定吃虧的是我們自己。」

「沉住氣，繼續監視，」老頭說。「就救生艇的划速判斷，似乎還有一兩批。」

「那我們顯然屈居下風。」

「一個適宜於人們生活的環境，內部的安全穩定，外部的和平，同等重要。希望能做到河水不犯井水，大家相安無事。」

「喊聲掛破了臉，彼此起了衝突呢？」

「同難的感情，是一切感情中最高貴的感情。欲化除成見，和諧共處，只能以這種感情爲基礎，大家協議解決辦法。」

「假如他們以大吃小呢？在這兒，人多勢衆，强者爲王。一切都是原始的，粗野的，赤裸裸的。誰能制止誰逞强啊？」

老頭拍拍灰色披風，側轉身子，露出了那根烏嘴怪物。「一定要蠻不講理，較量高下，它可以主持

公道。」

「呀，」大鼻林驚愕地叫起來。「你居然有這個！」

「別大驚小怪，」老頭低聲說。「非萬不得已，我寗可備而不用。」

「其實，這根傢伙，在此時此地，應當可以代替權杖，你如果願意，你可以自封爲王。」

「屁話！」老頭罵。

「怎麼會是屁話呢？」大鼻林訕訕地說。「公理與强權，不是一鼻孔出氣嗎？」

「血是不好亂流的。開頭也許只流幾滴，結尾難保不血流成渠。——你看，第三船活屍又來啦！」老頭說，用手肘輕輕觸着他的肋骨。

大鼻林吃吃地笑起來。「十八條好漢，够威風囉。」

「生龍活虎而來，伸腿鼓眼而逝。來如流水，去若清風，眞是惡魔派詩人的好題材。」

第三船人登陸時，吵鬧的聲音達到了新的巔峯。大家七嘴八舌，指手劃脚在爭論着，可惜因爲距離過遠，聽不眞切。

「好像是到離島上旅行哩，這批混蛋！你聽他們鬼喊鬼叫的，簡直不知死活。」

老頭側耳凝神細聽。「不！」他岔斷了他的話。

「你聽到點什麼嗎？」

「似乎發現了線人。」

「線人怎會到這兒來的？」

「任何奸細總有雙重身份——帮兇和囚犯。不是前者就是後者。得意時磨拳擦掌，像頭餓狼；失意

時俯首貼耳，像條懶狗。靠出賣罪惡維持生活，不會是什麼像樣的東西。」

「假如他們發生了流血衝突，破壞了你的和平計劃，你準備介入嗎？」

老頭緘默了一小會。「我不願過問，」他終於說。「只要有苦主出頭，那是無法干涉的。被壓抑的烟，將變成憤怒的火。不如讓他們當面鑼，對面鼓，痛痛快快將冤氣發洩個够吧。」

「你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大鼻林質問道。「嘴上嚷和平，眼裏看流血，簡直一點都不動心。」

「我對於奸細向無好感。」

「我也是。但不願再有開片之事發生。」

「住嘴！」老頭打了個制止的手式。「包圍圈已經形成。危機已迫近了。」

話還未落音，救生艇箭似的擺渡過來。船上連水手與便衣偵探，一共只有四個人。

便衣偵探領先，一躍登岸。手槍實彈，東指西點的，動作快速，殺氣騰騰。

衆人或站或坐，或雙手交抱，或一手叉腰，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老頭和大鼻林雖無法看清楚他們的面部表情，但深切感到那是一種死寂的平靜，是暴風雨的前奏，是行將到臨的大紊亂的總和。慘案一觸卽發。

「到齊了嗎？」警探高聲問。

衆人木然點頭。

「不准報復。我嗅得到那種血腥味。」那人的聲音愈發高昂了。

「吹吹吹吹！」衆人的回答。

「禁止發怪聲！」警探吼。

「這是化外哩，」一個單皮長子咳嗽着說。「除了五殿閻羅王，誰也管不着！」他搖幌着肺結核患者的瘦長頸子，用爆炸的聲音說。

「誰敢損傷這兩個人一根毫毛，老子定要你們的好看！」

「好的，」癆病鬼譏誚地嚷。「早晚三注香，一定放在神龕子上拜幾拜。」

最後登陸的那兩個人，撲通一聲跪下，纏住警探的長褲死不肯放手。老頭只瞧見他倆的嘴巴在機械地開闔，到底乞求些什麼，他一個字也聽不清楚。

「別怕。暫時委屈你們一下。一個禮拜之內，我會單獨回來找你們的。公事公辦，現在我愛莫能助。」

警探的調門，故意拉得很高，像是說給所有的人聽。

接着，警探上船。小船終於消失在礁叢後邊。

機帆揚帆。順着退潮和風向，悄然沒入夜海深處。海上復歸於寗靜。只有稀薄的霧飄蕩在遠方。

海灘上那批泥塑木雕的遞解犯，好像突然從殘夢邊緣醒轉來了，在透明的月色下活躍着。

大鼻林眼睛裏的憂鬱慢慢加濃了。

老頭怔忡着，感到呼吸很迫促。

兩個人都不願意開口說話。一種怪不舒服的沉默，低壓在兩岩之間。

海灘上，包圍圈愈縮愈小了。兩個奸細被團團圍住。參差不齊的影子切割着那個圓形舞臺面，黑白

分明，冷酷地窺視着心之玄秘。

一切驟然變得陌生而不可理解。

然而他們都釘得很緊。互相試探着進攻的路線，一步也不肯放鬆。死神和魔鬼角力。展開了一幅陰森森的畫面。

仇恨阻絕了人與人的同情和瞭解。一種忿怒的緊張，突然氾濫在他們之間，使人與人的距離，遠遠地大過人與獸的距離。

從人生的陰暗面解決生活，等於在十字架上釘敲着自己。感情久經鍛鍊，痲木而遲鈍。心靈久經鍛鍊，殘酷而冷漠。犯罪成爲惡習。法庭和牢獄又加深了他們的惰性。於是在他們的身上——從肉體到靈魂——到處可以安上「鐵鑄的」這個形容詞。

「放下桶和麵包！」癆病鬼首先發難。「首尾賬要清一淸！」

「請同難們多多包荒，」圍在核心的那個結實的矮胖子遵命放下塑膠桶和麵包餅乾，雙拳合抱，向四面八方連連作揖打拱。

另一個魁偉的漢子則嘴巴抿得鐵緊，將桶和麵包餅乾置於胯下，雙手扠腰，嚴陣以待，神氣很像一個軍官。

「你不算同難，」衆人中有人開砲。「兩個都不算。」

「到澳門跑狗場去，可以找到一大堆。」

「吃黃了眼的瘋狗！」

「你們種的苦瓜籽够膲啦！」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罵開了。

「請同難們高抬貴手，」矮胖子哀告乞憐。

「值價點！」大漢用爆炸性的聲調斥責。「看他們怎麼擺佈！」

「別多心，」矮胖子顫聲嚷。「我們，決不……」

「呸！」那顯然是大漢發出的聲音。

(老頭驀然一怔。「見鬼的。十萬花紅。兩條狗命。」他毫不連貫地想。眼睛大睜，烱烱如岩下電。)

「誰是苦主？」衆人中有人以首領的口吻高聲問。

「我！」癆病鬼挺身而出。

「還有我，」另一個仙風道骨的白粉道人向前跨進一大步。「我指名力證的是他！」他戟指着大漢。

「只怕你挑水找錯了碼頭，」大漢回嘴。「我可不是好惹的！」他平靜的聲調裏仍然含蘊着威脅性。

「燒成灰老子認得出，」道友磨拳擦掌，躍躍欲試。「冇皮柴！你以爲老子叫不出你的名字，是不是？」

「冇皮柴怎麼樣，名字不算犯法吧？」

「你做線人。帶隊冚我的檔。左鮎魚腮上斜砍過一刀，除非你變了鬼老子認不出。丟那媽契弟！」

道人突然來了三字經。

「此地不是法庭。寃有頭，債有主。有寃報寃，有仇報仇！」首領莊嚴命令。「對質之後，一審定案。石頭爲你們申寃！」

「且慢，」人叢中有一個蒼勁的聲音喊。「苦主和對頭，完全不是半斤八兩。花拳繡腿的，打在身上，等於拍灰。請一號同難召集義勇軍。」

（這回輪到大鼻林發楞了。「他們也編了號，」他驚愕地悄聲說。「老江湖是死不絕的，」老頭苦笑着低聲答。「殺伐決斷，像一把好手哩。」他讚賞似地添說。）

「我有這權柄嗎？」首領反問。

「有！天賦的！」蒼勁的聲音答。

「那行！憑公道正義召集義勇軍！」

包圍圈起了旋風般騷動。

癆病鬼曲肘開拳，虛張聲勢，擺出了一個惡狠狠的姿態。矮胖子臉色啞白，呼吸迫促，全身戰抖着向後緩退。

大家異口同聲吆喝着，包圍圈驟形膨脹開來。

局面是六對二。

兩名苦主，四名義勇軍，兩個奸細。

蒼勁的聲音臨時宣佈了決鬥規則：

「禁止使用鐵器。准許就地取材。決鬥以一方全部死亡爲度。」

攻守雙方開始游走。將規則置若罔聞。

脚步刷刷地擦響着濕沙，雜遝而沉悶，宛如獸羣作踐着鬆土。當足踝從濕沙中急遽地拔出來時，偶然可以聽到拍拍響聲，像拔着塞住瓶口的軟木塞。

第一顆石頭終於從癆病鬼的手上砸出去了。矮胖子身形一斜，擊中了右肩。但傷勢不重。只輕微嗯了一聲，隨即猛撲過來。

癆病鬼虛幌着左手的石頭，向後急退。翻倒了矮胖子留置的塑膠桶，跌了個仰八叉。水花四濺。月色照映，燦爛如銀；在缺水的人的眼睛裏，顯得格外新鮮和清澈。

「應當先檢場纔對，」老頭悄聲說。「一桶水，一條命。」他豎起一個指頭約了一約。

但決鬥的現場此時突然傳出來淒厲的喊叫。癆病鬼的小腹被踢中了，聲如布鼓。而矮胖子的印堂上，同時被石頭砸開了花，血如泉湧，樣子非常可怕。

兩個彪形大漢蠭湧而前，揮拳猛擊。拳足交加。矮胖子哎喲連聲，左搖右幌，整個身子像禾稇般撲倒了。一個大漢飛起一脚，踢中了他的下巴。只見他的油黑色的臉憤怒地扭曲着，嘴巴裏的血水，夾混着牙齦和牙齒，流淌一地。

另一大漢屈膝抵胸，提起粗大的拳頭，朝矮胖子血糊糊的面門猛揍。鼻子黏連到爛嘴唇上，眼睛充血，可怖地暴出來，他抬了抬那顆新剃光的頭，絕望地咽下最後一口氣，終於一動也不動了。

「報銷了一個，」大漢喘着牛氣，揚了揚發酸的帶血的拳頭，嚷。

「注意扁毛畜生，」蒼勁的聲音喊。「他兇得很！」

「冇皮柴正在發橫！」另一個人大聲提醒他們。

踢中矮胖子下巴的那個彪形大漢，已應聲參戰。四對一。夜色透明。拳來脚往，快速如風。遠望有

如團團轉動的風車。

蹲在矮胖子屍身上的大漢，衣服汗得透濕，膩巴巴地黏貼在身上，覺得很不舒服。他掙扎着想站起來，然而感到節骨和腰板酸痛酸痛的，汗珠在濕砂染汚的臉上成滴地滾淌着，嘴裏發苦，喉嚨乾得作痛，鼻子裏塞滿了砂子和血腥味。

「掛了彩嗎？」蒼勁的聲音問。

「不！」大漢像竹子似的彈起來。踉蹌着，蹣跌着撲向「風車」，威猛有如受傷的虎。破皮鞋灌滿了溼砂，步履沉重，發出一種牙醫鑽孔器的響聲。遠處可以聽到。

冇皮柴的右眼爆了。血糊糊的，半邊臉上開了染坊。他且戰且退。包圍圈在不知不覺之間拉成了橄欖形，尖端直楔進落潮之後的海灘。

五個人呈半弧形直逼過去。「提防這條瘋狗落海而逃，」有人大聲說。

「水遁嗎？」又有人陰陽怪氣地嚷。「不是時候，也不是理想的地方。」

包圍圈上轟鳴着淒厲的笑聲。

「一定要趕盡殺絕嗎？」冇皮柴咬牙切齒顫聲嚷。

回答他的是一頓雨點般的拳脚。其聲沉悶，像遼濶的稻田裏扮穀的響聲。

冇皮柴繼續向後幌盪，溼砂上犂起了一道道溝痕。看樣子，身體的平衡漸漸無法維持了。

「江湖規矩，趕人不上百步！」他最後哀嗚着。同時爲了爭取一點點喘息的時間，他突然向後疾退。

「你，哼！配談規矩！」道友上氣不接下氣怒吼。一個箭步。欺身前竄。咣嚓一拳。

冇皮柴側身避過。

道友衝刺過猛，撲通一聲倒了。嘴巴鼻子插進了沙堆。

當其他四人搶過來時，槍聲突然響了。

槍聲尖銳而清脆，震撼着子夜的岑寂。有人怪叫一聲，將頭埋到沙堆裏去了。一時秩序大亂。衆人發足狂奔。轉瞬之間包圍圈消失得無影無蹤。沙灘上縱橫狼藉着麵包、餅乾和塑膠桶。

卜卜槍聲，連珠而發。冇皮柴開始瘋狂反撲。道友和受傷的癆病鬼首當其衝。率先進入鬼門關。

「你們要老子的命，老子也不讓你們好活！」他瘋狂地大喊大叫。「打一窩風。有種的，站出來！」

衆人沒有回答。瘋話成了絕響。

冇皮柴打着盤跤脚，在沙灘上亂蹦亂跳。塑膠桶遭了殃，被他當作足球蹴踢。桶在滾。水在流。雖然流的是比鮮血更貴重的東西，但倉卒之間，並無人敢出頭阻擋。

老頭瞧着瞧着，下巴打顫。寬額頭上暴起了一根粗壯的血管。他摸出左輪，擱在左肘上，還擊了一槍。

這一槍，大概擊中了冇皮柴的左肩。可以隱約看到他的左手無力地下垂着，像個稻草人。他本能地屈下一膝，蹲在沙灘上，一面卡子，一面游目四顧，似乎在找尋對頭。

老頭迅速地曲起左肘，將左輪固定在臂彎裏，又連續敲了兩火。冇皮柴哎喲一聲滾倒了，沙灘上留下了斑斑血蹟。現場上空，一片死寂。只有羣犬的狂吠，從象鼻尖端遙傳過來。

與此同時，潛匿在岩石死蔭裏的人影，逐一出現。沙灘上開始浮現着輕柔的足音和低沉的談話。鬼

似的，沒有辦法來形容。

有人翻轉着冇皮柴的屍體。流血的創口還在震顫，嘴角鼓着血泡。那隻沒有受傷的眼睛，却意外地大睜着。完全是副死不瞑目的兇相。

首領彎腰拾起配槍。「大家都抄過把子，怎麼他能够夾帶這個？」他猶疑地瞧着身邊的人。

「可能他有任務在身，」蒼勁的聲音說。「咱們歪打中着，總算替天行道，除了一害。」

「要在鳥不生蛋的地方找石頭嗎？」首領困惑地問。

「也許是找人，」蒼勁的聲音繼續說。「主持公道的朋友請漏一漏臉。您是不是傳法老頭子？」他拉長脖子喊。「咱們聞名不如見面！」

「不是，」老頭高聲答。慢慢站起來。「是同難。」

「那好，」那人驀然回顧。「絕處逢生，恩同再造。好漢惜好漢，我們想見識見識……」

老頭高瘦的身影，裸露在乳白色月光下。晚風飄拂着他的灰色披風，莊嚴、肅穆而生動，彷彿每一條褶縫裏都棲息着神秘和力量。他邁開長腿，走向沙灘。他的後面，緊跟着大鼻林。

滄海、月明、靜夜，他的神態，好像是這三者的綜合化身。他的大禿頭，閃爍着光。

「哦，我道是誰？」蒼勁的聲音急步迎上去。貓臉上飛躍着興奮的色彩。「原來是博士！」

老頭平靜地盯住他。「總公司被抄了嗎？」他問。

貓臉木木然點了點頭。「猛虎洗臉，完全措手不及，」他囁嚅着。

「有幾人落網？」

「八個，大家都散了水。他們好像沒放鬆您呢？」

「這個我知道，」老頭做了個不必談下去的手式。對直走向決鬥場。「總共傷亡了幾人？」他問首領。

「六名。」

「有人需要補火嗎？」老頭說。「此地救不活負傷的人。」他添說。

「老早斷氣啦。」

「好。行。」老頭悍然說。好像說的是蘿蔔白菜一類的小事。「先檢查食水，然後收集麵包和餅乾。你們總得想法子挨過這幾天。」

貓臉帶頭，展開檢查收集工作。

老頭彎腰，將冇皮柴的眼皮推下。「人爲財死，」他感喟地自言自語。「你們幹得不錯。」

「奸細貪圖花紅，往往因小失大。」

「這兩個傢伙一心想賺大錢，想不到倒賠了兩條老命。」

「荒島上不會有掘金機會的。」

「誰知道啊？」老頭笑得很神秘。「我們這批人裏頭，良莠不齊，魚目混珠的機會多得很！」

「一號同難注意，」有人在人叢中喊。聲音像鴨子叫，怪刺耳的。「有些石頭好像是活的呢？」

首領和大鼻林同時一怔。本能地搜索着說話的對象。其他的人却以不同的笑聲回應着他的傻話。似乎大家都能够欣賞這句怪話裏邊所包含的「詩意」。——使人笑就是使人忘記。特別是在這麼嚴重的時候，在這麼奇怪的地方，能够使人遺忘，那總該是一樁善舉。

「呸．夢話！」有人斥責。

「鬼話連篇，」有人帮腔。

「怎麼不呢？」那人回答，同時呷呷地笑起來。「剛才我還看見，那邊的幾堆石頭，一會兒多了幾塊，一會兒又少了幾塊。」

大家循着他所指示的方向，凝神諦視。明月在天，清輝瀉地。石影嵯峨，黑白分明。此外一無所見。

「你見到了鬼！」人叢中有人高聲大笑。

「不，」老頭正色道。「是人。」

「沒消化完的，大概還有多少？」貓臉在遠處問。

「到此刻爲止，還有十七名。活口十四，活屍三。」老頭十分肯定地答。「現在再加上十四個活口，仍然有呼吸的人，總共三十一名。」

「那可不算少囉，」首領吃驚似地說。

「再過幾天，你會覺得活下去的人，不算多的，」老頭說。「殘餘多少淡水計算清楚了嗎？」他高聲問。

「兩桶半。眞可惜。」貓臉遲疑地答。

「足够維持一整天。二十四小時之後，你們只好喝海水啦。」

「那怎麼行？」首領插言。

「當然。當然囉。不喝海水，那就得飲尿水。你們浪費的是自己的生命。」

「難道，眞的，一點法子也想不出來嗎？」首領囁嚅着。

「石頭裏是榨不出水來的，」老頭說。「因此，最不值錢的東西，在這兒變成了稀世之寶。在世人眼裏那些最值錢的東西，在這兒半文不值。物以稀爲貴。一切必須重新估價。」

「博士，你老人家不好見死不救啊，」貓臉開始哀鳴。「您是有辦法的。問題在於您肯不肯。」

「辦法雖然不多，但我總得想一想，」老頭平靜地說。「隱藏在石頭後邊的同難們，請走出來！」他大聲命令。

黑市醫生、神學生、酒鬼、口技大王、藍青官話、白相人、老千和花旦，陸續從黝黯的石影中鑽出來，走向現場。

「我們還有多少存糧，十三號同難？」老頭開言。

「兩天不到，」花旦說。

「水呢？」

「也許足够兩天。」

「能够勻出桶半水來嗎？」

花旦忸怩作態，顯出十分爲難的樣子。「把握不大，」他連連搖頭。

「小膽百姓，」老頭和顏悅色地罵。「他們決計不會白白裏耍咱們的東西。桶半水，交換十磅麵包，十磅餅乾，可以不可以？」他偏過臉去問首領。

「喲，這麼矜貴的？」

「公平交易。童叟無欺。」

「顯然是不大公平的交易啊。」

「假如沒有淡水，你們試試看，吞下一塊麵包，比吞下一塊石頭還要難。」

「這，我總覺得有點那個。」

「別這個那個的，」老頭毅然打斷了他。「辦法行得通，大家可以有兩天的生活資料。辦法行不通，三十六小時之後大家必須挨餓忍渴。合則兩利，分則兩害。權衡輕重利害，全靠你們自己。」

首領沉思了半晌。「好吧，姑且這麼試一試吧。」他終於說。

「一言爲定？」

「是。一言爲定。」

「大家有異議嗎？」老頭揚聲問。

「好的。——行！」衆人的聲音。

貓臉大步走回來。「既然糧水可以合併，爲什麼人馬不可以合併？」

「這却值得考慮，」首領說。「水光了時，我們的糧並沒光啊。」

「大家同是落難的人，何必這麼小器？」貓臉說。「半邊有飯吃半邊餓肚子的世界，是無法維持下去的。要活，大家一起活；要死，大家一塊死。——死到眉毛尖上，還要分個彼此，眞太不像話啦。」

「咱們纔不稀罕你們合併哩，」老千訕訕地說。「包袱越背越重，誰也沒有興趣做這篇題外文章。」

「暫時等一等無妨，」老頭調解道。「那兒是交易場所，」他反手指着磯頭。「歸一號和十三號同難負責。你們也可以選出兩個代表來。」

「我和十五號，」首領答，指了指貓臉。

「合併之事是不能等的，」貓臉堅持着。「我們的人，新知多於舊雨，處處有麻煩，處處是紕漏。倘若博士您不肯收留，等於見死不救，慘案隨時隨地都可以發作的。」

「我們這邊有小孩和傷患，」老頭正色道。「喊聲眞正合了併，你們吃的虧恐怕相當大。」

「我知道您是公平的，」貓臉說。那股蒼勁的聲音似乎潛藏着鎮懾人的力量。「您有辦法帶領我們渡過難關。」

「信心倒不算小哩，」老頭苦笑道。「不過，此刻我也是泥菩薩過江。鋪謀定計，件件落空；前後左右，呼應不靈。不如從長計議。」

「假如他們不願意合併，祇好聽便。我個人要求加入。」

「那你勢必要犧牲生還的權利。」

「我無所謂。說幹就幹，決不猶豫。」

「而且，他們還有婦女，」首領瞥了瞥花旦，怪不好意思地說。「一旦碰到緊急關頭，不表演一下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概怎行？」

「這個倒不必多心，」口技大王笑嘻嘻插言。「他底下也有——跟我們一樣。」

「鬼來了。肚子裏不打草稿，居然尋起我的窮開心來了。」花旦尖聲嚷。「不准再胡說白道！」他悻悻然添說。

「啊哈，啊哈，站起拉尿的騷娘們，」口技大王譏誚道。「人家有興趣在你身上表演男子漢大丈夫氣概，我可沒有。」

「耍什麼狗熊，」老頭大聲斥喝道。「請你們卽刻安排物物交換的東西。兩個奸細的屍身，最好拖

離現場。我們少陪了。」

「要毀屍滅跡嗎？」貓臉問。

「我想大概有此必要，」老頭頂眞地答。「看樣子，第三批人馬將接踵而至。犯不着給別人以口實，好叫他們貓哭老鼠，乘機挑釁尋仇。」

十七

朝暾在蛋青色的天幕上醉抹着玫瑰紅。

大鼻林和花旦將兩個塑膠桶交到首領和貓臉的手上，換回了麵包和餅乾。塑膠桶裏的淡水是淺淺落落的；而紙袋裏裝的東西，却是飽飽滿滿的。兩相對照，多少有點兒感到不舒服。

四個人默然無言，完成了交易，正要悵然分手。

海上突然驚傳着犬吠和破銅盆沉悶的敲擊聲。一艘嶄新的擺渡艇，正掠過風平浪靜的象鼻灣，穿插在斷斷續續的礁叢中，向磯頭划來。

薄霧未收，碧波如鏡。朝陽的金箭從遠處散射着，一切耀眼而明亮。彷彿那不是一條小船，而是天使的星辰之舟；它裝儎的是光明和希望。水汽和薄霧，掩映着傳法老頭子的下半截身影，露出了他那寬大堅實的肩膊，和那個戴着長大尖頂竹笠的頭。遠遠地望過去，寬肩上輝閃着的陽光，彷彿是兩扇羽翅。

青玉色的海水和亮藍色的天宇疊印着。使整個舞臺面在心靈的透視中，顯得無窮的深遠，無邊的遼闊。

而沉悶的破銅盆的敲擊聲，夾雜在羣犬的狂吠中，聽起來反而有清新的感覺。

大鼻林呆呆地肅立着。右手在額頭上搭了個篷。眼屎巴巴的眼睛突然通明透亮。壺瓶臉上那隻倒掛的蟾蜍，在不知不覺之間，開始扭動起來。

花旦曲起一隻纖手，整理了一下髮邊。然後將西紅紗巾輕輕取下，拿在手裏招展着。好像迎接遠歸的親人。

首領和貓臉屏聲靜氣，一旁相陪。氣氛寧靜肅穆。——好像他們注目眺望的不是人，而是希望之神。

小船漸摇漸近了。網膜上的人影和耳膜上震顫的犬吠，一陣比一陣更分明了。

「謝天謝地，」花旦嬌聲嬌氣說，「傳法老頭子眞的來了。」

「假不到哪兒去的，」大鼻林把握十足地說。「你趕快去通知他們一聲，要他們馬上來接應。」

「我不想離開，」花旦撒嬌道。「你去！」

「你眞執拗得毫無道理。」

「別抱怨。香烟、水菓、罐頭，我總會預先替你截留一份的。——這叫做打埋伏。我是有名的夾帶專家。」

「在傳法老頭子的手上，休想打得到起發，揩得到半點油水。」

「咦——咦，」花旦瞇起一隻眼睛說。

大鼻林低聲打斷了他。「就是喊公公也無濟於事的。他是一把鐵算盤。」

「我懂得如何灌老漢們的米湯。就是一把鐵算盤，我也有法子把他軟化。」

「你眞自信得過了頭，」大鼻林在喉嗓子裏說，似乎沒有掀動嘴唇皮。「好吧，把麵包交給我，歸我辛苦一趟吧。」

大鼻林匆匆忙忙轉身走了。背影在象額的凹口處一拐，不見了。

花旦忽然有了孤單的感覺。開始有點後悔自個兒的孟浪。他原不是獨當一面的材料。惶惑和焦灼中，他憑直覺和本能，想到了首領身上的手槍。

他下意識地偸窺着首領。首領正聳起肩膊，在清晨的寒氣中縮瑟。馬鬃式的短頭髮鋼硬如鞋刷，凝結着一層薄薄的霧氣，燦發着黑油油的光。兜腮鬍子和一個凍得通紅的扁鼻子。特別突出的喉核以及冷濕粗糙的雙頰，呈青黴色。身型瘦長。兩條長腿正前後屈伸搓動。看樣子並不是什麼善類。

他旁邊的那個貓臉，濃眉細目，有個勾勾的鷹嘴鼻，和一個又寬又低的怪額頭。肥敦敦的，看起來更不順眼。

假如他們拔槍，花旦迅速想，我一個人，豆腐不是擋刀的。——連傳法老頭子也會束手無策，祇能乖乖地就範。爲什麼我要支使大鼻林呢？這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嗎？噗，蠢才！他向石頭上啐了一口口水。

「着了涼嗎？」貓臉猝然開言。

「不，不。」花旦連連否認。「喉嚨裏癢兮兮的，好像有個小蟲子在裏邊爬。」

「也許有幾分害怕，」貓臉點穿了他。「看你抖成這個樣子。你自己眞的一點兒也不覺得嗎？」

「不會有的，不會，」花旦自己哄自己。「我很放心。」

「其實你應當放心纔對，」首領安慰他。被兜腮鬍子蚪結着的大嘴巴，突然像毛栗子般綻開了。

「那你們爲什麼還不走開啊？」

「人急吐眞言，」首領呵呵大笑起來。「你嫩得很哩！嘴硬什麼？」

花旦的臉蛋脹得通紅通紅的。焦灼恐怖的情緒，推湧到高高的眉宇和瑩白的圓額上。表情楚楚可憐。

「你以爲我們會打槍嗎？」貓臉用蒼勁有力的聲調問。「決不會的。」他自行提出了問題又自己作了解答。

「眞的嗎？是嗎？」花旦愁顏稍霽。「那爲什麼啊？」他傻傻地添說。大概發現了那句傻話是蛇足，忽然打住了。

「你是博士派出來的人。我們還沒有這個斗膽，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既然如此，我比較放心啦。」

「彼此猜忌，最要不得。」貓臉說。

「疑心生暗鬼。許多不必要的痲煩都是這麼來的。」首領補充。

「那我曉得，」花旦接過話頭。「兩對一，還加上一把手槍。當然我不是你們的對手。」

「未免言重啦。」貓臉怫然變色。「絕望的人，是沒有多少理性可講的。別挑起我們的貪心。」

「哦哦，路見不平，也有人拔刀相助呢。」

「你這不是引鬼上門嗎？」首領揚聲制止他。「我們不過是好奇，想瞧個究竟，並無歹意。幹啥哩哩啦啦說上這麼一大堆？」

鐵篙子釘鐺聲打着磯頭。擺渡艇攏岸了。

花旦的小嘴微微嘻開，薄嘴唇皮像熟透的櫻桃，突然輭了。「不怕你們見財起意，」他壯膽開言。

「傳法老頭子上岸啦。」

三個人一齊迎上去。

傳法不慌不忙，解纜繫船。然後一手挽着四條狗皮帶，一手拄着篙子，一顛一拐對直向他們走過來。

「接應船到了嗎？」花旦喜孜孜地問。

傳法睜着那隻右眼，點了點頭。

「來得正是時候。實在太妙了。」花旦手舞足蹈，樂不可支。

「運來了些什麼？」首領盤詰。

傳法做了個重聽的姿態，以手附耳，詢問似地瞧着他。四條狗被拉得後退了半步。

「是吃的東西嗎？」首領繼續問。

傳法仍然沒有做聲。

「也許是個啞巴。要不然，是個聾子。」

「都不是，」花旦擠眉弄眼說。「他根本不想跟你們搭訕。」

「簡直是一窩怪物，」首領譴責道。「一問三不答，裝聾作啞。」

傳法不屑地瞟了他一眼。將搜索的目光，透過他的頭頂，茫然望向象額。好像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三個人，而是一排阻礙視線的討厭的東西。

首領和貓臉，同時感到了他的冷淡和奚落。

「人不聽話，傢伙可以叫他聽話。」首領睒着貓臉，自言自語說。

「千萬不可魯莽，」貓臉悄聲告誡他。「聽江湖上的朋友說，這個怪老頭很有幾手，你我都招惹不起他。」

傳法紋絲兒也不動。一臉空寂的神色。

「供應船幾時到的？」花旦說，亂飛着媚眼。

「走私船，」傳法終於開了口。「誤了期，搶不到潮水。泊在象鼻灣外側。有人去通知博士嗎？」

「有的。已經走了半晌啦。」

「那好。坐下來等一等。」傳法十分吃力地蹲下去。「這兩位是誰？」他問。

「晚上新到的，」花旦代答。

「有事故嗎？我聽到好幾發槍聲哩。」

「一場劇烈的打鬪。」貓臉說。

「死了多少人？」傳法冷冷地問。

「六個。」貓臉翹起大拇指和小拇指，像博浪鼓似地搖了幾搖。

「你們中間，誰有資格夾帶火器？」傳法凛然說。那隻右眼可怕地暴睜着。

首領一怔。覺得他的那隻眼睛突然在燃燒。目光炯炯，懾人心魄。「當然不是我們。夾帶一盒火柴都算犯禁。別說是夾帶火器。」

「爲什麼有槍的？照火器判斷，顯然是兩種不同的槍聲。」

「我們這一隊，混進了兩個奸細。」

「兩個人都帶有槍嗎？他們是不是要在此地稱王稱霸？或者另有企圖？」

「不。只有一枝，」首領說。「他們有什麼企圖，至今還沒有弄明白。也許這個啞謎，永遠無人猜中啦。」

「兩人都完了蛋？」

「是。」

「博士助了你們一臂之力？」

「當然囉。」

「替天行道。免得我多費手脚。按照此地的規矩，奸細祇要有人指名力證，與强姦婦女致死者同罪，處以應得之刑。」

「哎喲，」花旦張口咋舌。「有這麼嚴重嗎？那眞慘不忍睹！」

「什麼刑罰呢？」首領困惑地盯住花旦。

「問吊！」

「這兒可沒有道具啊？」

「要試一試嗎？」花旦滑稽地縮起脖子。「刑場就在岬角那邊的石壁裏邊。白骨成堆。博士帶我們去參觀過。」

「原來此地還有這麼許多禁忌。」

「最野蠻的地方，應該有的規矩。」傳法厲聲說。「否則，我們無法維持起碼的公道。」

「我們當然不反對這些規矩。」

「那好，」傳法說。「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你們不必死呆在這兒。」

「旁觀也不可以嗎？」貓臉反詰。

「百步以外，准許觀察。」

「是不是見者有份呢？」首領說。

「憑公意決定，」傳法笑容可掬地答，「恕我不能代答。不過，假如你們能够合併，救急物資總歸不致於短少你們的。」

「祇要有這一線希望就好啦，」貓臉喜孜孜地說。「人窮志短，馬瘦毛長。能多偷生苟活一天兩天，總比毫無辦法好。我們當然樂意合併。」

「可要犧牲生還的特權。」傳法狐疑地說。

「此時此地，還談什麼特權不特權？」貓臉脫口而出。「特權腐蝕人心，敗壞人性。它的直接的後果，是濫用權力。我們吃的虧已經够瞧啦，談這牢什子幹啥？——惟願人間的新秩序裏邊，不再包含這種害人精！」

傳法莞爾而笑。「權力擴張的慾望是無止境的。你能看透這一層，頗爲難能可貴。那麼，請立刻退出現場。」

首領和貓臉提起塑膠桶，併肩越過磯頭，終於隱沒到嶙峋的石堆後面去了。

旭日從海上冉冉上昇。石影嵯峨。千岩沉靜。黃金色的希望半籠着高聳的「象額」。赭黃焦黑的石頭上斑駁着陽光，遠遠望去彷彿枯瘦的老婦，東塗西抹了一層胭脂。因爲塗抹得厶不均匀，看起來有幾分不順眼。

然而有希望的地方就有快樂。人羣三三兩兩，從「象額」的凹陷部份湧出來，手舞足蹈，笑語喧嘩，其中還夾雜着口技大王的百鳥競噪，白相人的十二月想郎，酒鬼和老千的口哨二重奏，大家興興頭頭，朝磯頭奔赴而來。

老頭走在前面。灰色披風在朝陽裏幌盪。飄逸而生動。

「船是從哪路來的？」他爽朗地問。

傳法驀然抬頭。瞥見老頭的笑臉彷彿突然縮短了，長下巴也笑得捲了邊，「舊財神，」他漫應道。「抄的舊路。」他補充。

「行。」老頭點頭。「備辦齊全了嗎？」

「靜候清點。」

「好的。這才叫做及時雨呢。」

再個老人互按着印堂，相互祝了福。

傳法伸出三個指頭。「呢絨洋酒作價三盤水，其它物資免費供應，價錢公道不公道？」

「區區三萬元，我不在乎，」老頭說。「你的決定就是我的。犯不着斤斤計較。」

「這是白老太太的收條，」傳法摸出一張摺成方塊的紙條，迅速遞到老頭的手裏。

老頭一邊把紙條拆開，一邊問：「十八號怎麼樣了？」

「據他們說，船過萬山羣島時，已經完了蛋。老規矩，活要見人，死要見屍。看過收條，自然明白啦。」

老頭攤開紙條，急急忙忙掃了一眼。笑容收斂了，手和下巴同時打起顫來。「唉，眞是不幸，」他

顫聲說。

「為了十八號，他們整整耽誤了一天。」傳法鄭重其事解釋道。

「好在並沒超出三天的期限，」老頭自言自語。「可眞難為了他們。」

「以後如果要趕任務，我看還是少讓他們揹包袱為宜。」

「既然人已斷了氣，為什麼不就地海葬？」

傳法連連搖頭。「那是不可以的。絕對不可以的！除非他們活得不耐煩了。」

「死法活用。死規矩也可以變通辦理的呀。」

「照你這們說，海上還有安全感嗎？」傳法的那隻大眼睛裏炯炯放光。「好啦，上船吧，他們正等着你哩。」

老頭撇轉身去，簡捷地報告了十八號死亡的消息。率領大家沉默地誌了哀。然後上了擺渡艇。傳法解纜，篙子輕輕一點，船已離岸。

當小船划過陷沙時，傳法開言：

「昨晚那票新水，有多少人？」

「二十人登陸。開片的結果，還賸十四個人。」

「你打算怎麼辦？」

「準備收編。」

「不覺得很累贅嗎？」

「再多幾個，也無所謂，」老頭很有把握地說。「不過，恐怕在最近兩三天之內，還有第三批登

陸。我們必須小心在意。」

「這倒不見得，」傳法說。「他們也是懂規矩的。」

「有一定的線索可尋，並非純屬臆測。」

「什麼線索？」

「你聽到鎗聲嗎？」老頭故意反問。

「當然聽到過。」

「決鬪的對手方，是兩個奸細。他倆臨時滲透進來，而且有人懷械，證明來意一定不善，可能另有企圖。」

「哦，企圖？什麼企圖？有沒有下落？」

老頭用食指輕點着自個兒的鼻子。「看樣子，似乎在我身上打寃枉主意。」

「也許是，」傳法忽然划了一槳。小船吃驚似地向前猛竄着。「有時，杯弓蛇影，往往自己嚇自己。」

「這種十分拙劣的陰謀，明眼人一眼可以看穿的。我們大半輩子闖蕩江湖，久經歷練，像這種鬼把戲，當然一目瞭然。」

「那你準備如何對付呀？」

「一場隱蔽的鬪爭，目標不宜過於暴露。」

傳法憐惜似地點頭。「不宜過早暴露，」他校正他。「目標太顯著，活動範圍又太狹窄，倉卒之間，難免吃大虧。」

「所以需要向你借兩件東西。」老頭揚起右手，打了個V字手式。

「哪兩件？只要我能够效勞，兩百件都可以。」

「第一件想借你的望遠鏡一用。老眼昏花，不能不預先準備。」

「那沒有問題。——第二件呢？」

「午後漲潮的時節，請神不知、鬼不覺的，把鐵舶子上的那艘半截爛船，拖到『象頸』三角石後邊那個深潭裏面。有輪胎之類的東西嗎？」老頭猝然問。

「有的，」傳法爽朗地答。「要不然，我也不會收荒貨啦。」

「用兩個輪胎墊底。破船上最好打點兒埋伏。一桶淡水，一箱水菓，一箱罐頭。此外，還需要餠乾。一切請你代我安排張羅。要足够一個禮拜之用。」

「好的。餠乾就藏在毯子和油布裏邊。」

老頭感謝地向他遞了個眼色。「我知道你的安排，穩妥週到，我可以完全放心。」

一連串細碎的笑聲，飄散在澄碧的大海上。

擺渡艇終於挨攏鐵舶子泊下來。

兩個老人相率攀上船舷。可以眺望到象鼻灣外，那艘觸礁的機帆，仍然半浮在礁叢裏。洄流柔曼，綠漾青浮，顯得孤零零的。

鐵舶子上，從船頭到船尾，縱橫狼藉着整匹呢羢衣料。粗粗看來，像是綵船。

「這是最後一批，」傳法指點着。「漬水差不多完全晒乾了。」

老頭笑咪咪地瞥了瞥甲板。「假如此時此地，有裁縫和縫紉機，那眞太合乎理想啦。」

「太平盛世的玩意，虧你還有這麼多的夢想，」傳法調侃他。「一人一匹。照人頭計算。晚上當毯子，白天當披風。這兒的文明，距離茹毛飲血，不算太遠哩。」

「那也好。一物兩用。經濟實惠。」老頭說，彎腰鑽進「殿堂」，跟衆人微笑點頭打招呼。「各位辛苦了，」他柔聲添說。

傳法把四條神犬繫好，從後艙一顛一拐鑽進來。「他就是買主。」他揚聲介紹道。「請將清單遞過來。」

一個五短身裁，蓄着山羊鬍子的水客，雙手奉上清單。「要不要逐一清點？」他問。

老頭做了個無所謂的手式，提過清單。「酌好了盤嗎？」他故意抬頭問傳法。

「三盤水。言明銀貨兩訖。」傳法說。

「包不包括兩注特貨的運費？」老頭問。

「我想，大概他們是不好意思收規費的。照原價整批收購海損貨，你已經是個大大的施主啦。」

「我們情願割價，」山羊鬍子一臉哀告乞憐的苦相。「可沒有法子多運一個人。」

老頭面露不豫之色。「那爲什麼？」他按捺住性子反問。

「前次傳法託運的那注特貨，已經够麻煩了。——中途斷了氣，臨時又找不到見證人，只好裝儎一具死屍，黑夜偸關，送到白老太太的手上。提心弔膽，擔驚受怕事小，喊聲晦星當頭，碰到水師輪，這場糊塗官司，不曉得要打到幾時？所以情願割價，不願儎人。」

「那由不得你們，」傳法正色道。「任何走私船，都必需携帶這個。」

「當然，當然囉，」山羊鬍子頻頻用巴掌揩抹着淌汗的臉。「賊不打空轉身。我們的定額，只是一

個人啊。」

「凡事通權達變，不可拘拘一格，」傳法駁斥道。「譬如：兩個孩子抵一個大人。父或母超出生天時，一律准許搭個小孩之類。」

「是兩個孩子嗎？那又當別論。」

「不。」老頭迅速否認。

「到底是什麼？」

「兩個垂死的青年。一男一女。」

「紕漏更大啦。」

「我可以多送你們五千元的水脚。」

「那似乎太冒險了。」

「如果說是冒險，洋酒呢絨同樣是不安全的。」

「頂多是充公。決計不會惹火燒身，無端端吃人命官司呀。」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你們中間有人要賺這五千元外快嗎？」老頭說，掃視了大家一輪。

八個人搭拉着頭。默然無語。

「三萬五。一定要辛苦大家這一趟。」老頭繼續說。

「他們不敢收取運費的，」傳法插言。「兩注特貨必須同時起運。這是命令。」

山羊鬍子還想分辯。可是當他一眼瞥見傳法的那隻大眼睛，正燃燒着怒火，怔住了。「假如中途斷了氣，是不是可以撈浮屍？」他怯怯地說。

「不行！」傳法斬釘截鐵地答。「海水泡過的屍體，白老太太一定拒收，你們取不到她的收條，休想再在這一帶海域鬼混。好啦，請你到後邊去辦理手續。同時請你們抽調兩個人出來，帮忙輸送。」

老頭蹔進房艙，開支票寫信去了。

另有幾名水手，開始搬運救急物品。

「用品先行起運，然後纔輪到食品，」傳法高聲吩咐。「第一趟，二十八匹呢絨，八桶火水，兩個火水爐，全套鋼精用具，以及救急藥品。歸我清點登記之後起運。」

擺渡艇開出去了。老頭將一張三萬元大西洋銀行的支票，與一封致白老太太的信，同時遞到山羊鬍子的手上。

「手續辦妥了嗎？」傳法在甲板上問。「你最好隨第二船的東西出發。我發貨，你收貨。要不要掃數起運？」

老頭沉思有頃。「集中保管不太方便，」他終於說。「我看還是躉存在鐵船子上爲妙。先發一個禮拜的食物和飲料。餘下的東西，陸續起運不遲。——這趟總共運來了多少淡水？」

「十琵琶桶，」山羊鬍子說。「四百二十加侖，」他補充。

「我押運五琵琶桶上岸。其餘的，歸你暫行保管。」

「菜蔬和水菓呢？擱久了要爛的。」

「留下你自己和我的那一份，然後掃數起運。」

「好。就這麼辦吧。」

「加發二十八瓶洋酒。讓我們痛痛快快喝個沉醉。——這是使新來的人，應付完全陌生環境的拙法

子。否則，他們第一晚是不能入睡的。」

傳法贊許似地點了點頭。「准定照辦。請提防手槍走火。」他說。

老頭會心地微笑着。他沒有再說什麼。大概過了二十分鐘，擺渡艇開回來了。

大家七手八脚，將五大桶淡水搬運上船。老頭撩起披風，跟衆人道別。

傳法突然扔下兩匹蘇格蘭格子呢。「包裹特貨用的，」他笑容可掬地嚷。「分四船起運。第二船是淡水；第三船是蔬菜、水菓、香烟、茶、咖啡和酒；第四船是餅乾、麵包、糖菓與罐頭。兩注特貨，搭第四班空船送過來。我在這兒負責交割。祝你好運。」

老頭笑得很甜。槳聲咿啞，逐漸遠去。

擺渡艇第二度攏岸。淡水搬上了磯頭。磯頭上歡聲雷動。與百步之外，人們的大聲鼓噪，若相應答。

老頭登岸，目送小船穿插在礁叢裏，若隱若現。他從脖子上取出傳法借給他的望遠鏡，出神地瞧了好一會，突然撇轉身來，說：

「請四號同難帶隊，把一男一女抬到這兒來。八個人，分兩組舁送。必須用格子呢好好包裹，免得赤身露體的，有礙觀瞻。搬運時要加倍小心。一號同難留下。十三號同難照顧兩個孩子，守在磯頭上。大家趕緊分頭辦事。」

衆人應諾，一哄而散。

老頭和大鼻林，大步越過岬角，走向鼓噪的人羣。

首領和貓臉急急忙忙迎上來。

「你們打算怎麼辦？」老頭和顏悅色地問。

「我們要求入夥，」貓臉用蒼勁的聲音高聲答。

「他們都同意嗎？」

「同意。完全同意。」衆人的聲音。

老頭伸出三個指頭，約了一約。「先小人，後君子。合併之先，必須約法三章。」

「一定要先談條件嗎？」首領開言。

「生死攸關。當然不好含糊其辭的。合併基於自願。千萬不可以憑一時衝動，以意爲之。條件越具體越好。」

「請開列吧。」

「第一，請把手槍交出來。」

首領面有難色。「我們是談合作，並不是談投降啊。爲什麼要先繳械？」

「完全是息事寧人的意思。我不願意再看到流血，特別是在這四大皆空的絕地。凶器必先繳出，這是原則。盼望你們首先表示誠意和決心。」

首領期期艾艾，猶豫不決，斜睃着貓臉。

「我看可以照辦，」貓臉悄聲提議。

「總覺得不大舒服。」

「眞摯纔是合作的基礎。既然要同生共死。你就不必懷疑。」

首領點頭。摸出手槍，將槍柄遞過去。「第二個條件呢？」他顫聲問。

「今後七天之內，新加入的同難，應放棄摸幸運石。」

「幸運石是什麼一回事？」首領困惑地問。

「在布袋子裏摸石頭。摸中那顆白石頭的，就有優先生還的希望。」

「那爲什麼一定要我們放棄啊？」首頭更沉不住氣了。「這一條不是十分苛刻嗎？」他添說。

「其實我們也是放棄這項特權的人。假如天氣不變，走私船在今晚會來。按照此地的規矩，至少有一個人可以生還。然而我們都同意放棄這一次摸石頭的權利。」

「孩子們優先，是不是？」

「對。就是這樣。」

「那我並無異言。」

「其他的同難們呢？」

「人多嘴雜，犯不着徵求他們的同意啦，」貓臉搶着說。「節外生枝，反爲不美。」

「不過此事關係十分重大，最好還是先跟大家商量商量。」

「我們是全權代表。——全權代表有資格答應這樁事嗎？」

老頭瞪目注視着貓臉。考慮了一小會。「行！」他毅然作了決定。

「第三個條件呢？」首領追問。

「和衷共濟，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而且保證不洩露團體內部的秘密。你們答應不答應？」

「理所當然，我們竭誠擁護。」

「一號同難負責編號，」老頭說，拊着大鼻林的脊背，推向前面。

「各位新同難注意，」大鼻林高聲發言。「編號從十九號開始，請按高矮秩序排隊。」

衆人迅速地排成一行。

老頭從披風裏邊摸出自來水筆和記事册，遞給大鼻林。

「請意登記特徵和特長。」

「好。」

「要我帮手嗎？」

「不必啦。有事請便。」

「每人一條烟，一瓶酒，一匹呢絨，」老頭慢吞吞宣布。「這是我送給你們的見面禮。登記完畢，歡迎大家到磯頭上來。」

歡呼之聲，轟然奏鳴。

「我先走一步。好預作安排。」

大家嘻嘻哈哈，又鬧成一團。

老頭的背影，剛越過岬角，大鼻林的操場口令，已經單調地響起來了。「編號從矮個子開始，」他喊。「但你是當然的十九號，」他對準首領說。

十八

午後，風向改變，天氣轉涼。挨近黃昏時節，西北風大作，老頭所預言的風暴，畢竟來臨了。

「墓穴」裏邊新添了十四個人，顯得相當擁擠。薄暮的黝黯中，人們的活動，有如鬼影。

老頭靠着石壁，正在煑咖啡。風暴在洞外咆哮，風暴也正在他的心窩裏轟鳴。他面對着另一個不可知的命運，外表剛毅、鎮定而木訥。七十年歲月留給他一段寂寞的回憶。歲月無情。英雄老去。祇有他能够眞正懂透命運是無常的，而且是鐵面無私的。火舌伸舔着，低嗚着，寬額頭上湧叠的皺紋，漸漸加深了。

酒鬼在飯後又加灌了小半瓶洋酒，感到有點飄飄然。他醉眼惺忪地注視着咖啡壺。在人間失落的全部希望，彷彿都活現於濃郁的咖啡味道裏。他的慾望很單純，但也十分强烈。一點點物質的新刺激，往往能改變生活的軌道，這是在完全絕望的環境裏邊人們的條件反射。按照酒鬼的妙喻：酒叫做火藥；咖啡叫做火花。兩者加在一道，就合成了生命的動力。

「火藥發射光了嗎？」黑市醫生懶洋洋地問。他既沒有抬頭，也沒有裝腔作勢，濃重的鼻音似乎全逼在口腔和鼻腔的空隙裏。

酒鬼幌湯着空酒瓶。「早光啦，」他說。「有人要出任後勤司令嗎？」

黑市醫生保持緘默。「酒癮可眞不小，」大鼻林搶着說，聲調沉濁。

「風前的火花啊，」酒鬼乾嚷。「靈光一閃，眞令人害單相思哩。」

「什麼？你乾嚷什麼？」首領困惑地盯住他。

「這是你不懂的，」黑市醫生笑逐顏開。「這兒的語言大半是切口。」

「那爲什麼？」首領偏過頭去，問。

「黑人，說黑話。有些人的活動，見不得天日，環境逼迫他們說一套似是而非的東西。」

「難是這是非洲嗎？」首領的困惑表情，全堆積到双筒槍似的鼻子尖上了。

「當然比不上非洲。也許，還比不上狗！」

「火花代表什麼？」

「咖啡。」

「哦，咖啡也有秘密嗎？我可想不通了。」

「飲咖啡有時是快樂的，有時也是痛苦的，」老頭揷言。「被踐蹈的人的心緒，隨時隨地不同。」

首領搔着蘿蔔頭。「你們越解釋，我越不懂。」

「假如是政治部請飲咖啡呢？」

「哦，這個嘛，」首領一時回答不上來，突然頓住了。

「十九號同難，」老頭莊嚴地說，「可能你在這方面還太嫩。不過你是可造之才。眞痛苦可以擴大個人的心量和識量。最大的痛苦製造世界公民。——你憑什麼資格免費旅行的？」

「字頭友。」首領訕訕地說。

「和字頭人馬，」大鼻林補充。

「桀職？」老頭繼續問。

「白紙扇。」

「那好。這兒正用得着。」

一條人影倏然從「墓穴」外邊閃進來。「還用得着我們嗎？」那人硬僵僵地嚷。一身淋得透溼，雨正在淌滴，濃黑的眉毛和濃黑的短髭上，輝耀着亮晶晶的雨點。

老頭聞聲驀然抬頭，「咦，十二號！」他高聲嚷。

酒鬼睜着醉眼。「頭七還沒到啊，」他困惑地顫聲說。「怎麼就回魂了？」

「見你媽的白菜鬼，」梢公駡。「活生生的人，回啥魂？騷尿灌多了，人鬼不分，是不是？」

酒鬼皺餗成一團。「並非是我發酒瘋。一小會你把舌頭伸出來，我可受不了。」

「哧，又是活見鬼！」老頭慢慢站起打招呼。「九死一生，這趟眞正辛苦啦。」

大鼻林和神學生一躍而起，左右開弓，攙扶住這位死中復活的同難。

「先坐下休息休息，」大鼻林說。

「現在我們都很闊氣了。先把溼衣服剮下來，用毯子包裹好再談。」神學生說。

「十七號同難馬上就到，」梢公氣咻咻地說。

「知道囉，」神學生催促道。「快點換衣。」

「人在洞中坐，喜從天上來，」花旦嬌滴滴地說。「禮拜五，雙喜臨門，日誌上我們要記上這一筆。」

梢公趦趄着一連跨過幾個地舖，沒入幽暗和濃黑。

「玄德公怎麼樣了？」黑市醫生關切地問。

「昨天上午，還陪白老太太去探過他的病，」縮瑟的聲音從濃黑中透出來，像是從深淵中透出來的聲音。

「有沒有轉機？」

「醫生說，已脫離了危險期。人也好像精神了些，認得出誰是誰。說話結結巴巴的，搞不清說些什麼名堂。」

「既然這樣，」黑市醫生頓了一頓，繼續說。「一塊石頭落了地。再過十天半月，也許可以平安出院。」

「我不是醫生。沒有多大把握。」縮瑟的聲音回答。

「大致不差。來，同難們，擧杯相慶！」

黑市醫生跟老頭碰了漱口盅。接着，是一連串漱口盅互撞的聲響。

興奮的情緒如同咳嗽，一點都無法隱瞞。

大家眉飛色舞，髣髴得救的是他們自己。

「這才叫奇蹟，」老千用手肘撞了撞白相人。「連我都開始有點動心啦。——一個人活不下去。一羣人可以活下去。必死的救得轉來，已死的仍然活着。我很佩服你們的信心。」

「信心眞的可以製造奇蹟。擺在眼前的全是事實，不由你不感動。」白相人低聲說。「鐵石心腸，

有朝一日也會輭化。這眞是個奇蹟的時代，眞是個奇蹟的地方。看哪，十七號同難蓮駕光臨了。」

大家不約而同地笑起來。

「十三號同難出馬迎駕，」酒鬼擠眉弄眼說。

「眞會支使人，」花旦說。

「不。你是蝙蝠。可以冒充。」

「妄口結舌的。撞到老娘的手上，要你好看。」

「姑且服這一次務吧，以後的事，以後再談。」

花旦起身迎接艇婦。「辛苦啦。我扶你到毯子裏去換衣。男士們過來提箱。」他高聲命令。

「唔該，」艇婦細聲細氣說。「蝦崽蝦女乖不乖？」她打了句藍青官話。

「乖。乖的。乖極了。」花旦一板一眼地答。「淋得像落湯鷄，一身冰冷冰冷的，最好到毯子裏邊去暖一暖。」

艇婦和花旦，縮手縮脚摸進「墓穴」深處。老千與白相人，一人提着一口皮箱，木木然跟在她們的背後。神氣活像跟班。

大概不到十分鐘，梢公披着整匹法蘭絨，摸索着，慢騰騰地踱了出來。神色疲罷，好像是久病新愈的樣子。

「烟，酒，咖啡，」老頭說。「先要哪一樣？」

「酒！」

「多的是！」老頭興緻勃勃地說。「我這兒還剩大半瓶，不够再拿。」

梢公拔開輭木塞，仰起脖子牛飲。一團活火，從喉管一直燒進胃壁。四肢百骸有了回暖的感覺。人間的溫暖滋味最長，他不斷巴唧着嘴唇。

「過一點量，不妨事嗎？」老頭偏過頭去問黑市醫生。

「可以的。上等的發散劑。」

「也許還有意想不到的妙用，」神學生接過話碴子。「能够發散的東西，也能够使人忘記。對準過去的影子發呆，那是不必要的英雄主義。多飲幾口何妨。」

「你忘了肉體是聖靈的殿堂嗎？」老頭笑嘻嘻地反詰。

「不管怎麼樣，慈悲的天父，總是與苦難同在的。」

「對。所以我們在一大堆頑石中間，還有機會掙扎着活下去。」

「咱們以爲你們早報銷了，」酒鬼揷言。「作夢也沒想到你們可以生還。——爲什麼去了這久纔回？」

「那不能責怪他們，」老頭說。「是我吩咐他們領澳門身份證的。你當然知道領一張身份證不是一件易事。耽誤三兩天是必然的。」

梢公取下酒瓶，用巴掌在嘴唇上抹了一把。「喲喲，假如不走洋鬼子的脚路，要過半年纔有資格領身份證。你以爲那麼好辦！」

「領這張鬼東西幹啥？」酒鬼埋怨道。「望得人眼巴巴的，眞急死人。」

「我跟你一鼻孔出氣，」梢公說。「我不想領。」

「笑着吃人的社會，還比不上哭着吃人的社會，」酒鬼厲聲說。「假如是我，把它扔進爐子裏燒

了。」

「且慢，不必衝動，」老頭搖手制止他們。「領身份證是我的意思。他們兩位將來要負責對外聯絡交通，身份證是護身符，千萬不可弄丟。」

「你老人家總喜歡打歪主意。」

「如果不領身份證，二號同難的確實消息，我們就無法得到。——小宋他們那夥人還好嗎？」

「被警察廳捉去了。白老太太親口告訴我的。聽說一共捉了四個人。」

老頭一點訝異的表情也沒有。「天羅地網，他們的遭遇早在意料之中，」他平靜地說。「要他們暫時避避風頭，怎好不聽提調？」

「不曉得。」

「你當然不知道，」老頭冷淡地說。「接應船開出來了嗎？」

「開是開出來了，不過，剛開過橫琴島，就撞上了邊防軍的巡邏艇。機帆和我們的小艇一起被扣。我們的小船是繫在機帆後邊的，因此聯帶遭了殃。」

「什麼時候開出來的？」

「昨天下午五點正，在筷子基港口開的船。」

「東西辦齊了？」

「照單子清點過，祇少睡袋一樣。據說要往香港搜購。」

「剩餘軍用物資中，就有這種東西。——人已經派出去了嗎？」

「嗯。聽他們提過。」

「那批供應品呢？」

梢公喝了一大口酒。「不大清楚。」

「這又奇了？」老頭說。

「機帆是昨天下午開出來的。斷黑以後，在橫琴島附近碰到巡邏艇，機帆和舢舨一齊被扣。蝗蟲蚱蜢不分，糊裏糊塗關了一天一晚。」

「小偷碰到强盜，眞叫做小往大來，」老頭凶狠地說。扁嘴上的荷包褶顯著地加深了。「剪綹的當心吃悶棍。老子眼睛裏擱不下這粒砂子。後來怎麼樣？」

「那班黃腫鬼，見了這許多東西，眼睛都睜大囉。」

「沒有難爲你們嗎？」

「還好。機帆沒收。貨品充公。機帆上邊的人，解返澳門；然後輪到我們的舢舨，下午五點放行。」

「有沒有損失？」

「海龍王揩了我們一點點油水。」

「啊，碰到了風？」

「就是這話，」梢公露出堅實的牙齒甕笑着。「船過萬山羣島時，又在那三個口口裏被咬了一口。船洗了個澡。我們撈到的，只有兩口箱子。」

「又是大難不死，」酒鬼嗄沙地嚷。「幸虧你們都是游泳健將，要不然恐怕祇有進水晶宮喝喝鹽水的份兒啦。」

「喝多了燒酒放辛辣屁，」梢公衝着他罵。「你倒說的好輕鬆……」

「落水鬼討替身，」酒鬼顫聲說。「老早知道你並非善類，如今可露出馬脚來了。喲喲喲，舌頭慢點兒伸出來。先讓我劃根洋火照一照，驗明正身。是鬼無影，是人有影。別弄得墓穴裏邊陰風慘慘的。」

「此刻大概不是開玩笑的時候，」老頭打斷了他，「非常不必要的上海滑稽。」

「這兒永遠是人鬼不分的啊。」

「胡說！」老頭斥喝道。「涇渭分明。有史以來唯一使鬼變人的地方。」

「道成肉身。十四號同難的新神話！」酒鬼笑嘻嘻地反駁。「神經話！」他添說。

「如果你再打岔，」老頭戟指着他的酒糟鼻子，「立刻撵出去。」

「第二次放逐。梅開二度，禍不單行！」

「誰耐煩跟你涎皮笑臉歪纏！」老頭的聲調裏沾帶着鎮懾的力量。「誰把你們撈起來的？」他偏過臉去問梢公。

「走私船。」

「那我們明天可以摸摸石頭了。」

「晚上不行嗎？」梢公困惑地盯住他。「傳法老頭子告訴過我，他想今晚舉行。」

「橫風斜雨，他的行動也不那麼方便，他不會做那種英勇的可憐蟲。」

「眞的。他親口告訴我的。」梢公頗爲詫異地說。「他要我們早作準備，他隨後就來。」

「這是什麼道理？」老頭拍打着自個兒的前額，彷彿在自己問自己。

「道理其實簡單不過。走私船上的收音機，收到的天氣報告，說什麼風暴明後天會來。水手們正吵着要在今晚離開。」

「傳法呢？」

「傳法高低要送走一注特貨。他說：誰敢破壞此地的規矩，誰就膽敢破壞天上的律法。他又說：海上的風險是暫時的，人的愛心却是永久的。他們言來語去，我懂到的祇有這麼幾句。」

「懂得這麼幾句已經很够了，」老頭微笑頷首。「所謂愛心，不是別的，就是把別人當作自己。傳法在這兒孤苦伶仃困守了五十年，無非要證明這麼一點點。事實上，他眞的做到了。」

「談何容易，」酒鬼兜頭淋了盆冷水。「把別人當作自己，好像咱們都是石頭縫裏長出來的聖人呢？」他反駁。

「有一天你也會的，」老頭語重心長地說。「我們雖然經歷過一萬種失望，但不可對人心失望。每個人的心裏都有一盞長明燈，儘管個人有油盡燈枯的時候，但愛心却如拜火教的聖火，亙古長存。因爲薪盡火傳，有生命就有愛。」

「有生命就有恨。棄民們談愛，等於妓女談貞節，怪彆扭的。」

「得啦，得啦，但願這是你酒後之言。——一號和四號同難請辛苦一趟，把傳法請到這兒來。」

「這麼個頑固老頭子，肯移樽就敎嗎？」黑市醫生說。

「告訴他，我們這兒有孩子和女人，容易傷風感冒。他一定會來的。」

大鼻林和黑市醫生木木然站起來。

「兩個人合頂一匹呢羢作雨具。」老頭吩咐。「十三號同難請預備替換的衣服。保留過特權的人，

也許要在今晚，賭一生裏邊最後一次運氣啦。」

「墓穴」裏邊慢慢昇騰起唧唧噥噥的耳語。

生命是永不會被遺忘的。一線生機，其鼓舞人心的力量，賽過最强烈的興奮劑。

大鼻林和黑市醫生先後鑽進漫天風雨叢中。巨大的雨幕虛懸着，震顫着，一直延伸到海天深處。夜色黯淡。籠罩着一種灰敗而冷淡的色澤，予人以四顧茫茫的感覺。

洞內，五號的藍青官話格外刺耳。九號結結巴巴，一唱一和，旁若無人。中間還偶爾加插着花旦的嗲聲嗲氣的碎語，益發顯得人多勢衆。

白相人和老千磨拳擦掌，躍躍欲試。不過他們沉得住氣，手談目語，互通心曲。他們保持了沉默的樂觀。

王懷沙從毯子裏掙扎着坐起來，高聲勸說神學生放棄原有的主張。十號却相應不理，低頭禱告，喃喃念誦不休。梢公胸有成竹，抱住膝蓋骨抬頭仰望石洞出神。這三個人都有自我犧牲的決心，雖然目標並不一致。

新加入的十四個人正交頭接耳，以好奇的心情等待這場鬧劇啓幕。

老頭是公證人。他正深思熟慮，如何讓艇婦與兩個孩子，早些超出生天，脫離這人間活地獄。

人們把死亡的恐懼和未來的希望聯在一起。閃爍不定的火舌映照出變幻莫測的臉譜和陰影。

新的希望喚醒了一切沉酣的生命。生活的噩夢逐漸消逝。狗吠和破銅盆的敲擊聲，透過咆哮風雨，逐漸明晰起來。

洞裏邊的人，差不多都擁塞到洞口。

傳法一手拄篙，一手挽狗，挺立在洞外。雖然看不清他臉上的表情，但那個戴尖頂竹笠的頭，以筆直站立，一動也不動的瘦長身影，却具有一種不可言說的傲岸與莊嚴。

「到裏邊去，」他悄聲說。

大鼻林與黑市醫生應聲踱到洞口，撥開了擁塞的人羣，進入洞內。

「誰是公證人？」他高聲喊。

老頭在人叢中舉起右手。「我，」他高聲答。

「報告人數。」

「有資格參加的，總共十八人。二號已離開。十八號病故。十四號是公證人，依規矩不能參加。實際人數爲十五名。」

洞內的鼓噪之聲，閧閧地傳出洞外。

「那是不公平的，」老千抗議。「有許多人已經聲明放棄了摸石頭的權利。」

「有原始記錄爲憑，不好稀里糊塗一鍋粥，故意蒙騙大家的，」白相人大聲抱怨。

「聲明放棄特權的人，同樣有資格參加摸石頭，」老頭一個字一個字慢慢說。「如果他們摸中了幸運石，他們可以轉讓給預先指定的人。這是咱們最後的一次賭博，賭的是自己的生命！這也是咱們最後一次行使繼承權，遺囑早經紀錄在案。爭執是徒然的。祝各位福星高照。」

洞內噓聲大作。

「十四號請揑亮手電筒！」傳法大聲命令。「我不願過問你們內部的事，但我願意看到你們的善意

與愛心。」

一道青白色電筒光，在驟雨中閃爍。白燦燦的，耀眼欲花。

傳法從左邊的雨衣袋子裏，摸出十四顆黑石頭，點數着，放進紅布口袋裏；又從右邊雨衣口袋裏，摸出一顆白石頭，揑在兩指之間，向大家照了一照，然後丟進紅布口袋裏，像拌貓飯一般前後左右上下攪混起來。

「公證人領取綠布袋，」傳法威風凜凜地說。

老頭出洞，摺過綠布袋。退回來。側身站立在「墓穴」入口處。

「奉火神之名，爲各位執行公斷。誰摸中了白石頭，誰就有資格離開本島。公證人朗誦原始記錄。摸幸運石開始。」

緊張的情緒突然達到了巔峯狀態。可以聽到胸口脹塞的人的粗壯鼻息，以及牙齒相磕，顫慄不休的響聲。

老頭一手拿著電筒，一手拿着「日誌」。「一號摸石，三號預備，」他喊。「一號同難聲明放棄特權，將幸運轉讓給十六號和十七號。」

大鼻林雙手抱頭，急步竄出。傳法左手托住紅布袋袋底，向上翻了幾翻，被雨淋得透溼的光滑的小鵝卵石，在布袋裏發出唧唧的音響。

電筒光從紅布口袋上挪開了。射過傳法的尖頂竹笠，消散在乳白色的雨屏深處。

大鼻林的大嘴閉得鐵緊，嘴唇向後牽縮着，迅速地伸出了那隻黑茸茸的毛手。驟然望去，彷彿一隻碩大的黑蜘蛛，在紅布口袋上盤旋。

傳法豎起左手食指，約了一約。「一人一顆，動作要快。石頭歸公證人檢驗。」

黑蜘蛛倏然不見了。沒入紅布口袋。他的呼吸幾乎停頓了，心彷彿跳到口裏。血行受阻，臉部呈現紫醬色。揀起一顆石子，走向洞口。

老頭接過石子。「黑的，」他大聲宣布。「三號出馬，四號準備。三號跟一號同一願望。」

酒鬼帶着酒後的興奮，踏着細碎的飄滑的步子，走向傳法，毫不猶豫地摸起一顆石子，轉身回走。他的動作過於麻利，不容易看清楚他面部的表情。

「黑的，」老頭重複着。「輪到四號，五號進入衝鋒位置。四號自願放棄。」

黑市醫生兩眼暴睜，額汗如珠。他木然摸起石子，走向老頭。

「又是黑的！」老頭拖長聲調說。將石子用勁丟到綠布口袋裏。「五號跟進，六號準備。」

「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保祐，」藍青官話費力哀禱。他的臉色蒼白得像殭屍，鼻孔擴大發顫，呼吸十分之不順暢。走起路來，兩腿像彈棉花。

傳法用勁攪拌着紅布口袋。藍青官話的手飛快地挿進去，可是，似乎被什麼東西拉住了，好久好久拔不出來。

「十五分之一的機會，快慢都是一樣，」傳法婉勸道。「你總不好意思在布袋裏呆一輩子吧。」

藍青官話的手又在布袋裏揀選了好一會。白的比較冷，黑的要暖和些，他暗忖。終於拿出乾坤一擲的勇氣，把手抽出來。一瞧，眼睛登時黑麻麻的，口吐白沫，栽倒了。

「黑的？」老頭嚷。「六號開始，七號預備。六號跟一號看齊。——你們兩位把他拖進來！」老頭用手肘觸了觸酒鬼和黑市醫生，細聲細氣說。

「這種混蛋還是讓他躺着求雨吧，」酒鬼說。

「任何人都有弱點的，」黑市醫生說。「他的弱點就是只想到自己。」

口技大王霎動着小巧有神的黑眼珠子，慢慢踱回來。他的後面，跟着酒鬼和黑市醫生。他倆一人拖住藍青官話的一隻膀子，像拖着一捆又溼又重的茅柴。

「還是黑的，」老頭沮喪地嚷。「七號行動，八號站班。」

「有！」老千推開人羣，走向前列。

白相人已經邁動雙腿，聞聲，驚愕地回頭。但收不住脚。仍然順着運動的原有方向，打了個蹭踵。刺蝟頭擂到傳法的胸窩上。發出一種微弱的冷溼的響聲。

傳法岸然挺立，紋風未動。「別分心，」他柔聲說。「一個時候，只能做一件事情。」

陣雨刷刷，在白相人的紫檀色面孔上飛濺，剛勁有如砂石。「八號是個鬼，」他抱怨。「下作鬼！」他補充。

傳法肅穆地拌攪着紅布袋。右眼裏突然洋溢着慈藹的光輝。悶聲不響把布袋伸出去。

白相人用手在布袋裏掏摸了一小會。他的手是顫慄的。雨幕漾動着，他的全身彷彿也跟着漾動。此刻，我們瞧不到他臉上的戲，但那是無妨的，哆嗦的背部，串演的那齣苦戲，已够瞧啦。

「元始天尊，太上老君，黎山老母，一心奉請，急急如律令！」他唸動眞言，同時做了個賭小牌九摸牌的姿勢，把圓石子納進掌心，雙手擧過頭頂，搖了幾搖。好像卜金錢課的樣子。

「少玩點花樣，」老千喊。「而且不准夾帶！」

「慣犯！」白相人回嘴。「是大命，百靈保祐。」他添說。一個箭步，竄抵洞口。

「見黑，」老頭蒼勁有力地喊。「八號向前，九號遞補。」

笑聲轟鳴着。螞蝗開始楔進前列。老千擧步前進。

憑他大半輩子的賭博經驗，他滿以爲手到擒拏，不費吹灰之力。他的步履穩健，神色自若，完全是副篤定泰山的神氣。

老頭故意把手電筒，射成個四十五度的角度。灰色的雨夜，被切割成青黴和黝黯的兩塊互相疊合的三角。傳法托住袋底，起勁揉動殘存的圓石子。然後將布袋伸過去。

老千眼明手快。窺探着，盤算着，準備孤注一擲。

傳法突然用手將袋口收窄。圓石子在布袋裏互相碰撞，磨擦，弄得吡哩叭喇一片響。「提防弄巧反拙，」他委婉地說。「最後的賭博，也是最公平的賭博。不必施展偸天換日，順手牽羊那套老把戲。」

「嘖嘖，您眞棒，」老千施用緩兵之計，儘量將袋口張大。「睜開眼睛捉不了迷藏，老實人一定吉星高照。」

傳法張開右手五指，在袋口上搭了一個篷。「要摸，馬上動手。否則作棄權論。」

「您當然知道我是不會放棄生命的，」老千不斷地霎動着眼睛。「可是，加這麼一頂帽子毫沒來由。」

「屎少屁多！」傳法扁着嘴罵。「玩這套我是老祖宗。下一個上來。」他說完這話，開始挪動布袋。

老千一手攀住傳法的腕節，猝然將另一隻手插進布袋。拈出一顆石子。急急忙忙往回走。

「又是匹黑馬，」老頭大聲宣布，把石子扔進綠布袋裏。「九號上，十號接班。」

老千雙手一攤，聳了聳肩膊，垂頭喪氣鑽進人叢，終於不見了。

螞蝗剪動短腿，衝進暴雨之中。他的頭蓋骨奇大，看起來像戴着一頂意大利式的軟帽。臉色灰白。鼻樑上端和兩眉內側，縱裂成一叢蘭草。雨滴嵌鑲在蘭草裏邊，宛如金剛石稜面。

「所剩無幾，祝你好運，」傳法遞過布袋。

「謝，謝謝，」螞蝗結結巴巴說。滿不在乎地摸起一顆石子，車轉身子走向老頭。

「第八個黑！」老頭嚷。「十號跟進，十一號預備。——十號公開聲明將特權轉讓給十一號。」

「十一號是誰？」傳法問。

「青年人，」老答頭。

「多少歲？」

「二十一。」

「已經成了年。轉讓無效。」

「傷病優先。」

「哦，原來如此，」傳法說。「那麼繼續下去吧。」

「我拒絕接受，」王懷沙在「墓穴」裏邊高聲嚷叫。

「而且他的腿傷正在發炎，不能行動，我看還是豁免的好。」黑市醫生插言。

「論理，父親是可以替代兒子的。」老頭說。

「穿青衣，抱黑柱，黑成一堆啦！」老千忿然說。

「什麼話？」梢公厲聲質問。「他捨命救人，腿上掛了彩，佔這點子便宜不應該嗎？」

「三個人一同下水，」口技大王附和。「我是證人。誰敢多嘴，小心老子揍他的鼻子。」

「湯裏水裏，你們全是一夥。」

「八號同難說話要放明白些，」梢公惡聲相向。「十號願意，你就不能過問。」

「干我鳥事。好歹我總歸輸定了。」

「那你何必出頭？」白相人婉言相勸。「十五分之一的機會，既然已經完了蛋，任何人活着出去，咱們都只好一旁恭送啦。」

老千餘怒未息。「耶穌基督不是神仙，未見得就是他摸中了。」

「也許，」老頭說。「十號繼續工作，四號代替十一號，碰碰運氣。」

神學生恬淡從容地踱出「墓穴」。他那肥敦敦的寬厚的肩膀，在電筒光的照映下，顯得出奇的寧靜。

傳法熟練地簸動着紅布袋裏邊的石子。

「主啊，你若肯，我必成就，」神學生拉長聲調顫聲哀禱。「一切，交託在你手裏，照你的旨意成全，求你帶領。」

「風大雨大的，不必舉行儀式啦，」傳法不耐煩地催促着。將紅布袋幌了幾幌。

神學生閉目伸手探進布袋，輕捷地摸起一顆石子掉頭而去。

老頭順手接過石子。「白的！」他喜孜孜地大聲說。用大拇指和食指揑住白石，高高舉過頭頂，當場亮了相。圓潤堅實的石子在電筒光的射照下，璀燦發光，潔白純淨，宛如天使的羽翅。「摸取幸運石的工作，正式告一段落。」

緊張的情緒驟然鬆弛了。歡呼聲突破了輕微的歎息聲，隱隱昇騰上來。

「無論如何我不接受，」十一號固執地說。「砍下我的頭，我也不依。」

「這是天意。由不得你。」老頭說。

「我不是那號沽名釣譽的貨色。而且我根本不願意接受別人的憐憫。」

「好心有好報。冥冥之中早已注定了。」

「可以稍爲容許我自由選擇嗎？」王懷沙怯怯地反問。「我總覺得這種做法，良心感到不安。」

「我想這種不安大概是多餘的。」

「總而言之：我不願離開我爹，一個人死裏逃生，遠走高飛。」

「那你準備怎麼辦？」

「轉讓給孩子們。——爲善不終，等於沒做。」

「不好，」艇婦接過話碴子。「我們不去。」

「有什麼不好？」王懷沙認眞起來。「當初我下海救人，並無救自己的意思。如今我仍然不願委屈自己。青年人心直口快，說得出做得到。說什麼我也要轉讓給你們。」

「我們不要，」艇婦堅決反對。

「壽星公弔頸，活得不耐煩了。」老千冷冷地鑿了一短拳。「好像這兒是天堂，大家都捨不得離開哩。」

「讓給你要不要？」藍靑官話有氣沒力地說。

「祇怕佢們當仁不讓。」老千猛吞了口口水。

「你們到底作何決定？」傳法在洞外揚聲發問。「我在淋雨；走私船上的人，正等候回音。」

「聽到了嗎？」老頭接着說。「任何有耐性的人，都有一定限度的。——十一號同難究竟怎辦？」

「不去！不去！一百二十萬個不去！」

「爲什麼不去？」

「用孩子們的鮮血，來灌溉你們的世界，畢竟是可恥的英雄主義！」

「嘿，料不到你還有這麼一套。」

「孩子們的眼淚，對世界的譴責，比起我們這批棄民的憤怒和詛咒來，要激烈得多！難道我的生命力，還比不上老弱婦孺嗎？龜孫子纔願意臨陣脫逃，不管別人的死活！」

老頭做了個劈柴的手式，斷然阻止他再說下去。「行！有良心，有血性！」

「我想：良心，血性，都不算壞事。」

「閉嘴！」

「道理總是攤開來講的。」

「眞感情可以激起良心的回聲，加深此時此地的荒涼！」老頭氣喘吁吁地說。「十五號同難你到底作何打算？」

艇婦幾乎哽咽不能成語。她忸忸怩怩，帶泣帶訴說了一大堆，中心意思究竟是什麼，聽的人仍然猜不透。

「五號同難姑且做一做義務翻譯員吧。」老頭說。

「歸納起來，『亨白冷』只有兩點，」藍靑官話說。「同生，共死；決不離開。」

「眞是這個嗎？」老頭詫異地問。「這又奇了？」

「不奇，一點都不奇，」藍靑官話說。「她說窮人苦命，到處活不下去，倒不如死在荒島上。」

「離開的人，照例送兩萬元程儀。按人頭計算。有了錢，總可以活得下去了。問她去不去？」

藍靑官話與蜒婦，嘰哩呱啦商量了好一會。「還是堅決不去。」他說。

老頭覺得胸口悶塞得要死。「爲什麼？」

「她說有些東西是錢買不到手的。六萬元可以花光。男孩子長大做『墨七』，女孩子長大做『老舉』，窮人的門路又黑暗又窄狹，這裏反而活得像個人！」

「有沒有添油加醬？眞是這麼說的嗎？婦人的見識，想不到會如此開通！」

「原意大致是這個樣子。」

「那好。按規矩橫直只能送走兩個，不如讓她們暫時留下，等下一班的接應船來了再走。——第三個機會該輪到十號同難啦。」

「我發誓不再離開本島，」神學生大聲說。「軟紅十丈，惡裏惡濁。這兒有人味。活下去也比較有意義。絕對不想離開。」

「說不定你會懊悔的。」

「笑話！我在這兒一心一意盼望神的國和神的義！」

「比石頭還硬，」老頭感慨地說。「唉！想不到人間的一點點溫暖，竟會有這麼大的魅力。——你們仔細考慮考慮，這是難得的機會，平白無故地放棄了，未免十分可惜。」

「不。」三個人的聲音。

「十一號捨不得離開父親；十五號又捨不得離開兒子；十號根本不願意回到虛僞詭詐的社會裏去。因此他們全放棄了。」老頭高聲報告結果。

「我不干預你們內部的事。不過白白糟蹋這個機會，以後恐怕沒有了。你們下定決心了嗎？」

「是不是可以由其他的人頂替？」老千問。

「別使壯士蒙羞，」傳法迂緩地說。「傷病婦孺放棄了的機會，別人無權替代，這是此地的英雄傳統。」

「豈不十分可惜？」老千又補了一句。

「決不爲貪生怕死之輩開後門，」傳法毅然決然回答。「那我走了。」

「空辛苦一趟囉，」老頭說。

「一個團體，每人都有守死不去的決心，至少可以證明，它是不容易擊潰的。」

傳法的背影逐漸遠去。但他的話，依然縈廻在同難們的耳際。狂風驟雨，偶然傳送過來篙子的撞擊和犬吠。

十九

澳門鏡湖醫院東翼二〇二室特等病房。

白老太太枯坐在玄德公的病牀旁邊，耐心守候他從酣夢邊緣醒轉來。

病房裏邊一片雪白。浮盪着石碳酸氣味。乳白色床頭櫃上，放着一個乳白色膽瓶，中間插着一大束鮮豔的牡丹。在白色的威脅下，它像一灘血！

白老太太靜靜地枯候着。昏眊的眼睛裏悄然閃耀着慈母的光輝。鶴髮、鷄皮，高聳的顴骨一直揷進鬢脚。兩頰深陷成窩。有一個尖削的下巴和一個枯黃的脖子。燈光將她的投影剪貼在牆壁上，一切顯得那麼文靜、高雅，一切顯得那麼小小巧巧的。半個世紀前的生命的光輝，如今只賸下一抹生命的殘影。「少是觀音老是猴」，在時間的逝波之上，再也瞧不見往日的容顏。而人們，也無法從這位慈祥文靜的老太太身上，聯想起當年縱橫粵、湛、港、澳之間，那位明豔照人的女英雄的形象。

老太太臉上的蒼白，跟玄德公臉上的焦黃，適呈尖銳對照。雖然兩副臉是同樣的瘦削，同樣包裹着一層皺紋密佈的薄皮，同樣予人以一種脆弱的不健康的印象。

玄德公仍然酣睡未醒。不順暢的呼吸時時從沉酣中透出來，像放汽笛。他的高額頭上，蒙着一層虛汗，乳白色的燈光在額角上盪磨，油光水亮的，半像蠟人，半像殯儀舘裏初經化裝之後的死屍。他的眼

睛並沒有完全閉攏，洩漏出一抹疲憊的死魚似的光。汽笛聲裏，可以瞥見兩串稀淸稀淸的鼻涕，緊隨着汽笛的節奏在伸縮震顫。

老太太用憐惜的搜索的目光，注視着玄德公。「八天了，」她出神地想。下意識地伸出纖柔的手，輕輕撫摩着他的額頭。高燒已退。一切似乎恢復了正常狀態。不過，主治醫生的話仍然飄浮在她的耳邊：「急性肺炎的危險期已過。但眞正的健康，恐怕無法回復。『毒漏』也是致命的症候。」

「是的，毒漏當然是會致命的，」她繼續出神地想。「我有切身的經驗，一點兒都不假。」她想着想着，黯淡的眼珠上突然湧上了明亮的淚水。

住事無聲地在回憶中閃現，一如默片……。

時間開始倒流。那是一九四二年的早春。

香港陷落了。大陸半壁江山，敵騎縱橫出沒，烽火遙傳。而澳門，當時雖號稱爲自由埠，但便衣密探廣佈，居民的生命財產，正面臨着史無前例的威脅。

那時她四十五歲。她的老伴五十有二。

亂世。恐怖。無目標的苟活。無意義的偸生。痲木的神經。一種茫然而又黯然的空虛感覺，消蝕盡人們的活力。大家都千方百計想逃避現實。可是冷酷的現實，張開了天羅地網，證明逃避是無效的。

烟、酒、賭博、色情；鴉片、紅丸、白麵，整個澳門毒霧冲天。大時代糾纏在令人窒息的子夜裏。死亡與頹廢的陰影籠罩着一切。那是一個渴望刺激的時代，同時也是個容易滿足於刺激的時代。那是個擾攘不安的時代，也是個亟力追求寧靜的時代。厭世怠倦的情緒，痲痺消沉的感覺，煩躁易怒的衝動，交錯共存。人們力求藉外物以忘却自己。於是抽鴉片、吸紅丸、吸白麵、扎嗎啡針，乃成爲死亡的四部

曲。

白老先生，當初不過是黑道上的朋友。一榻橫陳，呑雲吐霧；俾晝作夜，與鬼爲鄰。後來大概是黑貨供應不上，改入白道。追龍、打虎、高射砲，色色俱全。偶爾脫癮，虛屁、糞液、小便、攝護腺液體齊來，淋漓滿褲，元氣大傷。

就是那年的早春，他以輕微的泄瀉起病，不到兩個禮拜，終於一瞑不視。今晚，她出神地逼視着玄德公，彷彿對着住事凝眸。在玄德公臉上映照的，正是她的老伴的影子。

「關窗！要關得嚴絲合縫的。」她老伴的嘎聲驀然從追憶中隱隱昇起。那悲苦的表情記憶猶新。「三百六十根骨頭散了瓣。三魂七魄四肢百骸，飄飄蕩蕩，老不能落地。如果再颳一陣風，一切都無影無蹤啦。」……

虛脫！她暗忖。幾乎要嚷起來。可怕的虛脫！一個幽靈。一條有氣沒力的影子。一個未生以前或旣死之後的鬼魂。那是她過去的老伴，也正是閃爍在她眼睛的水晶體上的玄德公。

窗外，豪雨如注。疾風振撼着窗玻璃，發出格登格登的響聲。

玄德公轉側了一下，終於醒了。猴臉上籠罩着一抹迷惘的表情。他懶散地揉擦着淚眼，同時一連打了好幾個呵欠。他醒了。似乎醒在夢中。

「霧啊，很深很深的霧，」他喃喃不清地唸誦着，聲調嘶啞而冷漠。「冷濕的迷霧，暗無天日。我已經沉沒了。畏寒畏冷的。活見鬼！還在標冷汗哩。簡直像魚。濕膩膩的魚！」

老太太留心側耳而聽。「說些什麼？」她困惑地說。「神經話不像神經話，囈語不像囈語，聽得人滿頭是烟！」

「哦，是您嗎？」玄德公打了個尿顫，怪不好意思地睜大着黃褐色眼睛，血絲密佈呆突突的。「好冷，老太，像打擺子。」

「等會子護士小姐來了，換身衣服，就會回暖的。別性急，別煩躁，盼望你好好靜養。」

「不要穩住我，」他伸出舌尖，舔了舔因失水過多而焦裂的嘴唇。「那是無望的。昏頭昏腦，眼花耳鳴，我知道，眞的，沒大希望啦。」

她怔怔地對直地盯住他。過去的痛苦經驗，再次從塵封的住事中綻露出來。

「蒼蠅不鑽無縫的鷄蛋，」她柔聲說。「內感不生，外邪不入。好好歹歹，總要有信心。」

「我相信死！」

「不。」她搖頭。「不！」她重複。

「入土爲安啊。」

「日子比樹葉子還多哩。——不准再說這種斷頭話！」

「你知道，冷徹骨髓，是什麼味道嗎？」他適時改變了話題，斷斷續續說。

她苦笑着搖了搖頭。瘦臉上的皺紋深密，似乎潛藏着溫柔、慈藹、譏刺和哀愁的陰影。她的心事，只有她自個兒明白。

「那才叫不是味道呢，」玄德公的臉上，也跟着擠出了一種神祕的倨傲的笑容。「好像骨頭裏邊空了，冷氣可以從這一頭，跑到那一頭，簡直是把刀子。」

白老太謙和地點着頭。「一把鋒利的刀子，在你骨頭裏邊刮來刮去，大概總有好幾年了吧。」她苦笑着說，實在一點也不感到興趣。

「躺在床上，簡直就等於躺在棺材裏邊。……」

「又來了簡直，」她突然打斷了他。「我最怕聽這兩個字眼。」

「那簡直要我的老命，」他繼續發牢騷，而且仍然使用了那兩個令人不悅的字眼。「身子騰雲駕霧，飄呀飄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灰色的霧和黑色的霧。」

白老太沉思了好一會。「霧，」他終於說。「霧代表什麼？」她下意識地聳了聳肩膀，並且砸了砸舌頭。

「整個時代。包括陷溺人的永晝，和不眠的永夜。」

「喲喲，倒像個要飯的詩人呢，」她唱起扁嘴說。「想不到你還有這麼一手。」

「白道和黑道上的朋友，都是絕頂聰明的笨漢，」他費力地迂緩地說。彷彿祗有這樣，纔會使人懂得似的。「你能够蠱惑驢子們打高射砲嗎？」

「聰明反被聰明誤。世界上的人，就是這點子古怪。——至死不悟！躺在棺材裏邊還有那麼些夢！」

玄德公凝神注視着白老太的焦枯前額，和薄薄地覆蓋着前額的蕭疏白髮，突然忍不住笑。在乳白色電燈光底下，白髮和前額簡直成了絕妙的對照。彷彿給什麼人毫不經意地，把水潑在雪上似的。

「儍笑些什麼？」她問。

「夢是多餘的，」他砌詞掩飾。「我們從生到死，全活在夢裏。這樣，就不會有夢的感覺了。——海裏的魚，總覺得水是多餘的。是嗎？哦哦，不是嗎？」

老太太的瘦臉上，露出一種難以領悟的神色。「不管怎麼樣，你必須勉強活下去。」她說，語調很溫婉，語意很堅決，可是聽起來總帶點兒悲愁。

「聽天由命，勉强不來的。」玄德公的話，忽然停止了。狂風尖嘯而過，嘶嘶地擦響着玻璃窗。他怔住了。欲說的話卡在喉嗓子裏邊，鼓起了那麼一塊，像突然嚥下了一個又大又燙的湯糰。

「失望是由希望而來的。一個不希望什麼的人，也決不會失望。你這種態度，可以帶病延年。」

「謝謝您的金言，」玄德公喘着氣說。「喝西北風，大概可以飽肚子。——請關關窗子。一個不小心，風會把我吹走。」

「窗子老早關得鐵緊啦，」她硬僵僵地說，彷彿那句毫無意義的話，是枚錐子，錐得心窩酸痛酸痛的。「不要想得太多，憂慮得過份。我這兒還有兩萬元，是博士送給你的盤纏。出院時我會親手交給你。」

「兩萬元？」玄德公的耳邊，彷彿有人敲了一斧頭。他驚愕地掙扎着想要坐起來。

老太太輕輕將他按住。並且小心翼翼地把被窩納緊。

「是的，兩萬。什麼時節要，馬上可以動用。」

「恐怕是兩萬冥幣吧。——老人家不可說笑話。」

「誰耐煩跟你開玩笑？」她正色道。「足足兩萬元。住院費用，另外有一筆錢可以彌補。够了嗎？」

「兩萬元！麥克麥克的，花花綠綠的鈔票，喲，他媽的眞像個夢哩！」他說着說着，突然曲起食指塞進嘴巴裏，咬了一口，痛得怪嚷起來。

「你這是做什麼？」
「看樣子又不像個夢。」他自言自語。
「一切都是意外的，增添上去的，是不是？」
「還有別的想法嗎？」
「還好。我代表博士祝賀你。」
玄德公還想說點什麼。可是他的眼淚、鼻涕和呵欠，全已氾濫到猴臉上來了。這，雖然阻止了他的談話，但那副感激涕零，可憐兮兮的怪樣子，却凝固在他的臉上了。
老太輕聲道了晚安，細步穿過病房，虛掩着門走了。
她留下了天使的佳音和人間的美夢。
玄德公覺得這個被灰色和黑色的迷霧籠罩着的世界，驟然從棺材裏邊甦醒過來了。
「兩萬元，花花綠綠的鈔票一大堆，倒有點魔術哩，」玄德公意味深長的唸誦着。「這筆財喜，不大不小；吃飯够飽，飲酒可醉。黑米白米任揀。舒舒服服過那麼兩三年，大致不成問題啦。」
他喜洋洋地凝視着雪白的天花板。興奮得連眼睛都不想眨一下。
也許首先要想法子成個家。討個肥老婆焐一焐脚。條件很簡單：是個女的，稍微帶點性感就行。這樣，日常生活有人打點服侍，晚上摟着個活湯婆子，至少不會冷徹骨髓囉。
枯寂中有一張嘴，從虛無中伸出來，對準他的耳朵輕言語細叮嚀。
他覺得心癢癢的。抓耳撓腮，樂不可支。

「天下最難置信的事，往往是最實在的。要不然，亂世這兩個字，就會從字典裏邊刪掉啦。——妙人妙事，多得很！一朝錢在手，便把老婆討。常識不能解決問題，我們就相信奇蹟。兩萬元應當是加倍的萬歲！」
他差點沒有把「顫慄萬歲」這四個字喊出來。然而那副猴臉上，却出現了間歇性痙攣，某些情緒是不受意志力壓抑的。
「你這個活殭屍，只配娶個死寡婦。別人的痛苦，並不等於你自己的快樂！」虛無中的那個聲音在喊。
他身不由主，一連打了好幾個寒顫。上下顎有節奏地咀嚼着，好像在磨粉。
「這一張長期飯票，給一個窮女人，也未始不是善擧。——玫瑰花的最後一項用途，是給蝸牛爬在上面塗黏液的。噗！」
他雜亂無章地自訟着。良心上的天平，又開始向另一端傾欹。他突然天靈一閃，出現了另外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把他想討老婆的念頭，幾乎完全打消了。
「爐罐蓋子不可揭得太早。」他自己對自己說。「江湖老規矩，到了籃裏纔算菜，到了手裏纔是財。空口打哇哇，騙騙小孩子的玩意，千萬不可認眞。哧，狗咬猪尿泡，一場空歡喜。——人就是這麼一種互相欺騙的怪物！投其所好，聖人也會騙得團團轉。」
他輾轉反側着。情緒的水銀柱，驟然由沸點降至冰點。猴臉上的痙攣加劇了。鷄皮疙瘩一直從脖子上延伸到了枯陷的雙頰。
他感到羞赧赧的。黃褐色額頭上隱隱地冒起一抹油光。他有了受騙的人慣常出現的羞憤表情。

寂寞中，廻旋着另一種相反的聲音。「白老太太不是這號人。而且謊話裏頭還牽連着十四號同難。他是個說一不二的鐵漢。此事想必不假。」

玄德公的眸子又逐漸亮起來。彷彿穿過雲陣的星星。

「是的。博士最討厭別人說謊。——不過，男人的錢袋，女人的肚子，不缺德是脹不起來的。他爲什麼要送我兩萬元？神經病發作了嗎？不嗎？要從十八層地獄之底，證明人類還有希望嗎？他怎麼會有兩萬元的？爲什麼不留給自己？……」

許許多多的疑問號，從病床四周豎起來。密密麻麻的，分不清層次。

「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這是原則。得快活時且快活。犯不着自討苦吃。」他毅然決然作出結論。同時清楚地聽到了響在耳朵裏的噪音。嗡嗡嗡嗡的，吵得煩死人。

他連忙捂住耳朶。噪音依舊盈耳。歷久不息。他再次瞪大眼睛，金星在眼睛裏亂迸。「這不是好兆頭。」他警惕着自己。「最好緊急刹車！」

然而車子並沒有刹住。

另一個聲音急於有所表白：

「人追求幸福，憧憬未來，是理所當然的。假如眞有兩萬元意外之財，應當好好利用。把別人當作自己，這是一切眞快樂的根基。」

「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我玄德公並不想進聖廟伴食冷猪肉。」他咬牙切齒想。壞思想引發了惡劣的感情。心跳得更急了。他猛喘着氣。嘴巴張得大大的。可以窺見他那結着黃苔的舌頭，薄薄的，像條狗舌。

「反過來說，」另一個聲音劈面提醒他。「十二號和十五號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漏夜送我到澳門住院。既不沾親，又不帶故，那到底爲了什麼？樂於共死的人，一定能够同生。文明社會中找不到的那份眞摯感情，在野獸都不能生存的荒島上却找到了；而且那不是一種神話，一種幻覺，而是活生生的事實。假如那一個環境不値得我們活下去，世界上還有個什麼地方，可以容許我們活得眞像個人啊。」

房門像打呵欠一般推開了。

一個高高瘦瘦的護士小姐，大踏步走進來。像這樣的脚步，顯見得病房是過於偪仄的。

玄德公的胡思亂想，突然受到干擾，表面上平靜下來。但哈虎哈虎的呼吸聲，仍然繼續着；並且，好像是受到一種意料之外的刺激，調門似乎提高了半個音階。——一個半清醒的殘夢，正繞着他蕩漾。

護士小姐將體溫計搖了幾搖，熟練而頗爲不耐地塞到了玄德公的舌頭底下。然後，撇轉身子，伸出纖長的手臂，又熟練而頗爲不耐地取下了掛在床頭的病歷表。

白皙的瓜子臉上多了幾粒蒼蠅屎，玄德公想。呆滯的黃褐色眼睛開始活動起來。人長得倒也苗條體面，有一個短鼻子和一雙小眼睛，他媽的可缺少性感。他繼續想。念頭又開始轉到肥老婆身上去了。

護士小姐悶聲不響，拔出了那枝「煩惱棍」。搖挩着，粗枝大葉地瞥了他一眼，摸起鉛筆，塡寫好，掛起來。

「着了涼嗎？」她淡然無味地問。「怎麼又高了？」

玄德公心不在焉地傾聽着。他實在感到很沮喪，很羞赧，不知道應該回答些什麼。

護士小姐着手整理零亂的枕頭和被褥。「你眞是個大孩子，」她抱怨道。一股香甜的暖氣，溫婉地噓拂着他的臉。

「大概是個老孩子，」半晌，他擠出了這麼一句。「被窩裏邊，纔見不得天日哩。」他嗄沙地添說。呆木的猴臉上，凝結着淫蕩的苦笑，好久好久都沒有消逝。

她怪不好意思地瞪了他一眼。小小巧巧的眼珠子上，蒙着一層薄薄的霧氣。「好的，我馬上給你替換。」

「介意嗎？」

「不。見得太多啦。」

「膩膩巴巴的，不知下的是些什麼？」

「龍蛋，」她若無其事地答。短鼻子兩旁的雀斑，被紅潤的血色襯映着，愈發顯得明亮了。

「龍有時也會變成蟲的。——多少年來，那話好像是橡皮製造的呢。」

她從靠牆的空床上，順手撂過紅褐色橡皮墊，用勁地抖了幾抖。「那不更好嗎？」她反問。一臉外交官的狡猾的笑。「多了些慾望，少了些煩惱。」

這老江湖，懂得的倒不少啊。玄德公迷惘地想。「只能說：多了些煩惱，少了些慾望。」他認眞地校正她。「因爲——」

「因爲這是春宵，」她聳了聳瘦削的肩膀。「不是嗎？」她兩腿半分彎，一手托住他的腰部，一手抽出淋漓滿目、污穢狼藉的橡皮墊。摺疊好，扔在地上。再用同樣的速度，把乾淨的墊子塞進被窩。

玄德公突如其來收斂了笑容。彷彿被尖銳的東西在脊椎骨上錐了一下。「貓兒叫，」他忍痛地說。「簡直是隻叫春的貓。」

「都是你自個兒的胡思亂想，」她抗議，可絲毫不含譴責意味。敏捷地褪下他的白粗布褲子。揉成一團，揩抹着他的下體。

「喲喲，揩不得的苦，」他嚷。「皮包骨，一揩一個窿，溜尖溜尖的指甲——小心人命官司。」

她把髒褲子甩到床下，用半踭的白麂皮圓頭鞋，撥到一邊。然後，乒鄉一下，忽然將一條乾淨的白布褲子迎風抖動。揭起被窩一角，迅速套上。「身子稍微抬一抬，你這條死蛇！」她在齒縫裏說。

玄德公又開始感覺到了尖尖十指的挑逗。癢兮兮的，酸痲痲的。簡直是雙引誘人作不道德行爲的手。他暗忖，只是不好意思說出來。可惜英雄已無用武之地，要不然，我要鬧你一餐。

談話中斷了。寂寞楔進了這小小的空間。護士小姐拭抹着他上身的虛汗。換了件乾淨的衣服。挽成一個結，丟到髒褲子上。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轉身，大步走向病房一角。扭開水龍頭，亂洒着肥皂水，用勁地擦起來。

「你知道我正在想些什麼？」玄德公開言。

病房一角浮盪着水響與溼手唧唧地搓動的聲音。她沒有搭訕。

他曲起雙肘，將身子微微抬起。「喂，小姐，生我的氣嗎？」他喊。猴臉上的兩個孤拐，將陰鬱的影子投射到背光的一面。使人直覺到那是種硬化了的無淚的痛苦表情。

「鬼來了，」她低聲說。仍然狠命地洗擦着纖手，彷彿要把手上的皮擦掉似的。「誰耐煩跟你拌嘴。」

「監牢裏坐三年，老母豬變貂蟬。」他自言自語。「瘦西施也有惹火的地方啊！」

「你這隻野豬，到底胡說八道些什麼？」她衝撞着虛無的風，大步跨過來。溼漉漉的手氣得發抖，肥皂水幾乎飛濺到他的臉上。

「別光火，小姐，」玄德公頹然躺平。「出院後第一樁心事，討個肥老婆。醜八怪沒關係，可是一定要像個女的，而且要有性感。」

「條件也許太苛刻了。」她冷冷地說。

玄德公一點也沒有動氣。「那怎麼算苛刻呢？」

「窮心未脫，色心又起。——養得活嗎？」

「當然，當然囉。兩萬元積蓄，足够啦。」

她橫眉怒目而視。「兩萬個屁！」

「想不到吧，」玄德公色迷迷地回望着她。「可是你不必驚慌，我要胖女人，不會在你身上打壞主意的。」

護士小姐勃然大怒，氣咻咻地戟指着他的鼻子，肥皂水溜滴到孤拐上。「你以爲你眞能活得多久嗎？哼！頂多三個月！」

「神仙都難斷死生囉。」

「你以爲醫學是巫術！大夫說的。不信你瞧！」

「豈有此理！」玄德公脫口而出，掙扎着想要坐起來。

「三個月眨眼就過去了。復活節前後，我給你送花圈。」她撅起小嘴說。「拜拜。晚安。」她輕颺着手指，彎腰拾起髒衣服和橡皮墊，結紮停留，像躲債似的，三步併做兩步走了。

房門滴答磕關了。遺留下空虛和寂寞。他覺得房間像個肥皂泡，逐步逐步膨脹起來。

他失神地摸撫他自個兒的腕節。腕節上的隆突更大了，瘦骨峋嶙，怪可憐的。滴答之聲仍然在心靈浮起迴盪，那彷彿是逝去的生命底回聲。有形的手銬解開了，如今祇殘餘下一條青黴色的斑痕；不過，他眞切地感到那地方是冷冰冰的，嚴寒蝕骨。「多溫暖的自由啊，只有監獄纔能證明它的價值。只有手銬纔能明白它的意義。」他喃喃不清地說。「想不到陽世的手銬剛剛脫下，陰間的手銬跟着套上來。牢獄和地獄，名稱不完全相同，內容幾乎一樣。可怕的現實和可怕的虛構。他媽的就是這惱人的調調兒。」

這調調兒是確實惱人的。他的胡思亂想又復活了。遲鈍的思考與急促的呼吸全不合拍。——肥婆決定不要。先吞雲吐霧，快活那麼幾天再說。以後呢？以後是以後的事。管他娘！……

他覺得腦電又接通了。熱烘烘的，像隻烤箱。而且有隻小鷄，剝啄他的頭。危險的訊號又開始出現了。

蟠踞在潛意識裏邊的東西，是不受理性約束的。越想制止它們，却變得越强烈。

以後呢？被打斷的思路又銲接上了。以後兩腿兩手一伸，百事不管。事實上，死人是永遠不管事的。只有活人纔管事。一種惡劣的好攬事的觀念，各種權利和諸般義務，那是屬於活人的。撒手西歸。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愚妄人就撒不下這兩隻手。

一切都空空如也。整個宇宙也不過是打高射砲時出現的一陣烟。不過有些人喜歡巧立名目，叫什麼星雲。——兩萬元能帶進棺板嗎？三個月花光，未免有點浪費。錢是有用的，如今能買些什麼呢？——憂鬱和顫慄，如此而已。他的幻想停滯在這個茫然而又黯然的十字路口，徘徊瞻望，逡巡不前。

狂嫖？其勢不舉，自討沒趣。濫賭？白粉道人們都能自得其樂，不希望另找刺激。那麼，兩萬元如何花光？問題又轉回原處。「這是老頭佈下的陷阱，他這個害人精！」他噁心得要作嘔，彷彿一張張五

百元的「大牛」，正從喉管裏噴射出來，滿室飛舞。

心靈裏寂寞的回聲，加深了病室的荒涼。窗外，風雨縱橫，子夜漸漸臨近了。

枯寂中，梢公和艇婦的影子，突然閃現在他的腦幕上。

好行爲的影響是無窮的。雖然我們一生作惡多端，但我們都不算是完全不可救藥的壞人。十一號捨己救人的義舉，彰顯在十二號和十五號的身上。今晚我還有呼吸，還有機會胡思亂想，那應當歸功於這兩個共過一天患難的人。人生一世，草生一秋。爲什麼我要對他們虧欠呢？三個月換取一個紀念，不也是值得的嗎？況且還有八號的那一手打翻天印的絕學。可以騙幾個鬼錢使使，何樂不爲？

「水，水菓，餅乾，麵包，急需的藥品，日用品，」他昏昏沉沉地想。「兩萬元可以派很大的用場哩。」

二十

「墓穴」裏邊已經完全靜止下來了。零亂的鼾聲，此起彼落。中間偶爾混雜着磨牙切齒的聲響，音響效果很壞，有點像牙醫的鑽孔器，聽得人全身起鷄皮疙瘩。

艇婦的囈語和老頭的夢話，休止音符背後出現的轉側聲，窸窸窣窣的，模模糊糊的，加濃了「墓穴」裏邊的荒寒和冷漠。

三號和十二號輪更守夜。

洞外的狂風暴雨逐漸疲輭下來。洞內那堆炭火，也開始打烊。寒氣襲人，酒鬼一連打了好幾個寒顫。

「大概够鐘了吧，」酒鬼嗄沙地低聲說。「下一班該輪到四號與十四號啦。」

梢公從餘燼上抽回兩隻手，抱住膝蓋，抬頭望了望洞外。「快亮啦。不如讓他們多睡一會子。咱們一個順水人情做到底。你看怎麼樣？」

「我頂不住了。」

「再熬點把鐘如何？」梢公徵求他的同意。「老頭的體力，好像撐不下去似的。唉，古稀之年，跟我們吃這麼大的苦頭，眞作孽！」

「誰也不是心甘情願的啊。」

「老頭的樣子很兇。心腸倒很不錯。」

「正跟玄德公一樣。看起來身體最弱，像燈芯草一般，一口風可以把他吹跑。其實他的生命力最强。像那晚上如果換上了我，老早報銷啦。」

梢公屈起手指頭算計着。「十二晚上進院，今天是二月二十。算一算已經是八天了。」

「不。應該是二十一啦。」酒鬼糾正他。「也許他該康復了。」

「我想大概是的，」梢公欣慰地點了點頭。「眞奇怪，我對他好像多了一點什麼。交情？想念？牽掛？好像都有一點，又好像都不是。——心裏想的嘴裏說不明白。大老粗就欠缺這點子本領。」

酒鬼笑得比哭還難看。「癩蝦蟆生下一隻小蝦蟆，牠還以爲是傑作呢。」他拍擊着梢公的寬肩膀。「凡是用生命換來的，都是無價的。你幹得很出色。」

「我可沒有這種想頭。」

「那你比有這種想頭的人更高一級。」

梢公搔着鞋刷子般的短硬頭髮。濕氣在他那烏黑的頭髮和短髭上凝結着，輝閃着珍珠似的微芒。「喝過墨水的人，說話老愛拐彎，鬼話連篇！」

「人話沒有幾個人要聽。鬼話聽的人却不少哩。」

「難怪你的名字叫做酒鬼。原來還有這麼一本三字經。——還有，還有，」他叫不出那個新渾名，開始亟力思索。「一個跳蚤在鼓上這麼亂蹦亂跳的，那算什麼名堂？」

酒鬼出神地望着他那兩個食指，在空氣中一上一下亂鑿，心裏覺得又好氣，又好笑。「黑市醫生的

刻薄話，你不必學他。」

「好玩嘛。」

「不准你學嘴學舌！」

「人家說得，我就說不得？」

「出娘胎以來，別人幾時送給我們一個好聽的名字啊？」

酒鬼的聲調逐漸高起來。「那不是個好名字。」

「不。那是你自個兒的事。」

「好像你還有點來頭哩！」梢公頗爲不耐地反駁。

「你不必固執。那個名字不好聽。」

「不好聽的，往往是管用的，」梢公頂眞地說，語意裏半點譏誚的成份也沒有。「我又不是外人，告訴我不可以嗎？」

「不，決不！」酒鬼幾乎吼起來。

黑市醫生被吵醒了。「吵，吵什麼啊？」他揉擦着惺忪睡眼問，殘夢仍然在腦幕上閃爍。

「歸你和十四號當班，」酒鬼說。「十二號同難却要做個順水人情，不讓我喊醒你們。」

「何必打開眼睛就瞎話？」梢公奚落他。

黑市醫生一骨碌爬起來。推醒了老頭。「理所當然的，我們不好推卸責任。」他說。「好吧，我們接班吧。」

酒鬼慢慢站起，鑽進熱毯子裏邊去了。

四號和十四號迷迷糊糊地踱向洞口。

黑市醫生把灰燼扒開，將木炭架上去。老頭轉身，雙手撐地，靠着洞壁慢慢坐下來。

「外邊可有什麼風吹草動？」黑市醫生俯身問。

「也許，」老頭答得很神秘。

「何以見得？」

「照常識判斷，要來的事，一定會來的。」

「什麼事啊？——你說話像猜謎。」

「仍然是禮拜五晚上的事。他們既然開了頭，勢必要有個結尾。你想他們會做有了上梢，沒有下梢的事嗎？」

「您的意思是——」

「接應星期五晚上登陸的奸細。搜索一條漏網的大魚。」

「難道他們不怕露出馬脚？」

「曠日持久，他們的同路人會遭殃，你說是不是？」

「老早已經完了蛋，接應個屁！」

「迅雷不及掩耳，那是他們不知道的。」

「哦哦，喊聲他問我們要人，我們該怎麼對付？」

「屍身早已變成餵魚的料。死無對證，奈何不了我們。」

「假如他們恫嚇我們呢？」

「昨晚臨睡之前，我已經向大家宣布過了。可惜你睡得太早，沒有聽到。現在不妨重複一遍。第一，大家異口同聲力證，這兩個人已隨走私船送到澳門去了。」

黑市醫生突然打斷了他。「這是可能的嗎？」

「怎麼不可能啊。別忘了他們是身懷短火的。這是個化外的孤島，大家憑實力談判，誰有力量誰就可以捷足先逃。理由很正大，絕對可以使他們相信。」

「第二呢？」

「如果他們問到我，你們也要異口同聲回答。在一個禮拜前，早已逃之夭夭了。」

「問不出個所以然來時，不怕他們非刑拷打嗎？」

「我相信你們的堅强。」

「假如對孩子們來這麼一手呢？」

「嗯，嗯。」老頭沉思有頃，終於說：「一旦遭遇情況，歸你負責把十五號、十六號，和十七號送到傳法的鐵舶子上去，暫時避一避風頭。」

「只怕時間不容許。」

「那麼，事不宜遲，咱們說幹就幹。」

「不怕別人笑話嗎？」

「比失風要上算得多。」

在老頭的手電筒照耀之下，洞內起了一片騷動。

艇婦和她的兩個兒女，從毛毯中被叫起來。孩子們受到了驚擾，哇哇大哭不停。母親在旁哄騙恐嚇

也沒有用。

「擺渡艇還停泊在磯頭上嗎？」老頭頗爲不耐高聲地發問。

「是，」艇婦答得很乾脆。

「你一個人划船行不行？」

「行。行。」

「你們三個人立刻動身，到傳法那邊去躲一躲。十二號是聯絡員。如果他沒來通知你，千萬不要冒冒失失撞回來。知道了嗎？」

「好的。」

「十二號同難請摸黑上路。天亮以後如果不見動靜，纔准許你划回來。如果見到有可疑的痕跡，你暫時就在鐵船上陪她們。」

艇婦揹着小女孩，梢公揹着男孩，一步一溜走了。孩子們的哭聲遠處仍然可以聽到。

「四號同難，該是我們出發的時候啦。」老頭慢慢起身，說。「遲到，會錯過機會的。」

「別相信自己太過。誰也不是神機妙算啊。」

「此刻不是拌嘴的時節。時間是一切悲劇的最後根源。我們姑且到外邊去走走吧。」

黑市醫生跟在老頭的背後，肅穆地走向無邊的黑暗之中。

他們倆個人始終沒有交談。沉重的脚步聲，從洞口一直響過象額的凹陷部分，響過磯頭，激起了一陣陣單調和蒼涼的回響。霏霏細雨業已停止。他們伏在岬角上約有半點鐘之久。

天色慢慢開朗。海上並無動靜。潮水正在捲退。浪花在遠處的礁叢裏澎湃咆哮。

「也許閣下又過慮了，」黑市醫生輕聲抱怨。

「噓，別說話。」

「這又何苦來？我並不想跟您演對手戲。」

老頭橫了他一眼。摸出望遠鏡，開始調整焦距，展開搜索。

「見到了個鬼影子嗎？」黑市醫生不服氣地問。

「沉住氣。」老頭說。「他們來了！」

黑市醫生揉了揉自個兒的眼睛，依舊一無所見。

「這次他們登陸的地點，在礁叢外側，偏離原來的登陸地點約百碼之遙，可能是有預謀的。」

「疑心的人，到處碰見了可疑的事。——假如從相反的方向去設想，比較要坦然了。」

老頭沒有放下望遠鏡。他正屏聲靜氣注視着從岩石後邊伸出來的人頭。「是的，是的，坦然的！」

他憤慨地顫聲說。「一批新同難，六個！」

「陪葬的生力軍。準不準備歡迎？」

「假如新同難們，成散兵半羣，展開搜索呢？」老頭忽然取下望遠鏡，遞到黑市醫生手上。「那應當作何解釋？可不可以懷疑他們來意不善？」

黑市醫生未置可否，透過望遠鏡望着前面。拉近了因而也擴大了的物象，使他的手肘開始抖動。

「發現了什麼嗎？」老頭低聲問。

「躲躲閃閃的，似乎古怪點兒。」

「不正常的，也就是值得提防的。這，姑且不論。另外還有別的發現嗎？」

黑市醫生搖搖頭，隨卽把望遠鏡遞還。

「六個人，都剪過頭，刮過鬍子，新開了光。這不有點蹊蹺嗎？」

「文明社會的恩典，也可以佈施這麽次把的。問吊的人還有一頓豐盛的晚餐哩。開光大吉，送活人上死路，這點子善意也是理所當然的！」

「有你這麽個好腦袋，當心被別人折斷脖子，」老頭猝然說。「你不是個可怕的人，因為你只會吠，不會咬。一個人提五加侖淡水，肩膊却四平八穩的，斜也不斜一下，那眞叫大力士啦。」

「啊，有這種事？」

「江湖上最忌有眼無珠。得啦，得啦，甭提啦。立刻向後轉進，伏到磯頭另一邊把風。照形勢分析，應該是兩翼包抄過來的。正前方的人，已展開搜索；另一組人說不定正從後邊繞過來。——我從象額中間撤回去，佈署區分完畢，準備應變。你只要看到包抄上來的第一個人影，馬上轉進。我先走了。」

當那批新登陸的精壯漢子在磯頭會師時，天已大亮。雨過天青，視野遼闊，海上風恬浪靜。潮水已退。礁叢棋布在重生島的四周。遠遠地望去，好像是藍色的輭緞上燦現的花朵。

絢燦的朝暾醉染着每張興奮而又緊張的臉。兩組人，總共十二個，他們聚坐在磯頭上，嘰嘰喳喳正低聲爭論着。以下是飄散在晨曦中的一些談話的斷片。

「第二組找到了些什麽線索？」一個眼睛呆滯，面無表情的中年漢子問。

「屁！」另一個人聳聳肩。他有一副狹長的黃瓜臉，和一個頗為滑稽的小翹鼻子。

「眞的一點眉目都沒有？」第一個人莊嚴地重複。

「大家都好像搶棺材奔命，心影影的。」

「呸！飯桶！」第一個人狠狠的啐了一口。

「也許都只能算作夜壺。」第二個人冷冷地答。

這話之後，引起了激辯和譏諷。威嚇利誘，你來我往，好比濃烟中爆出的火星。——這是一些被風支配的心靈。他們作了一切卑鄙的事，但沒有一個人感到羞恥。

中年漢子撐起半個身子，兇狠地掃了大家一眼。「別勇於表現怯懦，我知道你們懷的鬼胎！」他罵。「留一手，狗崽子！看老子炒你們全體的魷魚！」

「鬼影子也沒找到一個啊，」黃瓜臉哀告乞憐地說。他的臉色一陣陣發綠，這是他臉色泛白的方式之一。

「死屍，白骨，和蛆！」另一些人七嘴八舌補充。

「還有陰暗和恐怖。」

「不錯。正是這樣。」中年漢子說。「催命無常的靈魂，一定有一副殭屍的面貌！恐懼是假的，在看得見的任務後面正進行看不見的勾當，倒是眞的。」

「何必呢？何必冤枉好人？」

「你們也算好人？」中年漢子幾乎嚷起來。「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孬種啦！」

「這麽個一巴掌大的孤島，還怕甕裏走了鼈？」黃瓜臉橫眉蹙額說。「我們不如乘勢掩捕。求個水落石出。」

「行！」中年漢子一躍而起。「留一個人看守麵包餅乾和空水桶，其餘的跟我來。從中間揷過去，

再從兩邊交叉繞個圈子，仍然在此地會合。——祇要是活口，一齊抓過來；淡水和食品，搜到的全部集中到磯頭上。不怕他們臉上都長了狗毛，只怕我們自己留首尾。」

「不會的，」黃瓜臉猛拍着胸脯。「牛頭馬面無法完成的工作，都包在咱們身上。」

「萬元花紅仍然有效。記住：在這批隱姓埋名的惡鬼中間，要活捉的只是夏大雨一個。」中年漢子伸出食指亂敲着空氣。「這兒是他的照片，每個人派一張，看清目標下手。誰最先得手花紅就送給誰。好運氣奉送給走運的人。追擊開始！」

衆人從他手上撂過照片，仔細觀察着，那個大禿頭的影子立刻嵌在腦門後邊了。中年漢子一聲呼嘯，個個奮勇爭先，湧過象額的凹陷部份。

「不要放過任何可疑的地方，」中年漢子高聲嚷。「步步爲營，小心謹愼，不達目的誓不收兵。」

衆人鼓盪而進，聲勢浩大。一萬元鈔票燃燒起來的熱情，雖然是短暫的，可是畢竟具備表面的威力。——出賣和叛變，顚倒了整個時代的價值，那是無法估計的錯誤。因此，當代的悲劇，必然由巨人開端，歸侏儒結束。

悲慘的命運，大量製造社會底層的陰暗面；而深沉的痛苦，却使心靈大爲擴張。它反抗一切，也容忍一切。這裏頭存在着一種高傲，一種痲木；一種毫無怨言的憂鬱，一種極端的疲倦。

重生島原有的秩序，被騰騰殺氣一掃而光。

「墓穴」裏邊，此刻突然有了空寂的感覺，只剩下四個人留守。卽：黑市醫生父子，大鼻林與酒鬼。他們互相對好了口供，準備忍痛犧牲，堅不吐實。

攀緣鋼纜，隨老頭撤退到「象頸」部分「九曲洞」的，總共五人。包括老頭、口技大王、白相人、

老千與神學生。他們這一夥似乎是整個團體的骨幹份子，必要時都有憑險固守，負隅頑抗的決心。好在大大小小的石頭是現成的，堆石作壘，摸起來擲出去就是武器，不憂供應不上。老頭的推斷，只要相持到起潮的時候，危險期大致過去了。——他有一種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思考習慣。他的推斷是以淡水的携帶量爲依據的。

花旦和藍靑官話，身體比較荏弱，混雜在首領（十九號）與貓臉（二十號）所分別統帶的行列中，三個一堆，五個一羣，擁塞在淺狹湫隘的小石洞裏，或者棲息在石壁罅隙間，情形之狼狽，有如蟑螂。他們彼此聯絡呼應的訊號，規定爲三短一長的蟋蟀鳴叫聲。

螞蝗是有名的懶蛇，死到臨頭，生性不改。他一個人打自摸單調，覓到一個僅堪容膝的小石穴，像鴕鳥一般，用毯子蒙頭，呼呼大睡起來。儘管外邊天翻地覆，他總以爲他藏身之所是安全中心。儘管一對破皮鞋伸展到了洞外，他老以爲這個孤另另的石洞，神不知，鬼不曉，萬無一失。——懶惰的人，總是以疏忽開始，以遺憾告終的。

當十一個新來的精壯漢子，吆喝着，鼓噪着，如狼似虎地衝抵「墓穴」口，用手電筒向洞內亂射一通時，留守的四個人，只以呆滯陰鬱的目光，怔怔地注視着他們。表情鎭定而木訥，一絲驚詫錯愕的神色也找不到。

「搜索到四隻餓癟了的臭蟲，」中年漢子起勁地嚷。「把他們攆到洞外再說。」

洞內毫無動靜。

「値價點兒，別耍狗熊！」

洞內四人，仍然置若罔聞。

「大概是餓久了，寸步難移，」黃瓜臉詢問似地瞥了瞥中年漢子。「不如我們帮帮手，把他們抬到洞外來吧。」

「這怎麼可以？」中年漢子橫了他一眼。

「欲速則不達啊。他們又不是我們的目標。」

中年漢子點頭表示首肯，洞外旋風般竄進四個人來，把洞內的四個人連拖帶抱，撵到洞外。

黃瓜臉掣槍在手，衝進「墓穴」。也許是洞內的穢氣使他有點噁心，他用左手擰住小翹鼻子。

「你進洞幹啥？」中年漢子在洞外喊。

「搜查生活資料。」

「那不是你的事。有人會淸掃戰場的。」

「奇怪，剩餘物資倒不少哩。」

「快點滾出來，」中年漢子命令。「我率領大家繼續展開搜索，你負責審訊。」

「請多留下一個人，」黃瓜臉在洞內嚷。

「行！黎探目暫時留下。」

皮鞋聲雜遝遠去。「墓穴」內外復歸於寧靜。

黃瓜臉用快速動作，將塑膠桶，帆布袋，毛毯，呢絨以及炊具等，逐一搬到洞外。

「你們見到過冇皮柴和矮脚虎嗎？「黃瓜臉和顏悅色地問酒鬼。「我們正要找尋這兩個人的下落。」

酒鬼裝聾作啞，不理不睬，一臉愚騃的神氣。

「他們是禮拜五晚上登陸的，」黃瓜臉提示道。「如果見過，快點回答，不必磨洋工，拖延時間。」

「是肥的還是瘦的？」大鼻林插嘴。他臉上那個倒掛的蟾蜍上，有一根粗壯的靑筋在習習抖動。顯然他已經怒不可遏了。

「這是什麼意思！」

「肥的够餐早點。瘦的嘛，也許可以石頭下留人。」

「什麼話！」黃瓜臉上的笑容收斂了。「難道眞的會人吃人嗎？」他困惑地添說。

「早死早超生。——這該是頂文明的啦。」

「簡直是禽獸世界！」

「不必氣忿，像你這麼個光鮮體面的紳士，恐怕是初抵貴境。老實告訴你，比野獸還不如！」

「照你這麼說，他們倆被吃了？」

「我寫過收條嗎？」大鼻林沒頭沒腦反詰。

「我不懂——」黃瓜臉搖頭。

「既然沒立過字據，你找我們的晦氣幹啥？這兒的人，喝的是西北風，吃的是炸藥，都不是好惹的。尤其是手上的傢伙，要格外小心纔對。」

黃瓜臉本能地收槍。「自備用的，別多心。」他解釋。

「吓唬白柰鬼用的，」大鼻林補充。「這兒才不希罕一條苦命哩。」

「到底知不知道冇皮柴和矮脚虎的下落？」

「不知道。」

「你們呢？」黃瓜臉瞟了黑市醫生一眼。

「這兒的人，守着時辰過，不愛管別人的閒賬。大家都隱姓埋名，大家都活得不耐煩。除了死，這兒沒有下落！」

「你倒會咬文嚼字啊？」

「他是此地惟一的醫生，」大鼻林揷言。「用的只一劑藥——六味送終湯！」

黃瓜臉和酒鬼幾乎笑出了淚水。

「醫死，」酒鬼嗄沙地嚷。「名副其實的死亡醫生。」

「我還想打探一個人的下落，」黃瓜臉言歸正傳。

「誰？」黑市醫生問。

「當然又是高脚貓之流囉。」大鼻林趕緊截住話頭。

「不。我指的是夏大雨！」

「喲喲，這兒下的大雨可眞不算少啊，」酒鬼搶着說。

「夏大雨是一個人。」

「人？在這兒找人？閣下眞是兒戲！找鬼，多如牛毛；人嘛，半個也沒有。」

「就是把生活看做遊戲，也應該有遊戲規則的。」黃瓜臉拉得更長了，像根香腸。「以後，回話要一本正經。這是審訊！」

酒鬼血絲密佈的眼，睜得像牛卵子。一股怒火，隱隱在瞳孔中燃燒。「別人可以犯下私設公堂，秘

密審訊的罪，反而給咱們公開的侮辱，這筆賬要算一算的！」

「哦——你倒找起我的麻煩來了？」

「胡說！你們持槍指嚇，形同洗劫，到底奉的是誰的手令？可不可以把搜查令和拘捕令拿出來讓大家看看？」

「無可奉告。」

「不必來官腔，」酒鬼躍躍欲起立，被人用短火在肩頭上敲了一下。「這裏是天主的脚凳，不受任何人的管轄。也許，末日審判，就打從這個荒島開始。」他抱怨道。

「你！幹什麼的！」

「啃石頭的。」

「什麼？」

「倒運的建築工程師，背時的酒鬼，」黑市醫生代答。「有時，也偸一偸鷄。」

「那你爲什麼不回到文明社會裏邊去？——一技之長，社會棟樑。蛇鼠一窩埋沒在這個荒島上，豈不可惜？」

「你以爲我是來自費旅行的嗎？哦哦，謝謝你的分化拉攏挑撥離間！」酒鬼猛搔着後頸窩。「經濟的專橫比起政治的專制來，倒像蛇鼠一窩哩。告訴你：天堂和地獄都只是人心的幻想！我們半邊屁股坐在天堂的拱門下，半邊屁股坐在地獄的大門口，泰然自若。我們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人道工作的見證人。我們眼睜睜看着犯罪的歷史，正在考驗司法的歷史！」

黃瓜臉情不自禁，肅然動容。「唉，道理不錯。只可惜頑石不能點頭。」

「點頭的頑石愈來愈多啦，」大鼻林插言。

黃瓜臉驀然擡頭。三五成羣的放逐者，在一名持槍的便衣偵探押解下，正緩慢地走過來。囚首垢面用在這些人身上，是完全貼切的。其中唯一的例外是花旦。不知他有什麼魔術，他仍然保持了粉臉上的乾淨，至少不是那種眼屎巴巴，黃鬍鬚一大圈的鬼樣子。

「辛苦啦，」黃瓜臉打手勢叫大家坐下。「不拘形式，隨便談談。不干你們的事。我們只追究三個人的下落。」

大家對他那種貓哭老鼠的聲調，絲毫不感興趣，而且完全沒有理睬他。

「各位聽清楚了沒有？第一個要找的人就是他！」黃瓜臉柔聲說，同時把那幀大禿頭照片，遞到十九號的手上。

「不認識，」首領搖頭。

「你是什麼時候登陸的？」

「幾天以前。」

「當然是幾天以前囉。狡辯！」

「誰有日曆的請拿出來，這位老爺要盤問咱們的甲子年程哩。」

「越扯越遠了，哩哩啦啦的，眞煩死人！」

「眞餓死人，」首領悄聲糾正他。那股子神秘勁道，頗堪發噱。

黃瓜臉亟力按捺住性子。「那你必然是跟冇皮柴矮脚虎同船來的。認識這兩個人嗎？」

「沒聽到過。」

「這就古怪了。難道兩個活人被鬼吃掉了不成？」

首領眯起一隻眼睛，陰陽怪氣地盯住他。「你老兄也許不及格。太瘦啦，皮包骨頭，清湯寡水，淡然無味。大概可以多苟延幾天。」

「呸！混賬！你，你敢太歲頭上動土，狗皮倒灶，觸我的霉頭！」

「人吃人，彼此一樣。光火毫無必要。」

黃瓜臉氣勢洶洶地劈手奪過照片，遞到花旦的手上。「見過嗎？小姐！」

「啊，原來是他！」花旦故意嚷起來。「一個怪老頭子，找他幹啥？」

衆人的焦急的目光，愕然集中在他的秀臉上。

「找他談點公事，小姐。」

「別老是小姐小姐的，」花旦秋波宛轉，媚態天成。「黃貓兒黑尾巴，肚裏想的那套你怕我不知道。」

「看樣子，你再有興趣做新娘哩，」酒鬼苦嘴苦臉奚落他。

「不准打岔。——這個怪老頭子的下落，你知不知道？」

衆人怔怔地盯住花旦，情緒驟趨緊張。

「知道的。怎麼會不知道呢？登陸後的第二天，早走啦！」

「啊啊——」衆人鬆了一口氣。

「搭船走的，」藍靑官話補充。

「當然是搭船走的。十七海里能游過去嗎？不過，我們得到的證據完全相反。他仍然活在這個島

上。」

貓臉劈開兩腿，挨坐在黃瓜臉的右邊。兩副臉譜，一長一扁，相映成趣。

「證據？」貓臉愛理不理地瞅了他一眼，懶洋洋地說。「不是揷贓，就是栽誣。你們玩這套都算一把好手。」

「我們截獲過他緊急呼救的密電碼。前後達四次之多。」

「眼睛看得到的都不作算，何況是看不見的東西。」

「那好。大概你有他的消息。」

「喲喲喲，言猶在耳，何必栽誣？」

「我指的是他，」黃瓜臉得寸進尺，認眞盤問。「認不認得？」

貓臉睃住照片。「嗨，我道是誰，原來是電燈泡。」

「見過嗎？」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那不是嗎？」

衆人發了一陣子楞。然後突然呵呵大笑起來。

原來貓臉的大嘴巴，正翹向二十四號。他有個十分之出色的癩痢頭。木匠出身。魯班先師的高足。以三合會草鞋的罪名，發配到重生島上來的。

貓臉的胖頰上湧叠着揶揄的笑。嘴巴裂開，像個狗洞。小眼睛珠子被肥肉淹沒了。可以望見他的犬齒和門牙。二十四號給捉弄得無縫可鑽，癩痢頭紅通通的，不斷用大巴掌揩抹着臉上的汗。

「缺德，」癩痢頭罵。「老子揍你！」

「揍你老子。」貓臉笑得更忘形了。

「別涎纏，」黃瓜臉怒形於色。「人是苦蟲，不打不供。——賤骨頭，有你們的功德！」

「只怕這兒不服王法管教。」

「化外頑民！憑這個要你們低頭！」他拍了拍別在皮帶上的短槍。

「無端端拿揑這調調兒做什麼，」貓臉的微笑變成了冷笑。這是一種隱忍未發的危險訊號。

「你們採拖延戰術。我們也會耍一套疲勞轟炸。搜索告一段落之後，馬上開始。等着瞧吧。」

「半斤八兩，旗鼓相當。——好在我們的嘴巴悶得發尿臭，有幾位老爺來閒聊，也算妙事。」

黃瓜臉正待發作，另一批逐客又零零落落的出現了。

螞蝗掉了隊。他走在最後面。他走路的姿態顯得沉重而遲鈍，頭搭拉到胸前，似乎是挨過打的樣子。

「他們藏得比壁虎還要密，」一個押解的人高聲說。

「簡直是批老鼠，」另一個答腔。

「都不是。是蟑螂。」第三個說。「尤其是他！」他用勁推搡着螞蝗。「這個蛇王，敲一下，走半步，不曉得是什麼東西變的。」

螞蝗可憐兮兮地一連打了幾個蹌踉。又站着不動了。「鬼變的，」他忿然掉頭抗議。

「討打的胚子，看你挨到幾時。」

「躲脫不是禍。是禍躲不脫。」

「既然如此。值價點！」

螞蝗姍姍移動着兩腿。生怕踩死了螞蟻。押解的人迫不及待，扠住他的後頸，用勁亂推。

衆人睹狀，一聲鼓噪，突然起立。

押解人員全部持槍在手，虎視眈眈，如臨大敵。

危樣一觸卽發。

「不准動粗。」黃瓜臉大聲命令。「放手。慢慢來。」

「要造反嗎?」押解人員齊聲吆喝。

「大家坐下，暫時委屈，」黃瓜臉說。「你們實實在在是無辜的。很抱歉。」

這樣又相持了幾分點。螞蝗已進入押解人員的包圍圈裏來了。

大概是一人膽寒，衆人膽壯。他的那副怪臉上稍微恢復了「人色」。

「想不到人都齊了。眞是，人，人才濟濟啊。」

「你還反穿皮統子——裝羊！」大鼻林怒目而視。

「這不是打茶圍，」酒鬼嗄聲嚷。「你不要醉裏夢裏，不知死活！」

螞蝗縮頸伸舌。「總該不至於集……集體槍斃吧?」

「說不定。」黑市醫生恐嚇他。「很難說。看你的造化！」他添說。

突發的排槍聲，掩蓋了大衆的爭辯。

有幾個人跑步增援上去。槍聲緊一陣鬆一陣從象頸後邊傳過來。

衆人本能地平臥着。現場平靜如死。

二十一

懸岩深谷之上的激戰，是猝然展開的。

中年漢子率領的四個人，首先衝抵深谷邊緣。峽谷橫斷，勢如天塹。谷風蕭蕭，氣象森森。對岸懸岩壁立，籠罩着萬古蒼涼之寂寞，不見人蹤。

隊員中有人投石問路，飛起一石。但聽不到落地的回響。另一人大概有點心虛膽怯，厲聲長嘯。一時山鳴谷應，音色悲愴欲絕，使人不寒而慄。

「別發神經，」中年漢子打手式阻止他。「保持鎭定，另尋出路。」

「絕啦，」有人顫聲說。

「四脚爬的沒有路；兩翅飛的纔有。」另一人補充。

「這總該不是世界邊緣吧，」中年漢子氣喘吁吁說。」

「大概差不多。」

「廢話！」中年漢子在齒縫裏斥責。「婊子養的飯桶，廢話！」

「罵一萬句王八奝的都沒關係。」先前那人乜斜着眼睛低聲下氣說。「好歹我們沒有長翅膀。空嚷嚷，出口嘔氣。免得悶在肚皮裏開炸。」

中年漢子惡狠狠地瞪住他。「狗崽子！要影響士氣，動搖軍心嗎？——花紅加倍！」他高擎起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打了個V字手式。「有種的不妨試一試！」

「試什麼？」

「到對岸去！」

衆人縮頸咋舌，打鼓似的搖擺着雙手，朝後急退。

「見鬼的！」

「二十萬元我們也不要。……何況嘴巴兩塊皮。無憑無據。……說了就等於做了，這調調兒誰都懂！」衆人七嘴八舌，呶呶不休。

「本人言出法隨，決不食言。」中年漢子用手槍抵住斜眼隊員的背部。「誰敢臨陣退縮，就地槍決！」

其餘四人又互相推諉了好一會，終於下定決心，聯手窺探深谷的眞象。一塊筆立的巉岩，成了五個人的支點。而斜眼適逢其會，充任了五人小組的尖兵。

他把頭亟力伸向深谷。他感受到地心强烈的吸力，一陣暈眩。不知不覺，身子篩起糠來，搖搖欲墜。而深谷霧氣蒸騰，深不見底。

「啊哈！」他脫口而嚷。

「見到什麼嗎？」中年漢子問。

「十八層地獄，」斜眼畏葸地答。「陰風，霧氣，一道鬼門關！」

「我好像聽到閻王爺跟小鬼吵架呢，」另一隊員語意雙關地說。「大概是分贜不勻，有兩萬元無法

出賬。」

「再有的無的亂說，小心你的腦袋瓜子！」中年漢子高聲說，語調裏飽含着威脅。「眞的一無所見嗎？——夏大雨怎麼會走脫的？」他追問。

「也許溜到屁眼裏去了。我見到個屁！」

「混賬東西！」中年漢子罵。「讓我來！」

斜眼如逢大赦。退到巉岩背後。中年漢子鼓足勇氣，抓緊另一人的手腕，擺了個前弓後箭姿勢，顫巍巍伸出頭去。

一陣虛無眩暈之感，冷闃地襲擊着他。他的眼睛發黑。耳朶裏廻響着隱隱雷聲。他爲了保持尊嚴，力持鎮定。可是身體的平衡早已喪失，害怕的程度，比斜眼更甚。驚齒牽唇。差點沒有把「我的媽呀」之類的童話統出來。

「見到什麼嗎？」這次輪到斜眼神氣了。

中年漢子閉目凝神。喘息了一小會。然後睜眼，機械地擺動鏡頭。——鋼纜赫然在目。但在一個驚魂甫定者的網膜上，却好像一根虛線，從虛無中來，又通向虛無中去。虛無的一邊是法律的莊嚴，虛無的另一邊是人道的神聖。中間也是虛無的。可以聽到石頭在喊冤！

「有條通路。瑪門留給你們的。」

「只好說是螞蟻爬出來的，」斜眼說。他完全沒有懂到瑪門這兩個字眼，是洋財神爺的意思。「除非你是天眼通，否則，你看不見那麼一條通路。」

「好像是根粗繩子呢。」

「吊頸還用得着道具嗎？這種鬼地方！」

「那邊還有塊伸出來的大石頭，」中年漢子認眞地說。「距離我們不過二十多碼。繩子就是從那塊石頭底下牽扯到對岸去的。」

「這才叫有鬼！」

「不准胡說八道，」中年漢子顫聲打斷了他。「從這兒起步，繞過那堆亂石，還有，那個牛頭怪石，再走幾步路就到了。」

衆人嘰嘰喳喳，縮入巉岩背後。亂七八糟的脚步聲繼之而起。五條人影倏忽隱現於亂石之間。懸崖深谷之上，開始有了接觸的感覺。蒸騰霧氣裏彷彿嗅得到一種神秘的氣味。

斜眼開路。中年漢子殿後。小組正穿過牛頭石。

「暫停，」開路的人反手打手式。

其餘的四人本能地蹲下。神經緊張得幾乎要裂斷了。

「遭遇了情況嗎？」中年漢子悄聲問。

「發現了一隻破皮鞋，」斜眼答。

「死鬼的遺物，」有人插嘴。「管他娘！」

中年漢子趕到前面。「檢查檢查也是好的。不要輕易放過一切可疑的東西。」

「一隻空前絕後的懶佬鞋。大概是猴子元年留在這兒裝露水的。」插嘴的人接着說。

中年漢子用手槍挑起皮鞋。前後左右上下仔細打量。「鞋底下的濕砂還沒乾哩。——恐怕不見得。」他邊說邊探手進鞋，突然顫聲叫起來。

「是不是碰到四脚蛇？」斜眼擠過頭來問。

「似乎有微溫。」

「大概這隻鞋是四脚蛇的老巢，」斜眼說。「被我們的脚步聲音嚇跑了，當然有微溫囉。」

「他媽的舔屁股的，」另一個隊員動了粗。「你補充得眞妙！」

中年漢子把懶佬皮鞋挑到那人的面前。「信不過，你自己摸摸。」他命令。

「您以爲是騷娘們白白淨淨的纖足嗎？」那人一雙兇眼乜起鶻落，婉言拒絕。「臭東西，我，不！」

「罸你打前站！」

「嘖嘖，是非祇爲多開口。……」

「不許再說！」

隊伍的秩序掉亂了。兇眼隊員摸索着過了牛頭。

「發現了一個凹口，」兇眼報告。「而且泥地上有零亂的脚印。似乎有人打從這兒穿過。」

中年漢子興奮地擠進前列。「你的判斷是正確的，」他讚許道。「我敢打賭」，夏大雨他們那一夥人，不久以前，到過這兒。——兩萬花紅賞格，勇者捷足先得！」他用一種「誘人作不道德行爲」的帶馬拉皮條腔調，鄭重宣佈。

「看在鈔票份上，我試一試，」兇眼自告奮勇。「請大家帮帮手，接引我到岩石底下，那根粗索子上去。」

「喊聲是根朽索子，那才叫好看哩。」有人冷冷地說。

「捨命求財，百年難碰到一個金滿斗。」斜眼躍躍欲試。「既然有人打頭陣，我打接應。財星高

照。兩個人平分可以不可以？」

「這是獨食。肥水不落外人田。」兇眼反對。

「小心爲上。夏大雨並非等閒之輩，他海上縱横數十年，武功底子不壞。只怕你一個人制伏不了他。」

「最多三分一。忍痛犧牲到此爲止。」

「好吧。說過算數。大家是證人。」

兇眼提心弔膽下到鋼纜之上。頭朝對岸，手脚併用，呈「老鼠抱蛋」式向前屈伸蠕動。

「不是根繩子，是鋼纜。」他喜孜孜地說。「打接應的可以下來，包管萬無一失。」

「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保佑，」斜眼雙手合什，喃喃唸誦。「弟子許下個肥猪頭。」

中年漢子平伏在突出的大岩石上，密切監視對岸的動靜。槍嘴在黝黯中潛發着油光。「掩護的人散開，」他吩咐。「打接應的人跟進。敵前强渡開始！」

兇眼上氣不接下氣，已蠕至鋼纜當中。恐怖的感覺慢慢平復了，他驟然覺得背部冷冰冰的。谷風灌進了西服上裝，鼓得像個猪尿泡。而額頭上，熱汗冷凝成爲一顆黃豆大小的汗珠，熠熠放光。

嶢岩畔，斜眼在中年漢子的牽引下，正一步一步滑向鋼纜。情況安謐如恆。一點兇險的跡象也沒有。

看不見的危險，纔會變成兇險。悲劇正朝「頂點」趨近。可是仍然沒有人能預測到未來一秒鐘中的變化。

於是，慘烈的戰鬪突然展開了。

兇眼剛做完一個鯉魚打挺的姿式，向對岸又挪進了一尺左右。雙手向前伸出，緊緊抱持鋼纜。突然，對岸的岩叢中飛起一石，不偏不倚，剛剛擊中了兩手的接合部分。他啊喲一聲，鬆了手，人已倒掛金鈎，開始在鋼纜上懸盪。稍一不愼，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險。

負責掩護的兩名便衣發了聲喊，雙槍齊發，一時槍聲卜卜，碎石横飛。但對岸的人隱棲在岩叢後邊，看不見人蹤。

中年漢子發了急。「搞鬼的！打空氣嗎？」他罵。可是自己也扣動了左輪。而抓住斜眼的那隻手，慌忙中也鬆了。斜眼進退失據，一脚滑跌倒在鋼纜上，摜成個倒栽葱，嗚嘩一聲怪嚷，到鬼門關報到去了。

掛在鋼纜中央打鞦韆的兇眼，忽然聽到這聲要命的慘叫，更不免心慌意亂。嘴裏不知在喊些什麼。聽起來七分像狼嚎，三分像狗叫，沒有人會相信那是人的聲音。

「放鎭定些，」中年漢子高聲喊話。「繼續前進，三支槍掩護你。」

喊話的聲音未了。對岸亂石大作，密如飛蝗。

三支槍密集射擊。嶢岩上泛起一團團碎石硝烟。

對岸的投石暫時停息了。但掩護工作並不得力。兇眼的腦袋被石頭砸得開了花，鮮血冒湧，紅雨如注。他哼唧了幾聲，想必是用盡了身體裏邊殘餘的精力，雙腿再也支持不住全身的重量，搖幌着，飄盪而下。

又是一陣密集射擊。對岸毫無反應。

沉默的凱旋和永恆的平靜重復佔領了這虎視眈眈的兩岸。峽谷仍然深鎖住萬古荒涼。

「停！」中年漢子喊。「別發悶脾氣。」

掩護的隊員匍匐爬近突出的巉岩。「隊長，咱們怎辦？」一個隊員問。

「暫時歸你們嚴密監視。活口格殺勿論！」

「是！」兩人的聲音。

「我轉進。未奉到命令前，不得擅自離防。」

兩人又機械地嗯了兩聲。

對岸，依舊陰沉沉的，不見動靜。夏大雨以肩膀抵住石壁，聚精會神諦聽着。戰鬥停止後的荒涼境界偷偷襲擊他。他的癟嘴不斷地打哆嗦。他抹下連接在灰呢披風上的兜篷，露出個光溜溜的大禿頭。同時，把手上的石頭，輕輕放下。可以望見大禿頭上汗氣蒸騰，像剛揭開蓋的蒸籠。

白相人，老千，神學生，正呀開嘴巴喘氣。

口技大王大概是嘴裏淡出鳥來了，忘乎其所以然，啾啾啁啁學起鳥叫來。

老頭兩指貼唇，噓了一聲。

對方又亂打了一陣悶槍。碎石飛濺如雨。

老頭將左手揑成個空洞，用右手食指朝裏邊亂通，示意大家進洞。神學生會意，手脚併用，率先爬進九曲洞。接着是老千。然後纔輪到白相人和口技大王。老頭殿後，安全撤退到掛着蝙蝠的地方。

馬尿和老鼠屎的混合氣味，增加了大家呼吸的困難。

「怎麼辦？」神學生開言。

「趁敵人的包圍圈尚未合圍之際，必須化整爲零。」老頭低沉地說。

「重生島上還有比此地更安全的嗎？」

老頭沒有正面回答神學生的話。「最堅固的堡壘，也是可以攻破的。」他惋惜似地瞥了瞥他。「爭論是無謂的。咱們立刻開始行動。」

「既然大家併肩作戰，同生共死，我們有充分理由要求你解釋。」

「八號同難，」老頭說，「時間絕不容許咱們坐而論道，咬文嚼字。最要緊的是火速疏散。在九曲洞裏邊被活捉，萬無僥倖之理。」

「那爲什麼？——咱們跟他們豁啦！」

「別打岔，」老頭以父兄的口吻制止他。「此地是最顯著的目標。這班草種不到黃河心不死。不如讓他們撲個空，捕陣風，死了這條心。」

「你老人家還揣着兩支短火啊，」白相人說。

「那是無濟於事的。一旦合圍，我們可以被活活困死。」

「您不是說，起潮之後，他們會撤退嗎？」

「死了兩個人，情況變啦，」老頭暴躁地說。「五號跟七號搭擋，塞到那一對青年男女的快樂窩裏去。八號隨十號轉進，鑽進問吊場。我自個兒打自摸單調。口供對清楚了嗎？登陸後第二天搭走私船潛往澳門。衆口鑠金，不由他們不信。祝你們平安。」

「那麼，你呢？」神學生問。「總不好意思自我犧牲吧？」

「不會的。」老頭說。「別瞎操心。」

五個人神秘而又迅速地鑽進了九曲洞。

中年漢子剛退至岔道拐彎的地方，劈面撞到接應的人。驚出了一身冷汗。接應的人總共四個，爲首第一人個子高瘦，戴着一副與瘦削臉型全不相稱的玳瑁邊大眼鏡。這個單皮長子，看起來像條眼鏡蛇。單皮長子搶住急滑下來的大眼鏡。「遭遇了情況嗎，隊長？」他問。

「嗯，」中年漢子點頭。「他們呢？」

「在石洞前面，那塊曠地上。」

「你是飛毛腿。百米冲刺，通知副隊長一聲。人犯全體集中磯頭，靜候盤查。留兩個人看守，其餘的人一齊隨我來。」

「是，」單皮長子掉頭就跑。

「水桶裏的手電筒，一概拿出來！」中年漢子大聲吩咐。「他媽的眞是失魂魚！」他小聲詛咒。

當隊長率領的三名隊員慢呑呑抵達磯頭時，那批逐客中的逐客，已像羊羣一般，橫七豎八，麕集在那塊矗立的大石前面。陽光朗照着。風和日麗。然而大家心靈裏邊那股發腐發霉發酸的倒楣味道，却無論如何是翻晒不乾的了。

中年漢子跟黃瓜臉咬了一陣耳朶。隨卽兩翼包抄，分兩隊再次展開搜索。每隊三人。手槍之外，每人多添了一支手電筒。

「此地人命賤如狗。稍有反抗，就地槍決，不必姑息養奸！」中年漢子高聲宣佈。

兩隊人起着小跑，向象頸後邊奔赴。大概過了刻把鐘，終於在三角石前面會了師。

黃瓜臉的額角上珠汗淋漓，一臉苦相。「找到點蛛絲馬跡嗎？」他低聲問中年漢子。

中年漢子已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汗水濕透了全身。「沒！」他搖頭。「這班天不管地不收的冒失鬼，就在這附近。」他滿有把握地添說。

黃瓜臉遊目四顧，臉上的困惑和煩惱漸漸加濃了。「巉岩筆立，陰森森的，叫我們如何爬得上去？」他瞟着中年漢子。「石頭又不會開口說話，就是嚴刑峻法也拷問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的。」

「那批短命鬼，確實就棲息在附近的岩隙裏，我敢打賭具砍頭結！」

「只有一種可能。——他們都有飛簷走壁的功夫。」

「夏大雨確實是有幾手的。但從投石的緊密和兇猛程度來估計，至少不止一個人。其他的人有沒有功夫，那就不得而知了。」

「也許有秘密通路。這可把我們難倒啦。」黃瓜臉意味深長地思索着。「你們站在這兒做活動佈景幹啥？」他突然吆喝起來。「還不四面八方展開搜索！」

衆人一哄而散。手電筒的光在陰森岩叢間亂搖亂晃，有如濃雲中的閃電。

隊長和副隊長相對枯峙着。看樣子，中年漢子心目中的那種過份的自信，似乎越來越少了。

「眞奇怪，」他說。「夏大雨是個何等精明的人，我總不相信他會困守絕地，坐以待斃。」

「我確實也是這麼相信的，」黃瓜臉無精打采地說。「不過，事實到底是事實，一堆堆古靈精怪的大石頭，連螞蟻也找不到退路。他有？」

「你守在這裏。喊聲有什麼動靜，儘管鳴槍示警好啦。讓我去找找看！」

五個人像無頭蒼蠅一般，在亂石岩叢中亂竄，始終找不出頭緒。

「我看是絕望的，隊長，」單皮長子取下大眼鏡，撩起襯衫一角，狠命揩擦着。「石頭都牢靠得很，攀上爬下又十分費勁。石頭裏邊如何容得下人？只怕是您的錯覺。」

「錯覺？」中年漢子兩眼瞪得像燈籠。「兩個人在他們的石頭底下，砸成了肉醬，這怎麼會是錯覺！」他在齒縫裏悶聲說，而且鼓起眼睛說了一半謊話。

「答案呢？石頭是永遠沒有答案的，是嗎？哦哦，不是嗎？」

「別耍娘娘腔！」中年漢子喝斷了他。「找到正兇，下午收隊；找不到正兇，休想回去！」

「喲，嘖嘖，這才叫是無妄之災哩。」

「這是軍令！」中年漢子怒喝道。「蒼蠅不鑽無縫的雞蛋，總歸找得到巴鼻的。時間和耐心，咱們多的是！」

然而，羣衆心理往往產生一種幻覺，他們捨近圖遠，結果當然徒勞無功。他們捕到的只是一陣風。隊長毅然決然下達命令：擴大搜索範圍。

半個鐘頭之後，口技大王和白相人首先遭了殃。他們在那個「蜜月洞」裏，雙雙俯首遭擒。好在這兩個人很會「裝羊」，一問三不知，完全是副死了沒埋的懶蛇相。走起路來顫顫巍巍的，走三步，憩一回，想必是餓癟了。

隊長用精明幹練的目光，在他們身上搜索打量。血色還不錯，就是瘦一點，他暗忖。也許不是兇犯。

「你們幾時登陸的？」他高聲問。

口技大王裝出一副土頭土腦的蠢樣子，吱吱地學老鼠叫，對隊長的詢問，好像完全聽不見。

「餓癟了的人，耳朶是聽不見的。你閣下還是節省點精力吧。」黃瓜臉建議。「天可憐見的，活活裏一些人，七八天功夫，就製造成爲兩隻老鼠！」

「這是他們的空塑膠桶和破毯子，」一個隊員揷嘴。「破毯子撕扯得爛布落索的，好像他們嚼過的哩。」

「餓久了，神智不清，神經錯亂，見東西就咬，這也難怪。」黃瓜臉擺出一臉專家的神氣。「派個人，慢慢把他們護送到前面去。所有的活口集中起來，大槪總可以盤問點什麼出來囉。」

這事之後，大家又胡亂搜索了點多鐘，仍舊一無所獲。中年漢子命令兩個隊員雙崗雙哨嚴密監視，怒氣沖天地帶領其他三人，匆匆趕到磯頭上。

太陽當頂，同難們滴水沒有沾唇，大家都感到喉乾舌苦，嘴唇焦灼作痛。肚子餓得做水鴨子叫。而那批橫行霸道的人，却當着他們的面，大口大口撕咬着鷄腿、牛肉、猪排、喝着洋酒，可口可樂，新奇士橙汁，以及諸如此類令人吞口水的東西，旁若無人，有講有笑。饑餓的壓力已經無法抵擋，再加上食物的誘惑力，左右夾攻，同難們遭受的是雙重壓力。這對於任何人的耐性，應當是嚴重的考驗。精神的持續力總是極其有限的。黑市醫生怕大家熬不住，悄聲通知他們閉目養神，求個眼不見爲淨，以免精神過早趨向「崩潰點」。

所謂幻想，具有雙層意義。一種是白日夢；另一種是鬼怪。眼睛雖把物象關閉在外邊，而鼻子却把香氣迎接進來，被幻想發酵成一種希奇古怪的慾望。愈想壓抑，愈發弄得不可收拾。這批比石頭還要堅强的硬漢，看看有點頂不住了。

黃瓜臉舀起一桶水，放在海邊那塊寬坦的石頭上。巴唧了一下嘴唇，開始講話：

「大家想必渴了。那邊排隊。按高矮秩序排。」

衆人亟力按捺住饑火。充耳不聞。

「聽到沒有？」黃瓜臉帶着酒醉飯飽以後那種愉悅心情，柔聲問。「那邊按高矮秩序排隊。先飲水解解渴。假如你們肯樂意合作，洋酒、汽水、食物，要啥有啥。」

衆人開始了左右顧盼，交頭接耳，可是仍然沒有一人起身。

黃瓜臉順手從一個塑膠桶裏邊，抓起兩個肥鷄腿。「誰帶頭，這是獎品。」

衆人垂頭喪氣，默不則聲。惟獨螞蟥的那兩隻貪婪的眼睛，突然通明透亮起來。

黃瓜臉瞧在眼裏，喜在心頭。他跨着大步子，將鷄腿在螞蟥眼面前幌了一幌。「怎麽樣，兄弟？想必不是多餘的，是嗎？那麽請站起來。」他說，輕輕地用手帶了一把。

螞蟥顧不得衆人的反對，像受了催眠的人，竟身不由主站起來了。

「哪，鷄腿，」黃瓜臉面有得色。因爲他覺得他的導演手法很高明。「邊咬邊走，水在那裏。桶裏邊有個塑膠杯，舀杯水潤潤喉。」

螞蟥木木然移動兩條短腿，踱到海邊去了。人們傷心地看着他那傴僂的背影，顫個不停，打從心底動了凄酸憐惜的念頭。

黃瓜臉又如法炮製，拉走了藍青官話和電燈泡。

他動過花旦的腦筋。然而花旦却紋風不動。

不過，十分鐘不到，垂頭喪氣坐着的人，比起站在海邊那塊光撻撻的石板周圍的人，顯然已不成比例了。那邊已人頭擠擠，爭着飲水啖食。這邊已所剩無幾，只剩黑市醫生父子，花旦，大鼻林和貓臉五

個人了。

中年漢子暴跳如雷，用手槍敲擊着這五個人的背，發出鼕鼕的聲響。五個人仍然賴着不肯起身。

「不管怎麽樣，十個和尙挾個禿子，把他們撵到那邊去！」他大聲吩咐。

「五個頑固蛋，不准他們吃喝，」黃瓜臉老羞成怒，拉下了他的狗臉。

隊員們强迫要脅，連拖帶拉，將殘餘的五個人按高矮秩序，分別揷進行列。

若論眞正的身裁高度，花旦應該是倒數第二名，比癩痢頭高兩公分。可是他的高跟鞋却把他提昇至倒數第四名，介乎螞蟥與酒鬼之間。從行尾倒數上來是：癩痢頭、貓臉、螞蟥、花旦、酒鬼、藍青官話、首領等等。假如神學生被捕，那他準是背榜無疑。然而他却逍遙法外，只好輪到其他的同難來頂碓臼了。

中年漢子摸出一元鎳幣，高聲詢問黃瓜臉要哪一面。黃瓜臉順口答了句「肖像」，鎳幣白燦燦向上抛起，叮噹跌落在大石板上，滾了兩圈，黃瓜臉贏了。眞正的審訊從排尾開始。

「大家注意，咱們約法三章，」中年漢子厲聲嚷。「合作從寬，不合作從嚴，抗拒者就地報銷！執法班！」

「有！」磯頭上有兩個人回答。騰騰殺氣，在窒息性的嚴肅中鼓盪。

中年漢子輕颺起右手手尖，對住自個兒的鼻子搧了幾搧，樣子滑稽，而且顯得十分之做作。「來，癩痢頭，你是幾號？」他柔聲問。

癩痢頭機械地出列。「二十二號。」他滿不在乎地大口吐着口水。

「矮脚虎和冇皮柴的下落，你知不知道？」

「我不負責管教。」

「好傢伙，妙得緊！」中年漢子冷笑道。「夏大雨呢？」

「下不下大雨，最好去問老天爺。」

「放你媽的驢子臭屁！」中年漢子對準他拳足交加，打得他作鯽魚跳。「裝聾作啞，安心抗拒是不是？」

「人臉上沒有肉，可也有四兩豆腐哩。殺人不過頭落地，砍掉腦袋一個碗大的疤！你敢再動粗，老子可不饒你！哼……」

「說實話，要不然揍死你！」

癩痢頭兩眼睜得圓鼓溜鰍的。「南斗注生，北斗注死，隨你的便！」他陰陽怪氣地答。「好歹這條老命，不值幾個子兒一斤。要命，有一條；要口供，沒有！」

「好的。不必言三語四，白費唇舌啦。」中年漢子對準旁邊的人呶了呶嘴巴。

兩名隊員熟練地架住二十二號。癩痢頭拚命掙扎，兩名隊員很挨了些「生活」，被打得唇青臉腫。黃瓜臉急步趨前，用手槍柄狠命地敲擊着那個光溜溜的腦袋，打得血如泉湧。他啞忍了一小會，終於昏倒了。首領奮不顧身，爭先出列，準備出手。

黃瓜臉見勢頭冇點不對，掉轉槍口，點住十九號的太陽穴。「別動！」他兇狠地命令。「動一動，老子宰了你這個王八旦！」

吆喝聲轟雷般鬧開了。首領反手奪槍。槍響了，子彈直貫着首領的兩穴！他打了幾個蹌踉，搖幌着，撲倒了，像條死狗。牙齒猛啃着碎石，隨着嘴巴裏鼓出來的血泡流淌出來。

接着，海邊執法班的槍聲也叫起來了。癩痢頭仰面朝天，身子抽搐着，像隻割斷了喉嗓子的鷄。他一眼微閉，一眼睜得特別怕人。他在望什麼？他望着天！——報應在我，我必伸寃！在人間哀哀無告的人，最後還有神的國和祂的義。那是無可繼承的，然而却是絕對公正的！

陽光從浮雲的罅縫裏洒下來。在藍色的空氣裏邊燃燒着。海上的輕風在同難們寂寞的心靈中激起回響。彷彿一曲哀絃，從不可知的地方悠悠然飄送過來。他們的眼圈兒全紅了，淚眼裏，似乎有一縷縹渺無着的靈魂，正隨着這道接引的光，冉冉上昇。

自創世以來，這是天和地第二次眞正的結合。犯罪的人用他們的生命和寶血，否定了司法的人！在高傲而無怨言的死亡之前，彰顯出眞正的人和眞正的强盜！

中年漢子猛踢了十九號的屍體一脚。十九號翻了個身。他一脚踏在他的胸脯上厲聲發話：

「你過來。你是幾號？」

貓臉木木然踱出行列。淚眼楞楞登登的，默無一言。他的臉上，横積着一種視死如歸的鎮定神色。

「你是幾號？聽到嗎？」中年漢子重複問。

貓臉對這檔子事，一點也不理會。他的心意之間，横亙着生不如死的悲哀。

「不怕死嗎？眼前就是榜樣！要活命，就得合作！」

貓臉在鼻孔裏輕蔑地哼了一聲。

「夏大雨，冇皮柴，矮脚虎的下落，曉不曉得？島後邊那條秘密通路，你知不知道？」

貓臉仍然是三不知，不瞅不睬。

「得！別磨菇啦！」中年漢子用爆炸的聲音喊。「拉下去幹了。好小子，老實巴脚的，眞瞧你不

出！總有法子叫你膽寒的！」

貓臉昂首挺胸，緩步移向海濱。他始終未發一言。然而他的牙巴骨咬得一片怪響。

「下一個！」中年漢子吩咐。

「假，假如我，我肯合作，」螞蟥結結巴巴說。「是不是，可，可以放了二……二十號？」

「行！」中年漢子斷然回答。「執法班且慢，」他添說，並且一連打了幾個制止的手式。

羣衆的鼓噪聲蓋住了中年漢子的話。

貓臉停止前進，撤轉半個身子驀然回望着後邊。

「螞蟥你敢！」酒鬼的咒罵聲，從吆喝鼓噪聲中突出來，頗具威脅性。

「欲買死魚放生嗎？」那顯然是大鼻林的聲音。

螞蟥怔住了。他張皇失措，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幾乎牽縮到一塊，像患了急驚風。「就是犧牲，也要有，有代價啊，」他在喉嗓子裏邊嘮叨。可是沒有一個人聽淸楚了他的話。

「屈辱也不能換取生命的安全啊，」貓臉終於開了口。「那只能損害肉體，不能毀滅靈魂的，我們不要怕他！」

押解人員在他那副扁臉上重重地摑了兩耳光。

貓臉掉頭而走。平穩而鎭定地穿過執法的人，停了步。「兄弟，帮帮忙，我自己下不了手。」他說。「歡迎你們從背後來。你們這班奴種，是慣於朝背部開槍的。」

執法人員涎眉鄧眼，呆若木鷄。等待隊長下達命令。

僵持的局面出現了。同一舞台面，同時呈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要求。——一個求生；另一個求死！

中年漢子用肥巴掌輕撫着螞蟥的肩膊。「假如你眞肯合作，你就成爲這班人中間的英雄。他們的命，全捏在你的手裏。」

螞蟥沉默了片刻，終於點了點頭。

「好的。對極了。」隊長興奮地笑着說，簡直像一頭笑容可掬的老虎。「你，幾號？」

「九號。」

「九號同志，謝謝你。——槍下留人，把他帶轉來。其餘的人，原地坐下。副隊長負責看守。大家跟隨九號同志攻擊前進。」

螞蟥困惑地盯住中年漢子，不知如何是好。

「走！」隊長命令。「到島尾上那個秘密石洞裏邊去，你好好帶路，自有重賞。」

螞蟥搭拉着頭，一步一挨，迂緩地走在前面。五個人，呈散兵半羣，第三次展開搜索。

他們的背影，抹過重生島的岬角，逐一滅沒了。但欷歔啜泣之聲，仍然隱隱可聞。

二十二

在三角石上，螞蟥喘息了好一會。他處境的尷尬，是可想而知的。血的叛變與出賣，糾結在他心窩裏，思前想後，悒鬱難伸。

「怎麼樣，九號同志？找得到秘密通路嗎？」隊長開始催逼他。

螞蟥帶着一副從惡夢邊緣醒轉來的神氣，惶惑不安地瞥了瞥中年漢子。「只記得個毛譜。不，不十分清楚。」

「坐在這裏容易感冒啊。試試如何？」

「找不到他……他們的影子嗎？」

「當然囉。找得到人，還敢勞駕！」

「我，哦哦，不見得有……有多大把握。」

「碰碰運氣吧，閣下。挨下去總歸不是味兒。」

「那邊，」螞蟥猶豫不決地用手指了一指。「三塊大石頭，架成個門……門框的地方，說不定有通路的。」

「見你的鬼！咱們老早搜索過啦！」眼鏡蛇罵。

「別性急，」隊長和顏悅色地說。「你走頭，我們慢慢跟進。」

「不可以，那，那不可以。」螞蟥衝口而出。「替死鬼，我不做！」

「咱們一是一，二是二。恐怕由不得你囉！」隊長哾嚓一下，亮出左輪。「走！」

「走？」螞蟥期期艾艾，發了一頓牢騷。

「你帶頭，」眼鏡蛇開導他。「你哄爺們？不怕你是草上飛的怪物，諒你做不了什麼手脚。爺們吃的鹽比你吃的飯多！」

螞蟥慢吞吞站起來，只是不肯舉步。嘴巴裏仍然咭咭聒聒，胡說個不停。好像那一肚皮寃屈悶氣，沒有法子發洩似的。

「走吧，挨是挨不下去的。」眼鏡蛇用手槍在他的腰眼裏鑿了一把。「哪怕天是王大，你是王二，也得帶頭！」

螞蟥明知上當，但實偪處此，無可奈何。他膽虛心怯，一步一步向前挪動，身子抖得像樹葉子。那雙倒楣的賊眼，又不肯和他作主，老是七大八小的，霎個不了。

他走向石門框子。摸索了一小會，彎腰弓身，鑽進石縫。那股子古怪味道，使他噁心得要作嘔。眼鏡蛇從背後塞給他一支手電筒。「照明設備，」他悄聲說。「必要時可以作緊急防衞的武器。」

「他們兇神惡煞的。只怕用不上。」

「總比烏焦巴弓的瞎掏摸要强嘛。」

螞蟥揑亮手電筒。潮濕發霉的空氣，在光柱周圍滾動，陰森闃人。石洞曲曲折折，高低起伏，寬窄不一。手電筒的光，只能照見前面一兩丈遠的地方，好像有無窮無盡的濃黑，彌封着石洞兩端，使洞內

的人倍感凄酸氣悶。

跟進來的人並沒有揑亮手電筒。他們畏畏縮縮逐一躍進。一心以爲激戰會隨時爆發，死亡的陷阱彷彿就在他們的前後左右。

一行六人在洞裏邊自己嚇自己，嚇得魂不守舍，七竅生烟。說句不過意的話，那實在太寃了。

出乎他們意料之外，洞裏邊空空如也，一絲抵抗也沒有。然而螞蟥剛從窄處走向寬處，洞內突然發出一陣陣唧唧的叫聲，一團團黑色的東西，劈面向他飛撲過來。他哇的一聲嚷起來，身子本能地一蹲，覺得軟癱癱的，再也沒有勇氣站起來了。他慌張過度，手電筒熄了。黑暗統治着九曲洞。黑暗中的人最容易疑神疑鬼。釘梢的人各就攻擊位置，胡亂地響槍示警。

槍聲爆響在共鳴箱裏邊，震耳欲聾。

守在鋼纜那邊的兩個人，聽到了洞裏邊的槍聲，也乒乒乓乓駁起火來了。

想不到弄假成眞，螞蟥的背部却爲流彈所傷，滾在地上痛得做狗叫。石洞裏邊瀰漫着一片哀號之聲。

隊員們全都爬伏到了濕膩膩的地上。泥濘滿身。打槍好比擺子，鬆一陣緊一陣全沒個準兒。

對岸的槍聲也是一樣，漫無目標的亂打，若相應答。

而螞蟥的哀號，慢慢降低調門，哼哼唧唧地呻吟着，無人理會。大概過了半點鐘左右，流血過多，終於聲嘶力竭而亡。

洞內又響了一陣繁密的槍聲。對岸的隊員，却因子彈已所賸無幾，努力節省彈藥，不再回槍。射擊雙方突然停火。可是火線上的接觸的感覺，仍然低壓着每個人的心頭。

這是什麼道理？中年漢子暗忖。可能是子彈打光了。他自行提出問題又自己作了解答。

「舉手投降，否則，格殺勿論！」隊長用雙手裝成一個筒，高聲發話。

洞內空寂寂的，了無聲息。

隊長愈發感到莫名其妙。「逃不脫的。繳槍不殺！」他英勇地對準虛無的影子揮拳。

洞裏邊嗡嗡地激起了一陣回響。洞外，岩壑丘陵皆應，那是一種垂死生命的回聲。

隊長眼睛冒火，頭更大了。「這是第三次。咱們遇文王，施禮樂；遇桀紂，動刀兵。——要活命的回答一聲。」

洞裏邊仍然只廻旋着他自個兒的哀鳴。他又打了一陣悶槍壯膽。揮手示意身邊的隊員們搜索前進。眼鏡蛇手肘膝蓋並用，海狗式匍匐前進。

他爬過螞蟥的屍體，瞥見了從洞外飄落進來的一抹微光，不成比例地分割着漆黑與幽黯。他反手打手式，叫大家跟過去。

衆人逐一躍進，湧塞在九曲洞的陰陽界上。推三阻四，不肯再冒險衝鋒了。隊長指着彈帶，搖了手，用手式告訴大家：他判斷他們已經沒有子彈了。

衆人將信將疑，面有難色。隊長自告奮勇，身先士卒，爬向九曲洞洞口，居然一點抵抗也沒有。於是，五個人像狗一般，蹲在洞口兩邊，伸頭幌腦，只是不肯把頭伸到洞外去。好像洞外邊就是一架砍頭機，一個不小心，腦袋就會搬家似的。

隊長氣得猛咬牙巴骨。用左輪敲了眼鏡蛇一下，又鑿了一個中等身裁的塌鼻子隊員一下，然後交叉比劃着，示意他們一齊衝出去。同時，用拳頭狠狠地捶擊着空氣，命令他們窮追猛打。兩人會意，機械

地點頭。但臉上那種窒息性的蒼白的緊張，以及眼睛裏流露出來的無可奈何的惶恐，無論如何都無法掩飾。

隊長斜舉起左輪，左手硬僵僵地垂直砍動，到了第三下，立刻開始點射。眼鏡蛇和塌鼻子一躍而起，交叉撲向洞外，手槍齊放，震撼山谷，氣勢之威猛，就像撲向羊羣的狼！

兩人身形一幌，還未立定脚跟，對岸的槍聲比過來了。這是一場糊塗遭遇戰中惟一的顯著目標。而對岸的人雖不能算是好射手，但瞎眼貓碰死老鼠，竟然百發百中，打得精采之至。

塌鼻子傷額。腦袋瓜子上開了一朵喇叭花。空氣可以從頭蓋骨外邊自由地跑進去，鮮血和豆腐花一樣的東西也可以自由地跑出來。他哇的一聲怪叫栽倒了。看樣子連神仙也救不轉來了。

眼鏡蛇的脖子，被紅子拉掉了小半邊。血流如噴泉，痛得做狗叫。那又高又瘦的身體映現在嶙岩亂石之間，亂搖亂竄，快速如風，任何人也無法看清他的眞面目。

洞內蹲着的三個人，漫無目標地鳴槍壯膽助威。對岸的人也不甘示弱，不斷地回敬過來。激戰再起。劊子手們幹的，正是屠殺自己人的工作。上帝要叫人滅亡，先叫人瘋狂，那是千該萬該的。如果這幾個「寃桶」能夠眞從死亡中復活過來，一朝重聚，該是什麼味道，恐怕把全世界已經有過的尖酸刻薄的形容詞，加在一道，也難於描述的。

眼鏡蛇的叫聲更凄厲了。他抱頭鼠竄，搖擺不定，慘不忍睹。但在繁密的槍聲中，無人理會他的死活。

洞內，開始了荒謬的火力制壓。亂槍齊發，子彈橫飛。雙方的槍聲逐漸稀落，終於完全啞了。隊長一個伏地挺伸，首先出洞，準備接應。

「蹲下！」他厲聲命令。「他媽的人不做做活靶！」

眼鏡蛇愕然回頭。樣子兇惡得像鬼怪。一邊嚷叫，一邊本能地朝後急退。

「找死嗎？——討死的東西！」仍然是隊長的罵聲。

但話猶未了，眼鏡蛇已經像禾稈般栽倒了。半截身子俯伏在那塊突出的大石上，頭輭瘩瘩的，下瞰着深谷和鋼纜。搖搖欲墜，岌岌可危。

隊長貼地爬過去，遊目四顧。見現場亂石纍纍，闃無一人。心中驟感惶惑、訝異。——剛才還在打槍，怎會來無影，去無蹤的？他在肚子裏嘀咕。秘密通路之外，難道還有複道不成？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留在洞口的兩個隊員，見隊長平安無事，也惴惴不安地跟着爬出來。

火線上的突然沉寂，具有千鈞的壓力。沉寂中有一種接觸的感覺。在火線上，「突然」與「可怕」，幾乎是同義字；也再找不到第二種更貼切的解釋。

「恐怕槍口找錯了對頭，」一個隊員悄聲說。

「也許，」第二個隊員附和。

「大概是的，」第一個隊員的調門漸漸高起來。「自幹自，幹得頂呱呱！」

「其實是捕風捉影，瞎胡鬧。」第二個隊員在喉管裏顫聲罵。

「閉嘴！」隊長激怒得臉型都變了。「老陳、老蔡聽清楚！此刻全是自己人！」他拉長聲調怒吼。

「是。知道了，隊長。」

這是對岸傳過來的二重奏。

隊長伸手抓住眼鏡蛇的一條長腿。感到冷冰冰的，眞像抓着一條蛇。他用勁一帶，將眼睛蛇拖離大石，發現他早已向枉死城報到去了。生命，像激流中的泡沫，從激流中產生，又在激流中滅沒。有形時，我們看見了它的意義；無形時，我們看見了它的悲哀！這一切算什麼呢？——風前的火花啊！

「仔細淸掃現場，」隊長吩咐。聲調低沉，似乎沾帶着淚水。「別輕易放過一隻螞蟻！」他添說。

三個人縮縮瑟瑟地四處亂爬。

「小五車，站起來，」隊長罵。「人不學學王八，眞有你們一手！」

「隊長，您別罵溜了嘴啊，」第一個隊員反駁。「學烏龜不止咱們兩個哩。」

「狗東西！要造反嗎？」隊長氣得炸了肺。「老陳、老蔡收槍。打個照面，不准拿見面禮！」

「是——好了。」對岸的聲音。

隊長一蹦而起。指着那邊破口大罵。「見鬼的，兩枚龜蛋！毬眼長到屁股上去啦！不分靑紅皂白亂打槍，老子會給你們一頓生活的！」

「子彈沒長眼睛啊，」老蔡申辯。

「難道敵我不分嗎？」

「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老陳帮腔。

隊長惡狠狠啐了一口。「呸！遭瘟！」

「人已經死啦。五雷轟頂都沒辦法啦。」老蔡抱歉地答。「好在還可以收個全屍。」

「人家孤兒寡婦，一把鼻涕，一把眼淚，你如何交代？」

「誤傷致死……」

老陳急忙打斷了他。「因公殉職。不，陣亡。四個人都可以領一筆撫恤金安家。」

「要我在鬼佬跟前開黃腔嗎？」

「這個騙子世界。捏住鼻子哄眼睛，管他娘。」

「你們倒會安排調派哩。」

「事到如今，我們也揹不起過失殺人的罪名。方便了別人，也就是方便自己。隊長您說是不是？」

中年漢子鼻樑泛黃，嘴唇發烏。他感到對方的話裏邊同樣有刺。

「報告隊長，並無複道。」第一個隊員用爆炸的聲調說。顯然，他對隊長的措施失當，非常不滿。

中年漢子如夢初醒。他直覺到他的背脊，好像被敲了一斧頭，從尾脊骨一直痛徹後腦。「那，他們怎麼溜脫的？」他威脅道。「又是個飯桶！」

「除開我們走的洞，就只留下蝙蝠和海鷗的路了，」第二個隊員解釋。「訛詐是不行的，你根本是白晝見鬼。瞞上欺下，安心擺佈我們。」

「說話要有禮貌，」隊長的那股子驃勁頓了。「事情慢慢商量，總得求個水落石出。」

「四條人命，恐怕沒有你慢慢商量的餘地。——發神經的人償命，咱們不願意負責。」

「糟鼻子不飲酒，擔個空名聲。嘿嘿，咱們靑石板上養烏龜，硬碰硬。天王老子也得跟你幹一路。」

「喲，兩個人聯手反攻啦。他媽的，你們賴得屎乾屎淨，把我當千斤頂，算盤敲得眞響。」

「已經丢了四條命啦，還拌什麼嘴？」對岸的隊員排解道。「隊長在這樁事上，措施失當，不過，大家應該包荒包荒。千萬不要意氣用事。」

「是他先動粗口咒人的，」第一個隊員說。

「當面鑼，對面鼓，說了算了。讓我們來想善後的辦法。」

中年漢子乞憐似地瞧住第二個隊員。「你有什麼好主意嗎？」他柔聲問。

「我想，不如推到邊防軍身上去。」

「那如何推法？」

「船過萬山羣島時，與巡邏艇發生遭遇戰。兩人中彈落海，兩人陣亡。衆口一詞，死無對證，還怕他們不信？」

「但是，我們的任務並沒達成啊。」

「嗨，這就迂了。還談什麼任務。有種的他們派人再來。至於我，情願摜紗帽，再也不來了。」

「我也是，」第一個隊員說。

「到十八層地獄，玩了一次票，够受啦。——我不圖第二趟生意。」第二個隊員說。

「總之，我無法交差。」

「那是你自個兒的事。你愛再來，你單獨來。我們絕對不再捨命奉陪。」

「如果你不邀功顯本領，我倒想多添一兩句話，」第二個隊員說。「我們在這兒橫行霸道，隨意打人殺人，其實都是十分過份的。我們自信有法律爲盾牌，可是我們幹的全是非法的勾當。我們要誇耀我們的人道工作，就搶刼那些衣食無着的人；虐待那些無論在道德上和知識上都比我們高超的人；謀殺那些手無寸鐵，流放荒島，而罪不致死的人！擧頭三尺有神明。奉勸隊長先生，行事爲人，良心總要擱在當中點兒纔好。」

「呸，瘋話！」中年漢子做了個劈柴的手式，煩躁不安地劈斷了他的話。「咱們不是搶而是拿。手令給了咱們的特權，咱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

「濫用特權！」第二隊員幾乎吼起來。「結果是很明顯的，兩具屍體就是代價。——以爲自己一切都做對了的，纔是可怕的錯誤哩。」

「何必又牽扯到那問題上去。」隊長用乞憐的目光，瞟了他一眼。

「紙是包不住火的，隊長先生，」第二個隊員莊嚴地說。「個人的瘋狂，只是你自個兒的愚蠢，我們不想計較；有組織的瘋狂，那是屬於社會的墜落，包括良心的麻木和知識的欠缺，我們不得不管。爲今之計，長話短說，先運走這兩具屍體。理由是發生了遭遇戰，兩人陣亡，兩人失蹤。陣亡的先請求撫恤。失蹤的過了半年周載，向法庭請求作死亡宣告，補領恤金。夏大雨的下落不明。但決不在這個鬼島上。我們全體隊員都可以具結力證。對岸的崗哨可以撤消啦。我們也準備循原路撤退。」

第一隊員勒起衣袖瞧了瞧腕錶。「大概要起潮了。動作要放麻利點。」他催促。

「老陳老蔡聽清楚，」隊長硬僵僵地嚷。「崗哨撤除，到磯頭歸隊。」

「是，先生，」對岸傳過來的聲音。「拜拜，磯頭見，慢慢解釋誤會不遲。」這分明是另一個人的聲音。

「甭提啦，」隊長懶洋洋地答。「以後嚴禁再提這個。歸我負責辦理善後。」

眼鏡蛇和塌鼻子的屍體，剛舁往磯頭，接應的機帆已破潮而至。

湛碧的大海上燦現着一條白線，正是起潮的時節。機帆拋錨，在起潮點上波動。

兩艘救生艇一先一後緩緩划過來，十二名如狼似虎的壯漢，端衝鋒槍登陸。威風凜凜，如臨大敵。帶隊的，是個帮辦級的人物。像這麼一個小規模的大人物，在文明社會裏邊，原只有芝蔴荳般的前程；可是在重生島，他却能代表全世界。生殺予奪，予取予携，他就是法律的化身，權力的象徵。可以說集衆醜之大成。

重生島上的人，在忍死偷生中學會了「愛」。但包圍着這「愛核」的，却是無窮無盡的冷酷、刻毒、愚蠢與權力擴張的慾望。文明和人道在十字架上受着釘敲，受着迫害，但這批法律和威權的代表，却放膽開懷，在骷髏上瘋狂舞蹈。

集體的、組織化了的瘋狂，纔是這個時代最具獸性的瘋狂！大量流血的後果是可悲的。一顆人頭落地，千百個活人會站起來。沒落的人害怕新起的人，歷史的火種，就這麼一代一代傳遞下去。星星之火成爲自由的火炬。整個世界都被這火炬光耀着，明朗、單純而眞實，且堅定不移。人，假如不能從死裏復活，永遠得不到重生的喜悅。歷史的意義，就集中在這一點上。

生力軍呈扇形面，緩緩向磯頭推進。他們對那批待宰的羔羊，採取了包圍態勢，面目猙獰可怕，令人不敢仰視。

中年漢子揚手打了個照面，示意叫他們放輕鬆些。

四具屍體平擺在青石板上。殺人的與被殺的，在死神之前，一視同仁，不分彼此厚薄。

那個小規模的大人物，用冷峻的搜索的目光，迅速地瞥了瞥四具屍體，猝然開言：

「夏大雨有下落嗎？」

「早走囉，」中年漢子答。「登陸後的第二天，搭走私船走的。」

「你如何知道的呀？」

「衆口一詞，並無出入，」中年漢子柔順地說。「而且，這麼一巴掌大的地方，我們搜索了三次。差不多連螞蟻洞也抄過了，沒有發現夏大雨的鬼影子。」

「嗯，嗯，」那人點頭。「你猜他是向哪一方面走的？」

「照截獲的秘電碼判斷，恐怕已經逃到澳門去了。」

「從拱北關進入竹幕也很難說，」第二隊員挿言。

「有證據嗎？」那人睜大了一雙血絲密佈的眼睛，驟然望去，臉型和眼睛都活像一隻兎子。

「證據是沒有的。不過，憑常識推斷，也合情合理，」第二隊員理直氣壯地盯住他的上司。「因爲夏大雨是個傳奇性人物，他行蹤飄忽，出沒無常，已經神秘了半個世紀。我們張開天羅地網追捕他，他豈有不知之理。難道他是個呆瓜，必須束手被擒，任咱們擺佈不成？」

「哦哦，揣測之詞，不必深信，」兎子霎動着紅眼睛。「那麼，矮脚虎、冇皮柴呢？」

「據說在這兒安身不牢，第三天就離開了。」中年漢子代答。

「怎麼他倆不切取連絡，歸隊報到？」

「唉，錢袋裏多了幾張鈔票，誰也會作怪的。澳門是有名的蘇打埠，嫖賭吃喝抽大烟，色色俱全。不快活這麼幾天，除非是聖人！」

兎子急得抓耳撓腮。「眞嚕囌，」他罵。「四具屍體是哪兒來的？」

中年漢子急步趨前，附耳細語。「有兩具是冇皮柴做的手脚。他倆帶頭反對，開了幾朶蘿蔔花。然後脚踩西瓜皮，溜之大吉。這是審訊的時候盤問出來的。」

「眞的嗎?」

「跟親眼目擊一樣眞實。他們繪聲繪影，言之鑿鑿，我想假不到哪兒去。」

「另外兩具是誰?」

「隊上的便衣。」

「他們怎麼擺直的?」

「機帆剛過蜘蛛羣島，就遭遇情況。邊防巡邏艇打燈號叫我們停航，我們開足馬力逃跑。對方開了火，我們也開槍還擊。混戰中，兩人負傷落海。想必做了餵魚的料；兩人陣亡。就是左邊那兩具。」

「眞奇怪，傷亡三分之一的隊員，你說的好像是隔壁的鷄婆脚痛的事，一點都不動眞感情。」

「我不喜歡貓哭老鼠。」

「可是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之意啊。就是鐵石心腸，也會輭的。」

「哭得醒死去的人嗎?」中年漢子嗄聲問。

「彆住一肚皮氣，提防肚子開炸!」兎子大聲訓斥。「任務沒有達成，白丢了四條人命，你要好好交代。」

「這不能怪我，」中年漢子囁嚅着。「我也負不起這個責。再說，行船走馬也有三分險呀。」

「對方是三頭六臂嗎?」

「人家是武裝巡邏艇，我們是機帆。快速、機動、火力都比我們强。劣勢接戰，傷亡難免。」

「文過飾非，强辯!」兎子在齒縫裏罵。「他們有，咱們也有。吃虧不到哪兒去。」

「只怕引起國際交涉……」

「胡說!大家都黑摸黑，倒楣活該。」

「人家在執行邊防任務嘛。」

「把他們引到公海上，再狠狠揍!把戲人人會耍，巧妙各有不同。你不必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大家聽清楚!」他用爆炸的聲音吼。

衆人驀然抬頭，面露驚惶之色。

「自己人先撤出包圍圈。物資向青石板四周集中。」兎子厲聲命令。「先將他們火葬!」

「那是不可以的。我早已猜中了你的企圖。」黃瓜臉氣急敗壞，提出抗議。「不怕您是著名的屠戶，這次也不准大開殺界。弟兄們原地不動。大家同歸於盡。」

「你敢抗命?」

「決不服從亂命!」

「再流血，不是娘養的，」第二隊員怒目而視。

「堅決反對任何亂命!」衆人一片怒吼。

「好傢伙，全反了!」兎子暴跳如雷。「誰收買了你們?吃排頭有你們的份!」

「良心!」衆人的聲音。

「猪狗不如的東西，你們也有良心?嘿嘿，你們配!」

「紗帽壓不死人的，」第二隊員莊嚴地說。「嘴罵歪了，當心窩裏反，烏嘴走火。」

「混帳!」

「化外之地，根本無賬可算。」

「膽大包天！你敢威脅我！」

「這叫做倒上樹。無理取鬧。」

兎子氣得攘臂伸拳蹬脚。好像患了失心瘋。「物資向那邊集中，靜候處理。」他大聲吩咐。

「這兒的一滴水，一根紗，都是活命之寶，」第二隊員激怒得全身像打擺子似的，口齒有些不太清晰了。「有了它，有命；沒有它，沒命！缺德事幹不得！」

「洋酒、呢絨一大堆，全是奢侈品，老子不讓他們享清福。誰眼紅的，站到那邊去！」

「這是從爛船上撈回來的，」黑市醫生昂頭挺胸力辯。「天寒地凍，大家光條條弄的一點外快，何必活作孽？」

「爛船上有這些値錢的東西？你把我當二百五！」

「嗨，走私船不會走磚頭瓦塊的。閣下不信，爛船還擱淺在象鼻灣外邊的礁叢裏。人證物證俱在，强詞奪理的瘋話，多說也沒什麼好處！」

挺衝鋒槍的人，迅速搬運東西。兎子邁開短腿，走向海邊。他走路的姿式簡直有點滑稽，頭和長腰身一動也不動；兩條短腿，跨着鵝步。大概他是屬於坐下比站起英俊的那一類型。這種人詭計多端，詐僞百出，滿肚子是鬼！

黃瓜臉和中年漢子跟隨挺進。岩石上響起一陣皮鞋聲，富有節奏和彈性，神氣很像穿過閱兵臺的分列式。

正是滿潮的時節。象鼻已經隱沒在顛慄的波浪底下，兎子雙手擎住望遠鏡，調整着，搜索着，望向遠海。

「發現什麼嗎？」黃瓜臉焦灼地問。

「有兩艘擱淺的船。大小不同。」

「那條大的，聽說是日本人的運兵船。想必已經銹壞了。也許走私船是小的吧。」

「假如是小的嘛，那他們確實拚過命的囉。」

「所以您不要下毒手。最好多積點陰功。」

「迷信！滿腦門子的豆滓。」

「日行一善，賽過修橋補路。他們不是咱們趕盡殺絕的對頭。」

「我總懷疑夏大雨躲在那艘鐵舶子上。」

「我想大概還不至於。」

兎子取下望遠鏡，塞到中年漢子的手裏。「你怎麼知道的？」他帶着譴責意味反問黃瓜臉。

「狡兎三窟。夏大雨在江湖上歷練了五十年，豈有選擇絕地之理。」

「別以意爲之。讓我們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這兒的礁叢和陷沙，是頂頂有名的，」黃瓜臉告誡道。「患不着再白丢幾條老命餵魚。」

「我不信這兒就是閻王殿鬼門關。」

「恐怕差不多。」

「啊哈，眞有你的！你以爲我是小膽百姓，拿揑幾句恐嚇腔，就會心服口服是不是？」

「我倒沒有這個意思。」

「不管怎麼樣，我一定要展開搜索，」兎子毅然決然說。「隊員中有熟悉水性的嗎？」他問中年

漢子。

「老蔡和老章，都在海上混過的，」中年漢子指點着那個有黝黑皮膚的青年，和那個頗具正義感的第二隊員。「也許他們是帮手。」

「再擔擱一兩個鐘頭，我們只能在這兒過夜囉。」

「阻差辦公，罪加一等，虧你還是副隊長！」兎子當面申斥道。「大不了機帆開進公海，遶過蒲臺島回航。多一倍的海程不在乎。——你們負責看守，誰敢動一動就敲誰，決不姑息。」

「浪費時間，」黃瓜臉又冷冷地補了一句。

兎子板起一副賣瘟牛肉的面孔，不屑似地瞥了瞥他，返身便走。他揀選了七名壯漢，其中當然包括了老蔡和老章，起着小跑，越過岬角，上了救生艇，開始划起來。

「勸告是無用的，」中年漢子悄聲說。「就是第一流名醫開的藥方，碰到死不肯吃藥的病人，也是枉然。」

「恐怕會出事，我似乎有預感。」黃瓜臉說。「那個拜火教傳法老頭子，咱們是招惹不起的。一旦風吹草動，百里海域四十萬蛋民，全會騷動起來，咱們防不勝防。」

「由他去吧。這小子甜頭吃不到，專揀苦頭吃。家裏多了幾文臭錢，到歐洲打了一轉，就眼高於頂，瞧不起人。究其實嘛，四隻脚爬出去的，未見得會兩條腿走回來。管他媽這篇爛汚賬！」

二十三

兩條救生艇，划過起潮線，繞道重生島外側，向兩個若隱若現的黑點緩緩移動。

划出去時，星羅棋布的礁叢，還浸在潮水下面；改變航向時，礁叢已三三兩兩露出頭來了。

圍在包圍圈裏邊的待罪羔羊們，有好幾個已經餓得發黑眼暈，早已吃不消了。其中特別是花旦和王懷沙，一個是嬌軀悑弱，一個是負傷未癒，煎熬起來格外難受。長痛不如短痛，不怕快刀的人怕細剮。因爲快刀之下還可以圖個痛快，細剮却是長久的折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窒息，可以說是羔羊們的同感。雖然，在礁頭上，海是那麽遼闊，天宇是那麽高遠。但新鮮的空氣好像氧氣不足，不够供應他們的哀歎。水分的稀少使他們欲泣無淚。只有饑火鬱集在他們的體腔裏邊熊熊燃燒，隨時都有喪失理智，突然爆炸的可能。

黑市醫生喉乾舌苦，嘴唇開始轉白發焦龜裂。他呆呆地盯住他的兒子。兒子已昏過去了，呼吸短促，脈搏微弱，他擔心他兒子的病，也用同樣關切而憐憫的目光，不斷地盯住花旦。斜陽醉抹着他的突出的前額和凹癟的雙頰，顯出了明面和暗影。稜稜風骨，輪廓分明。而額頭上的油垢和虛汗，被陽光照射着，抒發着琥珀似的光，他的瞳孔有點擴大，有點散光發花。一顆頭往往捉成三顆。他直覺到那不是路子，趕緊閉目養神；然而眼睛痛楚難當，好像有砂子在眼眶裏勒動。

貓臉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他用一種滿不在乎的神氣，時不時抬頭眺望着茫茫大海。正是落潮時節。退潮與風濤相激，澎湃有聲。他陰鬱地望着望着，老覺得苦難的命運，還望不到盡頭。

兩條救生艇，起先是齊頭併進的。但越過岬角之後，漸漸分開了。一條船大寬轉，弧度甚大，好像划行在弓背上，超越象鼻，逐步接近那條撞毀在礁叢裏，半浮半沉的爛機帆。一條船却逕直向象鼻尖端的鐵船子划過去。這條船距離比較近。人們可以隱約望見船上的四個人，划槳的是第二號隊員。正在指手劃脚指揮的，是那個兎子。其餘兩人各挺衝鋒槍注視着正前方。看樣子，恐怕要大開殺戒，來個斬草除根。

這條船，在划過一座三尖瓣的暗礁時，突然顛簸搖擺起來。岸上的人雖然瞧不眞切，但可以揣測到，似乎出了一點什麼事。

船上諸人，正彎腰弓身，用兩個戽斗飛快地舀水。第二號隊員慌忙收槳持篙，左撑右點。大家都悶聲不響。似乎大家都在賭氣。

黃瓜臉睹狀，忙着招呼中年漢子。「小鬼挐不到，撞了閻王。你瞧！」

「眼睛迷迷糊糊的，看不大清楚。」

「禿子頭上的蝨子，不是擺明擺白的嗎？」黃瓜臉顰眉蹙額笑起來。「這小子盡逞能，好像江湖上就數他這棵樹最高，其實懂個屁。現在陷在八爪魚暗礁窩心裏去了，老子們大可以黃鶴樓上看翻船，讓他自作自受啦。」

「可惜小章也在那條船上，同歸於盡，咱們總歸有點過意不去。」

「這鬼傢伙死要面子不要臉，就不肯開口嚷嚷。」

中年漢子橫了他一眼。「他如果呼救，咱們有辦法嗎？」

「辦法是沒有的。八爪礁叢，絕子滅孫。他嘛，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眞他媽的活該！」

「既然如此，希望他們啞到底好了。」

但事實却是朝着相反的方向發展的。

中年漢子的話還沒完全落音，救生艇上的三條好漢，已經鬼喊鬼叫起來。聲調凄厲，老遠聽來，頗像寒夜狗吠。

「怎麼辦？」中年漢子突然改了口。

「除非起用直昇飛機，」黃瓜臉聳聳肩。

「廢話！咱們不能見死不救啊！」

「最好自告奮勇，下海救人吧。我情願遞降書降表，做個縮頭烏龜。」

「無論如何不行！」

「去一個，死一個；去兩個，死一雙。你有興趣把命根子提在手上玩，我可沒有！」

此時，小船上諸人的動作更加快了。快速得連身影也不大辨認得清楚了。兩把戽斗快如閃電，正在傾倒着銀子，而船艙當中，有一道噴泉，高高冒起。

二號隊員白忙亂了一陣，見掙扎已經絕望，萬無僥倖之理，率性一不做，二不休，放下篙子仰頭喘氣。兎子大概很怕死，驚惶失措，衝着他破口大駡。順風時可以偶爾聽到一兩句斷片，那種村話，連字典裏邊都不便印出來的，我們且不必去管它。

「快點想辦法嘛，眞急死人！」中年漢子催促道。

「誰救活了狼，就會損害羊。海難是天意。上帝要滅他，我們救不轉。」

「誰再提這小子就爛舌頭。我只想搭救小章。」

「一條船上的人，同生共死……」

中年漢子毅然打斷了他。「我不跟你咬文嚼字！」他罵。「快點想辦法。」他命令。

黃瓜臉愁眉深鎖。小船上淒厲的狗叫聲，簡直變成了荒原上的狼嚎。

「我想，除非傳法老頭子親自出馬，要不然，就只好眼光光望着他們滅頂。」

「他住得那麼遠，有辦法通知他嗎？」

「我們先試射一排槍，引起他的注意，然後再打三發緊急呼救的信號彈，試試看！」

「準靈嗎？」

「死生有命。看他們的造化囉。」

中年漢子與黃瓜臉，掏出左輪，開始對空點射。

從象鼻尖端鐵舶子上，閃爍着鏡子的反光。那是傳法老頭子的初步反應。

「好啦，停止射擊，」黃瓜臉大聲喊。「發射緊急求救的訊號彈。」

鐵舶子上的反光不見了。有一塊紅布正迎風招展。

接着，擺渡艇飛快地開出來了，篙子輕捷而熟練地點着每個漩渦的花心，船行似蛇，運篙有如蜻蜓點水。

黃瓜臉雙手合抱，做成一個筒，安裝在嘴巴上，用盡吃奶的氣力喊：「八爪礁叢！」

「那邊！」中年漢子用勁揮舞雙手。「快滅頂啦。」

傳法橫篙。不慌不忙，將硬繭皮密結的大巴掌，在額頭上搭了個篷，開始左右瞭望。

「那邊，」中年漢子重復喊。「八爪礁叢裏邊。」

「從金盞蓮臺礁叢繞過去，就望到了。」黃瓜臉大聲幫腔。

擺渡艇靈活地遶過高聳在象鼻灣側翼的金盞蓮臺明礁，大概望見了那條破船，又飛快地撐起篙來。岸上的人，包括端衝鋒槍的，持左輪的，倒提手提機槍的，以及那批餓得發黑眼暈的，都忘乎其所以然，湧到岬角上去瞧熱鬧去了。

在目所能及的地方，有一羣名叫人類的動物正在毀滅，大家都行若無事，無動於衷。這應該是世界性的悲哀。然而造成這悲哀的眞正原因，究竟是什麼呢？——窮人是多餘的！這是當代文明的悲劇，與世界性悲哀的「原因之原因」。窮人追求正義，因爲他們除開每個人分得一份精神遺產外，別無所有。富人追求特權，因爲他們佔有的是具體的東西。在吃飽了肚子的人看起來，一切人都應該好好地吃過飯了。其實，世界的分裂，正是從胃袋開始的！

傳法老頭子的擺渡艇，正追蹤着人間正義。因此，我們大概可以把他括進「空胃袋」那一類。

擺渡艇偏航遶過金盞蓮臺礁叢，曲曲折折地靈活轉動着，突然拐進一道激流。傳法的手肘和膝蓋部分，像被錐子猛扎了幾下，起了間歇性痙攣。稀疏白髮迎風刷動，像是一面不敗的殘旗。而那隻獨眼，睜得老大老大，洋溢着瀚海江湖高山平地草原沙漠上一切的經驗。海水翻滾着白色的泡沫，流沙擦響船底，船行快速如風。

在落潮之際，在金盞蓮臺與八瓜之間，敢於循「陰司峽谷」航行的，千名「祇正」之中，就只有傳

法老頭子一個！「陰司峽谷」的暗礁鋒利如刀，密密麻麻，有如尖刀山。稍一不愼，船成碎片，人成齏粉。蛋民們管這種死法爲「劏黃鱔」。撞上了萬無倖免之理。

救生艇船艄裏冒起的噴泉逐漸平復了。海水滿艄。兎子和兩名端衝鋒槍的，膝蓋以下全浸沒在鹽水裏了。與此同時，船的重心逐漸降低，不斷地打着磨旋，彷彿八爪魚吸盤上沾着的小小魚蝦，一任命運的擺佈。篙子木槳已一掃而空。船頭船尾被碰撞成爛掃把形。海上湧起的一個波浪，一陣風，一陣顫慄，或加上大海的一個小小的原子，四個生靈，立刻慘遭滅頂。不管自己認爲生命如何高貴，如何值得珍惜，可是在大自然的手掌心裏，都只是傀儡，都只是玩具。多少人就看不透這傀儡戲中的太虛幻景！

船艄裏的三個人垂頭喪氣，呆若木鷄。迷濛的淚眼裏閃動着死魚似的光。海水逐漸從膝蓋部分冷上來，心頭的鬱熱開始消散。被愚蠢和權力衝昏了的頭腦，展現了一個永恆的平靜的空間。空蕩蕩的，然而也是最富於現實意義的。——第二號隊員抱着同歸於盡的決心，在最後關頭，反而變得輕鬆了。這是人在完全絕望的環境裏邊，最後出現的反常心理。當垂死的人驀然抬頭，突然望見了「那裏」！意會着「有限」的終結，「無限」的開始，這種反常心理是必然的。從那一瞬間展開的，纔是眞正的人性！

「扔開槍，跪下來，作惡多端的人！」第二號隊員顫聲喊。同時，他自個兒像遭受雷殛，撲通跪下。「我們沒有饒恕人們的肉體，我們只好同聲哀禱，願天上的父，饒恕我們醜惡的靈魂！」

抖顫的聲音具有十分强烈的鎭懾力量。三個人扔了傢伙，埋身到海水裏去了。冰冷的海水波動着，展露了陰慘的冷笑，高度已平人的肩膊。三顆搭拉着的頭，浮掩在水面上，可以親切地嗅到大海的腥味。

「跟着我唸！」第二號隊員命令。「悔改吧，天國近了！」他的聲調由顫抖變爲蒼涼。

「悔改吧，天國『盡』了！」兎子用廣東話跟着唸。在廣東話裏邊，「近」與「盡」是淆混不清的。

「悔改吧，天國『金遼』！」其他兩個隊員，用客家話喃喃不清地同聲唸。

「免了我們的罪，」第二號隊員的聲音。

三張嗄喉嚨哀叫出同樣凄切的話。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罪！」第二號隊員的聲音又起來了。這一次，他抖得十分厲害。海水已經嘩嘩地浸上了艄尾，他的小半截大腿已浸在水裏了。

三張嗄喉嚨最後噴出了這麼一連串音符。

海水已經溢滿脖子，只見三個嘴巴在水面上開闔着，恰如穀倉裏的雛梟。

而那一連串音符最後滅沒了。像是寂寞的生命永恆的和聲。……

「求祢接引我們，」第二號隊員的高聲哀禱。

其他三人亟力伸長着脖子，濕漉漉的胳膊，本能地擧起來。含糊不清的唸誦聲音飄散到海上。

遙遠的岬角上，轟響起一片驚呼怪嚷。

鼓譟吶喊之聲未息，傳法的擺渡艇已順流而下。

喧囂達到了空前壯觀的程度。

傳法的篙子吭嚓一下鑿在八爪礁叢的石洞裏。燧火四迸。衝力過猛，加之以傳法年邁力衰，風濕性關節炎使他的左手完全不能用力，篙子磕飛到了二三十丈外，矯若遊龍。但聽得嘩啦一聲，船頭碎片四射，傳法只叫得一聲啊唷，人已翻身沒入激流。

兩條枯瘦的黑毛腿，在白色的泡沫中翻蹬過一兩次，倏然而逝。八十年艱辛歲月，留在鯊魚嘴似的礁叢間的，就只有一灘血水。——他死在應當死的時候，他死在最美好的時辰，岸上的驚呼變成了一陣哀叫。

與此同時，救生艇已經整個兒沉沒了。第三號隊員仰天大嚷了一聲「阿門！」可是其他三個人再也不會跟着唸了。水面上咕嚕咕嚕泛起一連串水泡，另外還有幾隻手在水面上搖了幾搖，像是向蔚藍的天，遼濶的海，岸上的人告別。

中年漢子擎起望遠鏡，亟力搜索着，看見了一些在慌忙中亂幌的人影。可惜物象過於模糊，還是得不到答案。

更遙遠的地方，有一個小黑點像甲殼蟲一般，在象鼻灣外波動。終於，靠向那隻大鐵舶子。

不久，凝靜得近乎窒息的海灣裏，傳過來兇猛的犬吠，人的慘叫，和一陣一陣的衝鋒槍的尖嘯聲。

岸上的人，知道那邊出了事，但無法瞧個究竟。

人羣中隱隱昇騰起一片交頭接耳之聲。

大概過了刻把鐘，鐵舶子上的慘烈搏鬪平息了。

四條死狗拖到船頭上。一個女人，一個男人和兩個孩子，在兩名大漢持槍恐嚇下，押解下船。

梢公站在船頭撐篙開路，艇婦划槳。兩人的動作很合拍。救生艇慢慢搖向磯頭。

岸上諸人一窩風湧到磯頭上。彼此默無一言。

船上卸下兩個咬斷了脖子的人。那是神犬們的傑作，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岸上的同伴，用淚眼迎接了這兩個無聲凱旋的人。

死屍平擺在青石板上，前後共達六具之多。太陽的斜暉在他們身上進行剽掠。從迷濛淚眼裏望過去，彷彿籠罩着一層稀稀薄薄的霧靄。六個人的形象，就是六條死狗的形象。

「現在，總該是咱們告個結束的時候啦，」黃瓜臉盯住中年漢子，哽咽地說。

「嗯，」中年漢子硬僵僵地點頭。「問題是如何收拾殘局。」

「時間和忍耐，會給他們解決一切的。我們不必多找痲煩。」

中年漢子肯定他的同伴會錯了意，白了他一眼。「要公開展覽罪行嗎？」他問。

「啊，對。你顧慮得很週到。」黃瓜臉說。「水葬還是火葬？」他添說。

「還有別的法子嗎？」

「這鬼地方是沒有多少東西可供選擇的。水葬不過一舉手一投足之勞。火葬却要多費點手脚。而且——」

「而且什麼啦？老大娘，快點說好不好？」

「多作些孽，良心上恐怕過意不去。」

「由他嘛。多唸幾遍金剛經算啦！」

「你決定火葬？」

「大概是的，」中年漢子毅然點頭。「食物和水發還。所有毯子呢絨集中起來，先將六具屍體裏緊。——要裹得像肉糭子一樣！」

十多名大漢，依照命令動起手來。

「你到附近找一找，」中年漢子大聲命令黃瓜臉。「找個便於毀屍滅跡的火葬場，揭掉這篇閒賬。」

「是，」黃瓜臉撇轉身來就走。「以後告子告孫，洗手不幹這一行！」他嘟噥着。

「我也是，兄弟，」中年漢子苦笑着。「不是味道。眞不是味道！」他開始自怨自艾。

六具屍體，被毯子和呢絨蒙頭蒙腦，層層緊裹。霎眼之間，成了六具木乃伊。殺人的和被殺的，掌生殺予奪權柄的與柔順服從的，畢竟都同歸於盡。它們共同彰顯出，無常的命運是鐵面無私的。它們眞正證明了逃避之無效！

「這邊來，」黃瓜臉站在磯頭右邊的石叢中大聲喊。「四塊石頭架起一口鍋，是個天造地設的焚屍爐。」

「大家動手，」中年漢子命令。「有你們的人也有我們的人。喪禮大家有份。」

每兩個人舁着一具屍體，拐向磯頭右邊。行列彎彎曲曲，不甚整齊，且拉得很長。驟然望去，像是一條僵硬的長龍。行列中間所有的人，差不多都淚承於睫，悲憤塡膺。

「把它們豎起來，揷進去，」黃瓜臉指手劃脚地指揮道。「引火之物，塞在它們中間。」

大家七手八脚，機械地照做如儀。

「汽油帶來了嗎？隊長！」黃瓜臉高聲嚷。

「汽油呢？」中年漢子猛搔着頭髮，問站在面前的兩個人。

「忘了，」其中一人答。

「老是忙中有錯，」另一個人帮腔。

「站在這兒空嚷有啥用？」中年漢子怒形於色。「還不趕緊設法！」

「是，是，」第一個人本能地磕響着皮鞋，站成了個立正姿勢。

「我是個石頭，游泳不在行，」第二個人辯白。

「有現存的救生艇擺在眼面前，難道要你做老太爺，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不成？」

第二個人被訓得面紅耳赤。「那你們得等一等。」他吶吶地說。

「當然我們會有耐心的！」中年漢子咬牙切齒說。「潮已經落了，好歹我們還可以泡十多個鐘頭，多的是時間！」

「兩個人也不够啊，」第三個人囁嚅着。

「臨時再添兩個人上船。——你們不必站班啦，瘟東西！趕快把救生艇從旱路上抬過去。十個二十個人合抬一條小船，想必不難。」

這話之後不久，救生艇拖上了磯頭。二十多個人把它扛在肩頭上，像條百足蟲。哼呀啊吹之聲，從磯頭上一直響過岬角，逐步逐步淡下去，終於聽不見了。

沉默和哀愁，又突然楔進了這特定的空間。大家橫七豎八，或坐或立，懶得連一根手指頭也不想動一動。垂頭喪氣，是他們的共同表情。

太陽沉沒了。月亮還沒有從東方冉冉昇上來。黃昏正繞着白晝餘暉，把自己的金髮越結越幽暗。這，不算夜晚，也不算白晝；不是光明，也不是黑暗。落日和月亮互相禮讓着，日和夜開始了紛爭，直到大自然恢復它原有的秩序！

天宇是素淨的，輝閃着一種寶藍的色調，予人以肅穆感。海風哀勁，鼓動着波濤，在礁叢裏合唱着輓歌。如怨如泣，若斷若續。聽得人柔腸寸斷。——人，給陸地留下了許多荒塚，給重生島留下了許多遺骸。這是「權力」最完整的寫照。「漢朝陵闕皆荒塚，魏國山河半夕陽！」歷史畢竟浸沉在廢墟的形象裏。

月亮開始在海上吐露柔和的光芒。金星亮晶晶地陪伴着它。耀目的白日就在那裏接近了逝去的亘古。一抹更淡的陰影從薄暮中悄然垂下來。碧澄澄的海水一經月光的照射，那海上微波，彷彿在晶體中閃爍。而遠處，萬山羣島起伏的山巒，正浮遊於蔚藍的空氣裏。

中年漢子反翦着手，在磯頭上踱着方步。他心急如焚，可是一時又找不到發洩的機會。他親切地感到：他的肚子在嘰哩咕嚕唱反調。

「不必悶坐啦，」他突然說。「所有可吃的東西，任何人都有份。鷄腿、牛排、猪排、汽水、洋酒，願意吃的都可以任意取用。來，讓我們開懷痛飲，忘記這場不痛快的誤會！」

世界上永遠不會有什麼話，比這麼幾句更令人興奮，更富有人情味的了。

話猶未了，大家已蠭湧而前，擁擠着，推搡着，勢如餓狗搶屎。青石板四週，驟然浮起了一片狼吞虎嚥的咀嚼聲。那種情景，我們大概可以比擬爲餓鬼地獄的盛讌。

「把所有的酒瓶打開！」中年漢子興奮地喊。「只有酒精可以把眼淚燒乾。讓咱們忘記過去！」

回答這幾句話的，是一陣轟雷般的笑聲和喊聲。

酒入饑腸，最容易發作。何況灌的全是急酒，有好幾個人已經醉得前言不搭後語，搖頭幌腦了。

夜晚八點正。四塑膠桶汽油已經運到。

四個新來的人；搶食着殘菜賸酒。中年漢子帶着醺醺醉態，命令隊員們淋油。

「隊長，這是剛收到的電訊，」一個人說，把張紙條塞到中年漢子的手裏。

「有什麼緊急指示嗎？」

「機帆暫時撤向飛沙島附近海域，」那人答。「暫時不必回航。」

「眞會調派，」中年漢子打了個酒呃。「上頭的人，坐在沙發上，就不曉得我們的辛苦。」

「那也難怪。您研究一下，就會明白的。」

「好，好，」中年漢子摺弄着紙條。「副隊長舉火！」他大聲發話。

熊熊火燄，突然昇騰而起。空氣中混和着屍臭，腥風和汽油味，中人欲嘔。那是一種危險的預示。滾滾濃烟直衝霄漢。火舌伸舔着，低鳴着，明亮而燦爛，遠遠近近的地方，都可以一目瞭然。

中年漢子攤開紙頭迅速地看了一眼。火光流瀉在白紙藍字上，像一灘汚血。

「完成撤退準備，」他大聲喊。「一切原封不動，不准破壞。祝各位好運。」

持槍的人，在磯頭上就列。

岩石上踏響起一陣陣皮鞋聲。一隊人影，相繼沒入灰靑色的夜暗裏。

黑市醫生和口技大王爬在岬角上釘梢。默數着救生艇來回儎運着離去的人，積壓在心頭的鉛塊，慢慢減輕了重量。

「到沙灘上去，」黑市醫生用手肘碰撞着口技大王。「如果走光了，你吹集合號，通知老頭他們一聲。」

口技大王應聲躍起，疾步邁向海灘。

十分鐘不到，口技大王的集合號音，劃破了孤島岑寂。嘹亮的號音襯映着遠處背境上的烈火濃烟，使所有的人都有了烽火遙傳，戰亂頻仍的亂世之感。

二十四

當老千與神學生一步一挨，撞撞跌跌，從「問吊場」的石壁罅縫裏鑽出來，拐近岬角的時候，老頭已後發而先至。他剪動着兩條長腿，走得氣喘吁吁，滿頭大汗。兜篷拂下去了。露出個大光頭。面色白裏透青。臉上的縐紋又深又密，看樣子，不止老了十年。

黑市醫生跑步迎上去攙扶住他。「脚步放慢點，小心跌倒，」他勸慰道。

「同難們都平安嗎？」老頭問。從灰披風裏邊摸出烟盒，揑開了彈簧掣，平端着遞到黑市醫生跟前。「抽一枝，提提神，打爛仗必須鎮定。」

大大地出乎老頭意料之外。黑市醫生劈手奪過烟盒，摜在地上，重重地踹了好幾脚。老頭呆了。

「瘋了嗎，四號同難？」他問。

「到島上來以後，你先後拍過四次，是不是？」

「我想是的。你如何知道的？」

黑市醫生沒有正面回答他。「今天又拍過一次，有沒有這回事？」

老頭機警地點了點頭。

「果眞如此，我們可糟透了。」

老頭繼續邁動長腿，向烈火濃烟跨過去。「跟我來，四號，」他驀然掉頭說。「三號和六號接應八號他們。我們先走一步。」

「引鬼上門，全是你那隻烟盒闖的禍。」

「嗯。最大的禍事，恐怕馬上要臨頭啦。」

「那是什麼道理？」

「那是堆遭遇海難，向別人緊急救助的火！」

「剛剛相反。這是堆毁屍滅跡的邪火！」

老頭喟然長歎。「不管是堆什麼火，總而言之，禍患無窮。上策是緊急撤退。下策是緊急疏散。有法子跟傳法聯絡上嗎？危險罩在頭上，咱們分秒必爭。」

「唉，可惜已經太遲了。」

「這是什麼話？應付嚴重的危機，感傷是沒有多大用處的！」

「傳法過了！」黑市醫生悄聲說。

「什麼病死的？」老頭問。繼而一想，發現不大對頭，改了口。「敲掉的嗎？」

「不，不。都不。」黑市醫生連忙搖頭否認。「他的船在八瓜礁叢上撞毁了，人也跟着翻身落海，只留下一聲啊唷，一灘鮮血，就報銷了。」

老頭緘默了一小會。「這簡直是自尋死路嘛。他怎麼會自殺的！」他終於說。

「爲了搶救別人，自己也白白裏送掉一條老命。想起來眞是不值得！」

「嗨，他是當方土地，有義務做這種捨命救人的事的。」

「人並沒有救轉來啊。而且，並不值得一救。」

「江湖道義。義不容辭。——這麼一來，我又活得沒有多少意思啦。」

衆人見老頭回來了，一齊擁上去迎接他，把他圍在核心，圍得水洩不通。

老頭從梢公手上，抱過小男孩，親了親，問：「他們沒遭到牽連嗎？」

「還好。不過吃了場虛驚。」梢公代答。

「大家一齊動手，這不是閒聊的時候，」黑市醫生沒頭沒腦地嚷。「先辦正經事。把火熄了。」

「連沙子都很遠哩，赤手空拳，如何滅火？」白相人首先抗議。

「生死攸關，拚老命也得滅！」

「留着一點點屍骨上的火光，不强如烏焦巴弓，大家摸黑嗎？」王懷沙質問他的父親。

「小子胡說！人家以爲是擧的緊急求救訊號，哪裏曉得我們在燒死屍！」

衆人的目光，愕然集中在黑市醫生驚惶失措的臉上。

「這怎麼辦呢？」花旦脫口而出。「叫我們怎麼辦啊！」他確實有點六神無主了。

「火已經燒起來了，就讓它繼續燒下去吧。」老頭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同時把男孩子遞還給梢公。「一切都太遲了。起潮時節，另一批人會來的。」

「也許不會，」藍青官話自寬自解。「因爲他們不是那號見義勇爲的脚色。」

「但願如此。——我們還是緊急應變爲妙，以免臨時抱佛脚！」

「最好還是聽天由命吧，」貓臉說。「躲脫不是禍，是禍躲不脫。我相信人心都是肉做的，不致過於難爲我們。」

「我實在餓癟了，寸步難行，」老千在衆人背後說。「我也不想再躲了。人一個，肉一砣，死活由他。」

「躲脫了和尚躲不了廟，」酒鬼附和。「不如大家死守在一起，靜待事變發展。」

「衆人膽壯，一人膽寒，這也是道理。」神學生聲嘶力竭，帮了句腔。

「如果不緊急疏散，就得緊急撤離。」老頭高聲說。

「啊哈，撤離，你眞會說！」老千接過口技大王遞過來的一隻鷄腿，大口咬着，含含糊糊地說。「十七海里，除非咱們得過世界運動會的游泳金牌。」

老頭爲之氣結。「讓我仔細想想，」他說，雙手揮動着，像趕蒼蠅蚊子。

月亮照臨在頭上。夜涼似水。孤島萬籟俱寂。大家或坐或躺，沒有再彼此交談。他們滿腦門子都塞滿了一些希奇古怪的惡兆與幻想。

老千和神學生正津津有味地吃喝着。嘴巴嗒得亂響，好像在打蓮花落。

老頭白眉深鎖，焦灼萬狀。

艇婦把小女孩塞到他的懷裏，聊以寬解憂懷。老頭憐惜地撩起披風，將她裹緊。「一號同難，請點一點人數，照規矩，每個人都有兩萬元的遺散費。」

「生命都在刀口上，錢有什麼用啊，」大鼻林說。

「不管有用無用，我總得盡我一點兒心，」老頭肅穆地說。「貧窮與缺乏知識，是我們犯罪的根苗。我一生老以監獄爲旅舘，我最瞭解一切的監獄制度，對於犯人，都有使他們墮落變壞的影響，我不願你們重蹈覆轍。」

衆人眼光光地瞧住他。紋風不動。

「婆婆媽媽的，都是小脚老太婆，」老頭光火了。「你們要知道，世界上所有的拘留所，都是留學所；所有的感化院，都是惡化院。一個人，年輕時坐過牢，以後就得在牢裏蹲一輩子！監獄裏絕對肅靜的原則，與人性的原則是極端相反的！」

大家感動地點着頭。可是，仍然無人起身排隊。

老頭從披風裏邊摸出一本大西洋銀行的支票簿。「來，我叫號碼。輪到誰，誰伸手。現金支票，金額和簽名都已經塡妥了，提款時只要塡上日期就行。——一號同難，」老頭無限深情地顫聲喊。

大鼻林木木然伸過手去。老頭撕了一張支票給他。「祝你重生，」他說。「二號！」他忘乎其所以然喊。

「二號在澳門，」大鼻林說。

「那麼三號同難，」老頭改了口。

「有！」酒鬼答。「謝謝。」

「四號同難，」老頭繼續喊，又撕下一張支票。

黑市醫生抖顫地伸手。「今晚我纔懂到患難的意義，」他說。「患難和痛苦，都不是使人們分離的東西。而是使大家緊緊團結。」

「對，對極了。」老頭說。「仁心仁術，可以做好一切無法完成的事情。——人若重生，必須從死裏復活。這是臨別贈言。五號同難！」

藍靑官話伸過雙手。「眞過意不出，」他謙遜地說。

「沒關係，兄弟，」老頭語重心長地說。「人，總要比他們所屬的制度好一點。半個世紀的牢獄生活，使我深切體會到這一點。好啦，輪到六號同難啦。」

口技大王一手掩面，一手伸出來，他的肩頭習習抖動，看樣子，他在流淚。

「無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遭遇了多大的困難，總得昂頭挺胸，正視現實。假如上天要叫我們退縮，那我們的眼睛一定會長在腦後。對於你，兄弟，我只想送你這麼幾句話：一個活動而獨立的人喪失自由，禁止活動，那是件十分痛苦的事。兩萬元，不多不少，够你自由行動啦。——現在是七號同難。」

白相人的鼻翼肌牽縮着，他極力忍住噙在眼眶裏的淚水，不使它滿溢出來。「您是我一生最懷念的人，」他哽咽地說。

「努力使你自己不要再接近牢獄，」老頭莊嚴地說。「人的性格，不論是屬於感情的或者是肉慾的，只要他有了病態，結果犯罪入獄，關上幾年，這種病態的性格，一定會顯得異常發達。這兩萬元盼望你花在正途上。然後輪到八號。」

老千這一生，遇事都滿不在乎。然而這一次眞有點那個了。「老人家，我不要。」他說。「決定寸步不離左右，跟你同生共死！」

「那是另一回事，」老人平靜地說。「份子錢人人要拿。你不拿破壞規矩。」他把支票塞過去，長長地吸了一口氣。「九號同難！」他喊。

「失蹤啦。恐怕被做翻了。」酒鬼悻悻然說。「一個人一旦做了螞蟥，終身就是螞蟥，他是第一個背叛我們的人。」

「不算第一個，三號同難，」老頭說。「牢裏大量培養的，原是人性的缺點。比如說：缺乏教育，從小就厭惡規則的工作，身體太弱不能繼續用力，愛好不正當的冒險，愛好賭博，精力缺乏，意志薄弱，以及對他人的幸福漠不關心等等，牢裏都有，簡直一樣都不少。監獄大量繁殖了這些缺點，所以我說，監獄總歸是監獄！囚人總歸是囚人！監獄或類似監獄的制度不廢除，這些人性的污點，也會永遠揩抹不掉的。好啦，十號同難！」

「我不願拂逆您的美意，」神學生說。「決定暫時代您保管。然而不管怎麼樣，我不會離開重生島的。」

「那也好。上天賦給你神聖的使命，叫你在重生島宣揚天國的福音。這兒是另一扎支票，好帮助你完成我生前不能完成的理想。」

老頭說完這話，摸出另外一本支票簿，搭上那張支票，一起塞到他的手上。「都簽好了名。要用時塡上日期，寫上票額，就可以提取。十一號同難！」

王懷沙搭拉着頭，接過老頭的支票，依依不捨之情，溢於眉宇。

「囚人的意志是應當消滅的，這是典獄官的老調，事實上，它也確實被消滅了。小兄弟，你年紀還輕，在往後的日子裏，別讓自己有孤立和隔絕的感覺。你必須活在廣大的風景裏，自由自在地接觸人羣。我想這決不是多餘的話——現在輪到十二號！」

稍公剛伸過手去，左顧右盼的花旦，突然尖聲怪嚷起來。

老頭迅速地把支票遞過去。「什麼事？」他厲聲問，面露不豫之色。

「象鼻灣外邊，正在亮燈號哩！」花旦解釋。

眾人紛紛起立，引頸佇足觀望。燈號閃亮了。一點都不假。大家的驚慌表情是可想而知的。有些人已經手輭脚輭，慌做一團。

老頭勒起衣袖，看了看腕錶。「這又蹊蹺啦，」他說。「距離他們來的時候，大概還有五個鐘頭哩。」

「然而他們確實來了。這怎會是發神經啊！」

「欲來的，就讓它來吧，」老頭面色一沉，心也横了。「十三號！」他喊。

花旦手忙脚亂，接過支票，塞進他的奶罩裏。

「十五號，十六號和十七號，」老頭不慌不忙喊。「三張支票歸你代領，」他指着艇婦添說。

艇婦接過三張支票。

「十八號同難，」老頭繼續說。

「病故，」大鼻林心不在焉地答。

「速度加快，」老頭說。「十九號同難。」

「謝謝您，」貓臉代答。「他的屍骨正在化灰。」

「那很可惜。是一條好漢。二十號。」

貓臉接過支票。

「船已經接近鐵舶子了，」老千嚷。「大家準備應變。我提議把未完成的工作，交給二十號同難代辦吧。」

「這也是道理，」老頭邊說邊掙扎着站起來。「你們應當再分十二張，我一起撕給你。」

貓臉再次接過支票，立刻退還了一張。「二十二號不能叨惠，他只好心領了。願他的在天之靜呵護您。」

老頭把賸下來的那張支票，也交給了神學生，如釋重負，輕捷地走向海邊。

夜色裏，隱隱搖過來一條小船。

「大家找隱蔽地帶臥倒，」老頭掣槍在手，揮手示意。「紅子沒有長眼睛，別做無頭蒼蠅亂闖。」

大家七坐八爬，行動起來。

老頭伏在磯頭上的一塊巉岩後邊。凝神監視着小船的行動。左輪在月光下閃閃放亮。

小船愈划愈近了。有一個矮矮小小的人，站在船頭上興奮地喊話。「有人放哨嗎？我是二號！」他那富有特徵的嗄音，霎時使大家破涕爲笑。

老頭躍起，走上去迎接玄德公。

玄德公一手拿着一瓶洋酒，另一隻手提着一副麻將，興興頭頭衝上來。

「來得不是時候，」老頭親切地拍着他的瘦肩。「又來得太是時候啦。」

玄德公困惑地瞥了瞥他。「有病嗎？你老人家！老千走了沒有？我要跟他飲一杯，然後拜他爲師。」

眾人歡呼雀躍，像潮水般衝上來。抬起玄德公，把他擧得高高的，浪來浪去。麻將牌嘩嘩地洒滿一地。

「別胡來，」玄德公罵。「壞了我的正經事！」

「今兒個晚上，你倒很興奮啊！」老千說。

「橫直只有三個月的活命啦。扎了三針嗎啡，興奮得昏天黑地，騰騰震！」

「顫慄萬歲！」酒鬼帶頭嚷。

「顫慄萬歲！」衆人的和聲。

「頭腦放清醒些，」老頭當堂淋了桶冰水。「大家命不該絕，有了條生路。事不宜遲，婦孺傷病第一船撤退。」

「我不走！」王懷沙執拗地說。

「我們也不！」艇婦大聲反對。

「都由不得你們，」老頭吩咐。「四號陪十一號先上船。十二號撑篙，十五號划槳。第一船三分鐘之後出發！」

「兩萬元的東西，什麼都有！」玄德公說。「船錢水脚是白老太太代付的。」

「謝謝你，兄弟，」老頭親切地笑起來。「白老太太還仙健嗎？」

「還好。話多一點。一件事，囑咐了又囑咐，叮嚀了又叮嚀，眞煩死人。」

「老年人大概都是這樣的，決不只是她一個。」老頭沉思有頃，突然掉轉談鋒。「那到底是椿什麼事啊？」

「當然是關於你的事嘛。白老太太說，要你好好保重身體。風餐露宿的，她還說我那可憐的老頭子呢。」

「如果再扎一針，準會神經錯亂。」老頭說。同時望向恬靜的夜海。黑市醫生父子，艇婦三母女，已下船，梢公正解纜撑船。他撇下玄德公，大步趕過去。

「我們在鐵舶子上等你，」梢公揮手打招呼。

「我暫時還不能離開。」老頭認眞地說。

「那我們一定在澳門碰頭，」黑市醫生挿言。

「以後的事，以後再談吧。總之，後會有期，你們必定有機會再見到我的。」

小船開走後，老頭踱回來。「第二船的人緊急集合。這船是單數，一、三、五、七、九，不，十一，料理瑣務準備登船。」

「十一號同難已經走啦，」大鼻林提醒他。

「改十三號，」老頭拍打着高聳的前額。「老朽昏庸，記性眞差勁。」

「您不走，我也不走，」花旦撒起嬌來了。

「我會走的，不過遲走一步而已。」老頭拍胸口保證。「你大膽放心去，我隨後跟來。」

「你老人家行事爲人，一向神妙莫測，這回可不能黃牛。」酒鬼說。「害我們久等事小，遭別人暗算事大，你要小心在意纔好。」

「我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從不黃牛。」老頭笑得前仰後合。然而聽話的人，不知什麼原故，總直覺到他的言語裏邊，含有某種不吉祥的意味。「也許我們在澳門見。也許你們還要再回到重生島，共同建立一個世界公民樂園。」

「如果一個禮拜以後不見您來，起碼我自己會回來的。」

「我跟你結伴同行。一言爲定。」白相人誠摯地說。「一生裏邊，能經歷這麼大一場風波，已經難能可貴啦。一條狗命値幾個子兒。我決定捨命陪君子。」

「你們總不好意思撇開我這個老大吧，」大鼻林說。

藍靑官話猶豫半晌，毅然開言：「旣然大家都回來，我不好不跟隨的。」

「啊哈，大家一窩風撤走，大家又一窩風返來，不如不走。何必多此一擧？」

老頭瞥了瞥花旦。「話不是這麽說的。兄弟。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暫時避避風頭，保存實力，這叫做以退爲進。你們要知道，世界公民永遠是個平平常常的人。他們爲了要帮助別人，就心甘情願去犧牲自己。沒有野心，是人類精神中最優美的情操；一個革命家最偉大的良心，就彰顯在毫無野心這一點上。好啦，船已經開回來了，大家準備上船吧。祝你們順風。」

大家依依不捨，跟老頭逐一握別登舟而去。

「我這兩萬元，不是丟到汪洋大海裏去了嗎？」玄德公抱怨道。「早知大家都開溜，我白白辛苦這一趟眞沒來由。」

「我已經通知打前站的，東西都提上來，躉存在鐵舶子上。當然這都是有用之物。而且，話得說回來，假如你這艘機帆，不能適時抵達，恐怕這兒所有的人都無法活到明天。」

「活生生的人，今晚全體遭瘟，講給三歲小孩子聽，他們也信不過。」

「你不明瞭此時此地的情況。起潮的時候，在這兒騷擾了一整天的那批人，會捲土重來。另外一批人，看到了那堆毀屍滅跡的罪惡之火，以爲是遭遇了海難的人，擧火求救。他們當然也有義務到這兒一趟。登陸的地點可能不同，登陸的時間大致差不多。——因爲，都是搶滿潮期。」

「哦哦，變動這麽大，我全蒙在鼓裏。」

「這兒波譎雲詭，瞬息萬變，總宜步步爲營。兩萬元的物資，我付你四萬元全部收購。離開之後，

小本經營，還不失爲一個頂天立地的硬漢。」

玄德公推謝了老頭的兩張支票。「我不是做生意來的，」他正色道。「此地最大的吸引力，旣不是有錢可賺，也不是生活舒服，而是那個我說不明白的玩藝。」

老頭强行把支票塞進他的西服口袋裏。「一個自由聯合的團體，最忌喪失公平。你跟我不同，我已古稀之年，活過了頭。你還正在壯年，日子比樹葉子還要多呢。」

「喲，三個月，醫生說的。活不活得下去，危險不危險，我完全不在乎。」

「是的。好。遣散費一定要收。人也必須隨大夥轉進。」老頭看了看錶，迅速地說。「雙數緊急集合。二、六、八、十、十八準備，我殿後。」

「十八號早報銷啦，」老千低聲說。

「二十號替代十八號，」老頭命令。

「最好讓二十二號，頂替我吧。我發誓不再離開重生島，無論如何不好自食其言啊。」

老頭憐惜地盯住神學生。「先到鐵舶子上去。其它的細節慢慢商量。這兒是剩餘下來的存款，我自己的一份已經留下，其餘的掃數交你保管。眞正的人總是質樸的。不必舖張，也不必有任何標記，行事爲人，良心擺在當中，爲被踐踏被迫害的人們抱不平，爲所有痛苦的人求幸福。公然反抗一切的權力。這就鑄定了我們永遠是殉道者，決不是復仇者。」

「愛是長久的忍耐，又有恩慈……」

「此是後話，」老頭打斷了他。「大家準備上路。二號同難吩咐機帆昇火待發。我們要爭取兩個鐘頭餘裕，遠遠離開這個戰場。」

「總而言之，我不想走！」神學生決絕地說。

「鐵艄子仍然是重生島的一部份，你並未違背誓言。」

「而且二十二號那個癩痢頭木匠，早已息勞歸主啦。空檔無人塡補，不如勉爲其難吧。」貓臉補充解釋。

第二批五個人，含淚跟老頭握別。老頭逐一祝福了他們。他心力交瘁，覺得老邁的身體有點頂不住了。

最後一批人運抵鐵艄子上時，已經是子夜了。

老頭並沒有上船。他們只帶來他的幾句話：「火速開船。在重生島上再見。凡事憑愛心工作，盡其在我。世界公民的樂園，是可以在人間建立的。」

老人孤寂地彳亍着，漫無目標，在磯頭上走來走去。他疲憊的長臉上，沒有一絲笑容。月光柔和地流瀉在他那大禿頭上，輝映成一個光圈。他那不安而憔悴的生命，顯得有些沮喪。神氣好像一隻割斷了翅膀的野鷹。

她一生穿越過無數的蠻荒絕域，將人的脚步，第一次印上宇宙洪荒以來最原始的土地。他曾經跟人的領域以外的萬物，共同生活過。如今，他在至高無上的「懲罰者」面前，卑微地低下了他的大禿頭。暮年的災厄腐蝕了他早年的歡愉。然而他決不爲虛妄的歲月難過，也不爲已毀的希望默哀。他的悲哀，只有他自個兒明白。

痛苦的回憶，暗淡了他的前額。這正是一個戰士，尋求歸宿的時候。他的腦海裏閃現着無數的逝

影，深深懷念的人，特別感人的事，如今這一切都在「生命册」上勾消了，他在世間落落獨存。

他活着，力求證明：善，不是句空話；幸福，也不是一種夢想。他覺得，改變人類基本生活狀態的是愛，而不是報復。監獄以及跟監獄有關的制度，是毫沒來由的。而一個半邊奴役半邊自由的世界，也是沒有法子可以站得住脚的。假如一個人從生到死都被奴役，說話行事，必然失去勇敢。人，只要不是奴種，決不甘心受制於人。他以爲造成這些不合理現象的是權力。而且認定經濟的權力與政治的權力，同樣專橫，同樣可怕。權力汚染了一切光輝的日子。權力使歷史淪爲羞恥的年代！

這個孤寂的老人，面對着大海潮汐，想起了許許多多……。

「站住，不准動！」孤寂中爆炸着這麼一串音符。

老頭突然從殘夢邊緣清醒過來，驀然抬頭。三三五五的人影，已經從森森岩隙中露出頭來了。所有的槍口都對準着他。可是虎死不倒威，沒有一個人敢於攏邊。

老頭行若無事，又來回踱了一陣方步。他抬頭望望天。皓月當空，天宇素淨，正是一個人浩然歸去最美好的時辰。

干擾他的行動的聲音又起來了。「舉手！繳槍！否則，格殺勿論！」

老頭仍然安詳地踱着。他對來自世界所有的威脅，簡直無所容心。

「開火！」

排槍響了。密如爆竹，老頭全身浴血，硬僵僵地撲向磯頭石畔，手指亂抓着陰冷粗糙的石面，像掴刈斷了的苦艾，撲通栽倒了。

這時，從重生島的另一邊，傳來嘓嘓嘓嘓的手提輪盤機槍的吼聲。激戰揭開序幕，兩邊的人已接觸

上了。

老頭平靜地抬頭望了望天，星辰、山巒、大地、海洋，最後一次跳進了他那行將擴大的瞳孔。他帶淚微笑着。因爲他親切地看見了一些在生活中從來沒有看到的東西。他看見了人類的黎明，青春和新的生命。他一心想着未來！

——全書完

重生島

著　者	趙　滋　蕃
出版者	大西洋圖書公司 臺北市中山北路2段107號 電　話：512770 劃　撥：14664
發行者	大西洋圖書公司
印刷者	永裕印刷廠 臺北市西昌街168號 電　話：338064
定　價	每冊新臺幣25元
初　版	民國59年4月10日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1435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